

皇明经济文录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明·万表编

皇明经济文录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前 言

此书为清代禁书之一，故世少流传。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素称广收博采，但亦未题及此书，足以说明其罕见。书中选录，均取经世之篇，极为广泛。凡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边城设防、邻区概况，都有论及。编者自叙称此书：「乃取黄训所集《皇明名臣经济录》（既刊），及其所辑《九边十三省录》（未刊），本人所辑《漕暇录》，加阮鹗所辑《文录》四种，并续采群集而成。」上述各书，除《皇明名臣经济录》尚有传本外，其他三种，均属稀见，赖此书而传世，更足珍视。著者选录标准，据自序所定，约有数则：凡「讨谋渊虑，忠言嘉猷，久而无弊者；达权处变，安危定乱，保扶社稷者；老成谋识，深达国体，曲当时宜，不愆旧章者；言由深衷，事专毗主，犯颜无讳者；论事必原始，详夫沿革之因，可备征考者；议论剴切，深究时弊，有所建明者；言悉民隐而处置或未一一尽当者，」详于收录。而「繁词泛论，不切机宜；或论事琐屑，非关大体，无裨经济者，」皆摒弃之。是其取材精审，重点则在有裨治理者。其类别则依黄训之旧章而有所增益。卷一至四为开国和治安，细目重要者有于谦之狱、王振之变、石亨之变、曹吉祥之变。凡朝政大事，均有专题论及。卷五至十六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事，户部则重点在财赋税收，兵部涉及军事、马政等，工部则论及治河建港。其卷十七至三十一为各行省，卷三十二至四十一为九边通考，蓟州、大同、三关、榆林、宁夏、甘肃、固原等。论云南述及交趾，记甘肃则论及西域，分类著录，便于检索。世以《皇明经世文编》所选资料，最称丰富，而此书虽不及其卷帙浩繁，但所收秘籍叠备，选录有章，不失为有关经世之作。两书更可相互参用。

编者万表，字民望，号鹿园居士、九沙山人，鄞县人。正德末武进士，累官都督同知金事，提督漕运镇守淮安地方总兵官。《明史》未列传，兹选《明史稿》中之传，列于卷首。表才兼文武，每与名臣唐顺之等讲学，御倭亦有功绩，号称儒将。当时名将如俞大猷、戚继光均有文集，即《正气堂集》、《止止堂集》刊行，故表之《灼艾集》八卷、《玩鹿亭稿》八卷亦有传本，尤以《前后海寇议》著名，《四库全书》列入兵家存目，并云：「倭乱大起，表结少林僧习格斗法，屡歼其众。盖本能以才略自显者，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见也」。万表曾提督漕运，其书中，多选漕运之文，也是经济重要材料。

今选苏州市图书馆藏明嘉靖刊本，予以影印。原书目录中之错误保存原貌，仅将与正文内容异同处作如下处理：凡仅存篇目而缺佚本文者，在该目框下署「缺」字；凡存本文而缺篇目者，另编《皇明经济文录补目》附于原书目录之后。又为便于读者检索，特将影印本页次标于原书目录板框下方，敬祈垂察。

吴丰培谨识

一九九三年冬

万表傳

引自明史編列傳七十

萬表字民望五世祖斌定遠人太祖時為管軍副千戶從曹良臣戰阿魯渾河陷陣死子鍾襲職累功遷寧波衛指揮僉事遂為鄞人建文中從耿炳文戰大典之花園又死于武永樂六年從沐晟征交趾戰擅舍江又死弟文嗣襲承樂中禦日本寇於蓮花洋獲三艦斬敵百三十有奇嘗至桃渚見海中有兩炬疑寇舟射之落其一風濤大作舟覆溺焉蓋龍也三傳至表襲寧波衛指揮僉事中嘉靖初武科授都指揮僉事累擢廣西副總兵署都督僉事充漕運總兵官僉書南京

黃善山人集

八

敬慎堂

中府萬氏三世從征死王事表際承平願以才望歷為朝臣所推督漕久圖計詘羸河溝通塞靡不曉暢二洪水涸漕舟藉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又具疏累萬言極陳本折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漕之地識者皆避其言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蘇州遇倭婁門表率所募及少林僧挫賊鋒中流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議論不任兵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為巢官軍數不利表言於巡撫周琬曰賊據內地久民不得田通日積而徵調不已相率為盜是驅之助賊也宜蠲通漕力懸賞格以招之且下募兵令

士著之備與客兵等則人人樂歸得士于即損賊于也議行歸者寔眾內地稍甦而賊方蜂屯諸島欽王直者以驍雄繼其曹表策其可誘而縛也薦同邑人蔣洲張惟遠使為問未及行而表卒後總督胡宗憲卒遣洲以致直一時稱奇功表本謀也表將家子通經術熟先朝典故與羅洪先唐順之王繼錢德洪善所著書甚夥武臣中有儒學者表為著孫邦孚嗣世歷萬曆中統班軍番上值三殿災率三千人入救殿毀五鳳樓保承運庫邦孚令軍士併力衛庫樓亦得存歷官福建總兵官有政聲

黃善山人集

九

敬慎堂

皇明經濟文錄序

經濟文錄者錄

國朝經濟之文也初得微刻前武選郎
中黃君訓所集名臣經濟錄錄其若
千篇次得前廣西僉事章君檠所藏
九邊十三省錄錄其若干篇聞此亦
黃君所集殆未刻之半也并錄往歲
所輯漕暇錄又若干篇亦已成書近

皇朝集序

十一

得大名新刻疏義輯略今督學浙江
副使阮公鶚所集又錄其若干篇合
四帙以成復續采群集以益之視初
稍備矣凡先臣訐謀淵慮忠言嘉猷
久而無弊者則錄之達權處變安危
定亂保扶社稷者則錄之老成謀識
深達

國體曲當時宜不愆舊章則錄之言由

(四)

深衷事專毗主犯顏無諱者則錄之
論事必原始詳夫沿革之因可備徵
考者則錄之議論剴切深究時弊有
所建明者則錄之言悉民隱而處置
或未一一盡當者亦錄之若夫繁詞
泛論不切機宜或論事瑣屑非關大
體無裨經濟者皆略焉然此但錄所
睹記者耳門類則承黃君之舊而少

皇朝集序

十一

為減併末增兩直隸九邊十三省類
分三十有一卷總四十有一名經濟
文錄云仰惟我

太祖

成祖

神衷睿略屈用群策鑒酌往代審量時
宜損益就中垂範立法誠萬世不可
易者也

列聖相承以至

今上勵精求治剔弊抉蠹又特命儒臣

纂修

大明會典所以祗重舊章固歷千萬年

弗替也夫法者達斯道以康濟乎斯

世斯民者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

能平治天下然道於堯舜至矣苟非

仁政則澤不下究而經濟之學可少

續錄序

三

乎哉士生斯世其致君堯舜之術當

不外典章以求之爾是故

祖宗之法即堯舜之法也舍

祖宗之法而別求所謂堯舜之法皆妄也

且凡物之製也有體裁焉久而或弊

備治以存之可也因其弊而去之易

之以美材弗善也為非其體也夫典

章乃

國家之元氣典章具存而

國家之元氣完矣雖

歷代沿革之不同諸臣議論之懇懇惟

以復其舊而已故茲錄者皆以發明

夫典章者也或曰有治人無治法此

抑末耳是知所謂治人者以其知

治法也不知治法而謂之治人可乎

盖用法以為治猶用規矩以為方圓

續錄序

甲

若因是而廣之以會夫全體之大適

夫通變之宜如庖丁之目無全牛而

天下自無不解之牛矣其於邦家不

猶視諸掌乎表自病歸不敢自逸幸

觀諸君之成書稍加選畧惟不徇名

以遺實不後事以先文不重位以輕

野不持我以來說庶幾有焉然嘗商

確於前武選郎中王君燾印尹曾君

承芳集既成今浙大叅潘公思見而
取焉乃量出節省公費付杭郡戴守
曲君入繩梓之復以兵事中阻左方
伯游公居敬復樂成之志固同爾表
昔自弱冠先後奉役漕事一十五載
允得於聞見之稔者稍有識記質於
王曾戴子咸謂是不可不備也因併
附於末云

入經解集序

五

嘉靖甲寅歲夏四月望旦南京中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四
明萬表叙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一

開國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陶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昔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王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黃壽生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肯曾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之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



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

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眾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

古衰亂之世不輔直主詎能獲萬全計哉眾乃定或請以

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耳奚以眾為乃悉以

眾付其弟陸俾家人葉性朱祐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

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

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昔務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且行慶賀禮公大

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

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士誠自守

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

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

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

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

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欲相楊憲

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

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

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償鞭而破犁

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大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
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尅期
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以濟以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
爲丞相未幾而廣洋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憾嘗謂人口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
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
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論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
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
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
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
尤至以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
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
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
以宰相專權靈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係是雖

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
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昔天運循環中原氣
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衛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
有數誰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笑稱
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嬰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
生民之巨害皆非葦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
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蕩滸兩淮皆入版圖
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且
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
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靈庶
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擊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
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未安於中國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
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
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
國之人撫養無異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昔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思如雨露感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業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川

五

五

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待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機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

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考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敦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常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

六

六

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誓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
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
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
釋之于定國董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
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
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
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
後入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
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
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
狄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塞負小利斯為下失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
之臣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
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盡起以唐太宗之明
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在四夷之道
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
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
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
謹其防禦俟其燧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

俟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酷皆足以
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
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
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
才器出群學識超眾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
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
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
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
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
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
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
府州縣正官朝 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肯
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
宜選舉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
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
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惟令出惟行不宜數改刑期于無刑寧失不經故令
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
至今將二十載無幾言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眾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尊祭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責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更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

皇明經濟文卷一

九

陶淵明

臣見 陛下好觀說死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無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濶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旨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歎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蠶駁尤甚宜及省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

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三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親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筮冥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寺閭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聚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千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詐斷所謂瑜迦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戒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求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首授民作車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斂神事甚無謂欺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

皇明經濟文卷一

十一

陶淵明

五

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挫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孽孽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入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管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拔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明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

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馨趨而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推埋器悍之夫闢葦下愚之輩朝攝刀鐮暮擁冠裳左棄篋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袞綉魏魏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皆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好黠得

以侵欺其款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食
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
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
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
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
蕪去而稅存或弊辦以當役後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
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
重此丈量之弊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因而革其弊莫若行
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
之食無難者臣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

西漢明帝濟南卷二

十三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
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
卒不暇謀賁育不暇聞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
衆但敕有司以甘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
手謀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
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
不斃罰弗及嗣遵坐起於秦法擊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
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克

之罪止於流竄故強姦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
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定之于不義則又
何取夫節義哉此化源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
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
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
而今內外百司播楚屬官甚於奴隸至是柔懦之徒蕩無
廉耻之節擊拳曲跪為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
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
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

西漢明帝濟南卷二

十四

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
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
舉惟 陛下幸垂鑒焉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
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
也五星者卿士廢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
經傳并按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
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
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

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者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

皇明經義錄卷一

五十一

夏元德

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歎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大才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諸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宗室同則為列國夫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晉遠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三皆景帝之

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昔一削其地則遞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禍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

皇明經義錄卷一

五十一

夏元德

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左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木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

治於民之肌膚滲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措手足矣姑以

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免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免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免之條是以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

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子孫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主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

合前卷有歸卷一

六

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必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

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實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果仕之昔則修身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指冠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色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今就中願入軍籍者

皇朝通志卷之

九

聽其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求歸

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關田野關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說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其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于欲遷徙而遷之我矣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

皇朝通志卷之

三十一

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

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王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澆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者有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

州縣下一文帖里申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驛次第早湯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接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聞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閑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夾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

一

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昔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可拘於常法雖賢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論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得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比朋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部

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昔宜况創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爲典章但慮 陛下一日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遷選制禮作樂之數則奏 請裁決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皇朝經世文錄卷之一

四

皇朝經世文錄卷之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

保治上

夏原吉傳錄

王鏊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
 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
 命部御史俞某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嘗役
 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為之
 赤盛暑或持蓋至曰眾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
 滯修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又奏發粟
 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
 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
 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
 使富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
 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
 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急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
 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
 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芳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
 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宸前參決機務退
 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比

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宮公見

便殿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

公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群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

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

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者多云建都北

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昔科道亦云不

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昔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

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

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

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

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以賞費

于一昔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

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

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

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

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咲

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

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眾遮道呼公

生我公叱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唐入逆我彰彰

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臣何與臣敢以百

口保之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薛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

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乘吾自言

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

青屨作內外俱疲 聖體以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

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宿糧自益遂併歸家命錦衣官

以取公回至則方起厥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緩畢此不

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夫

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動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

太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

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

意頗解猶繫之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

秋八月計至 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

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 皇已質天公伏地哭不能

起 上命起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

出 駕回 命賜御厨饌各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於

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以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

以語修事宜訪公請賤饑寬省賦役罷西洋寶

雲商交趾梓辦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毋朝罷

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 御座前或跪或坐便殿面議政務

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

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

取 上裁則事有所介而權不下移也交監請降 廷議

疑其詐也更欲與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癱伏于身未

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者

雖毒之攻心腹尚虛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

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優兵具民天下賴之

于謙行狀錄

于冕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

上將親帥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鄒登上言 皇上宗廟社

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啓行留

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俄虜騎奄至 王師敗績

死者填委溝壑為滿蓋曠世所無之奇禍也 上北狩報

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太后命 郕

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 王方攝朝

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眾怒

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譴譁班

行雜亂無復 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 旨令

群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等擊二內侍期死

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亦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曰

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亦候候 太后行誅未晚

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 朝正滿年刻矣公親袖

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起跪公手謂曰今日

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且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

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以 總輿宋回大

敵重至若前日晷從失律者一際寬條則今日被駭臨陣

者何所畏憚迺上章劾舉武臣顯興祖等文臣王直等

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 親藩有上章願起 闕勤王者

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冲幼未能遽理萬機

邠王年長 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貴方

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 王

涕泣固辭 太后復降旨 王不得已即位遙尊 英廟

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朝綱

始肅法令始行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

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適者各營精銳盡棟隨征

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

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練神機等營

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嚴畫夜併二成造

攻戰器具京城九門設高臺為公都督孫鏞等統軍士出

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紘等

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又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從則敵

勢愈眾宜令兵馬四曉嚴警城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

糧不可稍無公在官諸人皆言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

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向緣虜騎往來剽掠者請

勅各處守臣諭以公曰 國家之事必須輯和眾庶固

守城池整朔人馬互為應以一切開闢樓櫓塹壕塹務

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致至於選用人材尤為當今急

務文臣如軒輅者宜令趨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

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 上深

嘉納悉施行之旨遣報給經訛言萬端侍講徐珪妄言占

象倡議陶遷以避之事聞 六宮與二三大臣復依違其

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社稷咸

在此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咸在此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

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 上是公言堅持

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自來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

外堆積以數百萬計上奏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

野外公一聞虜寇臨關急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

一面奏 聞或謂事已急不可報公曰事有縱權今寇在

目前若少縱待 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畧主
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開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
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冒軍德勝門外開闔城門示以必
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
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荆
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
奉 駕還官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釁端
廷議洵洵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
聞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詢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
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背
遁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
外縱之自去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昇

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
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肯敏厥修乃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
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為商令主伊
尹傳說為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况邇來各處水旱
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 上天仁愛人君之意

此正法古修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念 祖宗
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難常也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
之罔定退朝之後蒿穢之暇即瞻禁愆以願養天和澄心
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覽駁召見儒臣或誦說大學衍義
或讀讀員觀政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辯析執為道心
孰為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
是以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
前日益隆其老養於 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
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 禁之而責其人珍禽奇獸之貢
必却之而塞其壘大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
行或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違
將官不特降 勅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
勅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為朝廷
之耳目若有小過曲 賜其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
任大體特為之優隆左右舉一人之善必究其所從來毀
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
經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
察其忠長者委任之不貳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 母后
之愛 加賞者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
不任之以重賞所當賞而不至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至太

借浪費錢糧宜加戒省無益齋醮不必修建於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皆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方暫免踏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為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而我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少弭矣

題祖災修德事

姚燾

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昔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與 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憂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 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 祖訓以御家邦而 慈懿皇太后貴

帝臨祚以來克遵

祖訓以御家邦而

慈懿皇太后貴

妃震妃以下皆有關係之德愈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 祖思國本之不

思宗社之至重思

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

將見 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為天下大幸然此事自 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

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庫府金銀絲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為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

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是重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為至論伏望 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 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書故軍御文章致

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書言動皆守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 祖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得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辭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懼畏久預外事便成輕重臣伏觀

陛下臨御歲久深察事體宜及此昔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備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

化之初天下百獻悉皆禁止冷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詣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臣外臣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切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昔今

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減膳徹樂豈且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

亦宜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歸公

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

蓋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奮激若之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容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侍從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

漢府之變

楊士奇

西華府錄文錄卷三

十一

仁宗膺天夏忠靖公受 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洵有漢庶人之愛 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重悉命公裁處公密謀急迎 駕還京 駕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密命公留佐 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 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蓋惠公等得君恭治不利子已也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親瀆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揚文敏公首

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監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揚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地上晉公罪人既得大赦恩賞賜公關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

趙府之變

楊士奇

皇明在華文錄卷三

十二

五

都督王瑜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未幾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啟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成所不便簡王昔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擯極益賢等十數輩潛結齊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官車晏 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祕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則事敗糞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也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為覆餗賊祀計高不聽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 闕入疏 上覽之初疑其詐諛曰豈應有是反覆詭難衆為公危公詞色不少挫

王振等至 上親臨其部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
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陸公遠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
誅召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官
等必關白勿謾

王振之變一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
末帝妥權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臨天下謚為順帝
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醜類世數
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
花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知意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
故其臣亦悉用故昔將相稱號稱丞相二人曰和寧阿王
魯台曰順寧王脫權嘗遣使者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
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權之子曰也先悉有二
人部屬其號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也先妹
以相固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桀驁不恭
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以其子結
嫺于 帝室通事皆私許也先進馬為聘儀 朝廷不知
也答詔無許嫺意也先媿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
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汶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

皇朝通志卷之三

十三

十四

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同禮監太監王振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宗兵朝
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 郕王居守每旦於
闕左門西面受拜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鄭
望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
府井源等報敗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
雨大作振惡之乃勸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
遣朱勇等二萬騎還戰皆敗死無復騎回是日 駕至土
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
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

皇朝通志卷之三

十四

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
以求和為言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
移營幽壑以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金先奔逸勢莫能止
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
衣襟袒相踐踏死敵野塞川壑豎虎背矢被體如蝟 上
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免者蓬
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渴得達關上虜舉我輜重惟取
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寶庫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
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人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
金帛懷來城關不可入繼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二

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
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殘骸被體血污後
積然尚未知 上所存也是日午遣使賞黃金珠玉交龍
段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
太后召百官入闕下命 鄭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
百官啓事奉令施行眾皆謂行且即直矣數日內外洵洵
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 皇太
子又數日于謙等彈劾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
千萬言讀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
今日不即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於此決不但已也因哭

皇明通鑑卷之三

十五

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闕門眾擁謙等隨入太監金
英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碎英英懼言令籍沒振遣指揮
爲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
勸辭辭色稍遷給事王竑捧順頭衆爭欲之竑踏踏裂頰
刻而斃或就脫順鞭擊出眼血流闕門前衆愈怒求內使
毛王等二人英使人捧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
軍士猶爭鑿不已陳鑑等奉 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
濟內使陳官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
廷共嘯罵之 令旨獎諭百官各回蒞事拜謝而出明日
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上

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 寢居器服綺麗尚方
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
數萬匹巒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第林亦爲錦衣
衛指揮從 駕死于虜林尤凶悍嫖娼百數二十二日虜
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素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叫
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靈璽同出見獻茶龍
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第大通漢王 上
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
爲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酌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
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不

皇明通鑑卷之三

十六

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貓兒莊
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
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
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
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
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數
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
司擇日行禮率衆詣文華殿請 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
言 祖宗神靈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 旨從請

乃拜山呼而出

王振之變二

李賢

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甚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
然且政在 太后之身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
事百千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太監王振
雖欲專而不取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
言有何事 太后以新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行閣下
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新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行閣下
誠者必言王振意之固也 太后之世然後專

王振之變三

李賢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驚懼凶狠愈甚且
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
地動白毛遍生秦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
十戶一處山移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
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未踰
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啟上
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
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日報十次已巳秋七
月振不與大臣議 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王
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冬送以待三與

封郎中趙敏謂廣華倡厥 駕不可出自于家宰乃約
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
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
其不順至龍虎臺禮營方一鼓即虛驚幾以為不祥明日
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 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
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
令畧陣明日當過鳴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子
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
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捧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
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
謀於英國公不得聞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軍士已乏糧
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
壁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
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
淋漓人畜驚懼益甚及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
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兵五萬迎之有勇無謀冒入鷄兒
堡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未勝至土木明
日已時令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
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
令移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

王振之變一

王振之變二

王振之變三

一人與鬪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斃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萬餘人中傷於半死者三之一驢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獲漢軍而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出於望外况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王振之變四

李賢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謂詐不可信未可以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金曰 上皇在虜廷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為臣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

皇明通鑑卷之三

十九

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不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交况此行只是扈從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虞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豫備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去為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撒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一人為過的山嶺遮下錐撒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鏡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

若裝鷄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濶者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 漢軍等處射虎今日每藥長快若箭頭捺此毒藥一着即死今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會若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即裝藥便放馬來衝驢若做箭兩頭銳裝鐵彈子數箇搭上毒藥排千四層候馬來發便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皆然獻計者皆陞官 漢軍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日如何無用答曰兩家和好了何用虜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管見也先問曰汝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滅了我馬價與的段足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計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策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十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惟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

凡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
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
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等馬不
係正經頭目如何一做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既定又某人
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吳良良不想
某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謂語云者又說買錫一節此鐵錫
此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錫青綸一疋使臣去買止與
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錫者鬪則不賣皇帝如何得知
如前朝人問使臣買馬價以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
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前開疋疋是回回人所為他將一疋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三十一

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
都在也先曰者這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
人說壞因見說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帥掌領
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
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
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
我不曾著殺他是下頭人自殺又曰兩家今日和好如初
可早出就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
問皇帝回去還做不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
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

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
人去問來遠着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更放去也
先曰當初要他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
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汶來取皇帝將何財
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受財了若空手迎去
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
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這都御史寫
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
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更奏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
顧笑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
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
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
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
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
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還獵射獲一麀
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
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
雖是也先善裏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過向非使
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疎動觀聽陰折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三十二

竟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于再四安肯一旦慨然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堦前代若晉若宋數帝潛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石亨之變一

祝允明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為美蓋圖之徐元王軌亨等悅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徐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亦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唯

皇明通志卷三十一

五十一

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信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也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起兵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賊叱止之有貞曰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收

并軌等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貞曰至矣勿遲薄南宮城門門鑰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鑿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稅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道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鐘鼓齊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皇明通志卷三十一

五十一

石亨之變二

李賢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拓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

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成日我等賴老爹擡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二公之位何敢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更不稱其謀反而稱其德也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附城有功故也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者在爾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無之素厚今一口虎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襄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

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末周待周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的亨時還無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還位露刃以待

石亨之變文三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侯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千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 宗室立之之說以欺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千謙等

并貶謫陳循等十數人亨封忠國公軾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寶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為人皆失望于動天象等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以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見其勢熾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虎 竊 謀 鎮 大同 逃 入 赤 條 朝廷 竟 不 實 使人 檢察 果 皆 詐 置 處 於 云 人 心 皆 快 已 而 罪 連 亨 朝廷 初 念 其 功 累 宥 之 未 幾 家 人 傳 說 他 謗 有 不 軌 之 謀 於是 置 亨 法 籍 其 家 受 禍 甚 烈 議 者 以 為 天 道 好 還 如 此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 無 淫 不 鐵 此 輩 亦 感 吉 祥 之 恩 後 石 亨 事 發 冒 官 者 俱 革 去 此 輩 又 為 吉 祥 所 庇 不 動 吉 祥 初 以 迎 駕 為 功 貪 圖 富 貴 一 家 弟 姪 俱 得 大 官 又 賣 官 鬻 爵 無 厭 上 初 不 得 已 而 從 其 所 欲 後 不 能 堪 稍 疎 抑 之 吉 祥 輒 懷 異 志 令 其 姪 昭 武 伯 欽 糾 集 所 恩 之 人 謀 為 不 軌 會 兵 部 尚 書

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
 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
 孫鏗等先覺一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
 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逮臬宅前遇臬方出斬其首碎其尸
 蓋臬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
 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佈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
 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
 聞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焦善郭
 英等拿住予亦不知如何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
 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
 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
 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
 被逆臬譖毀反欲相殺提臬頭示予曰誠為此入激變不
 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即請
 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
 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本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予令持刀者伺予尋尚書馬
 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
 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鏗令官軍
 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

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
 生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
 旨有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
 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言律已正典刑蓋
 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
 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
 庶免被戮受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
 福也

陳治忽明忠佞跡 劉王

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
 遊又聞內閣太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
 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 先帝所簡以輔
 聖躬臨於顧託之言 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
 其巧為戲弄不過投 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
 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願命大臣以輔導為職諫
 而而去之此其事甚左 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
 此猶進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違 先帝顧命之言遂墮
 國祚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 國體治亂安危之
 際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為魯司
 寇而定公會位子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

感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
屠者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古人政
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蓋子曰遠君之惡其罪大若遠等
之罪遠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音者好君也若劉捷謝遷
之罪使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 聖德日茂逢君者
進則 國事日廢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于此 陛下

有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
多退開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間謹與廷平必將遠遊無數
使倖愈親忠老之事不聞謏譎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
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其者白虹貫日雷

震駭廷筭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 天王之位證諸人事
厭繁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

肆夫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
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昵
欲遠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
楫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眾君子持之而

不足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
夫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
以回 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近事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

等奉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太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
司禮行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
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
永固 陛下壽同平軒義名齊乎堯舜誠 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題為計處淨身以圖金後事 汪鉞

看得順天等府死平等縣軍民等籍淨身男子王堂等三
千五百一十五名連名奏稱各無歸處乞要收用一節為
照古者大刑有五其一曰宮而成周酒人漿人醢人染人
之射類用鬻寺蓋先王不忍以罪辜棄人而復收恤之以

藉用其力我 朝內府監局掌以中人悉如周典而自宮
禁例至以不孝論死其欲保全人道正先王以生道殺人
之意但宣德正統以來宦臣收入漸多及 武宗之世日
益昌熾錦衣王食之榮上擬王者為之第姪者往往坐獲

封拜而蒼頭厮養亦復紆金衣紫是以閭閻小民朵頤富
貴往往自殘形體以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戶者幾萬人歲
糜月糧不可勝計恭遇 皇上御極裁革殆盡數年以來
饑寒死亡日漸凋耗即今見在者不過三四人今王堂

等私自淨身雖於禁例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
王府功臣之家既不敢犯法私用民間又不敢違禁隱

以致上無當貴之圖下無衣食之計流落狼狽凍餒切甚者朕篋穿垣以圖口腹及其求食不得則又糾朋聚

今示之極刑旋去旋來敢不畏死是豈得已之情哉臣

皇上嚴為此甚謹守不終正以監先年旋禁旋收之弊不為目前苟且姑息之政於以保全人道於以消

皇上之得已哉是蓋天地好生之德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被其澤耳但今日

之政與前日之禁似相背馳未免復蹈先年旋禁旋收之

人見令之不信無所畏憚則覬覦富貴之念未免復萌

至殘毀形體之事自不容已殆恐今日收用一千則明日

收回之復增淨身一千矣今日收用一萬則明日民間又

不徐務使令之必行禁之必止消禍於方萌弭患於未形

胡濙神道碑錄

李賢

大宋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以奉對稱

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心腹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社

道被公容接者自以為榮在湖湘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

邪內艱乞終制不允久十月進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

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上卧不出聞公至喜

亦談笑起乃大笑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

語上三之廟屬公往察之公至日親祭所行七事皆誠

皇明通志卷之三

三

皇明通志卷之三

三

文

願嗣位之初特給誥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
置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監祭酒之官南宮
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而
歐上賓矣

正朝廷

丘濬

自古帝王必求善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
以諂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聚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
以受之小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
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青而下詔以
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

皇明經義文錄卷二

五十一

五用

逆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
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
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
子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
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
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
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罔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慮
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
亡之慮矣昔晉羊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
一言善惡而不察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壅遏而

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達其患
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
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
廣陳言之路弘容言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
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
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
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肅風紀益治道二事

馬文昇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洪惟我 太祖 太宗四夷八蠻罔
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
飲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
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
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賜酒飯甚
爲菲薄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
堪用酒多攪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
不舉筋且朵頤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
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
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
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
後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

皇明經義文錄卷二

五十四

五用

帝雖小關係甚重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承樂年間事例

及欽奉 累朝奏蒙 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

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朝聖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

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

亦不許撓水今後除筵宴外其 午間外夷人酒食仍令

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冠戴酒肉十分菲薄者許

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奏擊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不

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用以蘇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

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 內府減省始

如蒙乞 勅禮戶工三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末樂

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鷄鵝及

禮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

白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惠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 皇上自今

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樽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

則 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因為少蘇矣

彭韶狀畧

私治三年春孟夏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弊時政得失詔

言軍民利病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終篇又言臣獲隨

于 朝竊念日奏尋常煩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

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 朝惟講經邦急務如

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

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

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

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

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

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請 旨奉行次日備本

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

章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聽各

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一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

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

正亦自可見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

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

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 天王

之明聖吾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

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

善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

臣昔忝官僚伏觀 陛下儼然端拱明臨經書未嘗降一

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為臣肅然進退屢陳訓詁未嘗

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微危微之辨何自而明

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

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說微

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悉之

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

詳文之情弊何由見之官中之所懸信者惟內廷之語而

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大軍萬姓之頌言何由聞之野

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

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直而

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

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

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

所聽信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

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絕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

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

講學當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

雅之儒臣禁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講

問若後有疑難亦詳詰講官或詢別侍班諸臣佐之而罷

鮮詳釋勞引曲論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

之吉帝王之道與夫理微危微之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

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

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

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

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 文華殿日輪內

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

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

有可疑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

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閒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

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

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

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

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

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 奉天

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副

史部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

下詢其事情條列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官各

請正官自有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

三二一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

三六一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
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
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
求其當而無苟且讓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
一之論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
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
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
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
夷之情狀俱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行之其
讒佞諛諛者則斥逐之愚惑狂直者則容恕之奏訥不能
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
以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
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
聽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誦滿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
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 午門以應故事
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
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臣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莫先於親親矣體群臣則次
之蓋惇睦之典隆於九族篤天叙也四體之念同乎百僚

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目成獲蔽之意
政教多廢闕之虞臣工危疑驚懼蕪蕪困之親愛不決於
宗族好惡每涉於猜疑雖欲擴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為者
此九經之相為流通並行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
備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再盜事宣帝及寧府軍民焚取
該兵部題奉 欽依施行續據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排
謗離間親親都察院具覆奉 欽依其詳來京問理臣於
此得以仰窺 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疑曰 陛
下不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寄其司
行其言庸以體其心既乃寧王撥拾為言 陛下以為嫌

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

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 陛下之遇寧王

寧王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重者褒美之類其陰重之極
相與之深相孚之厚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狂
喪心何為此言彼要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
亦知 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狂
言之極乃極難織之厄伏念 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降
文給譴四月舊寧王復上在逃之意於是乃有官校之
命 陛下於此亦接持矣痛惟右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

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又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
未厭是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焉能北走胡南
走越故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
見天日而甘心受命也臣願 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
寧王之事先該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曰盛暴行
大彰王因懲創思欲剽奪該吏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擢
管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奪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
的王亦曰詞非泛言重有指實自乞請罰以示宗藩大抵
入言番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不忍矣臣按胡世寧
之奏所謂盜賊殘跡乾其流災官民失業賑恤無備王府
乏債負遍及閭閻莊田之所逼民久立寨三司官員多被
鈴束問刑叅吏舉奉成案買辦漸及於外府騷擾遍及於
窮鄉探之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禍
蹤內外一轍但寧王指為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為臣僚
輔弼之非法司官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
由傳聞者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
啓文溥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故世寧在 陛下則
為忠在寧王則為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 朝廷因其
言而防微則為達權具三言而獲善焉世寧之所未言也
惟 皇祖有離二親王之刑蓋懼夫小人之資也

朝廷抗視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或賜寧王金
幣詠德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及 文皇首誓豈為 朝
廷仰大義以結人心庶幾親愛富貴得盡於宗藩其非離
也彰彰明其荷蒙俞允綸翰渙頒戒諭孔嘉親愛焉
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憐二哉若曰禮樂政令漸不
出日 朝廷詞氣之間抑揚固為太過即其區區一念之
懷大抵防微杜漸尊 主庇民消尾大脰腫之憂恒強幹
弱枝之計固在 聖明洞察察矣使其妖言誹謗 雷霆之
下安所於逃又何能曲荷 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
因言自咎則於賢仁有加譙光無損 朝廷隆重之恩君
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而顧為是言者者在王所者
誰發簡其私而禍之逮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姑為是
自塞耳觀其稱元阿魯圖所言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
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真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宗所建外臺也言縱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
難撲之辨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
也夫以聖如 陛下而任有且不能容誠恐人懷
自危中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漸
之火斯敢言之氣銷鑠壅蔽之患既成猜憚之隙必至

所謂親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為用而相為厲階矣伏望
皇上正政理之經廓弘仁之量曲垂寬宥矜此孤愚將世
寧釋之詔獄俯加甄用議處奏內應行事件追究沉匿旨
意公文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 朝廷篤天潢之派藩
付隆朝宗之心則九經幸與三無致頌矣

民財空虛疏

何塘

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為盜
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
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

大明律例卷三

四三

快小民之心既製為 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
為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
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
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為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
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
言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
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 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
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蠶起
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
欲 勸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賊官

民官員凡犯取受人已贓滿貫以上俱籍沒其產輕則為
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
知懼民困可蘇 國家可保其當時論者皆為臣言苛刻
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才知有限不可勉強
若一槩加罪則誠為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
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况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
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天為苛刻論者之意不
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
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嘗道過不才監司一筆勾之
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

卷之三

四

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
見之公私大小則不迥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
才悞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
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
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
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驚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特
使薄斂以勸百姓為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為治不能不
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仰惟 國朝使民
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
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

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新築柴修河修倉
運料接運站夫鋪夫開夫淺夫之類因事編倉蓋有不可
勝數者 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
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
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
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
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
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竊以雜派
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使
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夏做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皇朝經濟文錄卷三

四十五

日之費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八五丁編夫一名歲後
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
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
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
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天通融協濟大法遠者出銀近者
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
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 國初
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
鈔收買差人解送係 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
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量為裁減如此則民

財少省民因可蘇而 國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昔孔子
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
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
然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
之虞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
臣下建言欲令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
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
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
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
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
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 勅該部選擇通
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 勅書令其查撥本處
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
充當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
收錢糧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
實三年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迓移遺欠糧
之數其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
者是 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墾三
年之間地僻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

皇朝經濟文錄卷三

四十六

財少省民因可蘇而 國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昔孔子
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
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
然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
之虞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
臣下建言欲令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
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
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
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
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
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 勅該部選擇通
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 勅書令其查撥本處
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
充當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
收錢糧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
實三年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迓移遺欠糧
之數其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
者是 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墾三
年之間地僻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

官首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闢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地震疏

馬文昇

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攷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國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况朝邑縣南近陝西華陰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童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况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

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童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况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

密邇正月朔日地震而胡虜十五日擁眾入寇榆林夷狄

密邇正月朔日地震而胡虜十五日擁眾入寇榆林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除痛加修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最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年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衄遠遁陜山或自相警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藉我之技巧恐終為中國之大患也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儒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

衣靡成風虜寇猖獗人心海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

彌災之日伏望 陛下祇畏變異脩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閱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懼畿民之艱寧祭天討有礙之地每清晨視 朝日奏事一次內官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以備三邊之急仍乞 勅差官致祭西陲西鎮之神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為賑恤墳塋之資及將折屬一應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方悉從奉行猶恐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將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虛負 聖次勉留溫切之 詔矣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果無虛歲而今年為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霍屢日或黃霧障天或在風怒吼或日月無光殆則恒陰而火晴明既則久旱而無膏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修之所致歟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政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頃者禮部尚書姚萼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 綸音播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之日陰曠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為懼躬率群臣齋

三日以答天譴此又 陸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

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

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無應

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耶不然則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

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地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

變也甚矣而 陛下方日遊樂其從喧動地鼓砲震天

其為戲豫也耶何以加之而所請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

詩又云天之方難無其言天之方以無然泄泄言人臣

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驟也甚矣

而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

順懼忤 聖指 陛下以為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

為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諍諫之節其意

意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

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而感之之

心有未實故耳伏望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

絕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首躬求言之 詔備格天之

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以克

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為無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

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正天倫繫本

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 經筵之講學所以明

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志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

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

而實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

在位則天事之靈而當去也必參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

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為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

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 詔

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

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

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

諫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厲其餘如是則君臣

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

除群奸以消天變疏 韓文

伏觀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昨秋來視 朝漸

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偽滯

滯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

前或導駕乘之尊與外人交易御膳燂爨無復禮體日遊

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逐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大婚雖

皇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藝粉菹
醢何補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
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
無厭之欲竊觀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
之變是其明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為患非細伏望 奮剛斷割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
百僚將此輩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
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事關文危情出迫切不勝戰
慄俟命之至

急除大逆以禦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為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
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
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
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
以幹回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
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將 顛
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口劉

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帝
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倚任劉
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為太甲為成王面欺
腹誅而且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千紀奪柄自古奸
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
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
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
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
曰兩皇帝 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兼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

急除大逆以禦大亂疏

林俊

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
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 題奏下某部與某 勅
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鳴向東作揖故謂 陛
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
偏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今天天子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
至尊也天子為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
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 朝著之間得受諸臣
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

國家成法制於 太祖遵守於 太宗至精密也劉瑾

取而紛更之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

大賈最賢禍最大劉瑾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

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受死僅一林希傑命獨存

是明不足我 孝宗改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為天子

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

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主且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

重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深

遠也劉瑾謾間 崇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於孤立中外

人心無不為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

崇王採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

權宦不能庇其 身與其 叔耶 藩王金枝玉葉 陛

下同潰瓜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 陛下尊為天

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受受 皇親夏儻

之說辱辱呵叱晚無異市兒重索其金 陛下尊為天子

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貴

都督等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嚙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五十一

回話勒聞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

身發兇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勳戚之心 內

閣之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

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

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穀

忍心瑾禍以汝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

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禮讓事 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

也劉瑾敗群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

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猷原麥秀扶安丘

聚之間廢罷黜致 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

起艱難或由勳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

衛明日降某官又昨日克某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

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

官校連絡觸限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

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

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

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於

內庫非欲為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五十一

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
肇蓄蓋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
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
阻奏將京軍官校墮同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
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
山東河南盜賊之起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
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置竭之致臣則
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置竭之致
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

大明通志卷之三

五五

置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
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
庇楊友及剝削置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
寇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置竭之致而
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
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為言是劉瑾即
未自反遍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
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
毀謂亂起 孝宗至頌之 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剝革姦
賊曾不思 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

問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
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為君者諱

孝宗誠不及猶當面諱况誠 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
瑾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措
寬戶今却追巡巡巡道回家借宿驛舍自有杖罪正
律今却發為民枷流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
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
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
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兩至一百兩亦極矣
劉瑾取受始即三五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

大明通志卷之三

五六一

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
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
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
事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
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踈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陛
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 兩宮面質 皇親府部文武
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
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
瑾素不相識無讎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
幸免前年按無名奏 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言及

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為報願若操戈而入室者
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
不之救昔在洪薦部說奏洪王風薦王童童等願安孫
山薦顏果卿果卿討孫山臣敢以一德之私誓天下公論
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憫奮乾剛大義剖愛公處
劉瑾以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
大逆以去大亂可平

慶幸討賊永綏偏祚疏

林俊

恭為慶幸討賊未綏福祚事臣在得漢軍山間賊臣劉
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

民之情為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

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

故薦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交織同類摧剝維織

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矧然由古無是甚也比

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

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

位不之國宋仁宗文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妻實為首臣之

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官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

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况陛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

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妻實

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

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

子侯皇太子誕生而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

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

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

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

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

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

物貴者誨盜况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

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

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

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愛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

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

人可託齋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

續所聞令教諭范府騰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

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履慶憂憂侯立賊隨上此奏又不

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靈蓋及形逆跡若是

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

以此徵為 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國不得不
 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殷國楊思勳三亂春秋
 綱目書之謂功出闕寺國為無人今賊孽謀逆 國勢如
 千鈞垂一髮舉 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三一未也
 幸一未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
 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未容不有早
 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
 臣僻遠不知未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
 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 別宮曾請 陛下
 撤 行宮回 內宮倚 二宮為腹心夜同寢處便禍患
 消弭福履藩盛其未然是未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未固
 未學官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
 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
 心等託瑾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
 之使心等託瑾而致亂顛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
 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
 一一引為就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
 之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豈得富
 貴者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
 方家室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專制周

詞經語文錄卷二

五元一

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
 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
 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
 聞吏部取揚一清富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富矣宥
 二黨魁猶失刑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 內閣莫如
 劉健林瀚謝遷王整春秋舉離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
 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出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富魁
 弗正亂何時用弭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罪 累朝厚恩
 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 新主狡狠回通替逆賊以亂
 人國睨 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
 失賊也誰為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
 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
 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憂長慮遠而慎微時
 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 孝宗舊人修復 孝宗
 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網漏者則 聖德日允 聖政
 日清 天位日固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
 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彙隨本上 進非欲街事
 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間老病踈遠
 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
 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言矣

詞經語文錄卷二

五元一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臣幼叨士籍長廁鄉書荷卒成於璧水愧乏報於滄海常慮生有忝於 明時而死無聞於後世深以為懼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刑措徒以我然不臣等屬不職實誼以病瘴且靡為之涕泣况今民貧財竭師出無功後心內病風邪外侵夫此不理恐成痼疾使臣生耳前此如哉臣無誼之才有誼之心懷此耿耿十年于茲天年以踪跡疏賤無階 上達頃以會試來京伏聞建寧不第窮還告病上勞 宵旰之憂下費廟堂之議等甚意而幸至要於此有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已死有餘辜矣故冒言

兩皇明經筵官卷二

六二

之而取諫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視之罪也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萬分一有可以補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議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濟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守之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下之無無出於意料之外設有不虞肩以備之况州郡之吏固有柔此以射利者人士騰喧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剗心頭之肉以醫眼目下之瘡竊為 陛下不取也至於內帑之藏數亦有隱鹽鐵之議蓋亦未移他如權宜措置間可施行要亦巧取於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

也且財之生於天地者無窮而出於人力者有限先王之

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地即古之地今之民亦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於西北而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為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齊范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臣嘗榜舟過之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園莽而不精緩怠而時至於京畿之間亦復如是往往為之傷心欽立撫掌深嘆計此度之雖邊郡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

兩皇明經筵官卷二

六三

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磽确之地荒失於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於鹵莽因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於此千金之產置棄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取息日出其篋篋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决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為莫若取

一於農務力其本太為一勞天運之圖治者都則傲越
充國屯田故事無以足耕農民耕塞下之議亦斷指為選
大臣通兵農之務兼軍民之情者總其事選京官之議
見明達幹理精察者分督其軍段界其疆區則一則其
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於農樂所餘則以時付
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燕之坐作擊刺之法視攻農之
勤怠被藝習之工拙會歲收之贏縮以為刑賞仍於要害
之處列屯之外高築牆垣以備為慮往來之所狹通用道
交道植樹六旁墻盡廬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卒攻交
道植樹則人便於往來而騎難於馳突又公墻外廣植榆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

六十三

棘稍有煙雲則營以俟隨方禦一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
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牛於外發邊郡之卒攻於內內
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計哉臣嘗攷之戰事華之在唐
釋罪吏耕邊田歲億萬通四十萬斛又募人為屯田歲省
度支千三百萬軍不病饑寇不為害學心辭之以為兵農
兼事務一而兩得厥後入臣持其議中國遠坐耗俄頃之
間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其腹內西北諸
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治
之必得如漢之趙過方信臣國初之陳倫其人者分方經
理相原隲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寬稅賦之額居

止而作者使循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
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
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直
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
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
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
於京畿之地尤在當急白茅菁菁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
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
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於近畿之地募人
耕藝一歲之收可得藁根百餘萬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

六十四

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
密整齊計畝為區計區為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
列周廬恭布使天下曉然知 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
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贏於是寬賦稅以
舒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 國
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為之密則
必實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為可
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強者亦憊矣是以聖賢
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為首又况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
變者倚之重者禍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

之事固未可專委之東南也其者心辨而更舉之此亦其
時矣伏望 陛下博採群議彊斷 宸衷請舉一隅之地
小小試之或要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
者經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
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日常言冗熟
難於信用巨室垂併難於清復因循苟且難於振作雌黃
疑似難於拆衷則非臣所敢知也豈幸踈賤干瀆 天威
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保治中

養 聖躬勤論政悖孝義疏

章綸

一養 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一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
 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之一身身
 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
 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
 臣恭惟 皇上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
 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
 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
 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
 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
 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舉諫而出之此古忠臣
 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為
 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副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
 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
 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
 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

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
 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
 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畢夔
 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
 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
 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
 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
 化而致雍熙泰和之感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
 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
 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 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
 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義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
 及 祖宗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
 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
 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
 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
 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
 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

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

帝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

太宗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幃與

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

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

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

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

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

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

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

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

尊奉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為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

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

正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

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

去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

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

氏為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

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為 皇后

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 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

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

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

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

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

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

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

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

矣

六皇明經文錄卷三

四

再上時政疏

高輅

臣嘗舉政事之當興華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

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

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

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故

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本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

若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

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

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

處有異奇花異草珍禽奇獸珠寶名金銀奇物蓋此物

必取於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
 必一倍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况水陸萬里
 天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
 且由有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
 以玩行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
 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臣聞宋蘇軾有曰天
 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
 臣不敢遠引前代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
 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

皇明續文錄卷三

五一

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
 知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
 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
 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仰望明 詔在廷
 文武群臣凡政治缺失悉陳以聞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
 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繆戾妖孽滋興可不
 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千京
 師或值災變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
 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

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完姪今日皆嗚呼或
 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庸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
 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冤死於刑獄者
 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遴
 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
 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
 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
 鑿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茲者修建東
 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
 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發一心子來

皇明續文錄卷三

六一

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興作緩急
 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
 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
 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
 一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
 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
 何以堪近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筭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
 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辦比擬也田
 子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插引稻商上納米草或

將腹裡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在官賦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工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固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太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候事至如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彙額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浙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君庸巡南至荻荆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遍年點閱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勅 戶部奏遣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查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赴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壘垣口逐一檢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烟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響應用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荐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

皇明續文獻通考卷三

七

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用直

何景明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究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聞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答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葦上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而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群臣無敢言

皇明續文獻通考卷三

八

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
 通乃跪對而出遊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
 人故內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
 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嘗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齊季桓子而孔子
 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魏茂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
 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內有惑
 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
 逐宮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
 知賢聖才智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
 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
 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
 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
 矣故孔子不與女樂并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
 虜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王石不同藏故用直
 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
 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王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
 則群枉並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關匪直細故

金明遺書卷之三

九

金明遺書卷之三

十一

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肆我 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輒則該部擬授重則
 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陛下即位之初
 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
 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
 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
 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
 帝王致治 祖宗立法 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
 奉而較內批則載於 宸翰而絲綸得以牽銓衡之職率
 是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當緣之初兵部科
 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
 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則群心益靡駸駸之勢將讜
 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况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
 虜跳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於衆以求
 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為人臣雖不知然觀其賣
 緣戚里賄賂替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不過
 估勢以肆其威刺軍以償其利在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
 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觀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
 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阻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
 今以為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

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封而致開
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以 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於
是何有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
信堅等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止
備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退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
百而聚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永保天命疏略

李文祥

其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恭贊萬機任
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
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

皇明憲清大綱卷三

十一

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推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
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遠忤者則巧為謗誘遠連風逐
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
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彰 國憲擇
賢厚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諏治
道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
不敢僭踰善惡知勸懲之方貴賤異等威之辨故 國制
尊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恤 國憲家積有
情者雖重罪必由寬宥貧窮無告者雖小憊心深鈞鉅惠

及奸究之雄養成傾頹之俗紀綱盡廢體統蕩然蒙家偕
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僣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
赦廢臻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致
玩矣權法一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尊法
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賞于亂臣竊聞致仕向

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王事林
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才識論其全德
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願 陛下起竑等置之
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且人
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
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欲至故局促轅下之駒偃息籠中
之鳥豈不思奮顧此勞形亦知過於尸素每託辭於詩勞
蓋八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不免有我之累能
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蓄斯為下品伏願 陛下明照
公察群寮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
違命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還歸少勵士風庶彰
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 溫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
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
方朔詭諧之臣以武帝為君力請說論字文化及隨之候

皇明憲清大綱卷三

十二

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魄勉忘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
多德况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
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
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驟聞莫不駭駭伏願 陛
下再頒 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 聖德使彼知

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
警乎將來且今官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
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加優禮言切而
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喜其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十三

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弗責其非敵謀可採者獎其情
而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子之
言决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無疑必
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讎豈不自謀率爾狂
慙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古凶休戚義實相關隱默設
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愚衷

保治疏

陳音

一曰養君德巨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
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祭成湯之聖亦好問好祭
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 經筵以勤 講學之功莫
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祭成湯之聖亦好問好祭

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
盡其願 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
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
務使 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
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
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 國家養士百年
于茲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
是可為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
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養病
翰林院脩撰羅倫編脩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
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
醇正所養克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
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
治效日臻矣
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弗放業由
隆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損
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
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
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悖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
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十四

曰聞異端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
佛子法王者無不善可述稱真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
善隆賞與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 詔
自今有請建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 例則妖妄可絕
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聖駕出外經宿踞畧

斬貴

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 回不知臨幸何
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 口籍籍使臣等
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 天子出
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

卷三十一

十五

加

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
旅膺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折之聲
竟以達且至於皇城各門又令勦威重臣守把 祖宗之
法至為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
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
幸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警蹕之虞奸盜竊發之
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天神協相次無
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竊竊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棄堂
而坐 陛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豈不
為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 聖性高乃天資英邁淵淵天

之事幾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群小貢諛
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聽 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
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
但事秘密非臣等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往端拱穆清以
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聖尊
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秉持剛斷之德以
解臣民之疑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應 詔封事踞畧

鄒智

卷三十一

十六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光芒
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
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臣官黜遠
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
充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無
遺誠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
聖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
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
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
日登極詔書為好臣所誤問聖言路物論焉然故使

修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
 與等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以人
 等持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
 與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與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
 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述流弊源
 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
 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
 欲弊之革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
 知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同上
 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
 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
 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
 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
 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
 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
 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
 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
 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增肅紀
 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矛而來天下之邪必望
 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 陛

登明經義卷三

十七

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
 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
 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
 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
 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井則不得以盡其
 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掎角而玄宗之朝政不
 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
 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
 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

登明經義卷三

十八

欽崇天道疏畧

郊智

一以 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 陛下之於輔臣
 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
 其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此其實
 一二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 陛下
 有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
 務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書
 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他似似若不敢然肯於其待

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
滿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
欺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
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
之故能比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
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孰為
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
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
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

皇朝通志文錄卷三

五九

早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
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
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迹若鷓鴣間有以忠義激之
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
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
後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沉之
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
或輪對或非昔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
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

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藪藿不採滋
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
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
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
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
勳德顧創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視其權他
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
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穹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
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

皇朝通志文錄卷三

二千

下節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駘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
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
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
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
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
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誑誑給掃除之後積年以來舊
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兩
外倚之為將藩倚之為填無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前段
淫巧法王儲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宗昌寺倚之以統

然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
善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
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
子為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
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未
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
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為某書訓某字為某義殊無反
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
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

卷之三

十一

願 陛下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
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則所
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為矣豈特四事之
舉而已哉

應 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逕者寢宮被災 皇上兢惕 初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
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 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泣
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諭兼至然自 勅
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還軍番僧義
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榮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

道甚野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
今後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
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
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政教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
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
欲圖理興化改茲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
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
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漸虧巧實不積名
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不
息兵馬弛憊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

卷之三

十一

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
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 聖躬卑
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
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聘
之場不如廣屢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
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者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
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或滿為忌 陛下尤宜早為
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
失恩亦有終豈不羨乎夫國事執實實在大臣大臣願

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則決其非有諫則害率
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陳功
器可正其大臣進退官以義斷行賄于進無耻
天者併為罷斥而獎拔恬退者不者俊則名節明而仕
之若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祗在 聖躬夫言苟
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

皇明隆慶本紀卷三

十三

而相去遠甚故做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
務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統永踐九重
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動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
而感于維維之異是臻嘉靖之効 陛下深惟感悟精
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
業亦何足取哉

遇災脩政疏畧

曹麟

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怒不寧之象雷音陰

陽擊剝之氣即在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 太祖高
帝創業之前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大
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電者積陰
所成電於金陵門而 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
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
信道不篤或讒夫倡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
狂夫發惡 祖宗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
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
戈之變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
天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為陰盛陽微

皇明隆慶本紀卷三

十四

之兆宦臣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誠異以感悟 聖衷
者豈不至哉况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
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慈憂
於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旱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昔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
在陰雖脩省之詔屢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為四
方四可慮而蕭牆之禍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
疾不可不治然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避殿服素
撤樂省講學不倦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
近郊之患急兵戍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

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絕罪戾臣恐
 夫之意未易回也洪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嗣
 位以來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道未見之心
 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 聖德既下紳佩經出中
 則豈無疑難而未聞天語之下詢臣寮孰無忘愾而未聞
 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未臻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深養
 聖德闡德性一祖五宗之付托聖子孫孫之麻嘉德宗社
 長為臣民之歸極端在講學一事又况經筵設典方
 舉而輟休甫行而遽罷人君舍此欲何為哉早朝宴罷所
 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已臣以經筵一事誠為 陛下計

皇明經濟文獻卷三

十五

筭歲皆寒暑之來除去四月其間朝會祭祀豈無巧候一
 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
 望 聖學之日新 聖德之日就譬駕南轅而望北冀
 曲木而求直影何可得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子孫
 無疆之祿何所引長宗社何由靈昌臣民何從歸往臣願
 陛下無拘舊例凡遇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
 行大小之講大講則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一有
 疑乞垂清問庶使理明則與愛好問焉拜昌言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亦宜凝神致思恭默思道時時講讀
 意恐民恐詔光一失不可再得大禹惰陰厲公待旦良有

以也臣又願 陛下孝事 兩宮思慕二親當飲膳則思
 其辟谷衣裳則思其在笥安居則思其依土權樂則思其
 幽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
 急傲之私亡 先帝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
 已嘗潛伏勸 陛下墨衰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
 今者每仰瞻 陛下逢時遇節輒漸黃髮鞶帳從官緋朱
 金碧炫耀人目夫逢時遇節儻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
 經筵所講者聖賢之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衰而
 不知與經典合否夫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歎孟氏
 所譏即今 梓宮方殯 禩祖未乾臣愚不意 陛下太

皇明經濟文獻卷三

十六

孝乃安於此臣實感焉伏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
 白駒過隙况乎富貴之享如日升月恒方與未艾豈爭數
 月之期而悅從貴俗哉臣聞言路通塞 國家之盛衰繫
 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
 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嘲諷之漸矣且
 科道請復經筵臺諫之盛舉也而未蒙即賜俞允給事中
 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不意方拔擢而遽准退去
 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
 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

如金石使讜言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

鹿為馬指烏為鶩人亦不復敢言之矣

陛下位居於中祇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

潛藏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觀

大明律內一款九軍民之家不得延養他人之子鬪割火

者臣有以仰窺 祖宗感心即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

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官貴立致故將子

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臣聞死者未可勝數

大有疾而夭治世所產况無疾乎有罪而重前王不忍况

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

或乘鈎衡或叅機務或克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

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

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黃

綠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

謀國附處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為上天示戒災異屢出

皆皆由於此輩夫國家養賢將以為用也內官內使以掃

除為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 天子端拱

於上臣僚奔走於下是也今 陛下倚任宦官而踈斥儒

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 祖宗成法政事俱回 淵衷裁決親近儒臣

皇明神宗文錄卷三

十一

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 國政

此輩素昔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

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 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

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處

人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昔涼以及大

同且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且至為備爾許言進

京實觀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家等類等路邊絡屬

續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辰星相倚倚角為宗禍害非

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為之計臣恐臨時登膺無及臣聞鄰

近軍民慣見遠賊形狀亦習知所為心胆既大必無退怯

乞 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

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合

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為什伍隨操有警

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

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

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為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勞

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

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畏其聲勢而不敵前馬

嬉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

等項以資計日漸入自然萬一調虜入寇不得已而計

皇明神宗文錄卷三

十一

之師京管止宜挑選精猛官軍今老練漢官絕之以往
 軍應庶幾穩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
 盡水旱相承家無儲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與田拆屋賣
 房婦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為
 盜矣乞 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弱貧
 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
 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十萬兩古
 人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
 用誠可懼也買誼云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何以相

皇朝經濟文編卷三

廿九

恤幸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
 乞 勅該部查算塩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
 各處倉庫賊罰并積年奏克更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
 兩請 勅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過年拖欠錢糧星夜催
 辦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
 先儘詳到腹裡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口外償運前去務足
 三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
 天以食足兵強固可殄滅讎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帥得
 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得降
 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邊事伏乞 皇上聖鑒前過

後以子然其獨當一面統眾殺賊彼以久閑待罪之人
 而任用心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
 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乞
 勅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取飭戎事伺察虜情練
 兵練馬振揚威聲又嚴烽火謹片壤以備之什伍依次恒
 如言敵不執之其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損中國
 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斃而不致於挫衄矣

奉 勅陳言疏

鄒緝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降災 勅諭文武
 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

皇朝經濟文編卷三

三十

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
 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
 失所怨讟上與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
 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
 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 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為子
 孫帝王萬世之不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
 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
 賤腐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
 需無藝培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

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
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
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
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
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肯農蠶廢業猶且
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
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本
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
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至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
相率歛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三十一

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
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以
遺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
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
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
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
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
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
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徙徙號
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墻壁或

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
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寒凍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
救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房屋方完又復驅令他
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
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上作小人橫
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
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滿布內外剝削之患及
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問之其人養治之計誅求
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答承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
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譏毀以為不肯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三十一

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
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
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風成恬
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
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屬人民飢荒水旱
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
賑濟老幼流移顛培道賒賣妻鬻女以求苟活民窮財匱
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
餘人口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糶稅不足至食草
木此亦耗蠹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

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
 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
 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 朝廷歲令天
 下有司織段疋鑄銅鐵遣內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
 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及其二耗費中國糜散
 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令乃竭天下
 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為下散
 與人民蓄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
 戶貧困則復鬻賣子女猶不能償夫 國家之所賴者人
 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

陝西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為不
 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計
 令遠旦胡人入中國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器具
 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
 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况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
 亦異豈肯肯至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
 以不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還本國不必留之以
 為後日子孫之患至生員告乞單丁侍養因而獲罪禁充
 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古侍
 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

皆有虧治體難以番訓將來至於 官願為詞之事亦宜
 無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事餘罪有
 無不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流洗使之自
 新帝為京官者則降出于外勿違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
 欲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
 贖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為
 之主侯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
 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
 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
 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
 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
 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
 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
 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
 使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耻思樂妻子
 保親益賊息而無爭奪變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
 人心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
 有以訛詞異道而惑人者則禁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
 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

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在矣

刑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謂百官全使有以

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謂官更無其

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

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 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爾災

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必其脩飾軍伍謹察

烽埃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

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

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息於無為數年之後

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

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

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

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憐惓

不事慮又以彌災變疏

吳巖

臣愚伏聞本年正月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惕憂慮之至

以 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燬燼其為災變未有若是之

大者臣嘗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

意與人君脩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以實則一誠感格可

以轉災為祥若徒事虛文則反為饗天而適激其怒恐將

變悔悟方切頒脩省之令下求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

災消變之道其感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遭逢欽承

慈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

言感格 九廟者有言孝奉 兩宮者有言早朝晏罷者

有言 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 皇儲者有言早朝晏罷者

有言接儒臣以講治道者有言出番僧以屏絕異端

者有言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以謹外防者凡

此皆今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

出此數者而諸臣一一為 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

陛下當此憂勤惕勵之餘正處仁遷義之日 聖德之所

以隆替世道之所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

得失其機端在於此正宜遇災而懼痛加脩省既往者之

莫及與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凡諸臣忠言

讜論即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庶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彌矣

夫何脩省之令雖頒而脩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

納言之實未聞除誠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

外竊聞視朝尚至日晏而連日之免尚復如舊也講筵尚

未事舉而通宵之戲尚復如昨也 皇儲尚未聞建也義

子尚未聞速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

中市尚未聞禁華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

皇明神宗文錄卷三

三五

皇明神宗文錄卷三

三六

與人言不足卹乎抑亦諸臣之言迂濶而不切於事情不
以動 聖聽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所上之疏節奉

聖旨早朝深屈朕自處治經筵等語已有成規邊兵只照
前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變動是蓋 陛下不欲

聞諸臣逆鱗之言而有此一肯權應之旨至所謂常理舊
制則臣未敢以爲然也夫開肆乃市井之事如有識見之

士尚未肯爲况於萬乘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
若僧乃夷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况於大禁之

內而曰 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然之於前備省之令似
乎有背求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

欲挽回天意如此而欲消彌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爲
陛下言之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

格 九廟也孝奉 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建
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市也遣邊兵

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者而別
求所謂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

條政齋災疏畧

范珠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
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
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何

以之遠方之賢良其餘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
忠死義代不乏人而昔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

可考難以悉舉我 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
有薄書刑獄乃其餘事 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

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脩
邊幅旅進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

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
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肯舉實果輕有如釋之一斥齋夫

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誣佛骨者子貢獻果濫有如
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

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於肯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
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

類靡至此可謂太息臣請 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
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

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平允足
以辨化理荷不由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

之聖晏嬰襄度之賢亦爲今之棄人矣夫既因言選官必
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

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識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徒設
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

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

稍優權貴輕則善楚之加重則狴犴之人其者遷謫遐荒
寬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
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感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
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貴於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
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姦慝不去忠
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
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於市曹以正今日妄言之罪

一復者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
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

金明雜著文錄卷三

三九

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
留非特尊寵者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吏部尚書琴
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瑱高明李侃歷仕年久
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
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覩其謀猷設施果超出於流輩果無
愧於古人但聞其 命下之日趣裝即歸畧不顧惜棄捐
華要自分幽爾其與夫馳不意於桑榆負厚顏於鍾鼎惟
念子孫之計殊憊羞惡之心之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
肯冀復容留者霄壤懸絕况各官皆隸徒未即衰病士
林仰慕時論攸歸名下必無虛士琴王豈宜暗校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
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
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 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如綸其出如緯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
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
臣同心翊贊戒敕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闕而不傳則
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
我 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姦
諛無從為計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

金明雜著文錄卷三

四十一

情亦淡洽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
得以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群下瞶瞶瘖瘖面
墻而立實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四方
是非獨蔽於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牘執
翰之徒未嘗言已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 朝廷必無
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由
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
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
聽各衙門官吏於午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公
至正之道不為瑣屑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

助化理之一端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庶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難莫若守令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三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之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雖往有司者以催辦錢穀為能事以奉承上官為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速邇伺其拜跪之疾

徐假公營私受一奉一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成之撫字竟不見元冥言重莫過於蓄楚每三年朝 觀到部揀選之際而於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於方面府止之一言其間善於奉承者貪墨指為公清暴虐稱為不恕失於阿附者髮鬚微白即目為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為罷軟部院既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董猶莫辨王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為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為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

為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卧治人非聖賢守長可用甲以累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蓋而免繼乙者能鍾尤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符 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未儒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賊盜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尚寬仁政從簡易關言路以通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面之寄夙夜戰兢思無補稱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自揆學本迂疎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垂採擇庶補涓涓竊惟京邊之所需者草束也然徵收之實多出民間洪武年間每糧一石五斗該草一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斗一束

已倍其徵又多撥京場交納綠草束萬數動如山積

莫能速運而里役徵收只得准折布絹等物赴京附近州

縣買納名爲輕濟實則重斂及至收買或遇旱澇草少價

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復遠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

遲悞之罪里役僱杖併之苦積歲不完惟冀蠲免民艱若

此深可憂也及照山東民總草束壘體相同伏乞於河間

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置馬房草場六縣壩等處收養馬

匹量存 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

送二處又於武驤左等日衛分撥官軍以爲牧養量撥草

束料葦河南於大名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爲民便

至若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爲急然有未嘗至其地

審其勢但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

如金龍口接黃河水逆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未幾年

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軍夫

勞役未有寧息兼以歲時荒歉流徙相望今欲興此大工

未免一槩動衆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泥沙泥深陷難以開

深黃河水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况漕運河內淺處尤在

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達矣乞將所用

軍夫只於見在數內撥取此外逃戶暫爲蘇息則斯民可

少甦矣然貧民固所當甦而富民亦所當甦未幾年間營

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蘇省等府起取富戶發順天府

大興宛平二縣定安德縣二關住坐當差其在逃物故

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於科差之

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汚濫爲弊多端在逃者容隱

不解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放以致富

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 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止終本身切詳此等人犯到衛

不係勾丁未充軍役人數當錄編注首有之捏故脫免者

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 勅法司特例該充軍人犯

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戶堪充富戶者連當房家小起發安

定德勝二關終身充富戶辦納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當

依例發遣其原命富戶先今病故者悉免免補庶爲民便

至於商稅雖爲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爲之禁

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充爲路費所

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爲過但巡攔生事或循私

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

箱籠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或因而

彼盜失所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

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復至文明等

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爲因乎乞

卷之三

四十一

卷之三

四十一

定擬行凡興販商貨貿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
不得攔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宜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
則亦庶乎柔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
以為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 聖朝所宜有也

陳言疏

姜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昔政
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愛漸切至盡元補過夙夜
不寧不幸 先帝棄養萬國哀號遠聞 皇上詔發專極
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思以思見遂即復召
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

金明續漢文編卷三

四十五

等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施欽等醫業庸流監玷清班
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
縱放禽鳥棄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 帝王感
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
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 聖明天子
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
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贊

聖明

一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
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

不作若君惡且諫臣杜三則奸邪志蒙蔽聰明養成
禍患以壞天下故太宗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
高宗宅慶亮陰之後傳詔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欲廣
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
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 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
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撥拾四方小事以應
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
旨往往被撻殿庭或貶斥邊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
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爲諱上下之情不
通久矣 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
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
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任妄志在納忠 聖治
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 皇上
之意夫忠言者乃 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 明至何
爲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
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箝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履備堅米
之漸防大臣蔽蔽之萌懼 祖宗求言之心開 御前奏
事之例科道官小事對章進呈大事面諭廷諍至於大
小群臣有事亦當蒙召對 經筵講官不肯允宜咨訪則

金明續漢文編卷三

四十六

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悚庶政允釐矣

一辯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

朝則奸黨屏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

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

覩 皇上即位未久不治其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

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為

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 先朝舊臣不忍

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 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

仕尚書王恕子竝吏部尚書李秉俱大德高茂志節忠貞

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脩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

副莊景僉事章懋許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

史強珍徐鏞子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欽工部王

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志勇敢言直節可

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驍勇董氏推服至於在位

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

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

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

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

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倍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

記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 太祖高皇帝命

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下有編纂御札

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辭詞翰而畧

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 陛下遠清近

法遠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繫銜日侍 綸裳之

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

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忿慥好樂皆得其正言行

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

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

而求天下之是也邇者 陛下詔令大臣共持國是可謂

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

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

若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己之

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

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竊擴天地無私之德廣天地交泰

之情列内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鑾殿寄聰明

皇明通志文錄卷三

甲午

皇明通志文錄卷三

四六一

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
必衆皆以爲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衆皆以爲不賢而後
退一人苟有功不以踈賤而不賞一人苟有罪不以貴近
而不罰協廢事於一中率直官於大和則人心悅而天意
順矣臣聞百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 陛下躬行
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
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稍加釐正蓋以示
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誕誕以故各官畏
忌 朝政不敢極言更弊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令 聖心
致蒙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 國家
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類聚之易則愈
加作與寬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
不銳意敢言自 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
壅蔽之患絕 朝廷之勢尊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
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 陛下起用言事被謫
之臣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 聖德雖充實爲民
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爲德文既久 陛下亦必推是心
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而遠在邊
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

金明續文錄卷三

四七

國初無鎮

五十一

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言可達是諸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爲甚切則其情爲獨苦其情爲
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也况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
婦惟恐不獲肯獨不念於此哉代惟推去孝以及人本人
情而爲治推無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軍者發回
爲民爲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
子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
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
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 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
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 國初無鎮
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邊
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
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
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
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况安
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
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鴟膠黨附群姦分枝四出
凌轢有司益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
疑一復 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
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 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

川陝之民一過饑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下發太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 惟各鈔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為可 賑也然又恐有限之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 關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其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 分魚利其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鹽利其急又苦於各 衙門之禁革故每鹽一斤直銀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 錢糧猶且停免而此等侵奪民利至此不亦有召於 聖 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為防範則聚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 人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熾已形之患固 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 國家之患在西北

金甯濟文錄卷三

十一

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為民 壯非游惰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 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伎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 臣願 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 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省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 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今赴官防半事 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厚其 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饑寒 切身則養亂待肯萬一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矣此

又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 之民廣召博募選其豪勇謀畧熟於弓馬者使抵充民壯 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 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 饑寒之憂養其刀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 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繫而西北之勢固 矣方今災變相尋百姓不安 陛下勅守令官脩舉艱業 臣竊以職之重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法範八政食貨為 先周禮重農 醫敢久此明驗也我 國家設官田使又 添設勸墾之官承利愈事等官者之愆綱一責於郡縣

金甯濟文錄卷三

十一

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美其辭 言事者諛其守以致曲為政不脩而生民之困蔽至於今極 矣變而通之此其首也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 額內專任至政總管為農兼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 各以勸農為衙間有古循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 易於是人任之道寓焉 聖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 簡之郡守缺臺部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 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 詔有司 諱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 申奏量地推恩其不能者申明 國初事例刑罰如此則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戒不虞以保 聖躬

孫懋

茲者 駕幸大報恩寺脩齋慈教不聞入城臣等惶之
欽即欽員進言隨於本月十七日早衙門 肅
於

十六日晚旋蹕行宮權作間息又便南 皇上仍欲臨幸

各寺諸處臣備員六科諫諍職也又惡得而終默默哉誠

以齋醮之事非帝王所宜脣禱衣之君非帝王所宜處况

夫意外之患尤不可以不防言者 寧寧微行大學士

士奇諫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德洽幽隱萬一

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果獲至二盜乃嘗

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作亂者 宣廟乃歎曰士奇言

不虛自是不復微行夫姦謀叵測在 宣廟太平之昔尚

所不免况今以宸濠大亂之後師旅擾攘之昔顧不可以

不慮及此乎且舍 大內不居而御督府已非防微杜漸

之道又可舍督府而歷萬僧寺及諸處耶此非獨臣之所

深憂雖閭巷小民亦無不憂之也伏願 皇上軫垂堂之

戒養危重之威端處 行宮無事輕出以受臣下之朝以

俟侍擬之獻如此則 宗祖幸甚天下幸甚

乞罷齋醮進香疏

張寧

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今僧道建設齋醮此固 皇上

將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

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 至情上綏 懿祉則

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瑩等乃於各衙門飲

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

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憤切惟人臣之於君

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惡

願天 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

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

以禱祠得福丹藥致毒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

所當為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

而拜曰為 朝廷祈福壽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

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鼎鑪孟子之於楊墨韓愈

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之害仁義故辭而

闢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國之人靡然相

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

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

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

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

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

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徇強與之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鑑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 勅諭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爐香於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畧

黃瓚

竊以重斂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大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糧鈔管關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內外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承稟亦多而非一人之所能專其

皇明經世文錄卷三

五五二

勢足以相擾而首領者於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應

寔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六十數州縣之力而猶

缺於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其

守巡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

相望於途而驛遞衙門日不暇給其宜省四也千級困於

誅求應役一年費銀百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

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

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天下之要區北拱

京師南通江淮西巨韓魏宜使其人其民其地盡歸商賈日

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遊五六而富商大

賈悉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遷貿易之所日見其稀落矣

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

宜省者七也况山東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

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

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

復求於他狼狽不支無可爲謀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夫民

之困也政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爲

盜不可得也爲盜不已欲其不相率而爲亂亦不可得也

臣惟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並負殆將幾萬

流移動至千百近者曠賊繼禍於淄青魯馬之徒復

皇明經世文錄卷三

五五二

發於瀆滿臣以欲為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為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則去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

永保天命疏

王恕

遞聞刑部王事林俊上章陳古忠誠激烈詞氣適直冒干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蔽為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當以林俊等為戒括囊全身今雖死而後復生之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為遊說也實為國家天下言之耳況今之晉外而邊陲騷擾跳梁軍士暴虐內而群縣旱荒太甚民餓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誠詢謀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肯柰何與土木之工為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彰大佛法子以尊之崇之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以刑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于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居於王城之側遷徙人民數

皇明通志文錄卷三

五十七

皇明通志文錄卷三

五十八

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為過之蓋安土重遷人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之所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為建佛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獨林俊言之是能盡忠於陛下而不為身家計也人言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蔽言之者今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為諱倘有讒佞之害政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陛下收雷霆之怒解恢恢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四夷向化皇圖以之而鞏固天命以之而永保矣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鐸

臣伏見王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御史湯鸞任儀美縮劉遜繆樛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於外臣前處遠不知朝廷之上以為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佑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

以是而勸 陛下昔者趙簡子無道而欲誅之 諫者唐太宗不罪皇甫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 敢言者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 陛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德實言無益於國 陛下能容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 君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為先發人心之院然後 辭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 此 陛下下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及成 陛下却諫 之名又為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置後言為 陛下 言也憂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 之臣恃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 顛朕所漂泊海邦或觸瘴毒親憲朕犯惡慝皆有憂虞而 無權愜則不特 陛下有不得其法之人而群臣亦有向 兩之泣天生 陛下又生 聖子天之為民豈欲湛恩之 中更觀此輩哉此又 仁王所宜動心也且言無流竄之 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徒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 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 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得而容之則言者無其 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者歸於人主之一

李綱綱濟文錄卷三

五九一

身矣是以忠臣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 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 已之完好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人主 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意未必有 今日之事為此事以遺 陛下者 陛下之柱石大臣劉 吉者誤 陛下也蓋豈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臣 不便彼見文祥者既彈萬安又論尹直懼其一旦及已也 於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某者出焉使人至此豈 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臣是以不 敢止也如其者不能引天亡 賢士使共事其 王乃反陰 警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 主之不容且事非不得已而 聽言路自為阻塞致 王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以 累 王上只此一事所壞已多况其他貪放可數之罪臣 不欲明以疏舉今但舉其要為 陛下言之則輿論所乘 實不減萬安尹直也伏乞 陛下宸衷自定特 勅吏部 追取文祥等還其舊官及凡前後因言去國之臣不論久 近一體加 恩及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 察然後罷劉某還其家以儆有位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 願 陛下下行此二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 陛下誠然乎 臣見大聖人之作為固耳目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

李綱綱濟文錄卷三

六十一

宗社獲福不足以致其禍也。臣等無能識又無言責以將遠去思見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任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臣近日伏閱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安變二局添設管軍內官上請 裁減蓋奉行 詔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及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着臣愚以為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 明詔既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况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 詔書頒示天下宜猶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逾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出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軍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管一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救以 天子私臣聲勢可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為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

自來矣 先帝修德禱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尚阻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美之稱為達孝且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陛下承之 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已為之事承 先帝未行之志自有 祖宗之法度則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 朝廷之政具載 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 陛下會此不查而今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 英宗皇帝英曆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 祖宗法度添設中

論請去中官疏

汪循

官濫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 聖蹕蒙塵獲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監而不可以為法也明矣及乎 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服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劇悖順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甚昔禍初未形無

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懷諫而樂
宴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
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屬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
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
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
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尚節
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過秦為譬言諷為之痛哭仁宗恭
儉仁恕君子蒲朝蘇轍猶以六君為比蘇軾為之深悲二
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為過而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誼
之名凡此皆居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相得上下交脩以
成治安之明驗也况今人事極壞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而
百 陛下即位以來陰雨震霆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
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為男陰為女陽為君子陰
為小人陽為中國陰為夷狄陽為發生陰為蕭殺陽為慶
賞陰為刑戮陽為和悅陰為悲慘故天之道晴日恒多陰
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
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
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
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臣困於下目擊心惟當不寧

聖明定省文錄卷三

七十三

慮必也戰兢惕厲慮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
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為災禍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為恭誠
有聖於 陛下與夫法家拂士也 陛下春秋方茂初試
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于外側聞先
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屬輔臣之手而託以 陛下今少師
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嘗親受 顧命者也吏部尚
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 先帝
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 陛下當召之便殿與之講論
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弊群臣章疏必躬省覽
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 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
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况
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 陛
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尼於近昵 詔
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續成 先帝之志光復
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
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為之君垂萬
世永無疆之緒然後 陛下為不負 先帝所託此微臣
輸犬馬之忠而圖報稱於 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
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
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殘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

聖明定省文錄卷三

七十四

格轉選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擦蛇頭履虎尾友友然若撼山之蟻撲燈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 堂堂天朝上為唐虞下陋漢唐來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末等臣之下臣實耻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任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千刑惟欲博 陛下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明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為孔孟之徒所願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勸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犬馬之忠以圖請報者此也臣臨楮不勝憤激戰兢惕厲之至

皇明經傳文錄卷三

六五

急除姦惡以安 宗社以謝天下人心 孫懋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為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微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切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善懷檢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弄色貨利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近年間陛下聖德為彬所累者多矣况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乃於去年又導 陛下幸南海子再幸功德寺又再幸昌平等處也以漸遠日以漸久游樂無節輕褻 至尊流弊

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論奏竊恐傳言未真且猶持難容乃欲挾 陛下自庇故又導 聖駕出居廣階又無大臣一人保護置 陛下于然獨處於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於我 朝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 聖駕既臨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賊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官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眾沓來幾何不蹈往敵然昔王振之挾 英廟猶以胡虜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 陛下不知何所為哉是果 聖駕既臨府又過又浮於振也且 聖駕在外數月萬幾叢委 兩宮遠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蜂起中外臣民疑慮向非 皇天養命之有歸 朝廷法度之具在 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 陛下之罪人實 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為 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為巧言以為行止自出 陛下欺罔 聖聽夫 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茲尚且未聞他幸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邪在 陛下之古之臣亦多

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
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爲赤心事 陛下自臣觀
之實不免包藏禍心爾彬之罪固有不可得而逃矣 陛
下於此宜亦不欲後庇之矣臣叨荷 國恩養育成材備
具言官當此權姦趁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
默徒切浩歎禍亂已成噬臍何及臣之罪則又浮於彬矣
故不得不極力瀆切爲 陛下言之且嘗伏讀 祖訓有
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舉委用
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慎勿姑息太甚 皇言所以爲萬世
聖子 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 陛下仰承 祖訓俯
納芻言急 勅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鞠其罪從重
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爲姦惡之戒仍乞 陛下自今伊
始端居 九重親理萬幾無事輕出以重過舉則 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

初政第二劄

霍詒

臣聞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
入幾何陳平對曰有王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爲非非也大
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而已責大臣知刑獄錢穀之數
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
以規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實

皇明通志卷三

一六五

人若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
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
幾何 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
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宦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
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
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
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
京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
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
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乎官

皇明通志卷三

一六六

添弊冗政紛多門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兵部問之曰 祖
宗朝天下軍賦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
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
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豪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
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
愈冗愈冗愈極糧食無措蓋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
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
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
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宦不有倍於
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工

詔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
 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輕不有倍於昔者乎繁
 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
 決大辟幾何情直着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昔者
 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椎冤死不有萬於此者乎民無
 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冤國本攸係蓋有以處之乎是故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六九

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
 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
 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
 然二百金之家險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
 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
 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
 者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 祖
 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
 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

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
 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
 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
 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夫
 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
 之慎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兢業業一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
 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大部
 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儆節之思自不能
 已矣內臣動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
 夫目前之急國家得宏久大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亦能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懲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
 退聽克已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
 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功之盛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七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

保治下

詩法對

楊士奇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雲龍辭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詞不足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學所重不在作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待其餘事於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致辯於此

詔初即位事宜草

楊士奇

伏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在朝

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將今合行事宜開具謹題請

旨

一今皇上即位之初必須整軍政以壯國威宜敕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各官操練提督以備非常并敕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謹守備遇草寇生發相機勦滅

一南京雖有內官監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彼備禦然係國家根本之地今常特賜勅諭使之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心更須老成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臣切見南京戶部尚書黃福

老成忠直敢請勅令黃福就彼恭督軍務仍勅王

貴通李隆等凡一應軍務俱與黃福計議停當然後施行庶幾根本堅固事無疎失并勅南京內外衙門今

後非奉勅旨不許擅自差人出擾害軍民

一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吳亮在彼提督漕運并鎮守合無符頒勅諭令其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一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去年旱災人民缺食慮恐無藉之徒嘯聚為非不可不防合無分委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安取回京用

一南京直隸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隸徑抵南京沿河等處
屢有強盜出沒殺傷人命劫掠財物此等兇徒積久則
勢盛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合無 勅襄城伯李隆
等差委的當廉幹頭目并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
合無 勅差錦衣衛指揮劉源馬順及公正御史分領
的當官校緝捕務要盜賊氣息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內外見有強盜搶劫合無 勅錦衣衛及五城
兵馬司嚴督官校子兵分巡地方嚴加緝捕但各地方
今後人民有被搶劫者責有所歸

一陝西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開平北邊各處缺軍馬操

備今瓦剌強恣慮恐此寇侵邊欲請 勅諭邊將及守
邊頭目凡缺馬之處許於本處行太僕寺及死馬寺關
用仍開數奏 聞其西番等處進 貢馬匹除上等好
馬令進來京其中等下等馬悉留邊上給軍騎操亦具
數付進貢之人奏 聞以憑給與馬價

一瓦剌之寇既滅阿魯台其勢方盛至三四月草青之時
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陝西見調在京操備官軍合無
令兵部同英國公等一同計議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
賊寇以便調用如馬軍無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
操

一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聞總兵官黔國
公沐晟年老多疾其弟都督同知沐昂見雲南都司
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替輔黔國公撫綏遠夷鎮靖邊境

一陝西臨洮都督僉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日本官
去年朝 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撫綏夷人謹守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在外假公營私挾制官府欺騙平人
瞞昧 朝廷如比先厚養兒及漢庶人謀反行事官校
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買

免却將有警平人竟視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時
恐禍及已但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之分辯只拷
打招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亦量
減校尉廢使平人少冤

一官員冗濫虛糜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官員合
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縣及鹽運司行太僕寺死
馬寺倉庫稅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

察但有廉勤愛民者存留老病關算貪酷者起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員缺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除授前去

盡心輔導庶裨各王遵守禮法

一近蒙 恩詔寬恤軍民其在京內外衙門正當上體

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頒 勅令內外各衙

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 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虛費錢糧無益於事合無

量留供應外其餘放回原籍與民一體當差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壻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

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

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

為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

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

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自達聰用言聽諫狂

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

古帝王所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反因其言事

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

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

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

大德此 臣等所以竊為 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

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遂 劾失於婉曲然原其

心蓋仰賴 聖明在上素有以聽

言是以隨事納忠

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

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

言官必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以克厥職有一言之善者

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人

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

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

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

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

推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

置印畫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

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

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

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事常奏事情

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

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噴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貞觀六年陝縣丞黃南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

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

心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

今賜德參帛二十疋 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

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

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

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賈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

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

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 勅引過命弋謙仍舊朝奉令百官言毋以謙為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洋等不職事體縹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齋雷霆之感沛

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豈惟洋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中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 聖德惟竹交

迫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三休 祖宗而自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

皇之美真可以三休 祖宗而自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

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 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

親政篇

王荃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敷下之情間隔而不得上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 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

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 恩見辭端

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而無由言也愚以為欲

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

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至漢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

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皆

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

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視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

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帝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 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 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

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燕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

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蓋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 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無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劉大夏言行錄

公為兵部郎中時中官用事獻取安南策以中 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使者家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言尚書余公子倭沮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途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虜數寇雲中邊師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獲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其一生見公以為異調異辭謝之然猶追悔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為福建參政奉 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空乏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謀于鎮巡首選舊所置政官而擇其尤者督諸水寨兵造器械

若干艘緩急異用算倉計儲立收支法憲設一館二察督
 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公
 以戶侍 簡命經畫類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
 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則東
 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
 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曰夕講究遂得其要一
 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畿
 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糴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
 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
 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
 續運至自公此法既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
 即欲收糧無處得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
 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壬戌陞兵部尚書
 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圍之密言
 于 上乃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 朝
 廷威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
 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柰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
 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
 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

卷四

十一

十一

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
 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
 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
 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蕩猶有巨等不能知者所以俱
 窮 上翌日詔各衛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問策公對
 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
 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
 奏入 上可遂 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
 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在外可到必此曹
 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及修 清寧宮有 旨下兵
 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短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
 利而為此也即上豆臧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
 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工為事率意
 臧去人夫即謂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
 也近日劉某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辭之未
 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
 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
 公所臧之數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畿甸四五月無雨公
 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十事

卷四

十一

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管軍士困於私役
徵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
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
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
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干勢要十曰禁
衛荷直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公爲兵部尚書
梁戴公爲左都御史 孝廟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
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回
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
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
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
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
寫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 先朝李汝省
可爲鑒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汝省私害物者比
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糾
封臺劾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
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
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孝
宗嘗召公面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

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
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
學士劉健當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
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
奏事公至跪 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
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後來侍 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
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
與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
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
上天性聰明其與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
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其者與老
太監踪跡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
榮何敢蔽賢也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人
之非者 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
讞有 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若何公頓首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
德如天之大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成晚且語言狂妄
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曰本上欲試問左右官作何批
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行錦衣衛擬以釋之朕猶知此輩
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以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受

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
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刑
部尚書閔珪譏重獄忤 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
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
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
為天子臯陶為士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

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
刑部所擬無改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
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

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嘗買已不足用
乃責令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弘治辛
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前事執

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
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
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寺銀八十

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博此之謂歟弘治甲子北邊總
兵員缺有某者求媚近戚以情干于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

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 旨傳奉尚

書劉某且執奏中宮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受一帖子公啟視之乃硃
書其人姓名也返至部語同列曰 上既命兵部推舉只
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

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某其人到未久被劾
取回他日公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某某蓋不得已今欺事
矣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

不聽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回與參決所議事雖
貴近左右元動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麟
衣元寶之賜迥出諸大臣之上 賜語有麻廟英資湖湘

間氣之褒乙丑五月 孝廟膺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
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有
官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 今上將

及禍太監竈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
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
宮八者倡言云抄劉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

善毛德兵統獄詞運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
校悉公千戶羅某至廬知公貧難以酒器為贖彼堅節不
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公行賂為求生計公

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一

十五

一

十六

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朝室屠左都御史瀟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持士夫以公出獄為喜買驢雇車軟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受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篋進果食亦有焚香禱願公生還者已巳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為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子以待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直隸叛亂肆放天下公得釋歸八月瑾誅復公原官致仕公之為人也

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十七

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寬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焉是固先民之遺軌也

章綸碑錄

尹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
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隔嫌隙滋萌災異存臻人心
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司郎中特陳修德弭
災十二事一畏天戒二任慶望三養 聖躬四節幸御五
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恭義八慎賞罰九重名爵十章巡
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

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于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
不宜盛聲色此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敦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
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
天下之父也至以 天位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
下之至尊也五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羣臣朝見于
延安門以修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
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
倫義焉而和氣况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 旨下
入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 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
完膚瀆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
并逮之懼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
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常請復 儲伏于 闕庭
因命杖公與同杖至百公幾絕復甦羣劾愈嚴了無懟悔
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官首錄公忠出
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楊士奇傳錄

王直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為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命
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八人處其

密華陸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權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修其職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搯之四喬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悞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何拘常例也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使司及府縣等官與其鄉士人明論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

六朝書傳之雜卷四

九

除惡不可不盡悉燬其所著書是六年冬以巡符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詩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焞私與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金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 國家大體當用信言 上喜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由敗事由是益屢意於公明年 車駕巡符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遷表忠忠黃淮與公職輔導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三朝重官久其所行果何如公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言對曰凡有事 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原作響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

斥之曰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自中吳始食 駕還而後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一以存心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托之重 上悅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官外人無敢與對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

六朝書傳之雜卷四

十

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官力拯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上嘗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 皇太子孫往迎 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淨議籍籍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 皇太子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

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問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進納 上即取付 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女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 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與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遂徧請羣臣明且釋服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 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襄義兼取二說明且君臣皆

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且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觀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貳官領牝馬餘領多寡有差太僕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

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肯養馬之言三朝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

蓋虧損十馬必責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何爲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文言六部已督朝觀官領馬所領多士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念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 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

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實直活名 上頗厭之公造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以衆言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知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觀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愕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臣自有過實者卿可以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五十一

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當諭當以 璽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由是天下曉然知 聖德之實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惟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綴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於用矣 上曰北方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者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 宮車宴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 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及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即如公言當若何公曰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疑防之當必無虞而於 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譽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言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定無罪者當

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崇書未解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白之上不憚而止 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為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柰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對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 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 勅書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既久召公論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指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辭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請實益發兵誅之或以為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 上召公與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而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大示 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

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
厓削史爲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
事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
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
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
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
有驗然後及之朕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
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
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才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
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皇明倫彙文錄卷四

三五

上曰舜極鮮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
餘犯者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時有言方宦官及府
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
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
年以前舊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
二非才蓋緣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
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祖
宗皆承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

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
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
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
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
允即不得除授因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
保造爲謗語專欲壞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
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
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
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 四朝大恩慚無
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
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議公處心公正論事必
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權譖毀而非辜者必
蓋誠爲之伸解有次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 三
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
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
厚薄皆爲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
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
識傳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毀不恤
也

皇明倫彙文錄卷四

三五

公幼聰悟絕倫喜讀書善講說當時大奇之事大父母父母盡孝敬處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臣道建安者皆重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為編修 太宗即位選儒臣六七八人實內閣典辭命而公在焉陞修撰尋陞侍讀修古今列女傳 仁宗皇帝正儲位以公為諭德兼侍讀 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之二品服 上恢弘遠畧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 旨且言其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 上悅永樂七年當從 幸北京適聞母喪奪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酋卜花等率眾來颺 詔公與福講所以處之者既還又 命持節至軍封福為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寧陽侯陳懋飭邊務歸奏便宜十事 上嘉納之從征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為言 上命供御之糜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懸而陪償眾賴以全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將為邊患 勅豐城侯李彬討之令公往經畧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公馳奏小醜無能為不足以動大軍遂止

皇明倫文錄卷四

毛一

而叛者亦復歸附寧夏報虜入寇 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二千餘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活且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為莫若招撫便從之果順服 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機發策亦使參預眷待與公侯等 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關於政務朕歸悉以軍國事委之何如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車駕還至輪木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 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欵如禮以去京尚遠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 太行遺命 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 仁宗崩 宣宗為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累出巡邊公皆從 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眾取決焉 累朝眷遇恩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過也公祗事 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餐嘗迫暮而後返初修 高廟實錄其後 三朝史事皆公與總裁紀載詳備實而不華京闈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

皇明倫文錄卷四

三六

卷者九其文施於 國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
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
遠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 顧問與籌畫
皆能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至計造膝而言所
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英宗復位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為
已功竊弄威權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
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誠處之時崇仁處士
吳與弼以薦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
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 音官
為宜與弼固辭 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
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
為不可 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
實臨之竟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若
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攝務於邊使武臣不得
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遂微騷然 上悟其非命公與可任
巡撫者著都御史李秉芮劄白圭王宇陳萃皆公所薦一
時號稱得人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
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著為公的

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
先造其門奈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
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
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因問
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恠問何
故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
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
實貪富貴非為 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
以趨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
所致今為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
奪門冒功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殉國
不避讐怨莫敢發言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虛應故
事無以示懲勸言于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
賜宴禮部 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王之吉祥從子昭
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 詔戒諭
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 上于南宮
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
憾者咸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待公謂曰某等迫於譴問

皇明聖宗文錄卷四

三十一

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既殺讐憤然能止戈
 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于難 上
 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不
 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
 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
 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十
 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有內直將軍翹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
 役特復之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入翹不已公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

皇明隆慶文錄卷四

三十一

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等官 賜祭改葬
 以雪幽枉 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功以迎 駕奪門
 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
 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欲
 者至今以為難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惡請不可使
 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外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
 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 內帑奏乏金用
 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公言 國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之廣
 心通書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未可也

國用眾以為便松潘羌叛亂 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
 下公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
 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應 上
 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彰 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天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
 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
 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銑所言之當理
 與不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 雷霆之怒者但以銑
 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

皇明隆慶文錄卷四

三十一

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
 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
 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
 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莫敢為 陛下言者豈
 其無愛 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
 非惟無補於 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
 之 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東溷
 萬一差去言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

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
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
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雍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
實罪伏觀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
條故敢昧死為 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
慄之至

李紹賢志

舒芬

崇德死予瘡甚伏禱不能走哭哭于家勸侍者曰子亦弱
喘餘竟其毋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
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易惟一二僕之手二
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歛事將虞中奔往視則棺
不可蓋三也始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巡祀
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浙江浮湘漢登太嶽太和
且徧中土繁麗人情洵懼髮莫測將相大臣多從諛之
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等輩約風諸小臣
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 朝予乃率館中同年先入謁
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跪慕願
下太宰陸公沮之曠時夏子中萬汝信過予扼腕長嘆

皇朝經世文彙卷四

五三

予因遷陳大常至俱酌之酒贊之匹夫 之志今其可奪

三子是夕遂於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

元承等刑部路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履等兵

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

醫士徐整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 天

震震怒以黃筆陸震夏食勝萬潮陳九川徐整下錦衣衛

獄以舒芬張行房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跪 午門

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羣之也諸臣待罪

次至二十二日得報 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

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楷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

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跪

五日時復有金吾衛百糧張英以是為變故明效言 車

駕出必不利乃肉袒執刃于曾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

京震駭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溢內海子自不了橋高四

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新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 午門

前打三十為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

已卯是夕月食命黃鞏等六人 午門前打五十徐整連

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翰同欽命廷瓚打五十降三級調
外任其餘打四十降二級行死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
劉三及何孟楷許事林質夫照等俱行行人司司副余作

皇朝經世文彙卷四

五三

獻行人孟子軋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五宗德蓋十一人而瘡痍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子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為大宰沮則于中汝信之跡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喜資嚴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於戲予哭崇德有此六者烏得不慟哉

扶植 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與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禁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搔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罄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恣不加意尋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

皇明正德文錄卷四

三

皇明正德文錄卷四

三六

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革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護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測之虞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不測之虞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重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 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庶能等官分賞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為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真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舛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檢險小人市井無賴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揆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演說誣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寺昌寺巨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

斷不為此是必繼勝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喻 陛下

臣等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起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鑒且日損矣

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日且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
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况

臣無是理願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

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
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

覆險很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
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

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
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荐進繼曉陰求益寺虛耗

內財飛語外間謂其立意不肯為是彼 陛下逼脇只得
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

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好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
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

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為身危
之請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

白請經齊次錄卷四

三十一

戰非言官無祖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
奸臣抗可否是猶觸觸山跳起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

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
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

交流謂人主深居 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
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遊示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

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
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

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
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

下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統計而必行之幸甚
皇朝通志卷四

祕錄

李夢陽

上初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
垂萬機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閣以端怒斥不信用

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
泣淚數行下以閹故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

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
諸閣下之閹矣夫三老者 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至請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
更力易為難事或言濟也韓公於是持持昂眉教然改

曰善即事弗齊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謂大臣又無不

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

而艾之曰是亦可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覽弗竟也

而王岳者亦言官賜也願而無阿亦願惡其闕諂初閣

議持諫言章不自下諸閣者業寔相對涕泣諸大臣疏又

入承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

閣議議不肯下而命者八人中一人也顧獨曰閣議是

也曰若 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備也既入左

掖行步趨書許進首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

也 申侯等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養諱閣探動靜閣老劉健

語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

首養等 我大臣疏曰有 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

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儻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

少竟之 上自處且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

曰此舉本出公公 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

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 上始踐阼

輒棄萬幾游宴無度如昵羣小文等何得無言公言雖端

而氣不勁又辭中肯察於是李榮晒而曰既備矣 上非

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憤然而退榮入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監而收王岳范榮詔贖南京尋殺

二人于途已而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雷李而韓公輩詢

詢成拔茅散矣閣閣議時健嘗堆案哭謝亦憂韓公之固

休獨李未開言得懇雷云

論時政疏

黃筆

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道友

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武選郎中鞏以其事出

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藉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

事東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

璫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

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忤

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

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

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

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

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

不能諍其罪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紛

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而 聖學惟新 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
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
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
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
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
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
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 九重之前雖有必
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
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出過為喜如此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奸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
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
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
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 宗廟社稷何
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
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
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
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
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

切為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周遊于
謂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
觀魚終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
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
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州縣騷然
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
民至此厨積惡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
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
流離奔竄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譏父子兄弟相食
天時人事如此以休養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廢之其
何不戒而為盜賊速覆為死亡也哉姦雄寇伺待時而發
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
時悔之晚矣彼君位大臣用事上官親暱羣小皆欲 陛
下遠出而後得以種種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什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諛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
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
痛罪已之 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
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
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

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
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斂弄
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
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竟敢誣無入臣
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

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
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

皇明神宗大皇帝

聖一

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
戒其六曰建 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
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

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
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

以承大業臣以為 陛下始創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
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具檢出宣示 皇親勳舊及

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
養於官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

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 宗社無疆之
伏惟 聖明其留意焉車馬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出
一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
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真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
餘除名陸竟死羣體極修靡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大
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萬死不悔也

災異陳言事

余子俊

切照去年以來陝西山西河南大旱饑民相食并正且災
異迭見星變有聲臣等條陳數事請旨 聖裁
一自古遇災必汰冗官照得在京各衙門文職官員已有

皇明神宗大皇帝

聖一

諸司職掌額設等數近年以來額外添設數多及傳奉陞
擢大小帶俸官員并寫經寫書等項冠帶食糧儒士匠宦
通計有二千餘員名其俸糧皂隸等項俱取辦於民不可
勝數伏觀正統四年 勅諭為因水災照承樂年間事例

將各衙門多餘官員放回聽用方今百姓饑荒糧運艱難
比之于昔災異尤其合無通行各衙門照諸司職掌額設

官員存留辦事多餘官事并傳奉大小帶俸冗官及食糧
儒士照例悉送吏部寄名放回原籍候本衙門有缺挨次

查取任用其匠官除精通藝業者量為存留若老弱殘疾
藝業不通者一體裁革 以上吏部言事

藝業不通者一體裁革

以上吏部言事

一天下司府州縣稅糧比先年間歲徵過於歲用幾倍所以存留本處起運兩京及各邊倉庫常有贏餘不聞告急近年以來宗支益盛官爵益多災傷益重供奉上用不足京軍布花不足外夷賞賜表裏不足官待厨料不足此等大端率仰給于內庫京官俸糧折色不足京民賑濟不足食糧邊方軍餉本色不足此等急務皆取辦於京倉他如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四處水次倉糧年例應該漕運官軍支運七十萬石以足京儲四百萬石之數及兩京水路亦藉此以備非常已是三年無有支運只得加重兌納即今內庫金銀錢紗絹布等項所積之數不為甚多京倉料

皇明通志文庫卷四

四十一

豈止穀一年之上支用在外交官軍俸月等糧并布花之類多有一年半年全無况山東河南宗支奏稱缺食派民住無定所且稅糧本色歲徵僅穀歲用所剩不多其內外百官俸糧官軍俸糧軍士布花之類勢難減支若不及早計慮雖期三難求濟伏望 皇上留心崇儉凡倉庫錢糧除上用及額設官員俸糧并功賞之外非 祖宗朝旨輒用者一切受情如此則國用可足又安長治重在于此各處監運司提舉司歲辦鹽課我 朝十分慎重非邊儲缺乏歲儲散失等項事不輕開中其與販私鹽雖 皇親國戚百犯亦不輕寬是年以來多被權貴等項人員任情

討以致利有所歸凡遇開中無人報納誤事不小自今以始務須專一存留在官以備供邊救荒等項之用但有恃恩奏討者許戶部指實參行科道官一體糾舉治以重罪若係內外官員臨期發落仍以罷職緣由開奏定奪

一在京不保額設官員止支食米一石

一在京各倉內官非正統年間舊有者取回

一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護國寺三處番僧俱有屬給下程館夫等供應竊惟 祖宗時因其來朝留之京師加以館穀所以風示番夷使知 朝廷之意圖靖地方而已然先年法王不過一員佛子國師數亦不多易于供應

皇明通志文庫卷四

四十一

見今三處番僧不下千員法王已有七人國師禪師無慮數十况法王佛子大國師例給金印其用度擬於王者中間多有軍民因見番僧可以躲避差徭各令子弟從學番教非惟夏變于夷其實冒濫糧餉合無將三寺番僧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查勘果係邊夷的于何年月日來貢留京住坐有情愿回還原籍者所司照例發遣有係中國軍民投託者許其自首回俗敢有不行首告者或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發邊遠衛分充軍如此則詐冒少革而供應少省矣

一淨身人已看禁光明禁因見前項淨身者俱得收用

各做傲若不嚴加懲治誠恐將來無有紀極照得各處王府缺少內使煩瀆 聖聽合無將前項克軍為民脫逃來京及新淨身每日赴部告擾乞 勅司禮監量撥各王府使用者惟復本部審其原係克軍為民者徑送各該衙門仍押發原衛原籍官司責令收管着役如有逃脫赴部告收者照例發遣本部仍將原衛原籍經該官吏叅問重罪其新淨身者俱照例發遣衛克軍今後敢有淨身者送去法司照依先次 聖旨榜例問斷庶使人知警懼不致有傷天地和氣 以上禮部言事

一軍職必有擒斬功次方陞一級今查得成化元年以來

諸色人等傳奉欽陞軍職八百有餘每員月支俸糧一石歲支絹布季支銀兩不等其指揮都指揮又有民僉皂隸辦納柴薪銀兩所費無算此實弊政之大者合無將此等官員除勲戚蔭敘軍功并額設員數不動外其餘今冠帶閑住候有員缺該部具奏銓補內係匠藝醫藥不可缺者月支糧一石照舊供事今後非因軍功陳乞軍職伏乞 聖明留意裁處庶使名器崇重少息奔競之風

一各處鎮守監倉守備等項內外官員除邊情緊急去處不動外其餘腹裏地面別無重大事情及不係正統年間原有之數合無查照取回

皇明經世文錄卷四

卷一

皇明經世文錄卷四

卷一

一邊方虜寇黠謀狡計難以輕測擊東擊西當預為備近來邊將過驚張大虜勢擅請禁兵且京軍先期而去則費食糧草待報而行又緩不濟事切照各處沿邊俱有總兵鎮守等官設法勦捕今不專責其成功而輒從其告急遂為發兵播擾地方虛耗糧草偶爾遇敵則擒斬多屬於邊軍而功大盡歸於權要合無行令大同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各將所管官旗軍人從公揀選精壯平惜慣戰之人立為隊伍如或數少就于官員旗軍之家募選精銳會餘贖成萬數時加操練一遇聲息止令本處將官調遣見領軍馬相機勦殺如果虜勢重大量力難支方許議奏命

將其在這官軍亦宜重加優恤有功一體陞賞如或各邊將帥玩寇失機必依常例誅戮無赦如此則賞罰明信而將士用命 以上兵部言事

一刑加有罪法貴得中且如兩法司錦衣衛鎮撫司鞫問罪囚察其原詞測其虛實依招定罪一遵常例但人真偽不一狡黠多端雖稽貌而審言豈能盡得其情實間有一二稱訴冤枉者所司為因事有成案詞無添漏難以全信其枉及又有秦奉 欽依止是依招擬罪者故深冤未雪良民受誣合無今後法司凡遇一應詳究調問及奏送擬罪人犯情尤當者俱照 欽依擬擬如稟冤枉并情有可疑

者亦與辯理且奏發落毋拘成案其干礙原問官員悉置之不問不許妄加參究庶刑獄得平而人無冤抑

一朝廷設官分職皆有定設總兵鎮守本為地方近來政務不加多而官職日增地方本無事而鎮守濫設蓋生一事則有一事之害添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其間有等鎮守

等官糜廩請 勅許令四品五品以下官員徑自拿問綠五品以上官員律有奏 請今許拿問非惟有違 舊制

況其欲自調問實欲揚張威權陰受私賂為弊尤甚臣等又伏觀天順八年正月內 詔書一欵浙江江西福建陝

西臨清鎮守內外官員 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其各處鎮守內官正統年間原有者照舊鎮守原無者即便回京不

許稽延欽此欽遵伏望 皇正仍依前詔將各處鎮守等官酌量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且應留仍舊鎮守者務令字

分行事安靖地方所有原請 勅書即便奏繳如此則舊制不違而民患可息 以上刑部言事

一查得先年設立直隸太平府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三處抽分廠抽分木植等料專為成就光祿寺供應器皿

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糧船以省百姓派辦之苦近年以來南北兩京監局不察原設抽分之意往往差官前去

各廠坐守印烙起取日用供給沿途搜運軍民勞擾不可

勝言合無行移兩京監局如過文書到日即便轉行差去內官起程回京原取木植等項除已運外其未運者存留在廠堆垛苦蓋本廠差人看守造冊繳報倘後缺用另行定奪 以上工部言事

一每年恭遇 節日各處總兵副參等官俱進貢馬匹中間賢智者自行出辦其不才者借此為名以一科十剋減軍糧甚至有將在官馬匹竊取應用者及夾帶私自馬匹

二三十四赴京供給人情買賣非惟沿途糜支糧草逼迫官司及至到京又費 內帑之財給與賞賜無益于上而損于下合無行令各處總兵等官今後各處恭遇 節日

止許照例進表不必進貢馬匹作弊害人 以上都察院言事

一各處單民人等為因家鄉戶婚田土鬪毆等項小事官府斷不明不得已赴京伸訴本無別情奈被在京刁潑

官為之徒及鄉里辦事為事等項無籍官吏往往攬攬在案貪食財物百般教唆妄稱原來本狀情輕難以施行愚

民無知聽其唆誘妄將鄉里京官并教實大戶駕視虛詞訟之在口欺誑 朝廷及至差官勘問實少虛多其差去

勘問官員有存心公正嚴正大體者事得明白良善無冤其有徇情向避嫌不能審實者往往反加參語致事無從

經旬累月破家蕩產者有之累死人命不敢聲言者有之
又有誣告無于人命因而掘墓傷屍傷害平人骸骨者有
之似此刁風實傷和氣乞 勅法司嚴加簡理除奏告得
實奏請 聖斷其虛誣不實務要追拿教唆書寫之人究
問明白從重發落如此則良善不被凌辱衙門不致滋擾
刁風歛息無辜得以申寃 以上通政司言事

一近年以來內外問刑衙門遇有囚犯不論情之輕重事
之大小在內則五城兵馬司等衙門在外則行府衛州縣
屬等衙門委官體勘以致貪鄙官吏交通賄賂互相容隱
以曲為直以是為非耽延日久淹禁罪囚有一年二年不
完者有三五年不結者中間干連無辜之人累死于獄者
不可勝計不無有傷和氣召致災異及致勘報原問衙門
亦不分曲直是非照依原來結保問擬罪名所以人多稱
冤事無杜絕合無今後除人命強盜重情應該檢驗及田
土應該踏勘者照舊檢驗踏勘外其餘一應詞訟止許行
提緊關人犯作急親自問斷果要干証之人亦就行拘面
審省令知罪不許一槩監禁行勘庶獄無淹禁而人免冤
抑以上大理寺言事

皇明憲法文錄卷四

五十一

崇節儉以制財用

胡世寧

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奸射

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
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
日 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倉
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其著賤糶散官已行
至矣亂苟且之法矣不可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
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
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
之租而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餘在乎
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
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

皇明憲法文錄卷四

五十一

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
舊無增而 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
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
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
行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恭 皇屢
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
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
急為念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
之則逃民之軍散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節詩
勅戶部二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 國初舊

額加添若干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 申論左
右勸成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 國惜財各為已
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
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
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 國用自
足民生自遂矣

應 詔上書稿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謏言專關寧民利病切於治體
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時戶部
主事臣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

天自開祥其建也

五三

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
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心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
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解
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
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
導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
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 祖宗者至
矣敬天地者無以加矣飭躬勸勵延閣若不給矣乃猶曰
政理未新謏言未聞悵悵焉若將失之歟焉恒不自安也

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
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萬萬者乎
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
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寔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
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
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
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
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矣不安也矣不利
也矣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
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

天自開祥其建也

五五

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
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於察哀
憐所賜觀覽焉 二病一日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
也子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
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
孔子曰邦有這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
曰唯唯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
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
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之有言行知實矣如此尚得謂
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廢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

不喜人言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見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庶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虞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巨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弼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庫庫錢之要也今皆內官王之 陛下以此輩忠實可用耶抑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一虎而一羊哉今其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奸幸外獲食曰是必不赦不且窺斥今數月矣猶聞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避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奸尚一腹心今其奸幸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窺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直隸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西人馬亦多矣 陛下

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聞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 詔矧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戒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寔忠鯁斥無恥大臣進蘆蕭之佐則必孽病而為安厥禍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為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其為無恥之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按一君子則君子進則有小人趨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其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其有一切病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本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善一曰兵營夫兵營者何也臣以為元氣而無補空名而無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已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

纜數十年耳核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一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纜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丘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替職者不以報報籍不開除又壯丁名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天騰驤四衛者人非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異用其子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後會者也以官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或宜言可也且夫錦衣衛瓜分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一團營兵之積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輩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布列要地為瓜牙乎諺不有之曰蔗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燭不撲燎原奈何言事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况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派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

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甚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賢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若無賴而有司者不之郵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同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子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適者不遷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料派必又倍矣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嗚呼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聞督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在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

繼賴光棍投獻王使謂其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

非其曰率即賜 皇親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為已

石乃輒送白臺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

是使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

舉家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

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

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嗚呼亦甚矣昔魯廢焚孔子見之

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

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

大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遷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

皇朝通志卷之四

五

牽聯妨費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乘犁女不上機賣男賣

女弱者轉而死淫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

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繁萬無自姓侵官之理設有

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佔之為已有也今據

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

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恐為此耶夫

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

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

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譚奏內事理以前所田土

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闊草地牧馬為便 六漸夫六漸者

一日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

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

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

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

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

是殆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吃運之例吃運

而又不足於是乞 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

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

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

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

皇朝通志卷之四

六

德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

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

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此彼左右侍臣

熟非造寺者也動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

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

和未藉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察

寺觀等 勅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

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

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

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

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兵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緊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俯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緊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恒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

皇明廷寄元錄卷四

五十一

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峭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大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

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此也又曰爵人于朝與殺其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置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平賞不足以諷賞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庶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祥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遂之去矣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汚金真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弊俗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舛與玩為之大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愛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擄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

皇明廷寄元錄卷四

五十一

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弊政弊則民玩民玩則今慢今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三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信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佛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帝憲乎

皇明律例卷四

六三一

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憲宗事佛最謹然年文此經此其明故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願者陛下將止也此又詔置其廢地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求於彼所為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担任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金齋與口入衣食衣錦 陛下或拜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齋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調為夫 陛下神心齋姿不戒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心入雖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悅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法靈今王

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愈而嗷嗷者安乎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音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為 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攷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

皇明律例卷四

六三一

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意豈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約無賴罔利而賊兵自尋人田土擅拊人房豈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索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則迫迫大則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侯也夫用濫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臣亦杜漸而道也初 詔下懇切亭陽讀既退而

感泣已嘆曰真 詔哉於是密撰此奏

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曰子袖而曰有物

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

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

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金行詣王氏定得田獲

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

也以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 旨拿嘉陽送 詔獄乃於

是知張氏有本辨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太意王訕 毋

后謂疏末張以斥 后也掌詔獄牟斌問壽寧胡不托其

事實羽翼予曰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羽翼笑對

焉獄成牟斌參之其畧曰原情應 詔論法亦違而渠云

十罪者悉置弗入奉 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

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馭上賓

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斌高郵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斌往見一近侍問會閣挈其白綾褶子出

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未乾也閣迎斌以褶子泣曰此 俞

翁口鼻中血也斌相與泣問故言 上氣絕時閣負之自

寢出云已閣枝淚謂斌曰怎更得此 聖明皇帝斌叩之

閣曰前李夢陽事知否斌曰不知閣曰上初無夢陽草

逼何金夫人又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信官人每

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

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

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

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 上前泣訴求重刑 上怒

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爲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

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

會 上召我言閣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

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顯大

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

錦衣衛渠捨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

諫臣何正德問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爲光

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擗盤云擗盤者供近侍宴者也

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 旨

趕辦擗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

出璞等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闍來曰官第出璞

於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闍耳語璞曰知擗盤否璞何

由而知也闍曰昨夜 上蓋遊南宮云 皇后 皇太子

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闍

曰 上和解二張耳爲李主事璞叩詳細闍不答而予因

記後編衣百戶郭勳曰 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迺出遊 上獨召大張促
膝語左右咸莫知闕第邊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
甚信今以艾公言實之符矣

吏部

災異陳言疏

馬文昇

並進以通選法仰惟我 皇上以法古為治凡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等
 濫進者不得金用前時三年六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亦
 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兩
 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
 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應事過不過六七年吏部
 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之積之患所以年

金明經濟文錄卷五

一

陶淵明

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
 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
 諸書各生員會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
 作四十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調虜犯
 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諸書其納馬之數又有
 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多糧運
 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
 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廩予其舉
 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
 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老在學讀書家道有難未免

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
 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
 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准不
 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
 開况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 國體甚大不可
 不嚴為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該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
 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倉糧凡遇兵荒如果
 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
 許奏 聞生員上納銀糧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
 如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
 人才不致壅滯官使得其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金明經濟文錄卷五

二

丘濬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
 在唐分為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銜稽勳考功
 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舊繁簡帶領直隸
 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
 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
 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
 則管轄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設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
 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

敘官制

丘濬

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

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嘉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鞠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 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一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 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 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幸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

皇明條考卷五

三一

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非旁落下移之處藩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祖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八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謀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論當立史官

王鏊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

皇明條考卷五

四一

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 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論內閣官制

王瓊

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知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禦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

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
身爲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世基朱弁
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爲不然吾恐君上
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 國家之禍可勝言哉
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
賢君而爲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
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用六卿無偏
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
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嘗
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

明經文錄卷五

五

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事面
奏取 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後送給科類
寫奉到 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爲口舌送內
批於本面發日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宮門內命
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
講學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嘗轉春坊官其制與
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書之說也知永樂十二
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

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
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
書進呈蓋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
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况永樂間胡廣

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
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 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
前去翰林院寫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
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
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或
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
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
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
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起陞委任不可以
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
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
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
三楊初楊榮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
意可見矣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
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
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

明經文錄卷五

六

一

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
閣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
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減省官員事

商輅

一貴州湖廣先因苗寇猖獗蒙 欽差保定伯梁珪右都
御史王來并叅將等官統領官軍徃彼征勦即今賊勢已
息地方稍寧而總兵等官在彼久住軍馬衆多供給艱難
况聞四川湖廣之民僱運糧餉不勝疲敝乞 勅該部將
梁珪等取回彼處止令都督方瑛陳文照依原奉事理調
度二處官軍徃來撫捕相機守戰其貴州方面并府州縣
流官俱額外添設之數俱乞取回庶得少甦民困

一臨清不過一縣地方先蒙 欽差平江伯陳豫徃彼鎮

七

一

守築立城垣開設衛分操練軍馬即今已有次第切慮彼
處巡按巡河管閘官糧收鈔收輓等項御史三事等官常
不下七八員不無官多民擾乞 勅該部將陳豫取回止

令本衛指揮等官照例操守巡按御史經過提督實為便
益臣又照得直隸保定二府既有僉都御史祝暹在
彼巡撫兼守備倒馬關其易州鎮守又有叅贊軍務僉都
御史陳泰近聞祝暹患病未痊合無陳泰不妨於資照鄒
本學事例就令巡撫直定保定及提督紫荆倒馬關將祝

選取回定奪庶得責任歸一

一正統年間各布政司地方俱添設僉事一員專管屯田
而南北直隸亦各添設僉事於河南按察司帶俸令其提
督順天并鳳陽等府屯種緣河南按察司與直隸有司無
相統屬行事之際不無掣肘誤事今後南北直隸屯田合
無照提督學校事例另設御史管理復令一處清軍御史
帶管將見在僉事革去庶使便於行事

薦林聰兼吏科疏

商輅

臣竊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
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

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眾皆推服今任司直郎

一

固是美職但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於閑散之地
况今吏科都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乞降 特旨着
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 恩出於朝廷非惟
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
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員多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
都給事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祿無虧品秩仍舊於事
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陛下誠於求
言善於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不美哉

薦林聰兼吏科疏

彭韶

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嘗題體要洞達事務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顧於醇儒及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 國家不及收用坐失為善之實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蘇州民人吳應炳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官僚恣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炳之比也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

嚴考察以正士風

胡世寧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亂亂立致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泰養徂於因循靡節掃地趨趨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辭居言諛附及心志所回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詔及 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志辭清百口排

聖明深澤文錄卷五

十一

聖明深澤文錄卷五

十一

吳道明

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拂其意者或本為幹情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謬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至巡撫下至州縣皆不殿為 國忠謀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履 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 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之日其有徇私囑托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默以名聲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細思勤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曲為謗毀者必行顯陟以勵其餘至於在外巡撫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宦

遺道干譽為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
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
仍照原資不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超正而真士
輩出能為國家任事矣

論選舉

李堂

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聖祖
神武自天群臣之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
至也乃值於胡汪辟於大誥故進退刑賞咸柄於朝廷
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餘
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還吏

不詳詳文錄卷五

十一

仁

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夫順咨詢輔弼而選
為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撫巡旌異之奏
為主故巡察之權並於正統之保舉然薦人之精濫絕駭
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
部虞然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
則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剗革過
情遂不敢舉旌異之奏然賢否之蹟吏部憑撫巡撫巡憑
兩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爾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
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
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參衆審獨為造物司命衡

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為淺末者所窺測哉

公銓選之法

丘濬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
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遭迴則是資格
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法官有老於下位三十
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群千百人之
才品而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
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
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偽妄詐冒
請托干求邪移叢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

不詳詳文錄卷五

三

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
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
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
警繁劇之務用資歷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
警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
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
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
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
宦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
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

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論官制一

王鏊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特在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

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

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論官制二

王瓊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

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異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金行不悖矣

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祖宗設都御史六員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專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其職是則朝廷耳目之

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明通政司之職

丘濬

臣按納言即通政司也昔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雍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

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祖宗此訓則非惟職任之修舉而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題公差事

張寧

切惟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 國體不辱 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公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 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

因襲既久遂以為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託

六十一

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取寬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為是官者辭坐無為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奉 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 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

擇民之長

丘濬

臣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 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然時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舉文武並用治體相維關給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無宿怨而禍患不作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蓋舍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 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為詢訪遇有員缺隨即選用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職任遞遷或以異等起權文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有旌

皇明經濟文錄卷五

七

異顯可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劣貪鄙之徒不顧其一之笑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政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 仁聖加之意焉天下生民不勝大幸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韜

查得已故安昌伯錢承宗妻王氏奏稱嘉靖四年夫故男錢維圻襲爵五年十二月亦故絕要將庶長男錢繼垣承襲前爵本部議得 祖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削平借亂大 社稷者不授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八人然皆輔佐二聖以軍功平定天下其豐功茂績載在 天府歷歷可考未有以戚里故而得與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錄孝昭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張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故我 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孫忠劇壽王源之封侯周或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例於張昶矣又其後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彼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濫莫知紀極於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侯伯者有兄弟二人而同侯伯者爵資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 國用愈竭大爵賞者天

皇明經濟文錄卷五

六

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臣等伏讀 祖訓有

云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 英宗

嘗曰帝嘗謂大學士李賢曰 太后每遇加恩外戚不樂

者屢曰曰有何功於國家濫授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

日有干 國憲吾不能救矣賢因請問 祖宗以來外戚

不與政向為侯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

不樂此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淳謹後

不可為例耳夫以 祖宗明訓如此其嚴 陛下所以申

飭而釐正之又如此其切 宗社生民之幸端在於此臣

等謹議得我 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

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時尋即罷去者一十九人後

來雖旋荷 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

屬掖庭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跡分乎臣等查

得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伯張昶

惠安伯張昇軍功居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

是在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

皇親附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賡緣請封其有出

自 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

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已經題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

當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擬定二國

公雖有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

二伯亦有軍功居半俱着照舊襲封其餘以戚里濫膺重

爵名器即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

先朝恩命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所據伯爵既

終身例應查革無容別議其所請量改別銜以延奉祀

則宜出自 特恩給授指揮等職例應請自 上裁非臣

等所敢擅擬等因嘉靖十五年題奉 聖旨陳書與做錦

衣衛都指揮同知帶俸

議修廬溝河官不當陞職奏狀 王恕

切惟 朝廷置文思院官并把總人匠無非為營造設也

今副使潘俊等修築廬溝河隄岨工完雖曾效勞是乃職

分之所當為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并成化初年亦

曾修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想是彼時不曾陞官止

查得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廬溝河缺口工完陞把總袁

鶴兒等十二名八月蓋造 恭慎夫人墳塋工完陞把總

蔡育成等四名九月修理 大慈恩寺殿宇工完陞把總

全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官并欽天

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大壞名器虛費

糧餉議為之沸騰欲革其職而未之能迨至 陛下即

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仰望太平且如

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閱八月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方之人亦豈無揀選月日修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河隄之功不及 山陵三分之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昔營山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失輕重况目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例請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為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為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量加賞資以酬其勞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題奉 聖旨潘俊等不陞陞都加與賞賜欽此

王恕

議僉事林准願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 王恕

看得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准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置親無人可托乞要就于本處或附近府縣學校教授教諭以便養母一節情實可矜况本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得已哉合無俯順其情授以附近地方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便養親親然仍除僉事職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為臣下忠孝之勸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授重隸常州府學教授

何瑭

何瑭

伏以百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糧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謹考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間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朽猶未失也不知廢陞始於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日以無所考據又慮人微言輕徒為嘵嘵既而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不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 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切豈暇圖此方今 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 勅令修撰編修檢討查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隆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洎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其官某人記載之屬擅以待纂述史職既修 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致遺亡下則儉夫小人畏懼謹戒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

王恕

王恕

王恕

伏以百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糧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謹考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間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朽猶未失也不知廢陞始於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日以無所考據又慮人微言輕徒為嘵嘵既而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不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 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切豈暇圖此方今 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 勅令修撰編修檢討查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隆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洎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其官某人記載之屬擅以待纂述史職既修 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致遺亡下則儉夫小人畏懼謹戒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

養其才不必授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先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隙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踈暗是於修職之中實爲養才之意臣愚不勝倦倦

信任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御惟 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漢高祖謂太監元員一時仕路頓清宿弊盡革中外咸曰此 聖天子維新之美政垂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日之內率多變更且雜流之徒廉耻素無奔競慣熟謂傳乞固可得官遇裁革即該

聖明經濟文錄卷五

三十一

盡出不若當謀吏部訪取之名可爲長久保身之計致今太監王端等題稱書篆缺人誤蒙選用又將革去李鼎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使大臣之董垂首喪氣謂掣肘而難行冗食之徒仗社憑城率資祿而得計臣愚以爲吏部者 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既退復進則吏部爲徒設矣大臣者 陛下股肱心膂之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爲備員矣 詔旨者 朝廷鼓舞辭下之術朝更夕改則 詔旨爲虛文矣矧 詔旨一出布滿寰宇所以洽上下之情者在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凡繼世之君必頒 詔令以繫人心然必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使臣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此 陛

下初綱實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顧可徇左右交通之情進既黜冗濫之徒與 詔旨自相背戾哉昔人謂南山可

摧而此判不可移 陛下必令 詔旨反一判之不若哉

且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官其與寵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 聖明之朝亦容有此如李鼎等

亦係招收人臣之數濫叨俸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書篆彈琴一藝之微不審何以克稱 聖心而有回天之

力如此且吏部奉 明詔裁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

鼎等六名奸計得行臣恐倖門一開後卽爲例如御藥房

聖明經濟文錄卷五

三十一

欲援引裁革之醫士則曰修和缺人乞要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革之人匠則曰造作缺人乞要查取不知 陛下

何以處之方今朝政多闕邊事孔殷災異頻仍府庫空竭

陛下自卽位以來未見召一大臣訪一大政顧乃於不

急之務冗濫之徒皆責吏部以訪尋又責吏部以送考使

此輩不獨一時苟祿以容身直欲後來名正而言順雖老

臣謹言累進不恤也 詔旨廢閣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

論不愜不恤也然天下之事致謹於始猶恐鮮克有終以

陛下新正之初謹始之際施爲如此其欲終之盡美治

之有成也難矣痛惟 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

世道整頓紀綱遵守成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
朝野著龜即此冗員事 陛下于老成臣馬文昇之論列
尚且置之不信拒之不從如此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
人哉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待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近日文昇執素前事至於旬日留中不出臣仰
測 淵衷欲從文昇之論則拂左右懇乞之私欲遂左右
之私又非大公至正之道以故展轉卒從前 旨遲遲而
出耳使事如此將 羣小肆志賄賂公行馴至王威不
振于上政柄潛移于下新政之累孰大于此况裁革冗員
雖係吏部之職掌舉正欺弊實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
緘默為 陛下激切言之伏惟 聖明俯納臣言收回成
命將李鼎吳一休等仍遵 詔旨罷黜為民庶弊源永塞
政體不虧上有以彰 聖明納言之美下有以遂老臣報
國之心不勝幸甚

推陞太常寺官跡

王洧

切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即有虞所謂秩宗成周
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非學冠 林藝通禮樂而老成
清慎者不足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得原任
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儲懌通政司左叅議陳昂
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堂俱各堪任奉 旨太常寺堂上

內推兩員來着 綸音一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列銜太
常清慎素著少卿舊職實為攸宜其儲懌陳昂李堂又皆
發身科甲學行亦優擇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於此簡用
而必於堂上推舉切見太常寺堂上官正途者少雜流者
多互為援引各騁其說其不為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者幾
希傳曰太常實樂之司非儒者弗履况寺丞趙繼宗等黃
冠羽服道家者流背棄天常尉擯名教置此清選實有未
宜於 郊祀大典豈知指益縱使音律諸通儀文習熟則
亦樂工舞師協律替禮之末技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禮
樂而當此夷變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正道乞將
所推少卿員缺仍於儒臣內 簡命一員以克其任不勝
慙慙激切之至

考課議

王瓊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今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即
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
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
誤公務許今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
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陟如

此朝 觀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
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綿帛民鬻子者
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患苦賞廉
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
減三分之一人皆重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 詔若曰
貢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
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
以糾貪殘舉循良臣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

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 賜御史衣明日

命卽

詹事府爲御史府 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

賈後之既而有 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
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
豈有他術哉使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
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
得其人則紀綱振而 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
非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蓋法吏持刑深刻
犯者滋衆 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

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
實行 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 聖訓凡便
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
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憚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
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
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爲小忠末節以市名
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
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矣可哉臣幸
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
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簡侍從之臣

丘濬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按此中書舍人
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爲名
我 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
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
之官也我 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
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
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
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
夫素通儒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端如柳公權所云者

之故不汙 王言且苟粗識偏安而學術無業者尚不
以當此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戶部上

後湖志序畧



楊廉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于後湖至 太宗文
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 駕以北獨後湖之藏
不動如故 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可遷而藏冊
之所不可改不然 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保
定之類何為而不之京師而必之南京乎蓋後湖之廣周
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于其上由是而
冊于其間誠天造而地設者也其為圖籍萬年之計殆無
出於此矣

奏為黃冊事

楊廉

祖宗舊例藏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
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多而軍民戶籍大
勢不敢紊亂者誠懼籍冊之獨全於後湖也今日一旦令
其抄騰使人測知後湖之虛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
為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猶可惟是見今如
永樂年間已不全十之一二如洪武年間之冊已不全十
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鄉某里之無冊則向
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為軍者得以肆其

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逐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紛
而不定矣此臣所謂意外之患者此也至若人之脫軍作
民者其名字定是改換其都量多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
以清軍曰某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祖名字不同也某
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民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辯
之辯之之術須從其民戶而查之假如人之先誠於洪
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為新立矣誠於永樂元
年脫軍則元年戶為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
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今若止抄黃冊軍籍果將何所憑
而以為清軍哉此臣所謂無益者是也伏望 聖明下臣

奏為黃冊事

楊廉

所言 勅該衙門計議果見抄冊之為無益而決有所害
則斷然止之不許費紙筆而別生事端也戶部尚書葉淇
等覆題 准其所言本部行移兩京戶部轉行管冊官員
今後後湖黃冊不許將縣州縣全冊查抄果有一戶二
戶軍民籍冊不明解人前來挨查者止許抄查本戶田糧
軍民丁產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戶以
世事機如此則奸弊無從而生戶籍自然不亂矣

周忱言行錄

宣德間公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
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

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拖欠公乃使大小戶一
例加耗官降斛斗先是欠糧糧長往往私造斛斗大小
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
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
萬石公同知府况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團局收
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
團編團聚一處推糧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
平米上團每團設糧頭團戶各一名管收支立撥運文簿
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
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加三臨清
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剝淺等項
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
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
餘今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逐年撥運剩米運入以
備賑濟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
則自行顧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
瑄議奏軍民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
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
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
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

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
加六五升櫛簪蘆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
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廠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糶
糶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顧人看守民間馬草
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
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
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
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便北京文武職
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開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
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
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
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
官率因紗麓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檉布疋斤重
紗麓其價及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輕重務在長
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走運馬
匹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
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廠收貯遇
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飲之也遂息
正統初淮楊地土被災益課虧欠公奉 詔定視乃奏令
蘇州等府將發剩餘米每縣蠲減一二萬石以救災恤

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灶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

中葉是也

五

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一變

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一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乘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

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管為隨時起集備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為盜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涸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石之稅遇有水

早疾厲不免舉貸補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予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以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開除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策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戶部財賦

國用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屬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

大清會典事例

七

地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厨料蠟茶燈草蒲杖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額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始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費而其儲者邊防為最商舖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節給大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糧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賚放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疋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

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疋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敷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 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市糴之令

丘濬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船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罰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銅楮之幣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顛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况冒禁

自鑄錢文錄卷六

十一

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圍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云或爲當千或爲鴉眼錢綠或爲柯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空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者無作之者無忌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真而售假其涓涓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

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為銀本孔顛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率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起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丘濬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行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筆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錢為中幣鈔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以偽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開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屠鑄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被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

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豎制事之權也竊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用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皆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論食貨

王鏊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九三十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二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十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教共二百四十三萬送內府備倉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二萬若

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 聖且千

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鐘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

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

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

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

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

名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

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

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

續通志卷之...

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

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

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

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

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為改兌

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

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

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垣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垣

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

鳳陽南京不在數內有留石七萬石河南歲用三十一

萬石浙江六十萬石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臘一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

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

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

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八小黃門二十

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十員外置千

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

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

續通志卷之...

一百八十人為定員 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為額後增

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

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

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論理財

李堂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為輕足為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

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

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矣而奢免寬減 詔旨

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窮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

哉且國用所置者不一王府祿不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

官也勇士旗校之乞 恩傳奉性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
奈何久矣然有尚可為而不為者夫災傷蠲免矣而冒克
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
者即回庫庫查盤矣而細載者獲免關中為市易之利漕
運為官債之網盤糧者指厥為數盜草者發火為奸而鹽
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大抵明罰勅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
罪悉從雜犯收贖豈 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
甫以理財為君子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為時相所非孰肯
盡言以甘罪歟

欽開禁革題例

梁材

得嘉靖四年為應 詔陳言以裨 聖政以回天變事
該本部置立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欽開委官
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
扇存留本閣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
因人為陳言時弊以裨 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楊
傑題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自文書到日為始於附近
州縣內行委佐二官一員具同檢欽人役查收錢鈔不
必另刷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
令將收過錢鈔賬目各役各簿三報王事查見在實數并

將文簿二扇即時親筆於前件項下照款填註明白錢鈔
照常發府州縣收貯季終解部類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
三扇應存留備照解部俱照舊施行如此而猶有不飭廉
隅不惜名檢者是謂衣冠之盜聽本部指實參行吏部不
待考察即時罷黜以示懲戒至於皂隸門子書算等項聽
各該有司審編照常額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
議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克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自
拿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柴薪米并
自用物件不得一槩混抽等因嘉靖七年本部題奉 聖
旨是各鈔關收受商稅船料雖稽考嚴密而宿弊不能盡
除差去官員亦多苛刻取盈往來多怨今後務差老成廉
靜的去嚴加關防覺察如再有貪鄙不惜行檢的你部裡
便參行吏部不待考察就行黜罷欽此又為改收權稅以
便商民以濟 國用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魏有本題
該本部議擬合無行令各該鈔關委官主事將經過軍民
船隻應納錢鈔自嘉靖八年十月初一日為始照例每鈔
一貫折銀五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傾瀉成錠轉發各該
附近府州縣官庫收貯按季差委經收人役依限解部轉
送 內府承運庫收貯等因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瑯

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脈民命皆係于此故君子盡心焉
 太古之時上之用度甚節故取於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
 漸繁故取於民之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畧可知
 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商賈之征役時時有
 所縱舍民猶未甚病也隆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于官農
 商之稅不止什一而其從事商賈者則既稅其貨又筭其
 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
 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
 與其取於農不若取於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
 此法之為盡善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 國朝之於商賈

皇朝通志卷六

十七

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近代而為之者也浙省
 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商賈咸輻輳焉其征稅船貨之
 出入往年止以有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尅之弊迺於弘治
 六年始請 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週歲
 代去然財猶賦也近則汚人故士之廉潔自好者多以厥
 任為嫌稍失慎防則往往至貽物議嘉靖二年三月徽州
 潘君希平以主事被 命至或以為慮君感然曰財者天
 下之大許也使人皆避嫌不理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
 而已矣迺令稅課司局商稅及比新開船稅之所入皆寄
 於杭州府庫已惟與其籍而均稽焉恭感薄征而稅人稅

往歲加倍閩者愈謂君持廉奉公故能致此同聲賢之君
 聞之亦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贏縮在商船之
 多寡近歲此方道梗商賈皆萃于浙故稅入最贏若不察
 其然遂以是歲為率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
 且疏其故陳於當道聞者以君言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
 愈賢之甲申之春君以瓜期將屆念惟古人一登眺遊覽
 之適猶或題名以致感於後况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
 人之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所
 懲乎迺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於此者凡若干人皆勒于
 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瑋為文以述其意

皇朝通志卷六

九

預備倉奏

楊溥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
 憂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
 太皇高皇帝憐憫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
 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
 近倉之慶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箐其款飲散
 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黃江

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當與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卒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測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為私已池塘養魚者有濫築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為甚雖閩間有完慶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塌一遇水漲滄沒田禾

及開坦蓄泄水利去慶或有損壞宜為農患大抵親民之

十九

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恭良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察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仁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慶暫且停止候後來豐熟奉行其見今豐熟去慶今有司遵依洪武年

盜開官糧論罪有司乃將舊有儲備穀數開奏其陂塘隄亦令郡縣凡損壞悉令修葺用人或工或錢占陂塘私開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違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開堤應修三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且實奏開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慶外凡秋成豐稔之慶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廢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涉之虞 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六部都察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憲民之窮一

丘濬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為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於此我 太祖開基之五年 詔

愍民之第二

丘濬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京以近城寺院克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食有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烟輳集去處每日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寺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趨召給與木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

一廿二

朱希

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雖然此事關係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 輦轂之下耳目所及尚乃如此何以視四達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 聖明降賜勅諭榜文於通衢付其書於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于道路者坐以違例之罪

愍民之第三

丘濬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為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為戒死之具而使之得

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為贍養毋人月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一尋又改孤老院為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今日凡鰥寡孤獨每月以米毋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若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廳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之應給衣糧而官吏封藏者以監守自失論不特乎此其後又中之以憲綱曰在孤老院收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之人但收入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按月依期支給毋令大所遇有疾病醫治瘵噫 列聖相承發政施仁莫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善之盡矣臣初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購票結以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為今之計乞 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願業者責之營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所藏有不得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為義塚一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 勅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山澤之利

立瀆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士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

富神錄卷九

一廿三

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為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有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澤涸成窪昇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在在皆多焉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

邊者固已於浙之温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今內臣以守之之意區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窳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為今之計宜於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寨者築寨之可柵墜者柵墜之俾其不至聚眾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富神錄卷九

一廿四

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年為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趨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北直并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在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各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匿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

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激變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屬地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于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乞 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應開寫者當悉照本部節次奏准

大清會典事例卷六

四十五

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府巡撫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逐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耨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貸借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成宜有家可戀有上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

臣隨所施設合新附之戶藉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綠係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論均田

羅欽順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大清會典事例卷六

四十六

屯管之田

丘濬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會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開浙濱海州縣等處俾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謹先刊布置擬定然

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
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
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諒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
事者必有賄成而不可為其事遂變及至於不得已之際
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
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
河水以澆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
關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
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
路諸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度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

大明經濟文獻卷六

十七

欽定

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通河法截斷河流橫開
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如蓋處築為長隄
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鹹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
澆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
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
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
所資矣

折收俸糧事

彭韶

切賑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 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
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為多近年戶部止將秋糧

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措辦
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支訖就
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裡盡行起身次年八月九
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
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為艱苦何
可勝言臣熟思之頃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
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
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
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約計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
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

大明經濟文獻卷六

廿八

欽定

口多是糴買米麪穀粟相煎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
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
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為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
部人民飛輓之勞稍與蘇息乞 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
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
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
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俸米除留一二石外餘俸每
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
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
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減省而官

員俸糧亦不虧損矣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
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歛
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
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開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
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
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
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十石及多於
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

皇明深澤文編卷六

廿九

米文類

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
於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
因災異禮部會官議脩舊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于諸大
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
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
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者
計日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及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
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米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
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應用度後四品以上三分本

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
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
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鈔二十貫京
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
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定實支以別親疏

徐恪

臣於去年八月曾奏均俸糧以節糧儲大畧以為府州縣
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 國初 府 郡王并將
軍中尉郡王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於 國初以其所
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况稅糧之存留本慮者又多貧難

皇明深澤文編卷六

三

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碎難完是而水旱災傷十
常六七以故 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全支今查得 郡
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半無支如郡王儀賓與輔國將軍祿
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伍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又多一百
石縣王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
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
孫多有餘財原有餘粟作資 王家榮幸已極祿以百計
亦厚况設率之末比與 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
亦宜過多欲將各府郡王縣主都君縣君等祿得一年
祿米比照 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無支

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王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
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減等一體中半兼支誠以
經費不足利害所關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 朝廷篤
念親親使疏不踰親祿不繼富裕節冗費以補缺乏既而
廷臣議擬戶部查行奏蒙 皇上特賜 俞允有識聞之
咸以為慶意謂此議必將哀多益寡朝上夕行今又數月
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 國之計亦有
重輕今 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賦有限祿俸日增在
民者既不可額外加徵在官者又不即數中哀益更數拾
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於今節省已為太晚若更遲疑則
雖四海之富經賦所入豈能供此無窮之冗費哉况 周
府各 郡王教授出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
文本色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省令布政司
經呈 戶部未經畫一合再借陳乞 勅該部檢臣前奏合
無將各處王府郡主以下并儀賓本色折色祿米斟酌時
宜著為定例通行各布政司遵照施行所貴輕重適宜支
用有節一歲之間冗費之省不下二十萬石積以歲月
數其可量况又推之以篤 聖裁

請復常平疏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
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為命者穀穀不積則衣實玉而
死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 湖廣 備倉穀湖
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
奇叅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
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
冒領適長市道之奸抵斗追還竟謂里老之計公催稍急
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
無入約棄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
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
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始末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
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
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
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
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澁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
囚則勸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為况今法日以弊難開
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
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
炮之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
國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

皇朝文獻通考卷六

三十一

皇朝文獻通考卷六

三十一

今日 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照納銀之例又妨正體
 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為
 控扼楚蜀關廣權護 金陵要地人民洞察之餘 垂仁
 加卹 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
 除開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
 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遺棄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
 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
 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二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
 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
 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點罰毋輕差遣使絕陵操禁於順從

大清高宗純皇帝

三十一

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各蓋豎
 不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凡問口外為民邊遠充軍囚
 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台治奸無辜事等乞 勅法
 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封等語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
 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等語傷人勢要不納錢糧原情
 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
 五六百石各其自贖免操等語是語否有平人致死律
 雖不 刑償實重并窩藏等語實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
 拘捕本罪之外其家道勸教自五百石一百石以幣刁
 豪俱由撫憲詳參各司屬吏濫臣仍與巡按督辦二司

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
 數足為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
 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
 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
 冒領優費專廠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教賤六石糴入春
 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
 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
 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
 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
 不必發糴仍別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繳民稻

大清高宗純皇帝

三十一

穀糴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廠收受審實極貧倍
 加賤糶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
 經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發一石
 別發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千石為則
 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參定殿臬軍職管軍酌取去留所貴
 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
 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蓋一
 義善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略社中富民任
 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
 一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者常平

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民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
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為急者伏惟 聖慈留意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畧

席書

竊謂 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
官宜竭力以為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
夜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
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
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
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
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
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

皇明律文卷六

三十五

工

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
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
中縣減二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條行
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
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
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中起至麥熟為止以四箇月為
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
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
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

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
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
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
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不致
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
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
效甚速其功甚大比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
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
天下舍此而欲將今見在銀兩實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
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
萬萬決無能矣

皇明律文卷六

三十六

朱八編

裁革冗食節冗費奏

張文

該總督糧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太
銀兩蕩然一空畧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先年各處
採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粟者有軍職納
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鹽糧者有給度牒僧道者有
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是
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蓋懼弊端之復也而於治法不
豈惟我 朝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言夫考之前史可見

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收荒糶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

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或異端不可扶哉本

以御舟帶以炷燈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

如之何也近日都御史楊一清等奏及納粟之例太監秦

文等徵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悅謂禁例不必拘戶部謂

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各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蓄藏

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之遂

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州縣困德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

盡取之隣國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隣乎儆之前

各例也而又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

人殊誰適從哉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近

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一人有所獻納耶總理財

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 國用均之為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生財

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述某人可法按近日之故典

某事可行或采摭陳言或考遺策但求明白區畫

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重言而盡理重天所宜畫一旦沃

無捧漏之勢級則事不 則以倍舊之學出於月之

有庶使用有賴而倉卒 無辦至生財不 不

近年冗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合無 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

禮部於光祿寺司禮監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

又 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更匠及本部每歲賦

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為定制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山陝各邊 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賞宴

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

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救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

強矣否則雖以淫泆為粟瓦礫為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

乏古人有言 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

能節雖竭必盈此為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

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

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

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

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

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

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

京衛官軍俸養共二十三萬五千餘兩 內府成造寶玩

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
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
本部題 准俱送大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
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
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
欠或 詔書蠲免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過於常數姑
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
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
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二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
糧草缺乏鎮巡等官 兩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
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
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
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
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 內府二
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之用一歲之間
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
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夫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
而不竭也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尾鄰林不能供野火
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
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

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管上觀往
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 祖宗之法莫不以財
貨量入為節以勤儉愛惜為本以奢靡妄費為戒蓋因生
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樽節於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
樽節之道未有不自 君身始者伏望 陛下天命至重
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為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
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蓄以為豐俾縮以為贏
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之至
一裁冗食查得近奉 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 已將冗
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
裁革仍復實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
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為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
而足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光祿寺近年科徵雞鵝等項厨
料通行查章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
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絺集皇囊為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
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證邇者 皇上體念民瘼財
竭風俗僭侈特 敕文武百官不得僭用女黃紫三色及
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絳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
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為 陛下躬行儉約其效

必肇於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為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庠藏之官物者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 勅司禮監 御用等監凡百 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素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矣再乞 勅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 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 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西華經濟文錄卷六

四十二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用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豈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分之七為經費而備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補負日甚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山無異弄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者惟高儲蓄之始以大者言之如 內承

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

西華經濟文錄卷六

四十三

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等項俱數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大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為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為今之計若不急為裁節年復一年嗟嗚何及合無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 上用物件及 王府寶冊等不得用金

非 聖且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 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會奉 旨裁革者悉從原 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糶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况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慮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災異陳言

倪岳

一遵復 舊制照得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慶 租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謀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

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率皆借名入已無可查盤况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為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棄業此豈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願 聖明俯察民隱特 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 舊制仍 勅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石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七疋花織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

十三石零及於本部近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
 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
 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
 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
 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
 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類
 繁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 皇上憫天
 下民物凋瘵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
 圖斯有脩而無患如蒙乞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

續通志卷六

一五二

江

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
 使得克實內虛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
 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
 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
 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擇節使
 遠近得登平之用祿米在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
 馬房草料如何經營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
 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
 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
 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變亂既類又

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件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
 澤矣

論邊屯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
 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
 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
 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光東至浩靈荒虜故
 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
 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
 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
 屯田內有二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
 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供給耒耜
 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募人為十五
 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
 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
 獨此又近章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續通志卷六

一四六

宋大朝

於屯種

孫原貞

天下軍衛設屯屯所軍士屯田收成比較子粒舊有事例
 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設二人之用

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
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十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
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可勝算此寓兵於農古良法
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萬
之兵不耕而食臣恐民間租稅不足餽餉欲倉廩克實其
可得乎

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一曰召佃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
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墾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
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

卷六

早七

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旌甲不知
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慮驚遠
執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焉數畝之地而倍五
十畝之稅後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賸者愈
賸思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恩俾稅法召佃則此荒田
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
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
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憑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
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荒方許徵納恐爲有見蒙
本院俗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遠隔遠境則不便於全

領荒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
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
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
畝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
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
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世實
二年稅糧以爲牛具種子之費候三年成効一體徵納成
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得過戶沒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
後另爲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爲已業如是則承
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
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
稅額不患於虧欠矣

卷六

早八

一曰調通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
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
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徵收不完合應住
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
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
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本戶錢袋誰肯置妻與子爲人賠
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祿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
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

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開支之望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通糧撥諸軍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給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坍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任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

續明憲法文編卷六

一四九

續

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剋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為愈也如家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舊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

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廢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眾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及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俟年豐人眾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項畝照常輪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

續明憲法文編卷六

一五

江

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田成効一體徵收切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冊荒田若干頃畝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撥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厘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以為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與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冊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

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夫在無照依都御史抗其等官所議將前項增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厘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墜作五升三合五勺共墜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口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

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種或改科人未必願征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被軍官戶內貪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疏濬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糧稅最為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滯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

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均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一曰備賑濟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使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之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使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於公年撰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贍家之用一遭凶歉輒便流移查得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疊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緣本衙門自無積蓄饑荒之際欲煩借貸勢固難為是以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別無別處至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

臣等南運軍之銀卷六

五十二

為各屯設立倉廩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二十六屯地方四散若益倉版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糧斗級看守人役謀議贖罪事寔不行臣看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府等州縣之官奉命以來問過贖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為率除八分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不衛所公用外查得贖罰銀尚有

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價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賍罰終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倉若遇大荒之年審實極倉軍餘各就地方倉厥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厥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為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賍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家一併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稍穀亦增賑貸有賴屯軍不致逃亡矣

廣屯種

三十一

江

捍禦江流只靠沿隄栽插楊柳湖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通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嘉靖八年已經奉 命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為洪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為困苦臣查得先年處補蕪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陸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定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軍難以包賠極貧之戶未

定賣房膏土償賠前銀若不亟為分豁誠恐贖糧不堪三田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勘踏果係坍沒量為分豁額糧則一國課不虧窮軍亦裕矣

廣屯種

胡世寧

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祖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聰今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主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求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 于南方諺彼克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備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

覈屯田以祿 宗室

徐恪

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况獎生於先年之因循食之於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 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 皇明祖訓 親王 郡王 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

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實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
非為 藩國之私比年以來 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田
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為慮相繼奏陳要
將衛所及 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覈實遺
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佔屯田俱
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安吉亭國二衛
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
給卷冊可查今 周府并 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
平各 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附近軍民領種
納粮 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
觀之各 郡王皆出 周府當其分 封之初禄米定於
朝廷而在田之名徧未有也 周王憑何給授而能分與
各府若是其多其為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
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查
如失固有節節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 恩分給却
又彼此矛盾况 王府禄米官軍月粮俱在存留稅粮及
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
繼查得 徽府莊田包占營山縣民人土地該納稅粮准
作本府禄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 徽府前項莊田事
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准差恐不據諸人情似亦頗便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倉事督同長史
等官將各 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
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 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禄米
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王等儀賓
餘下歲派存留粮却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
粮有增蓋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 王府不失
所有而無分擾之 請 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憂
朝廷於覈實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定經制以裕國用 李承勛
夫量入以為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為入是為害政既不量
入為出又不量出為入雜然而收之然而用是謂無政考
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
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
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
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
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粮所入
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若干首兩京次各邊各省直隸
各省每歲所入所出保其數分爲三目做開禮用三
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
則會九卿於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

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讀而後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讀而約之至於衆多益寡之道檢此補彼又在臨時通籌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攷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 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亦有少多每歲十一月戶部會彙各官週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歲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定祿米疏

林俊

題爲定祿米以蘇民困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巡視衙門批老人徐本潤等呈照得坐派江西各 親王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六錢 郡王府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三錢 恩得本處米價每石止該銀四錢五分實難辦納近例親王祿米守巡官督同長史 平收受 郡王祿米有司倉受本便及雜情願 親王祿米折銀一兩 郡王將軍祿米折銀八錢布政司交納轉解等因又問刑條例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干預撥置折收

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發邊遠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查叅節次題 准事例立法非不周詳垂戒非不明切但 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懼而不能阻違巡撫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害無所控愬又申明前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叅呈問發務臻實効等因題 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叅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却稱每石收銀一兩六錢或一兩三錢見米時價止銀四錢五分據呈却稱每石願納銀一兩及八錢以一兩六錢而論正米一石該

皇朝通志卷之六

三六

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 親王祿米歲額一萬石歲支三萬五千五百五十石有零以一兩三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零是 郡王將軍祿米歲額一千石歲支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有零誠爲大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雖行奸弊未革其江西各 郡王將軍軍性量臣不能知 准寧益三府 殿下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 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訴之門官校器忌迹嫌難施彈擊之力以故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就重而捨輕庶以事情豈真得已其欲由布政司轉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臣又聞 親王用

費重大委與 郡王將軍不同伏望 聖明篤念親情俯
隨民意特 勅府部從長計議將 淮寧益三府祿米并
郡王將軍祿米酌量第定銀上取 聖裁著為常則俸
行江西布政司迺年徵收足色銀兩寄庫或每季或每月
長史司給印信領伏差官前來領 遣各府官攬量為選
撥別用名缺暫且停補庶事無掣肘民得簡便若必拘本
色恐似虛文再令送收恐仍前弊緣係定祿米以蘇民困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叙淮關志後

淮關權舟初未有志近有而亦未備今志則創於元岡馬
子增損裁定於敏齋喻子潤飾於北潭熊子而志始成矣
志成而制置之詳輸權之則庶約之規敗歷之蹟紀述之
文居然可考也夫國有經費歲賦不足而佐以商舟之權
非得已也若又從而錙求銖校以取焉豈士君子體
國子民之心哉是故執事要束必以其政謹節宣惠存乎
其人得其人而政斯舉矣故曰理財之道必先用人喻子
公庶平恕正已格物不煩其令而下不敢緣法以為教是
以禮政肅然商民戴之頌揚於道余適督鹽茲正當崇開
其果不在人乎其果不在人乎由是而知喻子之關
志為可傳也已仰惟 國制關稅輸鈔初行鈔法以便民

用尋征折銀非制然於國用益 六令征錢鈔仍舊制
也論者以比年諸邊比屬纏搭三與之費計從每告虛
諸關稅之入曾未足支乃復警擾鉅幣置之無用非計也
且錢鈔之法卒未能通以便民用而轉展乾末適又歸於
販家估客抑獨何哉或曰餼羊存禮權絜利用非所宜言
惟當 國計者知所取裁矣因喻子之請叙諸末簡云

量河渠以備規則

阮鶚

臣惟天津以北一帶河道本為漕運而設專官近年以來
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於起剝在民船則苦於拘掣在運
官則徂於冒破在軍士則減其羨餘上下相蔽彼此互爭
臣前親歷河西務地方詳加經理補便軍民緣是推類以
盡其餘而凡事之未便者審機度勢以不容不變通而以
時措之也故今年四月以來臨清衛糧船淺阻於天津以
北地方不能前進臣恐遲遲懼糧運隨差經歷詹鳳鳳等呈
知工部管河郎中荆應春切責委官胡寬齊華等調撥提
撥人夫分派各淺設法挑濬始得既通但臣思今年如此
來歲可知今後合無責委管河郎中每年三月會同總倉
御史親詣各淺地方督率人夫逐一整理務使水勢於一
廣漕船不阻而起剝者鮮矣此則時疏導以資河漕之分
合或者其可行也船之輕重在於水之深淺而船價之多

寡因之臣會同戶部鈔關主事華舜欽議於河西務及通
州石壩土壩各植木為標上刻等級名曰水則令無行令
委官華富李仲春將水則三等印發各運遵行即水則之
淺深知起剝之多寡或剝或否可坐而定而冒破者無所
用其計矣此則立標準以測水勢之淺深或者其可行也
軍船起剝不得已借用民船約留日久則費日多臣計
其工力與其食用知會戶部員外郎程珪行令各運自
花淺起者二兩二錢自楊村起者一兩九錢自河西務起
者一兩三錢自王家擺渡起者一兩自里二泗以北起者
六錢五分自空坑庄以北起者五錢五分自郝家移以北

本朝舊例

卷一

起者四錢五分自中心橋以北起者三錢五分若運船直
抵石土二壩者免其脚價則留者庶乎其不擾矣此則
量難淺以議船價之多寡或者其可行也水次兌運期限
不獨當嚴於運官尤當嚴於有司蓋運官遠限監兌者查
叅之而有司遠區則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臣欲刻之印信
交單責令運官執赴水次會同有司自某日運船抵水次
某日有司分派糧長花名某日較斛某日探米晒揚損折
若干加潤若干某日開兌某日兌完公同填給運官投文
之日送臣查考以便量情恭治庶完糧不違其期而經
任係之罰不得備累運官矣此則置長單以稽有司之違

速或者其可行也督理倉場等官歲選官積以供書辦首
經題 請未實舉行以故其進也百法鑽求其既也任意
盤據違例生姦莫此為甚臣於今年二月會同總督衙門
將應該書辦人員彌封考選照數闈察已經遵例一年一
換外但竊思臣職提督倉場兼理河道而漕政銀庫俱應
關防兼以交代不一駁之事簡而任久者不同自今為始
合無照依巡書期限每三年一換庶事體之習熟有恒而
更替之期限有定俟畢生姦或可免矣此則准巡書以定
書辦之久近或者其可行也倉場官積冗員太多則束手
而冗食之者太眾但臣制既定裁革書辦臣欲於通倉守

本朝舊例

卷一

支之人凡每歲坐放剩有正糧二千石以下者准照京倉
事例盤於見年代放而支之者即日起送以省冗濫蓋粒
米之來苦備千狀而坐倉之冗歲費萬餘為國惜財者維
小不可忽也此則勤交益以限官積之去留或者其可行
也至於均驗給以普賞鈔之恩臣欲令運官預領鈔關
不許踰年官封必驗於東廳然後給散庶數足而家給官
旗不至於剋減可也公體察以黜白糧之困臣欲於部運
之官得効其貪於挾詐之黨得禁其惡庶至而速完糧
戶不至於破亡可也扣輕濟以免借貸之苦運官自河西
務起剝既畢將官銀扣於鈔關船戶至張家灣卸糧而回

營官領其餉價是軍免先時以億資民不過時以守候
吳預給款以免凍阻之患則糧米呈樣之時即驗票齋錄
而無起空之日即散軍上羨餘是船不候而先回空行
以少濟矣廣擊斛以省較勘之弊是免糧有正斛起糧
而無斛今後合無每船令漕運衙門給與擊斛一張每年
該部委官不許仍前較勘如此則省費加餘之費買米
銀之弊可以免矣清軍伍以杜規避之弊是富室買米
開役苦差備累貧軍今後合無令各軍統領羨餘之日就
備起臣等稽查中間果有老幼貧難之人即起行文除然
如此則責富差貧之私盜米掛等之累可以免矣凡若此
者皆臣之責也而河道則屬之巡鹽御史事權既限於職
守則舉措不免於艱難如蒙 勅下該部將臣言再加詳
議擇其有便於軍民經久可行者載入議單以便遵守仍
轉行都察院將天津以北一帶河道分屬於巡倉御史管
理以便責成庶幾法隨時而益詳弊不生於簡畧職以專
而益勵政不壞於因循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六

六三

戶部下

鹽法對錄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臣等因奏曰
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
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告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
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治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
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
不肯上納臣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陶宗

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
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塩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
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
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改奏矣臣等因奏曰臣聞 國初
茶馬法初行有毆陽謝馬者販私茶數百觔 太祖皇帝
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置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動
此等故事人比不敬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
言塩法須整理臣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則
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塩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

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
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
稱慶知上意漸精思治如此

鹽法議

王瓊

一曰重邊餉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塩糧務量彼處米
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 成憲
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于邊耳成
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
舊例議未及行厥後國富滋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雖
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
候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
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
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
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塩御史馬允中
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
難如是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
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糴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
明定制示以未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
有成効此整理塩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塩課不
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餘

而虜患無虞矣

二曰定勘合據洪武中時茶益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壹益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益發賣承樂中遷部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益撥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

自明經濟文錄卷七

三

戶部改戶部為南京戶部而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益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賫到勘合字號納過益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滯沒况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目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

自明經濟文錄卷七

四

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壹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益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益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益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益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益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寫名貫並并米壹益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這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刺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益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益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關前件派益下場記派訖二字支益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益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益法冊籍計益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

如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鹽法疏

何孟春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一池之塩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自皚皚如雲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鞏昌府寧西二縣亦有塩池額課御史王傑要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塩池而無額課除鎮夷塩法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塩池較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求同前項塩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為便即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陽乾瘠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塩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葺言鎮番地方塩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黑河等處土塩小塩各加禁約不許輿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境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處置鹽法事宜疏

陸深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禁鹽奪其利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軍之意之關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進鹽

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求則鹽亦其矣 祖宗時設立

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倉廩以辨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查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轉輸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波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文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重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往來其間憑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為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為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微俸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斷惜 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權塩之地兩淮為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為多然其大壞塩法之端有二焉其一則鹽丁苦於兼并其二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塩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塩法者多私販而竄丁之苦則一而已矣

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晒土為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通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其蕩今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覲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為常以殺人為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為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

皇明律例卷七

七十一

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非法意臣以為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俗而論之伏候進止

鹽法疏

周用

照得蘇州府大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運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

江分司虛設私鹽既行徒黨日眾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恭龔騰近日王班頭董琦董璉王棟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鹽繼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犄角雖旋勅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眾販鹽失今不為之計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貨流通餘鹽皆存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為有益緣各鹽場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松江分司鹽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有浦東袁浦清村清浦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內除清浦天賜兩場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餘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

皇明律例卷七

八

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鹽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秋糧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餘鹽却不許變易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買食用餘鹽既不許賣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鹽宜塞其實商鹽示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官自塞之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目為名石利在實不

大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製名利在縱容夾帶又
追退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捕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
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
戶俱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
通併商鹽亦俱變為私鹽各處私犯鹽徒相聚為害難以
處置所以處置之方專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鹽課即
是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課
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禁况鹽貨實出天地自然之利竈
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為今之計莫若將
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

自明諸書文錄卷七

九一

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脩
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
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
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紀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速課銀
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貨出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
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
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買陸路
有挑背負并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
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
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許

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
不肯法聚眾與販前項越境准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目
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
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
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貨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
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在商開
中以實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
有不同如洪武年間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
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後餘鹽亦有本場收貯給與
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鹽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
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既不
出於官竈丁餘鹽又不為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
變置但餘鹽決無委棄之理鹽徒決有聚眾之勢官司決
難去通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
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爭民施奪誠為可慮伏惟詳議早
是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淮鹽利弊議

霍穎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通變通之權
乃可久而無弊淮安頑民數十萬家荒蕪農畝專販私鹽
該省督官司不敢追問近年恃眾性來高劫此際不

必貽大患不止阻壞塩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
置餘塩復不能變通欵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望
而不為變故塩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塩場竈戶
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恒商中塩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
薄商之獲至厚故塩價平賤民亦受賜末樂年間每塩一
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末
樂以前准塩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萬引復
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
糧乃給引曰存積候文常年塩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
得支者今兄弟妻之代支之今可考也曰存積者積塩在
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塩也此居貨固
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塩一引准納銀叁
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今客商若無見塩許本場買補夫
曰本場買補即開餘塩私買之禁矣故茲商借官引以影
私塩然商人竈戶得以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塩惟私塩
愈行則官塩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淮塩課許納折色之
今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
引自自賣餘塩故法雖大壞而塩亦平賤復有各年開有
未盡塩名曰零塩秤掣餘塩藉堆所在名曰所塩皆權要
報中借影私塩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塩價雖平而正課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日損自御史秦起奏革所塩秤單餘塩每二百斤作為小
引稅銀壹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全奏減塩價每塩一
引納銀八錢廢幾通中今之議者復論塩包過大皆不知
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末樂年
間納粟一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
賈高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
身三路支塩勞費殆不貲矣計准塩一引蓋用銀二兩有
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塩價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
正塩湧貴則私塩盛行私塩愈行則正塩愈滯亦乃其所
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
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
上策須變通欵法欵法重則錢法均而塩法行矣今若立
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塩一大引給
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塩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
文各場餘塩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
塩七十萬引餘塩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
例一引輸邊粟一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
四錢亦可也若 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
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塩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塩不
禁自止矣私塩塞正課流行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中領鹽一百引許帶餘鹽
三百引正稅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
戶價貴又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辯驗官
引較賒餘者各私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
引只二百斤餘鹽一引亦二百斤近年大包之弊
蓋近年勸借米麥之弊章垣場債年轄室客商之弊二邊
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二邊勸農使西鹽
商地糧即與收者各私私納本包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
久滯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
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

西華明經學士疏卷七

十三

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滯凡積
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
都御史並謀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休
戚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
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
勸課農政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
謂無策哉武初給鹽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
厚竈鹽一引給上米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
容竈丁者甚厚竈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蓋
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容竈丁上以總利推

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
自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
贖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
即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
法一矣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
區復十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
遺盜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
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
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
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墜趙

西華明經學士疏卷七

十四

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墜雖絞刑治之不可禁
遏况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
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趣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
不益墜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之
無寧日頑民挾刃旅而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
船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
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
惟射鹽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很死
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
且受解利而為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

反向塩徒丐塩文食矣塩徒千百日挾刃徑行州邑官
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
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
之追捕日嚴塩徒之族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
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惟罪罪以逃生出不得
已激生他變將誅妻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犷愈
甚禍孽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
無策臣嘗竊曰治塩利猶治河患也治塩利不究弊源惟
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蓋津懷衛引為陂堰鑿為
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
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塩
法事例叢瑣無益塩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
塩之利須選淮安清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
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職成効虛實尤宜責之吏部
期之數年塩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益邊地不闢不收
久大之效而坐致治安則兩淮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
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
有實効此兩淮利源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矣

進塩場圖詩疏畧

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忠臣賢士亦莫不

皇明經世文錄卷七

五十一

以教陳民事為先故有書滌風俗以進者有進農桑耕
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
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窳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
圖誅臣今之優塩場始識其弊海一煎熬全資窳戶雖有
分業塗潦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
悉還債主報言難以為言小屋數椽不散風雨脫粟糲飯
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激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
不守無入此言新之苦也鹽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
汗如雨降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之時
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
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
塩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塩抵償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
塩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
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
彼將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塩場景物
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
擊會窳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

集群議大修邊政以實邊儲事

梁材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
升官微薄而商利厚塩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

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換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今雖題准准鹽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弊鹽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外勸借私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各場官攢取索常例刁證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實效一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充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

皇明憲法卷七

十七

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成運司塩課以時而掣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秤掣但不為常例勿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糧等官務以屯種為事清弊為先使商有利無害飛輓未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湧之價自平則餘塩之利可無賴矣等因又為計處塩課以裕國儲事該戶科都給事中蔡經題稱 國家開設塩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者以為咎在餘塩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塩法之壞不特餘塩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獲屯種有收米穀價賤時或開中上納無

皇明憲法卷七

十八

難過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值騰湧糧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兩淮塩價增主六錢而搭配長蘆又難支給至於餘塩納價雖非舊量而因時區畫以利 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無今後將派去准塩照原價保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塩僅今折銀上納如遇年晝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若秤掣餘塩立為程限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則竟將正塩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塩價宜查嘉元年巡塩御史戴全奏准事例量為輕減酌為中制若欲盡革餘塩惟開正課然此自今伊始責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利大收屯種之利數年之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洪武年間每塩一引納銀八分末樂年間每引輸米二千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年以來浙塩增至四錢淮塩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餘塩查照近年事例每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准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為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塩數多無過正引斤數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塩隨時

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登
之先亦不許令稱貸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
者少收多不為功少不為嫌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
先令而為之中制准鹽每引減去一錢浙鹽每引減去
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合將甘肅准鹽
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錢止開前准二鹽不必
搭配別處這鹽亦免搭二商自樂極其長蘆鹽價原定二
錢山東鹽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
餘課可無盈邊蓋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
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權宜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商人
難於上納完不可全改折色以失 祖宗開中召商圖省
飛輓之意恐法有時而窮待屯田修舉必須數年之後
又如益給草中蔡經所言自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
壞久矣墩堡不修以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不苗固有有
可耕之田而不收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
憊家無末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
明冊籍不清又有為官豪執契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今
欲大加整頓為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裏急之則
生變緩之則長奸况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
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貴尤在乎專

任巡撫合無各另請 勅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
官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其事
備查元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條逐件着實
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佔查理侵欺尤須修築屯堡遇警
有備嚴謹烽堠量為防護毋致虜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
秋成徵收糧草即其所入自可足邊官屯官員勤能者旌
賞怠墮者黜罰每歲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與舉
屯政事宜如開過荒田若干清出勢佔若干追出侵欺若
干徵過糧草料豆麥黍等項各若干徵勸過官吏若干逐
一具本奏聞 勅本部查考通總分別等第 上請以
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効旦夕勢亦難行亦要酌
量時勢舉行有漸以二三年開務使屯政興修邊備有備
又何盡資引鹽之利哉夫鹽利屯田均為濟邊二者常相
須而不可偏廢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
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商
免其附帶所以制餘鹽之濫使所以隨宜至於興舉屯政
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畜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
不待正數引鹽之利自有充實豐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
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奉 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你
每既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又為再議鹽法題一衆論以

當經久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必悉收餘鹽
 在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販一以贖貧民一以寬商民
 一舉而四利興焉但戶部積本俱未及此等因該本部
 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力大臣一員云云
 准并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事中管懷理先後奏請一
 處要見餘鹽或盡開邊或就彼解邊孰為有益云云
 目或另立照票孰為可行某運司餘鹽項增若干方
 收某運司餘鹽項定若干價方為便商等因題奉 聖旨
 這鹽法係足邊急務 祖宗具有成法近年全被內外
 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窩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你
 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清理
 務要與利除害禁革弊端使鹽一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
 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地方都御史馬卿會同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鏞又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曾紳會同巡撫都御史周金唐會同
 監察御史郝坤郭圻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昂會同
 巡按監察御史姜潤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盧璿各議
 覆前來該本部議照得 朝廷設鹽課開中本以助邊通
 年以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加以通有微解不全供億缺
 乏每每告給 內帑所以都給事中管懷理等博采詳

議各盡所長無非恤商通商裕邊保 國之意但理無定
 在隨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 國初竈丁歲給工本
 以資歲用商人無不官與鈔錠糴糧中納了畢還官各場
 竈丁將煎剩餘鹽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紋今則似難
 行矣正統十三年將煎剩餘米收買竈戶餘鹽每二百斤
 為一引給與糧米一石景泰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
 船回還附搭赴儀真鹽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
 中弘治二年令文家商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
 今亦俱難行矣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過私販以
 通官鹽乃 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
 弊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倍收
 餘鹽則旱澇難濟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鹽例有引目餘
 鹽夾帶者紋若再增制則於 祖制有違餘鹽原無照票
 總在正鹽包中若又另立則與引目相背官為收鬻守前
 守鬻不若聽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蓋數開邊竊恐天時
 人事不同將來難繼准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
 徑解造銀象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議大畧
 相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欲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
 退引占窩守引緩罰納穀私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
 鹽法有補既該各該官會題前來合行移咨各該巡撫都

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撫各該監察御史除兩浙
河東等處其照舊運行外其兩淮鹽勛合依各官所議
每包共計五百五十勛內二百八十五勛連包索為正引
原定價銀六錢近歲一錢該銀五錢內二百六十五勛為
餘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六錢五分
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五錢兩浙每正塩一
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勛原定價銀四錢近減五分該
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計二百勛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
錢杭州批驗所四錢越州批驗所四錢温州批驗所二錢
長蘆山東共計四百三十勛內二百五十勛為正引長蘆定
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勛連包索為餘塩
長蘆兩製塩所銀三錢北製塩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
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
塩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
蘆山東俱令上納新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
聽從其便餘塩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道
經買各兵糧草以備支用其有銷險遠止開淮浙二塩准
減五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塩再減五分每引該
銀三錢其餘各道如開淮塩務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
如開浙塩務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製文

皇明隆慶大曆卷七

五十一

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塩勛各該巡按巡撫御史嚴禁各
商格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塩法違者依律問罪就
將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塩畢日將引告繳所
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塩御史年終通
咨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引若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之
上將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
節本部今後開中引塩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
中如無郎中去處行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
其實在糧草若干方與准此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
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

皇明隆慶大曆卷七

五十二

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塩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
嚴加查究干碍內外人員一併參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
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過各運司引塩數目即類行
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塩抵贖等銀照依每引三釐扣算
預行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
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
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項該帶餘塩外但有數外夾帶
塩勛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
勘合已完商人到邊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者聽巡塩
御史審勘是實准與分豁若有規避照舊罰數上倉以備

賑濟治七年長蘆山東額運務清臨德二倉空虛故運使未議建議令商人就近納錢以通一時之變既而竟莫能行所據前項引鹽相應照舊開造報中私鹽不禁則官巡不行律例昭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該撫按官行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拿獲到官查照律例從重發落若有不行用心巡緝及受財縱放等項情弊該撫按并巡鹽御史參奏提問治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引有零內除水腳竈丁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納折納價銀解部是在竈丁實辦并召商買補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每引俱以

五錢計之

五五

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兩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銀四十二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萬引有零每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包帶餘鹽二百兩嘉興杭州紹興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銀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兩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包帶餘鹽運包索二百二十五兩兩浙運司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銀四萬二千七百三錢山東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

百二十四兩每引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運包索二百二十五兩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兩二錢上正鹽共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

五五

五五

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以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為旺前其餘月分為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地運司難於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航延商竈兩因本部合再通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竈丁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設法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

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
遵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違者問罪監追完日發落
等因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
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
小問刑衙門若有從問徒罪以上竈戶并一應千碍鹽法
司事內囚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
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
官擔着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厥收貯俱申巡鹽
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竈秋成照數還官

一各場俱有見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奈有無知官
橫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
牌解冊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
四五兩者竈催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為重害令
巡鹽御史不時吊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暗將田糧詭寄以圖監
免又有豪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竈丁數名其
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竈戶該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
以上俱各通一優免其餘全課蓋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

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
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竈戶差徭就將
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若詭寄田糧者依律問罪
田糧改正

應 詔陳言疏

王朝用

竊惟天下之財賦蓋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為裕民之厚資
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為備邊之急務故以
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為籌邊至計但引額原
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
其勢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

三八

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
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鹽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
生齒漸繁而竈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眾而辦之者亦
眾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
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
京者以濱竈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於辦價况
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
時優恤小竈之權且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
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
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於闡支無守候之難每

三歲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貳
 貳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
 改留運司額蓋數發邊關中就將前價一體給客收買
 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蓋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
 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算餘蓋價銀計
 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
 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
 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
 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
 警緊急豈能濟事惟此蓋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七

五九

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
 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前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
 除完納稅糧之外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竈蓋既減半折解
 則納剩餘蓋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為變通之計哉當此之
 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於犯法此
 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踪而來其勢有不得不
 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於官則歸於私若官引不足而
 又禁私販是禁忍不食滋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為人
 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
 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

之重一則由于昭善官鹽之火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
 以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
 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竈丁之所獲各處
 官鹽足以備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
 其謀哉不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然而自止矣此其
 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
 鹽御史有奏開販餘蓋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援引私
 囚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
 多為勢要所有一奉先年 明詔裁革殆蒸近因執法者
 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豪為名是矣

卷七

三十一

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
 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
 辭避豈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
 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
 實 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
 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
 名為空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蓋折納價
 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蓋發邊關中前
 項價銀聽候商人實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
 補製鈔仍照例嚴禁腰裏及京師不得開買以杜弊端則

地方幸甚

讀鹽鐵論

方孝孺

笑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即位賢良文學願罷
塩鐵均輸官桑弘羊爭難之寬襲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
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下者曷嘗無財也
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
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
有塩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腐朽至不可較武帝之天
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以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
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
管繕以靡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
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也而文
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其害者
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祚可復冀哉此書也其於
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茶法

楊士奇

應天府批驗茶引所宜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
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退引累催不
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
照茶商路引其真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

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

繳引難矣况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
例批驗縱有帶船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傳
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
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
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荊州
府四川成都府保寧府夔州府嘉定府瀘州雅州等處俱
係產茶地方相去遠近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
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何難茶商徑赴產茶州納課買引
照茶於人為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

三十一

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需遠往返不便欲其一
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况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
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
三所却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與販茶
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
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
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州府酌所管地方
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呈入赴本
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詳察商路

引果無詐偽即將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鈔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達合于上司轉繳本部查考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觔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觔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皇清會典事例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與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觔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畢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與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

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白紙

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一賣茶去處赴官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監引紙每張納鈔一貫

清輓之宜一

丘濬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

皇清會典事例卷七

三十四

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艦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粟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弊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

一十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江今所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積漕官軍陪償舉債鑿差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割淺之漕廣狹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知割淺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流暫昇岸上過淺而後昇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泡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不能受夫既置滿船中宜加之艦板上護以竹篋箠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篋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漕運之宜二

丘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稷稻以給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世宗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國帑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七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

江入海由黃河至武丘源中梁早站
漕運至漕運其一千八百八十里入御河二下八年立都漕

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漕新財賦每歲所辦糗兌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明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木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者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者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率率之費較其利者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繫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

漕運之宜二

丘濬

漕運之宜二

丘濬

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關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

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

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為遠

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

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

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而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

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慮預防之先計

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

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

遇暴風轉帆為難巫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

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

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

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

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

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

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

迴避蓋圖具本以為為海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雜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

月明絮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則止則

不過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

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

以為決然可行也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

為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僨運而

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僨運之初皆支運也既

而後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

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

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

君子重之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

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末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

保者數見歲運條下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

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文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

粒并言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

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節制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淮揚徐充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發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交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二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選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支運銀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六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蘄州倉收

四三兌運

先是襄河民運多失農月未樂未始令民運於淮安

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做此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襄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止扣解羨餘疏

楊宏

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以起運各官軍收掌裏多益寡隨便吃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累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贖裝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

困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赦漕運官軍借
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駐息前項輕
齋仍舊盛靴印封至通州恭將處查算顧脚支用羨餘扣
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汎途遇淺起剥并
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

正糶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
生於此欠糧却於際總扣算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
齋銀兩以為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為發運使
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餉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
之耀卿曰此公家蘆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

市錢宋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修用用所親
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貢人為戶部侍郎
自是來者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失悉載
史冊倘惟 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 朝
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為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

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
今三皇中固豈無冗兵剩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
新繁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地
收於糧室之手運於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
而不能裁損者顧所得多也矧輕齋原係耗米以備

餉顧水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
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耀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
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敗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
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
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

論漕運積債之害

叢蘭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并至積
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穀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債
主逼討賸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膽大
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七

三

積債之由其自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
借債買糧陪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
虧折借債買糧陪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重大
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陪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
脚費輕齋不足借債陪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管幹已事
假以程脚買糧為由誑借債負遺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
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
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遺累見在
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
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

區處設法改採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盈備李沆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 勅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項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債項其上納蘆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似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陪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矧今漕運狼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為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為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狡於催徵恒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飢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適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

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况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顧人牽挽中間忍饑餓者不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齋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顧車及進倉使用并買簾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添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 勅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誠者追思徒與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候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雨到倉晒揚太重或以易換蓬蒿索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摠蓄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庫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鈔貫值

錢儘設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敷一飽之需總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節先年屢嘗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可以少濟揆之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候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齎短少迹已明者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價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券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斂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營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指實參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為定例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

漕運條例卷七

五

漕運條例卷七

五

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僭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子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擊退掣開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遼洋把總內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輸派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於空閑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勤者于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掣迴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遼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州倉

文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
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并兩夫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
運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轉補代
運如此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
得禹貢納總納結之利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
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
糧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
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
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催船裝運儀真壩上上
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軍體一同其耗米每石
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
官軍年年借債轉相登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
必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
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
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
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在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
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
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
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
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

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旗使軍糧均平運軍耗息矣

運軍順帶土貨不許官司擾害奏 臧鳳

查得洪熙元年節該欽奉 勅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
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
陪補朕甚憫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
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官軍合遵 勅諭
順帶土貨以為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
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
戶部欽奉 聖旨茂興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為因流
賊生發阻截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佳事例
許令軍帶土宜貨物以備修船剝淺等項支費你部更遠
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 朝廷優恤運軍之
與至諄至切為臣下者正宜遵奉奉行奈何近年所司罔
肯體恤運船俱帶柴米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
司俱要攔阻搜盤求索虐害難流流哀乞終不憫惻至於
空船回還又假以盤盤為由每每處拘留三五日或十數日
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職案原腥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
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盜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
非一日切以益之得利惟在瓜儀如淮揚盤禁理固相應
今德州臨濟東昌濟寧處處搜盤况彼處地迫早寒關

多年年回船凍阻獨滯於斯如蒙乞 勅該部再將前
備申明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船所帶土貨等
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利濟守凍盤費之資不許違
例阻當擾害若官軍乘機不將運船裝糧滿載客貨妨誤
糧運者事發仍照例追究納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
帶私盜聽准揚官司依法搜盤禁治施行

議消耗以平收放

阮鶚

臣犬觀 大明律內開載凡各倉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
自行鑿平斛交收作數支銷俟令准除折耗但有附餘錢
糧須要盡實報官明白正收作數此 祖宗成法歷代遵

皇朝會典卷七

四九

守並無拘定附餘數目何也蓋以倉廩之坐落者其地形
之燥濕不同虫鼠之生息其蠹耗之多寡不一故附餘之
糧必臨時從實計筭不能一槩拘定而遂緣以為例也迨
至正德年間管倉人員隸於內臣比時放糧一廩適有附
餘米四百八十石伊遂執為定規以例其餘更不復論其
支剩實數之多寡也後雖更設官督然皆襲奸承訛未經
裁正巨自提督倉場以來竊照議單內事理凡京倉收糧
加耗則例兌運者每石七升改兌者每石四升支運者每
石一夫一平通融加算每正散一石大約加耗不過六升
運以七八年之久而一廩之米方得支盡則是每米一口

在版每年折耗米不過七合有零又况虫鼠之蠹耗者
之蒸滷正糧不致虧折亦已幸矣又欲於陸升耗糧之內
省存四升求足四百八十石之數若非神運鬼輸何能取
足是以放糧之時必須低窪斛面以克附餘至於收糧之
際又欲告增斛面以備折耗各執一端互相爭競而漕運
官軍尤被留難以致往往欠負賅補夫以倉庫錢糧平收
平放乃 祖宗成法載在律例所當遵行者也乃至增減
斛面以克附餘則徇私意稔宿弊而損 朝廷公平正大
之體者莫此為甚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裁正凡有附餘
隨其多寡盡實報官作正文銷不許拘定則例其漕運人
員許其親自行鑿平斛交收不許踴斛淋夫其支放月糧
軍士照依較勘斗斛唱名給散不許短少升合當事諸臣
敢有仍蹈前弊致壞版法容臣等指實奏奏如此則政令
一而上有道揆奸弊祛而下有法守矣

奏處大患船糧疏

皇朝會典卷七

五十一

竊照巨糧以薄劣積病孱弱誤蒙 聖明簡用方未復任
即遭此大患漂失糧米數多淹死官軍臣聞不勝驚惶
念兼廢無以自安除待罪外臣查得漕運議單內一款
漕糧米所在官司奏到之日一面行巡按御史嚴實勘報
一面先將運到糧米照例就將兌運京糧減除通倉上納

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粮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是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州倉缺厥不必減除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晒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晒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晒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換陳先行放支又一欵自嘉靖二十二年為始漕運粮米漂流船粮照舊奏勸處豁其官軍侵盜費用照舊參提外其過洪閘遇風浪灘淺等項船存粮米漂失多寡者初審該督官旗衆証相同若果漂流損失不係官軍侵盜者就將該督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查算扣失

卷之七

五十一

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米折粮應用如該督官旗羨餘銀算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衛該總運內扣除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如扣補餘剩照舊給軍等因節該戶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為照前項漂流粮米委係非常水患衝滾無存節經巡倉御史委差多官鞠明參奏所據前項粮米除大河等衛尋獲旗甲趙向老等六船係船存粮漂各將撈獲濕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交納其餘漂失粮米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開海淺磕撞船存粮漂多寡事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該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算損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

該倉庫收支應用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其潘直等二十四船係全漂流無存正粮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勺相應遵照全船漂流減撥京粮通倉上納事例處納或令免晒以省脚耗陪補竊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粮漂事例分別甚明具載議單非臣所敢擅擬再照各總官員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為因衝次石壩稽遲進粮其被患四總軍船雖納完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三箇月日尚未發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千餘缺算未計將來之事誠當亟商所據淹沒官軍各越千里之程身為 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粮漂失不知去向實為可憫即今京城內外因患漂沒之家俱蒙 聖恩垂恤萬姓惟騰減沾 天澤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重計乞初該部將前項漂流粮米并各該官旗查照節年漂流事例如為處發軍船而還亟圖下年全運之計其淹沒官軍照例令各該衛所查出今年應支俸粮并羨餘銀兩全給以備存恤以溥 皇上一視之仁蠅蟻群生不勝仰戴鴻

卷之七

五十一

議處缺銀修造船隻以濟全運并議折銀疏

議查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聞有折色衛所議一百五十一石者今裝至七百餘石敞船重載洶水疲卒

甚艱隨路報患如寧波衛指揮顧松一帶大患船八隻失
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不計委實錢糧可惜進
陪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為今之計必將先
年原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內量行補造二百隻撥浙江下
江二總缺船衛所領駕裝運火甦重艱該銀二萬兩并給
蔡周應禎總年例修船銀一萬一千兩俱係十分緊要誠
難缺少即今十月以盡急為議處修造已遲萬一誤事獲
罪何及臣查嘉靖初年補造事故運船俱借運司餘鹽銀
兩應用前項或備邊用不可借支查得每年糧運解貯太
倉銀庫扣省等項銀兩俱係漕運錢糧似應查發修造以

嘉靖初年補造

五十四

濟全運然此數亦有限若以後俱是全運未免不繼尚當
別圖料銀修造以為經久之圖臣後思舊例漕運祿斛四
百萬石不得虧欠議單內一款倘有災傷等項停免於附
近府分撥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漕運官就臨德二倉照
數又運撥補務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為災傷停免而
言夫災傷例當停免然恐虧國計且以臨德二倉糧米
支運有限故准折銀往年蓋於災傷停免之中以為減折
非無故折銀坐虧國計故減存料銀自漕運以來之所
至有修造淺船一向所需實皆自昔相承之法臣愚以為
運米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互用如飢飽寒溫各適其宜

然之宜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理蓋得其理則贏大
其理則屈無他道也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則取民所有
而民不為困京儲大本以支雖連年全運繁苦劇費在所
不惜遇歉災傷或應停免者量減折色以存國計使民
易出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為用於國計亦不可無
若俱運本色臣恐後之財力勞費雖繼而公私所傷亦多
未可為一定經久之法也臣又嘗竊計漕運糧斛除河道
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并修造淺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糧
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支放京軍月
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為可惜若以

嘉靖初年補造

五十五

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公家所獲之利
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不愈於凶年重困吾民
以取盈者乎候至米貴之年放支則軍需實濟京師之米
價亦平而鼓舞者眾矣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有則不至
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踊亦惟因時調停損益而已原非
統一之法今於本折出納實寓常平原承夫舊蓋無不適
其自然之宜以裕國用非專於節運之勞徇民之欲者
也臣今會議至京正舊運方集來運接始之時適遇明
告國災修造之日特陳修造缺乏之由併獻一得之愚乞
勅戶部將前項缺兩早為查處給發亟令先冬修造以濟

下年全運併將裁折事宜再為從長定議上 請以為經久之圖不勝幸甚

論海運

海運為 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為言非達於事者在昔海運歲滿米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委之海也必欲為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鷗船皆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額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為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論漕運

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然河道糧運原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關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勅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官河法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糧運怠職候事者一體

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專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事體重大則專 勅大臣一員往治之故事遠京後連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為定員其職

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

河郎中洪關主事皆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 勅諭內

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岍長隄并各該隄

岍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

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防究水源可以開通

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仿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

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 勅內該

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

勅也近今添奉 勅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

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

管汛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

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

與挑濬深廣蓋此 勅亦為近年黃河遷變不常衝塞漕

河以有是命其實專為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每歲進京會議往迴查看河道比年都御史以巡撫地方

常托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遠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

俞公諒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漕運不

道奉 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為二豈特岐而為二竟成仇讐凡運船上閘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閘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論糧運

今太倉即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宋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于此裝運入海以達直沽宋樂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糧今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鎮江廬鳳淮揚糧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今裡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為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願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未樂末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船領運今衛所出

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宣德

七年以右叅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

司府地方交兌諸府州縣各於附近水次蓋設倉數領兌

不盡者令南京并江北衛所不下壩軍船仍於瓜淮交兌

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灘鎮交兌山東濟南

州縣各於德州交兌東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兌沂州等州

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類多倣此民糧仍有送納淮徐

臨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

瓜淮交納令南京并江北官軍額民船於江南水次交兌

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至是兌運

變而為長運矣至長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來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漢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隨

便置倉轉相運古今稱倉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然亦

無踰此者 國初於水次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為轉運

之計又相傳以為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

兵實兼此意故只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守備等官是也

歷 朝損益海運變為轉運轉運變為兌運兌運又變而

為長運蓋因時便宜為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

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

有 改兌而諸倉之根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

厥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軍得
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
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兌往復江河多涉
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
天津增置倉廩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各
倉然而又有觀望寄倉故爲遷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
年凍阻數多又有復瓜淮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
人懼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星之
運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幫而進往
返萬里兼以修船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七

六十一

路之難若督率以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
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即時交兌
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酌之意有王道焉有司亦
以客禮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
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勦措刁難之弊焉勦措不已便有爭
訟爭訟不已便有打鬪打鬪不已便有人命屢年間發邊
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穀濕潤之弊焉漸有開
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集眾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扶
老病飢民誣賴之弊焉漸有誣申捏告空言之弊焉爭端
日起好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儂然

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冗運官不相見面且有令各鋪戶
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拘治歇家不得容留安
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方
爲之講兌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兌竟不以 國家糧運
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但謂糧運愆期虧折掛欠
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
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慮存軍國大計
者又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
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於有司也雖奉專 勅亦只求
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論糧米好惡逼軍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七

對

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其徇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
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
色濕潤倉場窄狹不及晒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
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清例一本以
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定奪之將何以服人
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晒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晒
揚於交兌之日而晒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謂日
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不嚴交兌之
期公濕潤之增禁困窮之等蘇洪關之難則長運之弊又
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譬如人之

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體聽命而聽命於心者若目爲目而耳爲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矣支離其體而又可以圖存也哉

論糧運輕齋

糧運輕齋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三石一石加耗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運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顧單起程則易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勇費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齋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帶此一六二六三六之數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時成化一年改淮徐德德回倉文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

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令於兌運輕齋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文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空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齋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布寵庇耳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務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軍欽遂因資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即以賊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成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漕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運倉擠運石一

厘則謂之厘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為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眾者屢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橫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以此為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為厚薄低昂矣蓋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倉獎將焉止故為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夫參將只巡倉御史命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又別准南河起利以抵其費為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通又往往人皆以為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眾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繫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租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恣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時灣中糧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群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為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照而運亦敢矣（續）利官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

有不裕哉眾軍則量賞之以酌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群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眾軍為公給旗甲為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為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論太倉餘米

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厥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攬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首治有差數外間有剩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計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叙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僉叅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悉免况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備也周乃貯之空廩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今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厥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

為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當德年間京通二倉
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弊後將淋尖斛外
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成化元年參將索佑奏要每石
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欽依只加
耗五升此佑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久長之慮彼當事者
猶存寬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為收受糧斛事
奉欽依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
是加耗米七升原為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
以為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予總浙運
時每石只加一進倉便殺交納常有餘剩土米照出今每
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弊平收
則軍運運敝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
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繫為害者大耳此只十數年來
之弊老成等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論運法

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共封識
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欄頭
扶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
司籍記之餘則共利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
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兌無虛會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

而運於是立與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眾則惟任擇
一毫利害若不相聞甚至一船皆顧情無藉之夫以數百
石之米付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
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
人尚不可得况綱司旗卒乎雖有殷實在伍百法避之而
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日敝
而不可復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七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

禮部上

禮儀之節

禮部

丘濬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為禮也太宰堂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為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纂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掌禮大臣著為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王朝之禮

丘濬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祖

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

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

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

分班面向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

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

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

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

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

守衛揭帖賞賜欵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境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

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喜畢群臣俱側身向

上立鳴鞭畢上乘轎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或學士

率如此至午後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

朔望上且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

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官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

常儀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閣等名目或

失於粗畧或失於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准今實為得中

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等

平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為定式乃會官者為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叅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為故事傍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為言後來因以為當然者亦或有之切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 勅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 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際括節濶畫為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為定制云

王朝之禮二

丘濬

皇朝經濟文錄卷之三

臣按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禮儀視前代為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司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掌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 上飲訖乃退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辭臣則殺其二每歲

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賀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故免筵可也惟 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齎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章服議

宋濂

歛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采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成法天而成章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是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不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匹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道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繡成間以

雲采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歛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迫於六代極矣至有議蠹鳳於袞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况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袞衣為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為旒前後遠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王為七星旁施犀羈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為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為二十四焉使歛儒舉以為言則群起摻其吮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為正

請行慶成宴疏

唐卓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成誠禮不可廢者一皇上因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豈豈可偶

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也一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貺饗登今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前此妨於國郵今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寶見災是傷造孽今日豈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禮禮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就焉焉禮體也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歛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竊隨所識考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黃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故郊義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廢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歷補嘗為費不貲郊禮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佑不以淮汴之溢漚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對垂拱之後考闕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省郊而廢宴也切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其為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况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 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觀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糾失儀疏

張寧

臣聞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為非禮知罪而不能懼者幾乎怙終皆禮者敗常怙終者無忌有犯於此難逭於刑切照

一七

一七

定遠伯石虎本以疎庸夙承叙蔭頃由微績超至大官德感生成已過草茅之分恩深養養當懷犬馬之勞奈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適因有疾 皇上待以慈仁聽行調理視同休戚不責朝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觀當加敬而不忘及禮拜於外朝令侍班於中禁豈意本官處身不檢致令幃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禮畢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此 皇上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切聞古之人臣見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乎又聞諸侯朝王稍有失儀或肉袒告罪豈有明知有犯

而敢怙終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昭 國典

緝熙 聖學事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莽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

一八

一八

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剋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比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迓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講尚書

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脩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 聖德日明于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皇明續文錄卷八

九

論東宮官

王荃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德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遂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千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祈寒暑

兩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矣執轡而饋執爵而酌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通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昶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纒纒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室取古今圖書文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等伏觀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誦之暇宴

皇明續文錄卷八

十一

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折柳隨
事諫止官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
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
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
以為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
已備復使外家監護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貞
觀中選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

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
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
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

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階及門乾

道七年

道七年

道七年

道七年討論東官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官僚講讀當依
做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
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
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筵賀謝辭
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
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
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官
儀 上以東官師傅皆動舊大臣當時以殊禮朝賀雖同
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官行四拜禮皇

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東官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
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九大朝會前期設太
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禮位於堂中三師賓客論德拜位
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坐位北
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
乃退

講學篇

王鏊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鞶御 文華公
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
開天下欣欣然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
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
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旨賜宴儼
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
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
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以有獲惟學選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
所不逮成王訪洛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爾時何有
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著其群臣君以開示
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
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

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稜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倫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 詔告天下皆出 御製屠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外每觀末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古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學於 便殿之側復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中屏去法從特齋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

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意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 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請復經筵疏

湯霏

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刮磨治道 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爲第一事誠我 國家之令典

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今奉大寶矣務務精專侍從之官既量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錫幣仍降 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既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雖日講讀一過隨即掩卷雖日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 陛下講學之勤莫不

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為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按察司副使鮑紀鳳陽壽州知州劉槩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為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為君者之急務為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恕復以時將感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遵 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為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為 陛下講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 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為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窺見 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為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蓋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高宗官佐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吾輩下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日數日天周洪謨丘

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 陛下退讓而廢講學之功畧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 陛下擢任之隆雖弊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為而設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 陛下不亦大乎 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費此臣所以盡言為 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 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蠹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無賊尚未盡彌四夷尚未盡服正 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 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 陛下獨斷 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為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 聖學以圖治理而答天命之眷顧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 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可比隆湯武匹休 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主睦宗親族之事制以 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左右宗人階

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凡 王牒派演支庶親疎立嫡
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
之首載在 祖訓及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
可備考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
命駙馬都尉朱春候王壺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正宗人
諸員皆洪熙宣德間 皇親武定侯郭玘專署府事正統
三年始建府治吏部之比在東公生門之南革去行在二
字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掌之自是遂爲定制矣

傳奉事

倪岳

弘治八年七月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大皇太后

內閣通志卷八

十七

年高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駕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
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
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 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
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
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
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
予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
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
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霽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

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

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大震

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此其未便者二也况

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

縣日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

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 崇王來朝先聲所及

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

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爲之

慮者今果奉 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免之心然欲別則

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培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

廬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

寢 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

齎賞資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 聖

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

能欽此後復奉 旨免王來

選輔導預防閑以保全 宗室疏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

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視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

違 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

以宗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放之武庚以叛流言之

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
 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開封之於鄆縱彼所
 為候其惡深舉兵代之如克常人春秋議之一則事于宗
 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
 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
 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
 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感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
 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藩屏 王室
 藩王之子封為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為鎮國
 將軍以漸而降世為奉國中尉 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
 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
 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
 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
 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
 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
 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
 以各 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欺
 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 秦晉蜀襄淮
 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 王
 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其甚至全

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
 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充為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
 并將軍有倖尊屬或族屬者雖知所為非禮不敢戒
 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鑾巡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難
 間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為有潛畜異謀而
 恣淫不道者有強擄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
 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奪取外人之子為嗣者有呼喚樂妓
 入府姦用者甚至官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
 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
 負於人鞍馬全無徒步於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
 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 祖訓事干 宗社
 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
 祿米者况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
 貽譏後世誠有玷於 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外官內官各
 得其人早為諫正 藩府親王肯為戒諭鎮巡等官預為
 且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
 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 勅各藩王除
 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
 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 勅司禮監於相應
 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

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 郡王府每府給

賜內使二名專管關事務及圍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

讀教授乞 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

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

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為不

合禮度者教授 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 藩王具奏

情輕者降 勅切責若干官闈軍事差內官 皇親前去

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

司官前去勘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 郡王有過

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其 藩王府輔導官

員亦要日逐請王於書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

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為者各府 郡王自行禁治

若 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

為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 請區處其 藩王府選

用妾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不許於本府軍校

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

女俱照會官奏 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

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奏長史教授降調遠

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番各府將軍

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誑哄財物

入擅入王府教誘為非者事發發邊遠充軍色長依律問

罪革去管事保全 宗室莫過於此臣叨任大臣每見

宗室所為不善事發容之則違 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

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條陳事宜以重修首疏 汪鉞

一議 請封查得見行事例凡 宗室將軍中尉一應子

女俱候十五歲選婚其有年歲不同或廢出生母入府來

歷不明通行駁勘所據前例遵行已久但近來各府長史

多有不遵法守任意遷延或有使用不敷營果未及則子

女年歲過例方與類請乞恩其奏內求文又多年月不同

母氏錯誤至於應婚夫人姓氏或本到無結或結至無本

互相背馳延緩以致查駁之閒動經年歲遂使 聖明渥

澤鬱而不流 宗室至親怨曠失所感傷和氣關係非輕

候 命下行令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將軍中尉子女

凡年歲已及即與具奏 請婚若奏內來文或年歲少差

母氏未的本部一面駁行查勘一面聽令選擇應婚子女

一併開具奏報若過期不行奏請夫人奏結不齊候至三

月以上者俱聽本部查考備出將該府長史等官究問則

法今嚴明文移簡便而婚配亦不失時矣

一禁奸弊訪得各 王府差來內使儀賓官校人等俱是積年光棍熟知詭騙關節一蒙 王府差遣乞 恩等項即便設計詭受金帛數多任意花銷使用或又收買土產往來買賣填實表文箱扛分外需索人夫接運以致累損驛傳及至到京先投積年窩戶窺探進止然後報名朝見或又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月往往用計營求打點各王府不知本部允遇合行事理自有公道一應公務自有事例期限非書吏人等所能預力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各處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但遇有公事奏理不得聽信差來人役多費金帛稱來京使用打點亦不許本役私帶銀兩貨物其批文務要定限月日遠近銷繳到京之日徑報入會同館安歇事完即回但有潛住日久并在京各色人役容令安歇通同作弊者許廠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司訪拿俱各指實參送法司問以詭騙打點相應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禁約則形跡無疑而弊源可息矣

一便關領照得各 王府將軍以下應得冠服等件已該本部議處題 准嘉靖六年正月以後授封者行令各該布政司給錢造辦外嘉靖五年十二月以前授封未曾關給者其器物非一監局所造關領非一時可齊是以各府

差人往返勞費日甚差來人役守候日久又有將關領出金銀絲段等項恣意花費無從查考遠使 朝廷有成造之費而該府無受惠之實相應擬處合候 命下本部將見在各王府差來人役責限回還仍行各該布政司轉行長史教授啓王知會 一備查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該府將軍中尉夫人等及郡縣鄉社儀賓一應宗室除已關領外其餘未領并先年遺下寄關物件逐一開具名位應得冠服等項作數造冊印鈐限嘉靖十二年春季類奏之時賚送赴部赴 內府盡數查會明白陸續造完待本年各府冊封之日將前項物件領出給與副使順帶該府其不係冊封府分應該關領者責令該府所差 聖節冬至慶賀人員順賞前去該府俱各逐一交割仍令各該長史教授啓王將收過錢糧數目給散過各位造冊奏繳以憑查考節年工部行造物件係是內府各監局造辦本部無憑查催仍乞 勅各監局查照該部原行一一造辦給領如有延緩一體查出參究則各府無守候之難而 恩惠實繁矣

一杜請乞照得 王府孝行等事舊例止應請 勅將獎勵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 曾府奏鎮國將軍陽謀等盡孝行可嘉欲自備工料各建坊門乞 賜坊名等語

特恩賜免自此始開旌表之端而親王郡王將軍妃與夫人遂往往援引前例請乞不已切惟 朝廷于庶民之家凡有節孝等行 賜之旌表所以表其宅里以致特異于齊民之意至於天下王府則皆朱垣鐵戶有不俟于旌表而後異者况 朝廷降 勅獎勵益以親親之懿特形天語之褒非 宗室孰能當此故 皇朝以來宗藩善行止是焉 勅獎勵不立牌坊所以崇重宗室辨別貴賤立法最有意義且 天潢之裔孰非懿德若使有所表異分別既殊則淑慝互形亦非敦睦大同之道也况宗藩日行樂善無窮若不斷之於今切恐將來無有紀極合無通行議處除已往外今後各王府如有節孝等事及卓異行跡親郡王或撫按官查奏前事本部俱照舊例請 勅獎勵仍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不許奏請建立牌坊則體統正而風教同矣

一定條例查得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前多官奉

詔會議定王府條例十七條及本部節年題准事例不一俱遵行已久但見行條例載在刑書節年條例歲於案牘雖經屢次申明不過就事論事以故各宗枝不能周知事例惟務營求本部事例日煩難於檢閱殊為未便合候命下容臣等將王府見行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編成書

帙請下廷臣集議如何可行具奏刊刻成書本部遵照施行仍乞備 賜各王府宗室使皆便於誦閱有所遵守本部別項條例可行事件亦容臣等逐一抄騰編纂一體刊刻遵奉則 朝廷貞明之法恪慎不移有司畫一之規奉行惟謹由是法守易循而奸弊不作矣

一議 王謚臣等看得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必有謚號以表其行舊制俱於乞 恩祭葬之時即 賜以謚弘治年間 唐王奏准凡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各覈勘善惡事蹟至日度其賢否方 賜以謚至今通行遵守但各王乞

恩祭葬文各

三五

請謚號填寫銘旌前去始得安葬且如四川蜀府廣西靖江王府俱路途寫遠文移往返動經逾年差去掌行喪禮禮儀行人在彼守候葬畢方得回還以致往往乞 恩寬限其有司供應之繁本差耽延之久未免耗費財力多生怨矧各王府親王郡王棺木暴露動經歲年亦足以上干和氣深為不便合無今後但遇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本府一面行移各該衙門覈勘平生行實不必候本部行文徑自具結呈部以憑題請庶宗室體魄早獲安妥而事簡便久遠可行矣

一懷遠人照得我 朝輿圖一統四夷咸賓厚往薄來
 有定制頃自正德年間來貪官猾胥緣此為市所收段疋
 布絹稀鬆紙薄不堪服用夷人往往投遞番文鳴號不平
 輒稱 先朝賞賜甚厚今日賞賜太薄雖節經本部題請
 行移工部并該監局衙門查處去後但所賞者仍舊不堪
 無以壓服夷心尊重國體所係甚大合無 勅令工部再
 照前勅申明轉行各該織造地方巡按衙門應解段疋之
 時行委的當官員有驗務要經緝堅緻堪以進用者方許
 起解若各處解到者仍復稀鬆紙薄退回經該官匠定行
 提問收納之際經該衙門不許勒指常例貽害小民凡遇
 各夷到館奉 旨給賞關領該監無得推調滯滯以致夷
 人久住致生怨嗟務使厚賞速歸庶足以感興四夷向服
 之情而悖戾之心消矣

一處貢馬照得天下各 王府凡遇 聖日冬至正旦并
 謝 恩慶賀例該有馬進貢本部先准御馬監奏為進貢
 馬疋不堪廐牧預書以省虛費 國計事奉 欽依務要
 到部辨看毛齒堪中方行送監驗收已經遵行三四年矣但
 各王府享 上之誠雖同而遠近貧富不一加以差來人
 役多係積年或領價到京旋買或領馬中途變易事完回
 府又稱雜費若干百計侵剋間有不堪驗退者去免行移

責備該府是利歸奸人罪坐宗親甚非事體合無行移各
 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應進貢馬匹須用印烙鈐記
 仍將毛色齒歲尺寸備造清冊一本長史司印封送部以
 憑對冊看驗即與轉送該監收交毋得留難勒指十分求
 全以拂 朝廷親親之情如或馬匹毛齒參差與原造清
 冊不同即是差來人役作弊定行究治如此庶 國體全
 而 宗藩仰德矣

一蘇民困切見全陝累歲傷災加以師旅民不聊生而歲
 派牲口之數必有所不能辦者查得光祿寺進年節省所
 剩銀兩積貯頗多各無將陝西兵荒地方嘉靖十二年分
 牲口暫行豁免一二年就將前項餘銀補用則上既不缺
 該寺備物之用而下亦可少寬一方民力矣

定親王繼封併行勘事

汪錄

榮澤王表 稜奏稱 晉王知烺薨逝無嗣該取切近宗枝
 倫序相應之人承繼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輒將新化瑞和
 土長子新堪擅喚府內欲承王嗣况瑞和王尚有次子新
 堪當襲晉王之爵以繼晉王之嗣又晉王繼妃王氏奏稱
 夫王薨逝絕嗣乞要將瑞和王知燭妻向氏庶生長子新
 堪襲封晉王爵位及擴長史司申稱榮澤王教授申奉本
 王欲要將親枝郡王暫理府事各一節為照 親王無嗣

俱以倫序應及之人襲封王爵係是定制查得 唐成王

薨逝無嗣其弟文城恭靖王彌鉞生 長子文城王

字温襲封 唐王次子字潛等俱封 不得襲封

王爵藩恭王嫡長孫胤愷病故絕嗣以恭王長弟次枝靈

川榮懿王銓銖所生嫡長孫恭裕王勛潛所生長子靈川

王胤移承繼藩王其弟胤樞合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

爵蓋 累朝舊例凡親王絕嗣例得繼封若郡王入繼親

王封爵其本枝郡王不得復請繼封其次子亦止封鎮國

將軍蓋重繼統不言繼嗣也故 國朝以來並無舍長立

次之例及查得晉靖王所生六子嫡弟一子表榮今傳知

焯薨絕其嫡第二子表樞生新化王知燁已故庶生二子

新塋新橋其長子新塋倫序相應及查得新塋見年一十

七歲近該晉王知焯類奏請封為新化王本部已經行准

宗人府查報去後未經題 請今該晉王薨故例該新塋

襲封合無先將新塋以新化王長子請 勅一道令其主

喪管理晉王府事待服滿之日日本府另行奏請遣官 冊

封為晉王庶於倫緒相應典制盡合再照榮澤王表樞先

稱新塋年幼欲以郡王管理府事及又推保新橋前來是

欲以新塋仍襲封新化王爵以新橋襲繼晉王封爵實與

朝廷典禮不合查無以郡王次子繼封親王事例難以准

從但查得本部收貯該府造報 玉牒冊內開稱新化瑞

和王知燁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母妃蘇氏嫡生及查

妾媵冊內開稱瑞和王位下妾尚氏先於弘治十五年二

月十七日娶到太原府陽曲縣民尚賢長女入府正德十

三年正月十一日庶生第一子 請名新塋今據冊開新

化瑞和王所娶新塋母尚氏入府年月扣筭彼時知櫛年

方六歲不應便立妾媵事屬未明相應查勘及榮澤王又

稱晉府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輒將新塋擅喚府內以承王

嗣若果是實則專擅之罪法亦難容合候 命下通行巡

撫按官查勘務見新塋生母尚氏入府來歷的係何年月

日見今年歲若干其奏報冊籍有無差誤逐一開具明白

取具該府宗室人等結狀回報前來以憑本部覆請 定

奪施行其該府內外輔導長使等官如有擅權縱肆擾亂

生事者一併叅奏仍行長史司及輔導內外等官欽遵

明命暨聽長子新塋約束但新塋父知燁娶妾尚氏年月

未經勘明伏請 聖裁惟復別有定奪嘉靖十二年二月

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新塋暫着掌管府事尚氏

還着撫按官查他入府年月明白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藩國表禮議 彭韶

伏見 祖宗以來凡 親王郡王薨逝禮等祭各遣使

皇朝禮制文錄卷八

十一

皇朝禮制文錄卷八

三十一

臣致祭于國所以盡親親之恩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為宜今宗祚蕃衍吉凶事殷而使臣絡繹於道似乎侈矣此後藩國若官其禮際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禮亦不使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至若 祖宗以來凡王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宮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隅宜自遣宗婦最多而各宜宗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後遠近臣以益之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宜鎮守處即以本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墳塋無造

禮部明倫彙編文彙卷八

三十二

揆之事勢誠為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兼修選擇蓋得郵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墻之際事成位定不勞餘力而猶且數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墻之際只令本土之官提調於郵典固無相妨其文武大臣得蒙恩典造墳者無論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遇安葬本家徑自開墻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 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祭極之

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學事四年陞太學為四品始設祭酒郎拜存仁為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禮部明倫彙編文彙卷八

三十二

臣按太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學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為天下國家之用非徒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為任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比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頤尚以為教之以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為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為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學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正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

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尚下以為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書則趨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厚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為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為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場無事儲蓄日克乞勅所司申明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科舉議

丘濬

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

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十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與典文者設心欲窺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已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體要處又忽略焉以此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能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歎也已提學憲臣之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實稟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筆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為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勅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復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整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獻上也文有可為程式者

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餞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折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已正人為上為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祇為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為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閤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如何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賤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火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然為其子暴才稱屬於朝

廷之上哉即使有才而屈道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舉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若挾下其所存所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還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可苟求而真才斯出矣

制科議

王鏊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

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
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
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
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
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
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
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爲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
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
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
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
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
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
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
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
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
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
通則策論可無嫌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
難於變夫古之道釋者絕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
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力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
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

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
難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
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
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
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題
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
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
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
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難
易也

簡閱之教

丘濬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蒐舍之制在秋
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戴
太常蓋一歲四歲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
中軍居其一我國家凡百禮制皆古典獨於軍禮所謂
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習習坐作
遠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
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
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

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及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

律呂元聲書疏

三二

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垂成而天不假之年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際適互為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奧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晦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思不為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治道之污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焉上 獻如蒙乞 勅廷臣再加詳議如

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論元聲書

楊庶

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字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蓋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

律呂元聲書疏

四

所謂喉鬻古齒唇之聲證官商角徵羽之音比書之要一
 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
 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
 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
 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
 蕤賓至林鍾增一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
 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
 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
 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
 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十
 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
 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官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
 後以漸而升而律及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肯馳之
 以以漸而降而律及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肯馳之
 哉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豈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
 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官損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
 鐘一差諸誤所必至者而不係於言也庶嘗見欽人鮑泰
 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既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
 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
 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

禮記月令卷第八
 四十二

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
 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
 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
 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
 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
 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果嘗改也曆自漢以
 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
 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
 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
 嘗為之律呂筭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綴筭舉例然不
 過為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廉於李書豈見一
 班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
 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不宜
 讀元史曆志
 楊燕

禮記月令卷第八
 四十二

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之法最為簡易瓊山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改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差蓋甚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曆象之法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久至為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

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聖明垂神聽察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魁有書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捷曰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

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以矣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乎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搖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為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

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本年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

皇朝通志卷八

四十五

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考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一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二年元許衡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

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緣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九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為眺胸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文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

皇朝通志卷八

四十五

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史曆元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雖小之處要亦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眺臨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備藎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

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鞞鞞曰回回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

文淵閣書影印

四七

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其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所情而或至啟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夷情疏

韓文

伏考西域諸國載在 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

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面類稱頭自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為國主孰為部領今次 勅書回賜之間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是入貢之國而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 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况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為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

文淵閣書影印

四八

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安得不懾服乎今我 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代比况 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太山之勢何所不壓而最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稟稱王號僭瀆 天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太之道彼將何詞伏惟 請 勅一道發明華夏君臣之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夫語示以畫二之令責付夷使宜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方各得其宜斯為 聖上御戎之上策矣

乞停遣使回城疏

毛紀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異
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
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
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
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人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
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及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
明鑑仰惟 陛下仁聖神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官懋學毓
德既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
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 天朝衣
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

聖明

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
此甚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
惑誕之說上瀆 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
於此况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
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
也雖曰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
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頓仍
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
空虛而四川等處腰裏之患甫平松藩之警繼至燕窩滿
自呻吟滿耳地方之疲弊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

多方探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
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
七制之賢君也而况不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惠
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
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止夷貢疏

倪岳

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
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
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賚之物俱係 內帑之財帛百
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
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
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
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
切爲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次繼
踵復來今若不爲豫廢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旣然
各處倣倣以 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
蠢黠者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
周武王時西旅貢象召公致戒漢文帝有千里馬獻者下
詔却之載之經史傳夷爲世而戒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
亦嘗降 勅諭止朝鮮白鶴海青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

聖明

聖明

首領明誥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搔擾之弊既而
 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迺西夷人
 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帶回本年七月內雲南鎮守太監王
 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
 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於異世由是而終始
 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
 員又將撤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臣等仰窺 聖心必
 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 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
 為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搔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
 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
 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
 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 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未
 嘗許人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
 浮海商夷說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
 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人則既從陝西又從
 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
 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顧乃疲
 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勿無用臣等愚見深為未便伏
 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姦計斷自
 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

體訪隨其所在司府以為宴勞給與以嘉其意整其原
 來船隻以便撐駕回旋以帖服其心仍請 勅一道曉諭
 阿黑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
 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其獅子鸚鵡不係常
 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曉知 明天
 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盜俗政治益宗俊良使
 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城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靈
 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律犒表獸亦何足以為明時
 之輕重哉

增重 國體疏

余于俊

照得四方夷狄自 開國以來開設衛所及宣慰宣撫安
 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并舉朝貢各有限
 期賞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有
 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自有白頭番文運方物
 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并官舍伴送前來各求
 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專
 務誘取間有不與者輒行交通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
 為詞說以動其心代寫番文奏進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
 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為撫諭略其罪責非惟無以增重
 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之說本為傳譯四夷

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為加增亦不可曲為減省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但無其法可究治乞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即給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為追究代手何人及所得何物將來路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於夷人姑宥之罪諭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審之要俱各精審無遺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重而外人敬服矣

請却進獻疏

韓文

朝鮮國王李瑋奏將獲到海青一連差陪臣崔景禮等送赴京進獻等因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照例賞賜外照得成化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該朝鮮國王李瑋差陪臣金末需等赴京進獻白鵲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趙瑾等進海青一連今次又差陪臣崔景禮等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節奉 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所產物件欽此欽遵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二次進貢禽鳥雖曰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等差謂 朝廷所尚者珍

禽奇獸故巧取頻貢希求厚賞虎緣禽鳥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 詔書禁絕貢獻之意抑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探厚取久將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異物則遠人格合無請 勅一道責付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瑋謂爾敬奉 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青等物不必進來如此誠足以彰 皇上盛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警錄係却貢獻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止取番僧疏

倪岳

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該司禮監太監常恭傳奉 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部掌科事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等道監察御史陳敷等俱題為糾劾事內開法王領占竹等但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王食糜費錢糧前擁後擁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幣饅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延實為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望 聖上高斷乾綱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問正典刑等因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的目濫陞賞

蠹耗錢糧年久數多本當究治但遇革饒他都依降革竊
 事迫奪累次請劾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欽
 此欽遵續據大慈恩寺住坐僧領占班着爾等各告保
 四川陝西等處光相等寺管事僧有本寺國師領占竹
 等先年進貢來京在大慈恩寺住坐今奉例發遣回還綠
 領占竹等先來京俱有馬疋船隻倉廩給脚力等項乞為轉
 行應付等因本部已經題 准行移兵部將領占竹等量
 與應付船隻廩給送還原土本寺住坐外及查得近該禮
 科左給事中夏昂題為應制陳言脩省事內一件遵制命
 內開教坊額外樂官并番僧及漢人習教的俱已奉 旨

五十一

五十一

降革近日輒有奏討復職者不畏國法故違制命如此伏
 願 皇上獨斷乾綱急頒通令通行各該衙門今後如有
 希求請托故違 制命者務要嚴加懲治以杜將來等因
 具題該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又經通行
 欽遵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國師領占竹先因進貢來京
 欽留大慈恩寺住坐累陞至法王名號濫叨 恩賞等為
 第一伏過 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惡深重該科道官
 糾劾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 欽依悉宥其罪從輕降
 革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
 京本部查無行取番僧國師事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

便比四川布政司離京萬遠動經萬里之程使其陸路而
 來則經由陝西河南等布政司及北直隸順德等府若從
 水路而來則經由湖廣江西山東等布政司及南直隸地
 方所至糜轉相傳報必曰 欽取國師至京驚駭耳目播
 播驛遞勢所必至况當時太慈恩寺奉 旨并陸續奏
 留國師番僧人等不下百十餘人未必自入遮之領占竹
 一人之用而同時遣回四川陝西等處國師番僧人等多
 至二百餘人倘或當綠效尤乘機干違伴門復開殆難杜
 塞則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 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
 非細故伏望 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
 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為便益

五十二

五十二

遵舊例以便出入疏
 據提督會同館主事張整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
 前事竊照本國粗識禮義至誠事大 朝廷待遇有同內
 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迨至于今百有
 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禁鎖閉館門
 過有稟奉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刻其出入着令館夫帶
 牌管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權減
 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 聖旨各回館安歇一
 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

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等到會同館宣
諭 聖旨因通行禁鎖將朝鮮使臣并禁令後依舊出入
即令撤去榜文又該弘治十三年五月間有會同館安歇
女直早哈殺死一般夷人兵部奉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
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并本國一體防禁禮部主
事劉綱陳言奏本查得先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
義敬事 朝廷比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
防禁近該兵部等衙門會議禁約將前項事例一槩革去
以致提督官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合無仍照前項舊例
朝鮮人員令其自行貨賣深為便益奉 聖旨是欽此本

皇明經濟文錄卷八

三十一

國使臣出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即中無
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陪臣鄭允謙等
前赴京師將前項節奉 欽依事理告要昭舊自行出入
蒙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
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已不遵迫束愈嚴又莫申省貽此
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
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野
蓋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
庶文物薰蒸遷化大有開益此實致懷柔之至德愛事大
之盡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爾在先

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
非違十分畏謹即目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
囚繫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 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
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 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
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查照舊
例待遇以禮於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於一應貨賣聽其
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該管
官員始行一槩約束加嚴而使臣頗鬧禮素委於他處夷
使不同 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不防具有舊例所據
蘇洗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觀游無間光瞻
禮義考質文物薰蒸遷化固見其仰慕 上國之誠但遠
人言服既殊易惟 國禁亦須曲為之處合候 命下每
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於附近市
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
防衛之意其隨從人 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
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 上國之法矣嘉靖十三年閏二
月初九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經濟文錄卷八

三十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

禮部下

論郊社

黃潤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
 蓋郊之禮王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
 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
 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也又曰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祇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
 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于上帝宜
 於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為明白及考祭法燔柴
 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
 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
 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司馬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
 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為群姓立大
 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者夫天包乎
 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
 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草廩莫先生謂天
 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宗廟

丘濬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
 異室之制行之于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
 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
 意乎臣竊謂宜如同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
 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為
 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世而各自為室每
 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蒸嘗者春祠則禴祭夏秋冬則
 禘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毋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焉始四
 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且即釋歷十
 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別群廟之主各得以伸其尊而
 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蒸則先期各於
 其廟告以皆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禘食於太祖之廟而
 已禘者不與焉則主累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
 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大禘程頤有
 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
 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合推而
 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
 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日行
 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

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二世至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禘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禘王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大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禘祖之心矣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廟制疏

倪岳

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

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七廟已

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

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

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

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

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

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

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

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有世不遷其餘

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

遷後乎周則宋以禘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

時禘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禘

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

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不闕追祀四祖迨至

英宗睿宗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

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

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

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

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 懿祖皇

帝神主義當奉祀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

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

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

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

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

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憲宗純

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 懿祖皇

帝神王安奉于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

謂殿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

司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

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

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皆薦新上食並同太廟並者恭遇 孝穆慈慈

恭恪莊傳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

廟奉先殿之儀仍乞 勅奉遷官於附葬葬日暫奉神主

於 茂陵設殿以同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享 太

廟禮畢然後起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

奉迎自 大明門進入就建別廟安奉如儀以是恭稽乎

前文庶幾咸合乎禮典題奉 聖恩每歲奉明白奉

撰欽此欽遵後於 奉先殿之東別廟殿一殿仍舊日奉

慈殿以奉安神主云

題禮儀事

楊牛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建九廟祧

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為當

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祖

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

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為七廟別為殿

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 仁祖

及 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

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 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為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

而思之竊以為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 德祖不祧以為

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

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

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顛

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

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不遷漢及魏

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高祖
高祖曰宣簡公會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
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
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祀
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祀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
之廟太祖以上親盡著祀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
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諡為獻祖并
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
祖居第一室矣然至裕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
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

東向

七

與聖廟不預裕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
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
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裕祭所正東向之
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
純顏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
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南宗以
來如董茶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鄧綏樓
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
主特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曰裕祭
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

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享典禮於人心
無可議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 德祖配在四祖
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考之意故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
契而輔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為太祖
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
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
業之君為太祖者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既號太
祖復號 德祖為始祖其先王之禮 祖宗之意哉且
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后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莫
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裕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

東向

八

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
皆東向西向而卑已如裕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
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亦
東向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恨必有
建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幸祧 德祖
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
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是南面之尊以無其
心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况別殿
建太廟而裕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

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祫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仲孫之尊廢祫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意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安石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為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幸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特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王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王無所謂下祔子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為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 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為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以歲暮時享為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 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於歷代群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能者臣復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大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祧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言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殿前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是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

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沂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為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于后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

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為太祖稷契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為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人祖示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為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酒冰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為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乎

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為不可則特為僖祖立室及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為

說援而進之以為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為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為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畧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帝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為太祖請遷處十王於國邑晉則范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為太祖請遷處十王於國邑晉則范宣泰謨群臣皆謂宣帝為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王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為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王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亦請藏主夾

室而時出以享祿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
 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
 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為
 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
 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
 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
 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禹氏不郊
 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禹氏不郊
 繇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
 而知則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
 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

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王皆祔食於太祖

三十一

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王皆祔食於太祖
 合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禘祫之日四祖皆降而
 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
 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
 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
 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
 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
 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
 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於
 一豈不廟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

以高帝功大而為太祖文帝德盛而為太宗降歷魏晉無
 不以有功者為祖有德者為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
 四祖降而合食為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
 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
 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
 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為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
 毀之廟而又號為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
 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
 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
 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

大倫詎能違矣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祫為尊

十四

大倫詎能違矣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祫為尊
 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為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
 於是遂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
 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王
 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僖人春秋譏其逆祀宋
 禘亦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
 古而違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
 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為
 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為尊於不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

此漢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雖為始
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
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王
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
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
異官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
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
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
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
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為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
實矣矣倘以此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
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
別奉無功者以為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
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之闡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
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尚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
字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
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
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
言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
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后王祖宗所可擬而論禮之同一

卷九

十五

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
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茶太常寺丞王普
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
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宣宗即位太常少卿曹三
復言如普茶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祫
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
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典禮之
制立為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過祫則即廟而享
於禮為稱詔有司集議謂僑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
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
祖祧王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
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
藏王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王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
太祖之功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
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帟於
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
祖神主之背而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
不惟喪事即速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
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祫廟
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

卷九

十五

不可之三也如曰藏至於天與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而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禘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禘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首乎蓋議者之為此說也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禘祫始封於郟而不窟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蓋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况周人雖以

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禘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曾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傳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貴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禘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喜竊以為群議皆外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大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座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為貴享禘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為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為禘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

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某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祀

德祖而喜尚在亦或然也然則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踟躕恐未必然喜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是於經而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讞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

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為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貫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億祖之為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違情而力爭之後世重秦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喜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即人心也專太祖既

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億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載記有是言矣然億祖既祀之後喜授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於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億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億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者矣豈太祖生存之肯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

不由后稷則豈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為太祖喜乃以祖有功為文王無乃失其肯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億祖擬稷而若初室裕享東向則諸賢群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

尊太祖為恩尊僖祖為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播義
 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
 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
 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熹一時之見偶
 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詳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
 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
 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
 者徒以熹為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
 從之併為一談牢不可破其者或謂僖祖首廟之王則為無
 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祀其王而不毀

卷之四

十一

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
 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
 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
 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
 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善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
 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處而後不從孔子哉蓋
 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其小帖云熹既為此議續訪得元
 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而上有僖祖翼是之嘗祀僖
 矣介甫以為不當祀頤以下祀可矣何者本朝諸祖為
 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亦謂祀以

之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而為之並不係於祖德
 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
 本蓋出於此八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
 行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為詳頤之議論素與
 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
 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
 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
 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
 德文曰七世之廟由德厚流光非為太祖伸尊祖之禮

卷之四

十一

也亦有言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圍皆不過王
 者之高祖耳若以為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
 祀報乙亞圍為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耶然則復立僖祖
 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遠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
 也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
 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歎禮義之心
 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常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
 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勅報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
 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
 相合為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意或以下數十人

愚不肯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蓋不考孔子之言與常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頤安得而判之直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喜而劾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地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

皇朝通志卷九

十一

也臣按喜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喜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三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后世之公論將安施耶喜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禘議考下曰今世禘室之意獻祖爲始祖其室當居初室

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皆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厥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禘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及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晉即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於初室禘禘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王遇禘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真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禘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王或毀或遷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禘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室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室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喜之所見非喜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祭耳喜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厥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自享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出而太祖

皇朝通志卷九

十四

仲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豈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為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仲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為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仲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仲而不可謂仲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以契稷為太祖莫有尚者故昔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為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豈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

皇明經籍考卷九

一十五

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王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甚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王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已意

為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質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為始祖也較然哉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豈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題 陵廟疏

姚夔

皇明經籍考卷九

一十六

昨日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奉稱 太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 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蒙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 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會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奉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為人至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繫焉不可不慎也 太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

矣 皇上嗣位尊為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
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
終發遺詔於天下 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
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
矣使在 先帝皆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
懿之徽再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
今口之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 慈懿
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 皇上
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
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
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感
今一旦無故欲以 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
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
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
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觀
皇上欲順承 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
則於恩有未忍展轉 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
為天子臯陶為士暨殺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也不
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 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

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讓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
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文中堯舜不
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為轉
移耳惟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
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
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土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
於此而厚於彼乎夫 慈懿與 皇太后並合於裕陵並
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
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
尊 慈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
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
於右 慈懿今日祔於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
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
彼可乎或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允不
然 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
矣 慈懿在當肯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

之同乎况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莫及自嘆曰
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
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
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
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
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之心亦無不如此人
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
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
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隄潰水
決不可收拾矣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及復開諭

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
毋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欲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
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 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
臣等不勝幸甚

重 陵殺斥邪佞以安 宗社疏 胡世寧

臣頃因首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聞廢
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 陛下孝思純篤追慕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 陵殺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
勝憂懼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 聖心至孝為所惑
動一朝改移葬京師成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為受 國

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為
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 廟祀之禮未及深
虞 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為 宗社
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為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本
欲進聞繼聞 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
未孚政將前本附上伏願 聖明併賜採納蓋臣前奏深
辯追崇之為禮者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葬
之宜慎者亦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成 陛下之大孝所
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 皇上一身 宗廟社稷之王也
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陰福於 陛下之身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三十一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冢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一則
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一士
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
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遷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
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
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駭
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稱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於今 皇陵衣冠蓋不備
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 太后我 太祖統天大孝豈不
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

不安姑積土厚對備 山陵之制而已見於 皇陵碑大
畧可考也此我 仁祖之陵既陰 太祖與創大業而已
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陰我 太祖享國
日久子孫萬世為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陵比於 皇陵
已陰 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
氣而陰我 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為帝王可也昔人
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 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
歲首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
之在安陸者永為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况查安陸
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 梓宮陸行在途未免

金明遺書卷九

一三五

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
可到此昔 聖母 聖心憑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
而可輕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為子孫長久
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造地設山
川大聚完美可為帝王宅兆者與天下蓋不多也故我
太祖初定 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 太宗下藏
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德征討往來閱歷山川數
千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 梓宮至京一昔難得
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三司恐以遲慢為罪而遷就附
會以未全吉之地為吉而誤 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

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 聖母太后懿德至情以欲遷葬
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
如 天壽山此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庶幾

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言輕率一
二年為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
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為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
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為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
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為欺罔非忠實也臣前疏
妄言今日急務以 孝親為大以保民為本而保民圖治
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士風而變治體以盡職

金明遺書卷九

一三五

祖宗之舊向使 皇考 聖母不崇以至親至尊之號而
受 陛下之朝享則為卑臨尊於禮為不順於心為不安
此 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之正
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 陵寢已安不宜輕動 臣號
已定不宜再更 明詔已頒不宜數易 聖孝已遂別無
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言不已臣願 陛
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臣恪恭專以任賢圖
治保民為事以求固 宗社於萬年此誠今日急務也

題釐正祀與事

馬文昇

歲考帝舜紹堯之後於有二州封于有二山蓋泰山必

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
 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
 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
 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
 封吾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
 渾源州封暨無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
 為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
 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
 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
 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
 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
 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
 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
 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
 北嶽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峯之說不知祭暨
 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北之北是亦
 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
 有萬國建都金陵觀真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嘗
 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
 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嶽

祭於此寧若以為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
 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
 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
 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定嶽鎮海
 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為萬世之法獨北嶽
 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為缺典臣非禮官考
 據未真但係 國家重事不可不為釐正乞 勅禮部再
 加詳考如臣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
 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
 蓋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
 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且爰更乞 勅翰林院撰文勒
 石豎廟以垂永久

正祀典禮
 倪岳

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
 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
 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
 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
 三其實本止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
 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昔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
 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聖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而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著曰王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借居昊天上帝之上哉出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庭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為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邇年以來九遇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二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公議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

北極中天星至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今 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 國朝

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之文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伏乞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 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感德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願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說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

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毋讐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

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樞重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 勅賜文昌宮額殿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合議得道家謂樞重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合拆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謹按傳記張道陵字元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水治病桓帝末

會朝靈書卷九

三七

壽元年於靈峰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 國朝仍令儀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靈顯宮告祭又按宋徐伯温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被張魯定漢中魯祖陵廟當時魯與曹操為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受其教者輒出五斗米贖罪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 師君其聚 鬼卒以祭酒大抵瓠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為太上皇孫漢中

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稱漢天師而然爾合議得正月十五日為 祖師誕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

會朝靈書卷九

三七

秘魔殿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齋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頃史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 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過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 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輪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輪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思遂息程明道為上元王簿茅山池有小青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有祠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 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

志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嶽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蓋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齊天仁聖帝 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嶽鎮海濱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而嶽首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禘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

禮部議奏

三九

免 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勅顯曰佑順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符遊過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 國朝神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真武所向神陰

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大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長隅并武

當山谷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

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

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遣

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

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一則焚毀 聖聽糜

費 內帑下則搔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

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率率邪術遂使香火之

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 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

本朝崇奉

聖

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 崇朝崇奉

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人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

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依南京洪武

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

遣太常寺官祭其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

類類年齋送不無太繁况已有內外官員領 勅在彼一

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

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濶白綿布二千四百疋濶白單布

二千四百疋祀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百四斤雖稱送

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令民力億載亦宜量為裁革

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

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替而

國用少節矣 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

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嘗嘗從虛靖

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

恩真君則王樞人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

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

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火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

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

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通年四季更

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

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

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

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

其法之所自宜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嘗傳會之

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 欽發克

軍顧珪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

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 累朝創建一嘗難便廢毀所

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昔袍服宜令本宮主持

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

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仍乞 勅內

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 國用不

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 金闕上帝三闕上

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

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王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

徐温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鏡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

戴之圖像以祀宋賜金額又考之 御製諱文云 太宗

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瘳百藥罔效或有言

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闕地廟宇命有

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

加封金闕真人王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王闕

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

闕崇福真君王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值

曰九天金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

天金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通年以來每

月朔望并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

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昔已有皮弁冠大

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王冠冠衣冠袍

衣冠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紅服十年一次更換

化之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
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
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
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
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至袍服等件在京更換
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齋送道路搖擻虐害人民不可
勝言今議得廟之創造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
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 聖節并朔
望等項祭祀及嘗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為嫌
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宮任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
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
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任持廟中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
同道籙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散
壞之日方許奏請更換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
亦同此例但遇有散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
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為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
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
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王闕元君謹據徐仙直錄
及 國朝御製碑文神之神母者即二真君之父母金闕

王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 為忠武真
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
仙妃 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
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
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
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王闕妃天房眾
母顯佑元君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
金闕王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旨禱應之
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
國專權私王殊無功德祇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妃
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
者為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 京都城隍之
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
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
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
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
為功不小故 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
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 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
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 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
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

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於天下
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濫無據俱各罷免奉
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廟靈
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
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
用冠袍六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內外群祀之禮

五濬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
其下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
有為君者八人為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
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
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
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
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
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叡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
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顏凡三
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
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蓋惟取其純德鉅功列位而通祀

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考正祀典事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
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
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
豈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
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
而已必得文與行並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
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
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
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
為關係豈特一省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
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
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
於心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
廟是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
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
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
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

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
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
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
頌以羨冀為正直所羞則是觀之則眾醜備于一身五經
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曰為經師使俯坐於孔子之
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請神仙方術嘗
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
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
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
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
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
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
風角等書班之干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
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
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
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史子為賊徒
可謂世鑿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嘗是時昭娶魏之勢
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
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其奸人伎
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書亦止有三氏之說傳其大

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魏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
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代吳之際因祈禱之譏盡殺江陵之
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
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
無功巨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
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
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論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
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魯等又不過訓詁
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
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
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較而不正之人使安
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墨者誦其詩讀其
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
於身心未必有熱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
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之哉其禍備害道將有不可
勝言者矣至於鄭玄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
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
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
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

萬言號后氏曲臺記載聖等皆受其業蓋本禮記之書

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

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

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根三人

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蓋殊夫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

疏申根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

也今廟庭從祀申根封人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

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翹子路以沮孔子乃

聖門之蠱腦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

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兩易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根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

愚以為申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願何蘧瑗

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官罷其祀若瑗放

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

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

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蓋

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

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

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

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

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

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

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

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

高似仲舒而本心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

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者

觀古今之弊指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

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是今人以

為威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

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

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

約以為少述者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

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松式朱子小學書亦備

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
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
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
典矣况宋端平二賢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
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
相聖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德于教于學者
死則為樂祖祭于警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
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
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

禮意

一五二

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
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語于帝之所以為學者不過
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交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
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
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宣聖之中必
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
嘗封顏無繇祀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
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海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
祠中祠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孟孫氏會點泗水侯孔

經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
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
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
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
從遊朱子之父常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肯以
朱子託其女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下附王安石
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
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
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
文矣

禮意

一五三

薛瑄從祀議

霍韜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
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
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
顥歐陽脩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
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
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
精神心術無毫釐不備孔子之教雖不如漢儒蒐輯遺經
實自童卯至歿齒無廢刻志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
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

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殿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賤貧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滯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 具趨向純正畧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五十五

免立五岳廟碑疏 劉珣

竊惟唐虞三代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三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祖高皇帝以為岳鎮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為神豈 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德正 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况神不享非禮故孔子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 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岳鎮海

瀆各頒賜一 勅今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具選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或火之需載在 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 朝廷以禮奉之意

諸廟祀二忠疏

黃相

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闢崇報 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厥宅皆此意也我 國家以風教為本以綱常為治自 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于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於其土及定陶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鷄鳴山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聞如漢紀信生於西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葬於錢塘又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兼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為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稔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議奉 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 天語榮於華袞 渥恩賁于泉壤使陳瓚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不夙夜祗承 上命切照文龍當宋季為閩廣宣慰撫使北軍入廣文龍以下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誠

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瓚文龍叔也元唆都攻興化瓚以義民三千人禦其數萬眾及元兵登城瓚率其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曰吾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狗奴求活耶唆都大怒車裂以殉俱載宋史及郡誌

曹忠言與秋霜而俱厲堂堂大節與日月而爭光雖宋遘陽九災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真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效矣列之祀典允愜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居無存久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 勅該部比照廟祀紀信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奉郡事例擇興化府近城爽塏之地量立一廟共祀陳瓚文龍於中

撥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 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為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疇禱之中而凡生於其鄉守於其土仰廟貌之巍我觀禮文之豐繹首剛正之氣自勃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其裨益風化夫豈細故哉

遵 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曾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天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其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也開國之一大典禮令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 敢議及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請乞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 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禮制欲禮部看丁來說豈以默之論雖其當而叙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

當開基洪武之二年五月己巳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凡三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 聖朝胡六海馮國用趙得勝滕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等皆已死矣復神於下壺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為此言哉及細讀勳奏 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

在後實死有先後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

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驍晟王禕許爵其世論及倫禪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致勤勞今勲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僉事桓封晉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陽鳳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履永安未除之先凡有十三人其已死屢未安倫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諡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即古禱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重尤重英則廟且不與而又欲列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累至侯爵非不大又以詩書孝友恭儉無

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眷顧出而歛鎊慎審好禮下賢且頃能奏大禮大獄諸臣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情雖輕而於我開國之大典禮所關則重况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則身當龍虎風雲之會日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置繫附之勞素孚於平若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海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出於化化龍黃之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別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向六人倫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行取於死事而當昔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以上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節功雖今配享九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倫通海張德勝得與廟祀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化之妙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言故今位列差次之

間尚不可輕以移易况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前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 開國亦當俯首歛避况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衷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家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儼之旁則助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 國朝之大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為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

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及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

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道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擬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議謚洪武初

惟武臣有謚至末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臣竊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 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

托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病痼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情乞休荷蒙 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 恩刻骨亟圖調理奈衰朽之極病痼已深醫療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觀 天顏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贖罪每念古人既死猶以死諫况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瀆餘忠上備 採納臣昔於 陛下踐祚之初輻致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 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邁因 大禮之議群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 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 聖武彰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臨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過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矣矣故諫者曰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群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

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蕭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肯不堪箠楚偶斃 雷霆之下遂傷 日月之明而大為 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寔由群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 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庶書以遠禮受

知 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堪

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寅緣結托不由最推以得侍進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

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

皆非 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

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聰明仁孝親定 大禮追崇 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而躬

致 廟享尊崇 聖母為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 陛下之事 皇考 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 皇考 聖

母受 陛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 聖謀下詔以來人心允愜 天意淳孚已致風調雨順時

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孝治之應必害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者於正 兩考之失追改

有古伯之稱紛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猶有見 陛下入繼大統雖由 皇考禮體倫序當立

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 聖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未戴實承 孝宗敬皇帝

聖治之陰臣知 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一言必有不欲盡行而 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 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群臣之固

惑而宥其愚忠要使 兩宮 二廟均享 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 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

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

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為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此

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過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為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

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為權奸所誤天下凜凜

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且得 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 孝宗而聰
明英武尤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
雖間遇天災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亂時議紛更群
臣寧身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
遽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謂 孝宗無
後非惟 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為
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貴宜而其事之與卑必順
人心縱今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群臣所執雖
若為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
孚 陛下而乃忿議者之創論不合沮 陛下之用人無
方至於激烈之過而聚哭于 廷已則非禮不能無罪矣
昔盤庚遷殷本以利國而群臣不悅言動淫言盤庚再三
詰諭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漢為商令
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群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王之
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信任以
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 天求命於萬年 陛下
為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倦倦

皇明經義文錄卷九

五十三

兵部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上黨同類之心則一也况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語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為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

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 國家有事即相呼而

起以為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

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消消不墜將成江河毫末不

折將尋斧柯為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

以今日論之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

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穉穉生於丘隴禾稻之中

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求樂以來

往往以陸夷賓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

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之變虜犯近郊

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鄉導者

此其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為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為中國禍害今况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况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

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 勅

兵部鈔撥於迤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

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

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薄之阿使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當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知習性自然殊別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

為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觀之自其靡
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報之心忠君親
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
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
之志方疆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
弱彼疆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去留此等之事
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
之未鑑哉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
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
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番將為
正將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
無所疑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
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
者也

上禦戎事

李賢

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快牌止能避箭
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
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寇地見單于兵
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中有蓋為先驅
馬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其馬

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水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
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勝之百馬弗能當也
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
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
然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
軍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櫃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佔地五六
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十六
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城內藏軍馬糧草糧
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
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
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
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
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之退敵驅之出境使
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

論西北備邊事宜

董越

曩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勳閥舊臣其遇敵大機臨危
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為夷狄所知及所敬憚况其在
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為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
畧罕閱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伏啓慶此其一也曩時

士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參用土
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
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輕怯體不耐
寒視風沙刮回擊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聞輒為所輕
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
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
之芻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重輓其數有限
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屯兵
一切不用而惟釐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
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

國朝通鑑卷之十

五

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未
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
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况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貴矢石者
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
器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
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踈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
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
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 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

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執或有之而名
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為越今無事之時正
當防漸在 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諸畧者聚之京
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
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
以下曾若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心使如古名將之遇充滿
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
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為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
州范仲淹正環慶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
其二曰增上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

國朝通鑑卷之十

六

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
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
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心言也何者南北
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
賊背叛 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
之時其間士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
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
或勞苦或樂借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
既縛大率皆出其後進計盡效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
軍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擄

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為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為除見在上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嘗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末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余未零屢為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為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為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指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屬國或見有屯戍其

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况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倡厥然春深水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濫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鼂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寶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朝廷未嘗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忍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願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瓿使冒貪之風由之明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賞以連坐必

信誠者乃得論功冒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
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算於法不為已其
者則肆赦而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
用矣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厚高祖謂李靖使
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
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
於控制不隱於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
帥之善操子奪之機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
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圖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
也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仁歲虜酋毛里孩倡獮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
彼既而阿羅出序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效效尤蟠結據
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
紮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
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
兩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進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
邐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擁髮疾行長驅
奔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悉被其虜首年
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察

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弱怯
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於我者得衣食之原據於彼者得窟穴之固所以任其源
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而
勞日甚乃者上厯 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
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剽除庶乎少酬委託也奈
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扁或安行以返乃所
修爵以優游於朝行犖帛與金以充物於私室其軍旅
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
士卒悉狘而勿聞撥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
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奪實
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無
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
成糜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
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况京營之兵素
為驕怯平居不習夫彼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
俘之用臨陣退縮反贖邊兵之功理敵奔潰久為虜人所
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願乃輕於出禦以瀆 天威
所謂寸鈞之弩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
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

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為藩
藩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
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還不將人心
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當批亢持
虛兵家之算精銳旣盡昂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又
有警後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
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
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
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
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空虛
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
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
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上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
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權宜私親
故者或出空際授之而倉吏無升合之入立關中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而給塩引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虛名高
之而實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塩法日沮而邊備所
由以不克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
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
而多則銀益賤粟日貴而必則粟益貴矣而不知邊於養

皇朝通志卷之十

十一

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
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
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酒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人米一升馬
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
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
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
莫此為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備之道兵力敝
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為之盡心
者乎及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
同紛紛不一故據指掌之圖肆曾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
之故陰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商角
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
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
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或
倖為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
宿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守而
無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
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
使河套為之一空邊陲為之永靖是亦不善也然帝王之
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數萬前行窮搜遠

皇朝通志卷之十

十一

擊乘危而履險徵幸於萬一運根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
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緇巨無際既無城郭
之君亦無委積之守彼或以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驅馳或掩
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
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
功者謂欲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逐平
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昔
圍圉耳今若是將使戎伏魏至生心瀆離為之垣壞遺孽
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未可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
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
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才土皆受
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
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
鍾於關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
揀此實察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
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笑取焉臣所尤不消者徒
以白面之書生謬司戎兵之大計以甕中之小見騁筆下
之浮辭謂詢謀為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
則執已意而不回處置垂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
既為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譏制南夷遠借隄備

皇朝通志卷之七

十三

四

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
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
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
臣論之不若則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
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收功也多曰重將墮
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
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賞罰以立兵
紀而規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
數者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
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
也哉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機
專在不合將臣意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先節
度之師無可為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死
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將之叅戎自閩以西
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
之意一遇緊急有所關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覘免或
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遲滯欲望彼此可以召援豈不難哉
又况制於監臨之人寔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
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
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算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

皇朝通志卷之七

十四

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
無專一之權戡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
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
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
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
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
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
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
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闔關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
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
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
之權圖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
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
聽而非時之諂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足以褫四夷
之魂魄而非時之僭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
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推赤心
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
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
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彰威稟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
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十

五

倚爲長城而虜之進退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
侮以自以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
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女
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
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
門保安不過二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
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
郭寫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傑衆則非所賴况又二
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
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往進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
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牧畜徧野虜騎卒至
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謂當閒暇之時相度居
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
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於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
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翰或可
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壑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
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
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
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虛實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十

六

城堡犄角又恐其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為邊患者未之有也

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容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為兵番土適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進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為兵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重養兵之後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徃因戡守不足復調

陝西通志卷之十

十七

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徃來乎其間夫容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累疊日供芻糧歲費膏犒屢屢未睹重廬生乏職此故也臣謂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虞氣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種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內或有疾疢則罷遣而復於賦敵之間則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勾補或破其家

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況其生長村嶮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荐雁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途城堡分隸以居

陝西通志卷之十

十八

房屋器用官為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容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溢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為利便益可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開謀以立兵紀而規賊情者蓋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師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

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
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
死者皆斷於 朝廷而非諧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
曹穆武一劔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表之賜熙然春
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
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
喪師債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
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
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
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而可成哉又

况守邊之要胡邏爲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昏
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
伸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
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食如夷或遠探賊營或
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
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操握
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
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
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
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

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積乎輿
論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
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實擊戮有罪
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究無所容
所稽矣尤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
令以待胡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
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戢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以
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
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
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
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
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
巡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
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
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
克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克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
待其楚至追放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秋
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且夕戰爭
慨然用粟祇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
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
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
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
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存昔人可行今日胡為而不行漢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
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特治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
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至汴河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

論漕運

三

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
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行饒沃第因人雁兵凶而流移地
多廢棄而荒穢餽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為農
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
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
官為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
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
課最誘之作勞則入之力田者眾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
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
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克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

而虜不能為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為易行今關陝所需皆
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於
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塩船木筏皆
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莖必令運貯榆林及保
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莖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
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
運之害公私之利突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
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
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游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
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

論漕運

三

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 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
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
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
之必察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求
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
可致矣屯田既敷於實漕運亦復於古上無贖民困有餘
財 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遠至
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
今日者乎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肉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蓄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鳥遷爲巢豈得而制比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探內郡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上勞宸慮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繼且其來如焱風去如電我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焉前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皇明經世文錄卷十

五十一

一曰守要害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刮按漢遺規阻河關守能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授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置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階於此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故邊將常備邊

曰先必積穀充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完固分屯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穡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氓之困矣

皇明經世文錄卷十

五十二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德表之群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賞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陳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賞勳有功罰威不迪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

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同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關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隕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

勅憲臣嚴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虜斬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

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擄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為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為安危今天下全

盛北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

之氣乎或虜騎稍之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必為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

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聞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

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粹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

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人彈專守一而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

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通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

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為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識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

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谷大用同至閣議公力辨以為不可乃具揭

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 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

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况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為勞擾亦難

事 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遠未免驚疑

等不敢輕議如謂 聖駕若往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

兵部亦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

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乃下

詔令議兵部始以為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

臣等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而禮監文書官迫令

臣等

臣等

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公等乃具題本極
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
恐損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
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佔住房屋需索
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
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仰恩恃愛做脫軍
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
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賤
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
用行糧布衣之外必須賞糈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
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變
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
虛實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警息恐商
之進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
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
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
地若何設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 國之心
而臣等獨當誤 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
明 聖慈憐采人言務求至實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

也

論用兵便宜狀

夏良勝

一新製火藥有名齊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圍
以鐵以火藥與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響
可移動可持久彼當其敵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難
於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發縱成功况茲陸野攻取皆
為有用之具也

軍伍之制

丘濬

漢之材官躡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
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
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漢兵制舊者不可為法故也
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
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
司者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遇有
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為行
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為五焉內外衛凡若
千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為一衛
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
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
所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

朝軍伍之制也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為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官禁之衛

丘濬

臣按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瓜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守邊固圍之畧

丘濬

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處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在官地如數遠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為罰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則依繕工司運水和炭草例就伴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為之度以必成為效有枯

損者乃責其陪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為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

列屯遣戍之制

丘濬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圍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敵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及後使邊兵之善鬪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

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
爲守戡虜大入寇方許秦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
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
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
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過盜之機一

丘濬

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官
民出釜鬲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爲盜
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

富弼

范仲淹

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
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
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
其徒手而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德愈於坐致一部生
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
在未宥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故而
爲之開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
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被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
坐以矢牛羊之罪則過矣

過盜之機二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
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
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
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輩之時一旦敢爲亂首爲
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
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
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
相誘脅事幸成或得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由
是盜賊蠶起而元亡矣豈但元哉宋有詩云仕途捷徑無
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
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
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
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 朝廷嚴首亂之誅則禍亂之源
塞矣

宋詩

宋詩

過盜之機三

丘濬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
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
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
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其何則莫如秋之兵甲馬如
雲矢石如雨牛羊索然不絕其人便習而欺其器

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器械之利一 丘濬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苗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兩弩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文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施之於百步之外矣

器械之利二 丘濬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焰硝硫黃炭為之硝之名見於本草張隱是方論中已用為藥是豈時已有矣然陶隱君日華子及宋國經術義學書註

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賊阻是憑槍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摩則歌遜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五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苛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標榜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乃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堂而治之迫脇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白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父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

皇明經世文彙卷十

三十一

未嘗言其可為兵用也硫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百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為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宋樂東平南文文人所製者尤巧命

皇明續文錄卷十

三千五

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造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器始於何時助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 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吹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焉嗚呼神機火鎗之奇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然則以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習以為之避就者亦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特一旦臨陣發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九臨戰陣

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用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為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臣按陸贄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令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驛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為四類而今日則僅三類焉蓋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長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繫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崇階而授祿者但就其中又分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總撫是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身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

皇明續文錄卷十

三千五

揮及派官是也警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朝

宗蓋得此意矣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臣按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
為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
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
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
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貴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
嚴矣今世乃有不自武貴而以筭倖技藝進者失 祖
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

本朝文獻卷十

七

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
以為 恩賜之且欲得之而人譏之固不足以為榮彼何
足惜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
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
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 朝
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
乎有異能者且不可况無能乎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
其子孫乎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臣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必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

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
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
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
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
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為之用其才
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
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
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
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
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艱難致
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
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可
言征討官有繁穢者請論功定罪論曰 朝廷大公至正
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
於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
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厲其節使
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
服膺者也然不惟形之言者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
持警飭之使仁義之澤百世如一 日焉伏讀律文有曰凡內

本朝文獻卷十

三十八

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管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克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惧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

武備疏

楊士奇

通變宜民之道於軍伍補役之事尤為切要者亦惟遠近適宜而已切見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上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相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接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死於途而不知者深為可憫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在此固為弗宜在彼且乏守備於之軍勢夫豈可哉伏觀 太宗皇帝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當若在北京衛分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赴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倉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地方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二年又准兵部奏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死罪者 愿有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為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非者已死補後者皆非犯罪之人 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宣宗皇帝之仁也今 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慶衛又以廣西缺軍命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為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也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口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害不念下人之艱苦夫豈體國憂民之義乎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

附近衛所帶管收探探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欲行起撥者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極邊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其有缺之後復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分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而國家急務亦無不宜矣

叅不當與虜講和疏

于謙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竊守大同叅將都督僉事許貴奏乞 勅在廷內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要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 聖王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齎 勅與賊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照舊修葺墩隘廣積儲備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陳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詞即是姦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 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迤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差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 太上皇帝

因本部叅係重事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 欽依虜情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今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一節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熱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實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眾累破我兵推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延迨及李世徵欽北狩中國名將如

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

割地上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世則不得已降尊號其

為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固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

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蓄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棧而勦殺賊而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鬼啓其衷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奪此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 國耻不出大羊之下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改撥官軍疏

馬文昇

本部議得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鎮操守以四處論之已是不均其中都留守司獨撥秋班山東都司獨撥春班以兩班論之又似不均既該軍人楊上三等合詞具告合無行移團營自弘治五年為始先將河南都司春班大寧都司秋班輪赴該鎮操守一年至次年却令大寧都司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輪赴一年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輪流赴鎮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兩年一輪兩班俱遍周而復始未為遵守又查得戶部等衙門會議都御史唐珣奏稱原派黃花鎮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限期徑赴黃花鎮交班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省諭先擬

大明律考卷十一

甲三一

事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自諭領操官旗不必到營徑赴該鎮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班不到及到班在外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經通行欽遵今國公宋承等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鎮秋班官軍輪該河南都司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備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八百四十七員名要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荊關等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本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承樂宣德等年在五軍三神機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初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為一營操練專備征調天順初年仍散歸三大營至成化年間因各營軍馬號令不

承卒遇邊方有警方時取撥不定恐致慢事因言官之議於各營內選取在京并在外官軍共一十七萬總在一處分為十二營操備又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為團營凡遇各邊有警就便調遣前去不許別差蓋內以護衛宸居外以預防邊患若重取輕強本弱技其慮不為不遠其勢不為不重但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萬之數而五營欠少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今又無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又於團營內借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去為因離衛不遠率多在逃又因閱實邊關大臣具奏暫於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

大明律考卷十一

四四

河南都司摘撥則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致團營數少欲候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誤本鎮備禦若再於團營內撥去萬一地方有警又恐調遣不敷況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准事例今既該各官會奏前來若不權宜處置未免兩相妨誤合無行移五軍總兵等官於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春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守週而復始二年滿日仍令河南并大寧都司照前輪流免致撥亂團營官軍該補團營之數謹

補送廣京營武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昇

嘗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
俱來報說我母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知今
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
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
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住
紮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
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
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被朵顏爲彼
嚮導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割營或留虜衆在於大同
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
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千里係腹
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
衰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
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
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家
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乞 勅兵部一面於團營
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前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
密雲各營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人

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
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小探如果東
行即將石定三處軍馬就便啓行於所據地方操守遇賊
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諂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
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空
掠不敢馳騁秋苻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已
久兵部宜奏遣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五德州左衛
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
提調操子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
原選士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
俱在本州宣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
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急應急先將前項各城
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且馬軍遇有入關賊寇
相機戰守若太勇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軍
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
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下令
下班留之以資京師如邊方無大警急仍令暫且下班不
許遂散以應調遣東西一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
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
虛非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

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叔大名知府李瓚俱已
操練足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得無復
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
方爲原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皇朝經濟文錄卷之十

皇朝經濟文錄卷之十

四七

兵部

總論邊務

丘濬

虜莫大於遼金元莫弱於我朝而始盛於今日蓋我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遊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平其遠於是窮荒餘魄僅存喘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迫開平與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師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枝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累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沒雖稍有倖斬亦不甚焉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泉婁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驪肉駝馬類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歡艷而吉囊者從蹤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於中國騷掠遠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安慮不為所虞計則又擊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若

之邊備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則所謂最可憂者曰誰能興之曰惟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之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於腹裡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久授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有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真缺既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謂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之練而後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竊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何可得也是為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

感洋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之行得至
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等為公巡撫二年以兵
有賴地方無慮者加陞侍郎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
取宰臺部其有失機誤事者改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
得未減不廢禁錮如是則公受其欺而幸其成是方大
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是受者不領 聖主之外顧
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是計也一曰不齊備一曰值
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戒五曰新法六曰陳陳况
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七年信為儒術之說以致武職
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高意撫按以是
驚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感銷英雄敢
慨之氣為害非淺况鑿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
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試怒蛙聲粗直暴猛之失拘無從
容文雅之是尚庶得跼弛之士充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
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
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
而甘之內就被徒俾其無可用之地邊方務務極搜
最多樹印登壇從來未自不若罷去民人止許武官應選
仍分邊方腹裡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科數以廣其科

勿偏重浮詞以遺驍勇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
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裡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是
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
戶不與將不隳墮人心阻遏賢路乎莫若通千百戶等皆
為推薦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
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
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
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
云戰死官軍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
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
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
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
為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傲尊之下
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
矢激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為論者孰不知巡
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
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
罰一洗積習之弊則在言言諱諱 朝廷諄諄而因循之
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之何哉語云根本
在 朝廷此知要言也故附於後以見臣子期望之心

馬耳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
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
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
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
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
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
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
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認是何姓名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一

加具

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
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
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
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
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
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
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
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
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
輩之人易以斯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

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
將各營之人逐漸聯合者不同廢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
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克再
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
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
動先以弓箭對敵神銳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
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炮火銃飛鎗
火箭等矢齊發若勢文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
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斃步軍用團牌腰刀一
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
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
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謹當用心設法
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由嚴號令務使
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
急調用以取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
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鬪之勢
使之耳目慣熟步履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尤致臨敵
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
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眾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
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

而求况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
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
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景泰三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 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
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
則撫卹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易為調用這等不負朕委
托之重欽此

為清理軍伍事

王瓊

查得先該本部奏查得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

東甯府志卷十一

七一

旗不下一萬六千名較其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

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

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本部屢奏前弊蒙 勅各布

政司按察司并巡按監察御史挨提奏報然勾軍官既多

有懷姦挾詐往往東潛西躲以致姦孽不除官府被其攪

擾百姓罹其苦害徒有勾軍虛名而無補伍實効已經會

議奏准令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無人勾軍

止將近年逃故等項軍丁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奏清勾

人用監察御史十七員分定地方清理宣德十年十一月

十二日本部官奏節該奉 英宗皇帝聖旨是道近年

水旱飢荒百姓逃移遷未盡復業待明年秋成後着去欽
此已經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并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
欽遵去後今照天下都司衛所通年逃故等項軍士數多
遇警調用不敷今內外衛所將該勾逃故軍名貫址造冊
陸續到部即日秋成欲照先奉 欽依事理將原保清軍
監察御史陳穀等分定地方請 勅前去着落各布政司
按察司直隸府州各委官一員分投嚴督所屬州縣將冊
內坐去軍人照名勾軍補伍庶為允當今將清軍合行事
宜欲便備榜就令監察御史齊去通行曉諭禁約未敢擅
便開坐內一件清理軍政監察御史每歲八月終照巡撫

東甯府志卷十一

一八一

官事例具清解過軍數回京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本部

尚書王驥等於 奉天門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是著府

州縣今年有災傷人民缺食處宜加優恤待來年秋成後

整理不許急迫重有擾害意此又查得諛兵科左給事中

郭鏗等奏內一款清理軍伍開稱先該兵部尚書項忠等

奏差御史一十一員前往江西等處清理軍伍三年一次

換清理方今水旱災荒無辜之若又照舊清理不過逼

民逃竄耳如蒙乞 勅工部詳議查照災傷去處照依往

年事例暫且停清等因奉 憲宗皇帝聖旨該衙門

了來說欽此故本部官得所奏要將勾逃故軍照依往年

事例暫且停清若有先前清出軍丁亦要存留待候豐年
 解發另行查勘奏請定奪等因成化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具題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擬欽此又查得為照例
 停免清軍官員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得各處地方見今
 盜賊充斥災傷重大各該清軍御史合應停免本部欲咨
 都察院將山東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并北直隸
 順天保定等處南直隸蘇松等處各清軍御史暫取回京
 其見今該清軍士分各府州縣清軍官候次戴寧息地方
 收成起解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二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為地方災異事

宣德十年原擬差御史十七員每年八月終照巡撫

該本部題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洪遠奏稱雲南地方
 夷寇搶劫村屯拒殺官兵本省近年該勾軍士多係夷羅
 清查起解比之別省十無二三乞將本省清軍御史暫且
 取回又該巡撫貴州地方右副都御史蕭翀奏稱貴州地
 方苗賊作亂連年調征屢歲旱荒缺食查難充貴州二十
 衛所俱是充發軍人比之雲南軍數尤少軍政清理相應
 暫停將雲貴清軍御史暫且取回等因該本部議得所奏
 俱應俯從雲貴清軍御史暫取回京該清軍伍着落布按
 二司分各府州縣清軍官員清查起解正德十年三月十
 七日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今

宣德十年以來 朝廷慮清勾太急逼迫逃移初奏差

十一

查得宣德十年原擬差御史十七員每年八月終照巡撫
 官事例具清過軍數回京後止差一十四員內兩廣雲貴
 共二員南直隸二員北直隸一員見今湖廣雲貴陝西四
 川監察御史四員俱取回停止又查得福建實有軍士九
 千四川七千湖廣五千陝西廣西各二千江西一千廣西
 八百雲南七百貴州五十餘名南直隸府分各不及萬北
 直隸保定等七府并順天府共實有軍士七千餘名前項
 各司府實有軍人數內在逃該勾軍人其數又少臣等議
 得前項本部節年奏行清軍事例固是充實軍伍之意但
 自宣德十年以來 朝廷慮清勾太急逼迫逃移初奏差
 官之時即令待秋成方去後因災傷用兵屢為停止又因
 兩廣雲貴軍少俱二省併差一官無非欲休息小民保固
 邦本之意及初議差官每年八月照巡撫官事例具清過
 軍數回京其後方議三年更換亦非舊例今查福建四川
 陝西廣東江西湖廣六處并南北直隸各府實有軍士各
 不過數千廣西雲南貴州三處實有軍士不過百十內有
 逃亡所當清勾者責之司府官員自可理辦似不必專差
 御史一員督理雖再雲南兩廣各共差一員但地方廣濶
 豈能遍歷况今蘇松淮揚等處災傷極重并其餘無災地
 方催徵起運京邊稅糧及派差營造等項工匠物料比常

繁重民不聊生當此之時若不從寬撫恤迨逃竄關繫匪輕合無將湖廣四川陝西福建江西兩廣雲貴兩北直隸軍少去處今後俱不必差除湖廣四川陝西雲貴見已停止外其餘俱取回京其該清軍伍聽本部查照軍政條例嚴督司府等官照舊清勾及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遵照憲綱糾察整理惟浙江山東山西河南四處軍數頗多照舊各差御史一員清理務將應繼之人勾解補伍不許將見在應役者妄解戶丁查理及將逐年丁盡戶絕者一槩勾擾取足分數逼民逃竄及照正統元年本部原勘清軍御史每年八月終回京今合照巡按巡監巡關等項監察御史出差事例扣滿一年差官更代正德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計處清軍事宜

王學益

照得清理軍伍係 國家重事 國初各該衛所軍伍有缺俱得竟自差人勾補守德十年該本部題 准事例各衛所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攢造底冊一様二本一本留部存照一本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一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名冊一本送部以備清漏清等項查照各司府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軍冊逐一開立前件措造實有

事故文冊送部回荅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各衛門歲該造送文冊不上一二十項每項費用不相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煩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况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千少或千餘而計所解到軍丁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幾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為未便各該承攢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通行查理但照前冊歲以為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為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唯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有以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居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賄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謄法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荅文冊雖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入者又有一軍回荅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即解補者其已

查明經濟文冊卷十一

十一

解軍丁則又有隨到隨逃者有偽為批印回銷者雖近有行衛填勘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勘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濟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三分之二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忘指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立為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同若雖煩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至計行平民或至枉及稽考既踈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為始除宣德四年前逃故軍士已經題准住勾外其

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

宣德

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刻刷備將宣德十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軍一名用堅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州縣照舊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已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州縣逃故軍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但每所訂作一冊照依發

去冊式分付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做八格填寫一戶上列橫格開寫軍祖姓名籍貫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額軍役填寫外各空格紙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造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查管今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註原軍冊下新充軍白填註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分各司府州縣亦行照式填註以備查照雖至百年

宣德

宣德

可免更造各該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查及不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免勾者即與開解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題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原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縣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有勾軍丁自單到日為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然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民挨無者查照軍政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

解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諷州縣
候出幼解衛及老疾故絕日繳迯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
諷州縣另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
年勾取不獲仍照此例施行雖久不廢該年清審過官
員職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其後各取親押若
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做故絕丁捏作幼小非
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迯移者事發應解軍丁照例發
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糧極邊仍令僉戶下一丁補
伍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治
罪以後清軍御史定例五年一差務將五年內發去軍單

卷十一

十五

費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吊各司府原收住勾冊查審
內有捏獎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為
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為
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又有司途冊單繳冊期限弁
違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
若猶未損於舊而自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
不帶減十之一所省官軍和糧之費不知凡幾千萬矣回
之在衛所者若嘉靖十年若猶以為煩而自本年軍單
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官用里甲之優不知
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

而不解之例嚴捏故之際尤重住勾之冊尚存御史之
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
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
伍可漸充無事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以
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
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
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迯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
所管迯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
知而法行無不可救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
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結製可精在有司者奉行不忠於煩

卷十一

十六

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治不憚無憑故激揚有道庶
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踈變以宜時不謂之紛更而於軍
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所先年造到清勾軍冊舊例具新
選官弁覆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
該本部題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
照例水路應付船隻陸路應付馬匹但各衛所道里遠近
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題制題進表官員到京相
同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於營文計焉不肯帶冊
討驢文南北直隸各不係衛所分俱無人肯枉道賞送
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各

吏部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於
各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
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畫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
布政司交割轉發直隸送各巡按御史處交割轉發照例
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疋及董
單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委另填勘合行各
司府州查驗則驛遞既可不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
再照前項清軍事宜於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
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係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
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內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
有不諳書寫恐致候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錄
俱揀撥前來庶為便益嘉靖十一年本部尚書王憲等題
奉 聖旨是

修武備以防不虞事

馬文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
綏太平雖當授文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
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
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
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
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

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
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
備元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警恥未雪邇來軍士
消耗十去四五雖營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
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 內府各衙門匠役
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
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
來京操備陝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
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
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
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
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
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
每名額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糶費不得實用
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
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軍尤在乎馬洪武永
樂年間京衛弁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
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各全支草料
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

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任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不穀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但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圍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樁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十九

萬餘匹中間老疾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况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守衛軍人盔甲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膝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盔壳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寸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無一入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等處外

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搭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管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無庸者亦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一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迺有舉到之數亦不過營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二十一

太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考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鋒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亦無以成克敵之功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知熟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示又天寒即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鞭撻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

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待以安者惟在軍馬
 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
 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
 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塞雲薊州尤
 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
 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年復一年
 愈加廢弛不無有誤 國家大事伏望 皇上處常思變
 居安慮危念京軍乃 朝廷自將之兵皆重馭輕防森禦
 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

奏請修葺邊牆

十一

管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置之干法更乞
 天語叮嚀著為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
 許擅役科歛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
 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以前遲延因而私役費放以致軍
 士受害性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
 監苗恭同臣文昇等選軍之後奏 准事例每管再行揀
 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為上等之兵遇警
 動調揆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遲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
 應緩其選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
 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軍有所養勇於上敵而

少矣仍望 皇上念戰馬為 國家所重草場乃
 官弁五軍三千神機管及選歷年知識草場所在官
 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未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
 場拘集地隣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為丈量每營原
 撥地若干耕者要覓何人管業係 親王管業另撥無礙
 地土補選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
 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兩間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
 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
 上永為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

奏請治罪

十一

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草預賣與人及將官
 馬顧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
 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
 侵欺料草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
 三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草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
 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條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馬料草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
 邊衛充軍更乞 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放草
 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冬春月支銀
 錢充望 皇上以兵器為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之勅

工部通查 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遞警有無勾

查堅固如有不足乞 勅內府兵仗局造作精緻盛

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送官送

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

巡撫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備所弁有司該辦軍器物

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弁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

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

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弁太

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弁各衛

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弁前

府分軍器局內兌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

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

年間弓要絲絃守劄外用漆漆角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

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三司弁各府衛委

官照依舊造段定事例來開等級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

各衙門大小文武弁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

各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令事理但有習熟編甲弓

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為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

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詳報未及

用將才弁原係將官後因緣革不係生籍革去職者會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五十三

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

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

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員名奏 閣揆次斟酌推用舉到

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

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

真才不許一槩濫舉有華 朝廷求將感意庶將官得人

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 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

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為具奏行令欽天監選擇

吉日務在十五日以前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

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一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

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

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顛倒教演之日務令軍

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

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

若斬馬長刀推鋒破敵實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令無行

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

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送營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

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

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營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

以百教千自然習孰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教習本營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五十四

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凡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本府各庫
收則各處布政司運至歲造軍弓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
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目逐用力開張時加演習日
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
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物鞍轡之類俱要
堅固齊整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
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將得其人加以倉庫充實
雖有外侮不足慮矣弘治九年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切
中時弊都准行欽

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

明倫彙編 經濟考 卷十一

十五

馬文昇

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
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
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
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
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與國之廣亘古所無 太宗文
皇帝神謀睿策有見於斯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
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
塞入貢 闕廷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聲言欲收併部
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 宣德七年以

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據宋南
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
先被害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
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又犯其涼漸入河套
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札加斯爾自西域八月
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
大同宣府地方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圖瀛河關則東來大
同以剽掠歲以為常茲者仰承 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
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

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

明倫彙編 經濟考 卷十一

十六

已衆為患亦深必 命大巨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
吳元濟又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
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鑄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
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 朝遼東三衛盜賊為寇 欽
命都御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
送東遂靖兩廣繼獲又叛 欽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統
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又住河套侵
犯陝西 欽命都御史王鉞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
總制之設前代我 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
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繼任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

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勦殺以絕邊患
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
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翔馬昂王鉞事例
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
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
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自大回隨其所
在調度勦殺候虜賊遠遁地方寧靖具奏回京

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
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
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豈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況去春

皇明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一

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戰心
仰惟 祖宗內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
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
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
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 內
藏之銀聞亦虛空較之 祖宗時十不及一萬一虜賊未
起而兵不已或難買糧草或補賞軍士或遇災賑濟百
計俱於府藏關支此等未知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念慮寇之猖獗賴軍士之得禦盡解人心必資賞賚
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不且去費以備軍國之急

之用

一照得順天府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山西
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
一應軍需俱籍四省八府之民儲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
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
脩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糧料牲口及燒造官靴等項歲
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文納之物去歲買辦戰
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輸納邊境起價過重
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糧
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償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

皇明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一

將通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菓品等項通
行查出斟酌上 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凡有
新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事司府
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
十二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為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
萬以壯 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
刻今除 欽命聽征總兵官朱璉等所領弁奉 欽命復
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
十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亦無可用之兵况京軍又

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曾管
 今雖有四衛管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空閒
 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如
 蒙乞 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各糧官軍文
 冊照冊查筭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轄一萬名統在本
 營分爲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廢
 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

一將官奉 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育和
 則謀慮僉同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

事官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違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徒
 勞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
 患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務

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與法令行則人心懼人心懼則
 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樂於効死
 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効者也近年以來
 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知營幹已私

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虞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
 警畏往往誤事禍爲尋常伏望 皇上自今凡百失機誤
 事果涉畏怯延宕嬰城 備縱賊不殺者必明正典刑以

警將來不宜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要仰體
 付託之重各思自己受任之責撫恤軍士振揚威武
 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
 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
 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等官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聞
 得實明白叅奏以憑罷黜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人心知懼
 內治邊防不致廢弛

一軍令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忘玩而
 多致敗績昔魏延善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剛功行軍貴嚴自一軍之人君命將必曰臨以內寡人治

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
 徑自誅之以肅人心口萬人之命係於一將若非重以此
 權誰肯捨死效敵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制勅所關止曰
 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
 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坐主將無益於

事伏乞 聖明於聽征總兵官失陣等分凡一欽命總制
 總兵官 制勅內明開若干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
 以殉妾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
 之其總兵官受 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關係款三令五
 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
 然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銳砲觀其規模似
 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
 車之造軍被虜固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
 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
 隨焉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
 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
 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先該
 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橫竹長牌計二

金瓶梅

三十一

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
 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
 依兵部奏 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橫竹長牌照數成造
 完日暫送九門各糧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
 可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美勝少
 美不勝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
 勢如滿水之漂石主將用兵節如鳥鳥之擊物則敵
 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
 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遷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

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本
 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
 為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
 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啓禍
 源况今虜賊誦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
 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衄豈肯輕易遠道而不重擾我邊境
 之既久必謀南侵 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

皇明征青文律卷十一

三十二

賊入境每以遊騎兵三千為一陣可分六陣每老家兵亦
 可分三陣為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若擁衆而
 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
 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
 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誦詐整軍寇西或露其形似犯我
 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擁衆向東東路無
 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為之慮頃平昔每路操
 練十分有膽氣幸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
 馬月支料豈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至隨時
 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計此則勝虜大要其歸路相

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計將官調度施設如
何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合無
勒兵部通行聽征總督總兵等官弁各邊大小將官知會
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未寧然克敵致勝固在乎
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
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
雖有遊騎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
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為驗况近來官軍遇敵
殺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
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大弊合無兵部

大明神機營

三十三

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弁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務
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為前
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
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
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營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
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賊賊齊力追殺不許先
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酌量就於前鋒營內審係某人
所殺照例報功如此庶人多奮發且絕口之虞矣

議減造軍器

倪

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國不可不預為慮也

用尤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遺年成定
盜甲鎗刀弓箭撒袋圍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
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 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
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
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
木柴四十餘萬生木白硝黃牛鹿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
翎毛觸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
油漆魚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百計軍
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外額工銀二千八百五十
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剋減工料成造不堪雖
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畧看過不能一
一週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
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鏽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
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末樂等年到今陸續
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敷應用及查
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
不堪用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半成造誠為
得宜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
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
安置晒晾不堪者揀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

於各庫存留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
如此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為有用矣

為預定安邊事

于謙

照得宣府大同地方即日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
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誘我官軍
而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切
料此賊必欲搔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
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 朝廷所委任者
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輝趙廣德等數三其大則署都督
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京師軍馬雖

宣府大同地方

三五

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
士有效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莫見而將無
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效死之力緩急之間恐悞大
計乞 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輝趙廣德張義雷通
等各陳已見以為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不
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安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近畿州縣
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
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以在各
出已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 皇上聖鑒擇
其可行者請 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有宣說 勅各

官陳奏必其土為 朝廷分憂下為邊境除患不許面為

承順退有後言俟敵既至互為異同以悞 國家大計况

耕當問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

人而欲以書生臣等書生之淺見以議論則是徒為紛紛

而未能濟事也臣材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

為危急思患預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

雖萬死不足以贖景太元年奉 聖旨說的是宣府大同

乃京師之藩籬虜猾猖獗各處剽掠使我士馬疲困若不

預為處置愈生邊患便着他每各思長計如何安安開寫

來看欽此

宣府大同地方

三五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諳習之士收拾
疎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計
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 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
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選
然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閩闕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
久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
以為陞擢之階級以內或戰督府之宗班外或膺邊方之重
任或處以方面之長或列於行伍之師帥世守爵祿家
傳勳業獎勵武臣作興士氣皆其善矣但求求止於武舉

一途允授賊推誠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存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貴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齊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踈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辱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

聖明神武文錄卷十一

三七

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那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李晟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得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狡破智高之糾徽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歛氣挾行以赴功名之命此而代改章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士人之中豈無一二其為將相之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賞武

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晉曰法度雖嚴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一則品式宜加詳備因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一舉一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編略精遠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有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日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天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戰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廢法式昭宣足以備彘慮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懷中陛下屈辱策而用之何憤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言者又何假辭解而嘆思惜才於異代也哉

聖明神武文錄卷十一

三七

推舉將材事

余子俊

臣等議得將官凡在內者皆荷 聖明簡用在在外者多出巡撫巡按會保今五軍管軍管官缺尚要會官推舉以為

將官預選之用今查行成化九二部院會官所舉將材選用將盡若不先事再行會保不無為其進取者奔成風耻於自顯者愈致埋沒合無行移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分在外巡按巡撫二司官員各舉所知不拘侯伯都督見任常務都指揮但係存心愛人謀勇可取者每人訪保一二員各同公文開關銜畧節脚色見管某事堪任主將備將綠白通送本部方會在京各官詳議如果所保相應別無異同就行列名上

御覽仍付本部行令照舊管理原委之事候在外各邊將官有缺臨期奏請委用除侯伯都督總兵名位已重不須別議若都指揮堪任主將擬陞伍府堂上官署職指揮堪任備將擬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示寵異以便行移向後

果有戰功仍從舊職陞授倘遇一時恩例不在管授之例刑項著職皆係流官其餘名器權以應變不至太吝經以守常不至太監若急無將官之缺中間有堪補京營坐營把總即為補用使彼施其已能勉其未至若有守候果久轉為改節者不再擬奏委用及或所舉不公事發連坐舉上如此縱是未盡得將才終是公道有在

緊急應官軍

余子俊

議得京營一等等精銳官軍合當定為三路聽征中路

一萬員名項備為大同宣府之援東路五千員名為遼東永平密雲等處之援西路五千員名為偏頭關延綏等處之援每二千五百員名定委團營坐營不拘侯伯都督一員用心操候其正馬馱馬三萬匹先儘團營之數不敷者三大營奏撥一應軍器火器旗號軍裝之類俱要先期整點齊備但調即行九行軍監督總兵等官臨期奏請簡命各邊原委將官并所領軍馬並如前擬一體加意操候前項所擬在邊在京將官并所領軍馬此就平時而處臨時果有變態如東路緊急至其西路河向米東又可往東策應之期難以拘泥及行戶部於臨期命將之日將各處見在糧草開報將官以便分兵駐劄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遼東鎮守太監等官常郎等報北虜尋殺三衛要往天朝地方上過等因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本部看得原定東路聽征軍馬五千議得合於內摘撥馬隊三千選坐營官一員管領作急起程於延途糧草多積去處且操且牧至山海關即止候遼東守臣具奏請兵前項軍馬一面過關應援會剿本部一面請命主將添調軍馬前去調度以成大功題奉 聖旨是官軍且不必差着劉恒每整撥人馬待報起程部裏便行文與常郎等好生體備欽此近該太監等官常郎等奏稱

北虜追殺三衛侵犯開原地方砍信守墩官軍等因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便會總兵每有來就欽此本部會同京營太子太保成國公未水等看得北虜犯我開原名雖尋殺朵顏等三衛遊子其實揆我朝邊境戍邊人問罪之師義所當舉但彼處守臣止言堅壁固守相機截殺應否調請 天兵畧無一言及之間是遼東地方窄狹此賊難於久住萬一被其踐踏豈不有損國體事急至此難拘前議伏乞 聖明命無將圍營坐守等語同知馮昇署都督僉事馬俊 命充遊擊或命將各官等情 勅分領馬隊官軍伍千員名正馱馬七千五百匹一圖復其作急起程如賊尚在此正罪人斯得之時今去將官與彼處將官務要平心易氣爾忘家協謀合兵共圖殲滅若機有可乘毋假持重以圖自全若事有未宜毋事輕率以墮奸計所差官員即便星馳回奏另行上請 命將出師無程往彼總制行事其山海關西抵蕞花鎮一帶山勢雖險隘口數多此賊請詐擊寇西不可不慮前項地方戰守之間步隊可用或 命都督僉事李俊署都督僉事楊王分領圍營步隊官軍六千員名領 勅前去分布隘口有警一體會合彼處守臣和同戰守若以兵分各該隘口前項都督名位尊重未可委此偏管合無止選都指揮二員

領 勅前去本部與戶工二部各差官前去沿途并所在整理糧草車輛柴薪等項具題成化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迤北達賊既在邊尋殺朵顏三衛難保不入境侵犯着都督馮昇馬俊充遊擊將軍領軍去與彼處將官協同戰守山海關迤西只着都指揮二員領兵去協守都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奉呈到部看得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王宗彞所奏三衛夷人躲避北虜俱在開原廣寧一帶倚仗中國以圖存生見在軍馬數少分布不周又無遼東連歲兩災今年霜旱等項糧草蓄積甚為缺少奏要文武大臣科道言官從長計議或加派人馬剿殺或止是本處官軍相機戰守此等邊患 朝廷未嘗一日忘備或降 勅或令所司行文已至再三今當警急至此方有前項議奏事理京師聽征軍馬兼程往援尚慮不及伏乞 聖明合無再於圍營添調馬隊五百匹名正馱馬七千五百匹及 簡令內臣一員監督軍務官二員充參將統領前項軍馬作急起程到彼會同先去遊擊將軍馬總制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相機守重大機務悉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便宜而行本部亦都察院合無各官一員隨軍紀功此外本部再戶工二

皇明通志卷七十一

四十一

皇明通志卷七十一

四十一

部各差官沿途整理糧草車輛脚力人夫樽餉錫苑柴薪等項聽候軍馬經過應付至於將在軍門全賴糧草繼足再令戶部多為區畫軍前糧草共濟大事仍照先行事理將見有糧草開報監督提督等官以便分布軍馬支給其宣府大同兩路若前賊殺退必往彼處偷生乞 聖明留意候 命下之日本部照例請給監督提督總兵參將并紀功官 制勅付齊前去題奉 聖旨是知此北虜在遼東邊上尋殺彘顏三衛恐來入寇便着大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掛印充總兵官威寧伯蕙左都御史上越提督軍務太監傳惠管領神鎗白瑜李俊充左右參將莊鑑馬俊充遊擊將軍統領官軍一萬員名去彼處入征勦但恐此賊復回大同逆西等處侵犯邊民着大監劉恒監督軍務定西侯蔣琬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孫洪參贊軍務太監張善管領神鎗白全充參將楊王克遊擊將軍統領官軍一萬員名到彼處相機截殺官軍各賞銀二兩選着都督馮昇劉能各領官軍三千員名山海關迤西直抵唐唐關協同彼處守禦每人賞銀一兩着戶部差酌當官各一員先去整理糧草部不許遲悞各宜制勅與能欽此

添提督以振軍旅

王璜

登得正統十四年為因北虜犯順 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蔣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北虜也先等遠遁天道聚眾近疆若不為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其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恐號令不一誤事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二管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等因奉 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方寧靖十二管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為整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十二管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日具題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曰于謙兵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管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自主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 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着提督十二管操練人馬欽此以後本部尚書馬文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守節元王敬何鑑陸完分今臣瓊俱不妨部事奉勅提督十二管營案給事中翟瑁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為總提督常用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欽委每年一整飭軍旅之意不為無見但查前項于謙等俱以本部尚書不

幼部事提督內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既提督今要
設一員專管提督係干事體重大臣等摺難定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提督官
不必添設

襲替功次疏

王憲

謹按 大明會典申明陞賞功次各照地方則例最為明
白惟遼東女直斬首二顆陞一級查得近日陞賞係北方
者俱斬首一顆陞一級不會令遼東女直與會典所載
不同末後又開陣前賞 後將將奪旗擒斬賊首等項
奇功臨時奏議陞賞蓋大敵在前自然相過勝負在於瞬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四十五

息之間死生係於呼吸之頃當時不暇斬首其斬獲首級
多在賊勢稍緩追奔搜斬之際軍功必以斬首為重蓋斬
首有實可據不容冒濫當先等項奇功既無實跡易於詐
冒其獎至正德末年應州功次巧立當先衝鋒齋牌督陣
等項名色斬首至十二三級應賞不下數百員名冒濫之
弊至此極矣以故先任給事中又言等建議不由軍功陞
級者子孫襲替一體查革本朝因見正統十四年景泰元
三年京師戒嚴邊報旁午帝臣工効命 國家無虞
比之尋常斬獲微勞不同若一槩減革人心不平故當時
議題此等年分當先召募越陞不革已革者候襲替

自改正其餘年分一體減革但不曾分別南方賊勢少緩
比其北方不同致使應革者與北方一槩混襲所以本部
近日題 准事例各人名下無斬首字樣與不及數雖不
及數而得署職者俱不准襲及未曾分別地方年分致一
時奉行之過不分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德勝門東
撤廟石佛寺等項功次一槩減革未免人心嗟怨及今若
不議處恐數年之後減革漸蓋軍士解體異日邊方有警
人將以當先殺賊為諱誰肯出死力以犯賊之先鋒萬一
誤事關係非輕合無將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內有
當先被傷弁殺有功越陞職級者照舊准襲不革外其當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四十六

先被傷又越陞及召募陞級襲替過數輩者已足酬勞仍
不准襲其餘各該年分一體減革及照歷年功次既多事
例該載未盡中間疑似未明或革或襲者亦應一體申明
遵守今將歷年功次應存應革事宜著郎中事主事鄭琬
等開坐具呈到部為照武官非軍功不許世襲係是 祖
宗舊制而軍功亦有生擒斬首當先奇功等項不同要在
分別地方難易時勢緩急軍體輕重不可一槩而論故陞
賞則例各年不同而選法存革亦當因之有難近因正
年間傳乞陞職及勞榮遺例奏帶及寄名軍伍等項俱得
冒濫官職故建議者痛欲裁革一以慎重名器一以節賞

傳授何以嫉惡太甚立法過嚴奉行者又多避嫌疑敢於
任怨中間亦有虧枉者俱不恤之致使當先殿後斬將拳
擊建立奇功者亦與近年巧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者一
禁減革委的人心不平今該司查議呈來有關 國體相
應酌量議擬合候 命下之日着為定例通行遵守其有
例前革過者俱候子孫襲替之日照例改正襲替施行不
許因之奏擾其傳乞陞職一切冒濫被革之人敢有妄自
援引比例混奏者許本部該科叅送究治仍送史館增入
大明會典本部仍刊印成書一體遵守嘉靖九年八月具
題

議御史馮玘圖治奏狀

王恕

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
明白具奏就彼冠帶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有人爭襲發
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為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
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愿
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 詔書內
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將
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悉
數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
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備書赴京襲

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但土官衙門設在極
地方襲替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費費不一盤費艱難及
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入爭襲駁回
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藉之徒指
府使用詭騙財物賤所不為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
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
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
柔遠夷華樂省爭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奏令
赴京承襲便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
彼不便之事有所不為不致仍舊 詔書事理令其保勘

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為便等因弘治五年六月日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

錄遺功以昭勸典疏

臣惟罪疑惟輕無罪而坐者雪之是也功疑惟重有功而
遺者錄之是也查得先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革職冠帶
間住近已故彭澤平生多讀書孝友廉直得於所性蕭
儒者之風焉澤歷任知府副使按察使都御史等官水
之聲山斗之望振于縉紳間正德六年劇賊劉二趙風子
糾眾十餘萬嘯聚河南劉六等眾亦數萬流劫山東膠
子等又各糾眾互擾川漢俱該澤先後提兵剿平之奇勳

茂績昭著以存地方之故累陞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兵部尚書中因有疾到任家居被人訐奏夷情稱澤擅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疋致惹邊釁蒙將澤革去冠帶開住綠前項夷情先經給事中黃巨勘明係是姦回寫亦虎仙在土魯番因他是得罪所許非干澤之垂案可考焉臣又每詢邊人亦俱云段廷原是駕亦虎仙所許與澤無干給事中黃臣之勘是也然則澤固無罪有功而遺之者哉澤今已故五年墳墓荒落宿草莽然僅遺二妾衣食不給公論無不惜之記云成李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澤今若斯亦恐非所以勸為善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將彭澤復其生前官秩優以沒後卹典則錄功勸善皆于是乎有在焉

正功罪明賞罰以伸邊將寬抑事 曹珪

蘇為事克軍都督曹雄家人曹和狀訴有故父曹雄始祖曹安原籍直隸鳳陽人洪武初年隨征過三累歷戰功陞世襲指揮同知祖父曹勝由武本陞陝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止生故父襲職於各邊累有斬虜軍功陞都督掣僉事任守備參將副總兵弘治十八年因大同達賊擁衆入境殺害官軍有保國公朱聰調去策應大戰頭功當年乃陞都督鎮守陝西地方不係劉瑾權用故將劉瑾

嘉靖二十一年

四九

嘉靖二十一年

五十一

寬奏為便文移以御虜患高具奏議給鎮西將軍印信不係故父奏討該部有案可查正德五年四月初八日有靈州守備史鏞傳報寧夏安化王寘鐸交通都指揮何錦等反逆殺死鎮巡等官擾害地方故父一聞即日統調官軍前去征剿先遣都指揮黃正統領遊兵靈州駐劄一面處置糧草一面督調各路兵馬拒守要害奪回船隻又令協同孫隆燒燬大垣草束使彼畏懼掘渠灌城一面刊布告示以諭 朝廷恩威一面調度兵馬沿河擺列振揚軍威暗寄書信與仇鉞合謀內應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召集義士殺死周昂天和故父率領大軍過河擒捕全黨安靖地方存問 宗室賑贖鎮巡家屬得以寧靖即日具本差千戶徐治報捷訖又具聞變擅調官軍動支錢糧等情認罪先是故父慮恐兵少賊勝乞請 天兵蒙差太監張末總兵官神英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在京起程行至直隸地方聞賊平定報捷奉 旨止兵神英製兵回京張末復帶頭目晝夜兼程徑到寧夏彼時故父已將反賊何錦等曾差都指揮黃正鄭卿等押解至慶陽地方張末差太監陸閣將何錦等拘回靈州怒恨故父先使人奏捷功不由已通將功次文冊重復改造回至保定張末差人先見劉瑾因其不公將差來人一場大罵張末愈加懷恨因奏劉瑾將

故父陷害拿解赴京問擬充軍在京身故長兄曹謙亦在
按察司監死家產抄沒全家但發海南充軍有故父長女
奏行該部看得曹雄不與係刑人數覆題奉 欽依准令
歸葬訖和亦歸宗原籍當差和伏思寧夏大變人心恟懼
若非故父領兵前去協謀仇賊一人在外豈敢輕殺周昂
今仇賊封侯將故父弁祖上功勞 太子孫充軍遠方其
冤一也又思被劉瑾勢逼結親未及百日而害故父陞職
掛印並不在劉瑾結親之後以此坐罪其已三也又思於
興武營被虜射死總制故父領兵當一戰即日斬獲功
一百四十五顆相離總制敵所曰十餘里偶而遇變總有

皇明經濟文錄卷十一

五十二

飛報神策何以救援以此坐罪其完三也又思湖廣總兵
官毛倫所犯事情與故父相同今不得與毛倫生得還卿
死得襲職其完四也又思義兄曹謹自幼在邊獲功陞授
百戶職事並無革職字樣一際朦朧發遣充軍其完五也
其他遭禍慘毒不能盡言如家詳察故父一家冤情乞為
具奏分辯等情到臣看得已故曹雄家人曹和訴告究詞
以臣愚論之功與過當不相掩當與罰豈容偏廢自古帝
王懸爵賞以奔走天下之豪傑此要道也若曹雄所犯止
與劉瑾為親原議別無同惡相濟之情罪不至死所為過
也則宜輕當與大倫同罰彼以忠義論仇賊為內應不費

一矢而元兇就擒者 朝廷百萬之費存生靈百萬之命
所謂功也則宜與仇賊同賞必合此兩端乃為公義彼時
屈於張永威勢舉朝莫敢言者惟論曹雄之罪而不論曹
雄之功所謂賞與罰有未盡當焉且張永不過奉 旨逆
取鑄宮眷之人有合元功弟姪皆封伯爵今雖革去伯爵
世襲錦衣衛指揮等官亦不厭衆心昔也傾陷曹雄而奪
寧夏之功今也又欲傾陷都御史王守仁而奪江西之功
是誠何心哉 皇上聖明天不絕忠義之後幸存家人得
以赴訴臣從而問諸父老問諸士夫問諸軍中皆曰曹雄
之功也士夫又有稱述昔總制楊一清得報賀曹雄詩曰
河上始傳元帥令城中爭斬叛臣頭由此詩觀之則曹雄
之功不在仇賊之下也如蒙乞 勅廷臣會議或行巡撫
寧夏都御史查勘曹雄罪大於功則從罪論功大於罪則
從功論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如是則曹雄之子
孫得宥其罪而復其官而張永之弟姪盡削其官而奪其
職仍將張永肆諸市朝明正典刑以為將來欺君貪功之
戒如是則三邊將士孰不樂於効死而天下萬世咸服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十一

五十二

預修武備疏

江津

切惟安內攘外固莫先乎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乎食
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是為先務也我

朝創制立法內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該衛所送將練兵以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蓋器以資食用又慮夫紀律不嚴軍威不振特簡命文武大臣以總督之參贊副將各有其人管屯管操各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蓄不乏良法美意度越千古奈何承平日久兵政懈弛將以統兵徒擁虛名而無勇名聞兵以統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糧儲有官專理而倉廩未皆充盈近該湖廣荊州府知府沃類奏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千餘石 欽蒙差官查盤是其驗矣荊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徒破物料兵革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是其徵矣有司供應

大清律親管頭目不行

五三

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觀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戶總小旗俱有降減之條今各衛所發明清勾逃軍不計其數而親管頭目恬不戒意降級減俸未聞也欲官皆守法軍無逃亡得手侵盜官糧監臨主守厥罪惟均成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處倉糧虧折如荊州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三惟憑紙上虛文查盤覈實未有也欲糧皆充實器皆利用得乎恭惟 皇上講學修德妙契乎 皇明祖訓理財用人不戾乎大學格言唐虞大和之治復見於今日可以授戈止武毋拱無為矣以臣愚觀尤為未然近且大同宣

府累報聲息烽埃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賊劫掠郡縣門柵之聲未盡無也况虜詐詭莫測今雖稱道便進貢安知其非假投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其非因通好之使以熟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言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其邊方機務不可少忽而天下武備亦所當修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巨願 陛下當 國家開暇之時為思患預防之計乞 勅兵部通行內外總兵鎮守巡撫等官申號令以肅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作興銳氣督令各備所

大清律親管頭目不行

五三

醜襲兒男比照京衛舍餘一體隨軍操備暇日講讀孝經論語孫吳兵書俾知忠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之道嚴加考閱務臻實效仍令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軍職官員才行操履勇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備開揭帖二本每遇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院以備參考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奏聞或遇推選將材或遇倉卒用人 朝廷因以循名責實而將得其人矣及行各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將親管頭目參問如律庶官知警懼不敢害兵雖未逃是而逃亡之獎可少緩矣倉糧軍器除原備外其餘腹重邊面悉照邊方事例

空官查盤但有虧折不堪照例追問發落庶法人嚴明監
管盡心糧雖未即充器雖未盡利而侵盜之弊不少草芥
然四者之中食所當先苟食焉不足則雖有良將銳卒堅
甲利兵必饑餓困苦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鋒哉各處
之衛邊方尤重苟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每翰堅高雖
或勇寇跳梁安能自生翼羽以窺我堂奧或近日之議安
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招中鹽糧
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趨辦於一時率非輕久之常策為今
日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糧之積千倉厥者有
限糧之產於地土者無窮如趙充國之屯田以困先零諸

皇朝經濟文獻卷十一

五十五

苒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之皆有明驗近來各邊總
兵鎮守等官不思 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利之計
就彼置立庄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入官庄
軍人耕獲反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疏薄之主不莫若裁減
江南之糧賦國田所賴未樂宣德年間南直隸有年并
各布政司衛所兵皆足伍故派存留之米以給月糧近年
各衛所逃亡軍人不知共有幾萬名每年可省糧數一萬
石石可值價銀四五錢各處存留積餘是在年久紅
腐徒存虛殼侵欺虧折者上下彌縫之費虛糜年一十
戶部踏勘遠方地上但有前項各官一節與今其官給典

各軍屯糧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人兒
子私役而得以盡力於農畝屯糧豈不漸足乎李勣江南
各衛所見食糧軍人比與宣德初年少若干名將省出糧
米以後年分暫為裁減各於原納府州縣每石止收存銀
四錢類解本部收貯但遇豐年發去山西陝西布政司委
官就近糴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民兩稱
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久臣知將不
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挑而率多精銳饋餉隨處皆足
何有千里挽輸之勞器械隨處皆精何有一器不適於用
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修靜以致動逸以待勞大牟
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擒之可以
永保太平之治可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皇朝經濟文獻卷十一

五十六

散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
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
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况
奔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初見京師達人不
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
分之一而實數過之傳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幸
位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容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

厚充實未之有也近因連年旱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

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運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

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暇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

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途衣食不足有司不恤督責愈急

是以不暇救死往往中途挽籍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

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養飽獸仁人君子所宜痛心

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備俸米一石計其

一身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有父母妻子乎欲其無貪不

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兵苦寒之地其所以

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贖其所需欲其守

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且急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

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

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蓋此屬貪而好利叛

服無常今來降則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

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難必不自

安前世五胡之亂可鑒矣是以聖人以禽獸畜之其末也

怒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訪其復來其

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達官群聚

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

長久之計乞 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

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

費而又消未萌之患矣

達官達舍

達之先本狄也以畜牧為業以甲兵為任亦其雄健驍勇

之氣習使然也故其倍雖絕衣冠禮樂之教而用之可以

壯兵威然人雖異域而亦同吾性苟結之以仁懷之以義

豈不人其人哉吾聞王曰以四海為一家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母亦養之有素教之有漸也不

然何異越本斷髮文身之域今聲名文物甲天下而亦可

謂之夷人也五嶺之南負山阻險相距千里為盜者擁兵

阻阨大肆虔劉且以要招撫吾見郡邑之兵罷耗益甚統

綺之子但席前休以利其身圖不象以達舍為先鋒何以

奪其氣而寒其心哉是以我 朝凡蒙土官邑目散處於州

邑其後也凡降夷窟之內地而調用武臣與之居室厚之

廩祿授之官職封宇底靖俾之時校其藝一或有警各舉

智竭力而期獲賞焉而程勞進級者相望於先後此真大

德不棄物聖人不棄人之道與說者以為大羊不可御糜

狼不可混五湖亂華覆轍可監也不知吾之八王交攻網

絕大壞雖無五胡其能延祚乎哉殷鑒不遠惟在事為之

制曲為之防也且今日疆之忠漢淮城之造府彼非狄類

也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在上之人勞來匡直之而已矣宋
時嶺南凡有征戮亦調番軍如狄青破儂賊於崑崙關以
番落取勝番落者皆西北熟羌及吐蕃圍結爲兵者也我
朝成化初巡撫韓襄毅公征勒廣西諸蠻洞斷藤峽八寨
及廣東高雷等處流賊奏調逆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
僉事一員領之兩廣徑徑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
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
給廩餼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然異類殊
服其性驚悍雜處內郡其後醜類延裔懼或生變善駕御
者當自有道焉已

兵部

備邊要題

于謙

近該陳鼎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蹟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 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尚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為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 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 勅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邏勦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警急難以支持 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百合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天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為耗盡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

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為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敵賊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接內為京師之扞蔽分今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畧奏 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之教閱

備邊疏

黃仕雋

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計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也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惟生此以供 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之耗是夷狄亦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植根本為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請詐莫測必以邊境上皇為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之虛糜力不用而弊國銳不文而靡觀 上皇臨時

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還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嚴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其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成兵緩大起無厭之求今日求其物明日求其物今年遣使增數百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朝往來絡繹不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其短在我以召禍釁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脂膏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移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磨滅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官石珍等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蟒龍等衣寶石珍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來蓋求物不得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侍郎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元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好難若彼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折墻強入皆恃六歲土木之利還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來便於多計未遭我軍敵殺之苦痛挫狼戾之氣順之則和撫之則寇况西北諸夷今已蟻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為苟安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祖宗創業艱難今日守成不易勞心焦思兢兢業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之力乃能至

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

帝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令

皇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

太宗之時也况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脩德

勤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豈

不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

於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討之

有周之時無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微狃可和而利

於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

譎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

二君至今稱爲中興令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

馬幾何士卒標演精緻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

而親善姓名含卒調用庶不失人其有將才淹在卒伍之

下者故之其事務恐覆我軍士之心者罪之京師軍士多欲

備調而公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朝克敵 而多

怯何以之有虜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

夷國 而何以聞之如父與徒擁將名久妨邊務者即

別擇能者代之久被忌 而後者即特令以伸之

其處 臣不智必致相 而後者即特令以伸之

其事俾不智者知所畏其處其勢而將勇爲可 臣

眾而將性為可憂其處衛堡不堪策應其處堪宜益兵添將相兼守把其處將帥頭目剝削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虛匿不以聞其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其處宜廣蓄軍餉節被管糧官員有名無實其處武職鍾邊年久精忠可褒其處文職會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循鼠一家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都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四方有無休戚每年亦分遣大臣調察以憑黜陟邊事內政既皆脩舉若校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發勃也先喻以禍福令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因而責之庶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兵奮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正如 太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場以犯我士馬哉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測我之虛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邦本中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矣倘不此圖以應無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海方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禦援京師坐困雖有勤王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剽而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五

前

起如此思欲走撤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意欲調用則又有將無兵况民兵素不識戎伍募之雖多亦莫以為善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 陛下留意焉

為邊計事

于謙

禮部尚書楊寧題正統十四年八月達賊犯邊獨石龍門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棄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為政當理內及外守邊備自近及遠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六

前

宜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為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况足食而後足兵今宜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備蓄又安能遠供饋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中鹽糧或曰銀貨雜質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獲春耕而後秋收奈之何不懷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之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者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意之善也今之為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妄報功次又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敗賊眾斬獲首級而全不開數者其為欺罔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 朝廷何益於邊備至於臨陣亡死者固皆可愍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志可奇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罪今一罪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為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為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為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遣下糧米設法以近就近搬運給軍瓦刺漸來和好必不即為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也種今冬兵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分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種無種子者官為借給秋收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免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中贖銀貨糶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耕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

皇明通志卷之七

一

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比較其有用心勤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優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眾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眾斬獲首級希求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亦須量有節減以止貪冒以戒退怯庶得爵賞不濫臣愚昧陋家 聖恩莫能補報比因議及邊事不得長策其度思惟寢食不安雖有所見不能緘默倘有一得可采乞請該部施行緣係邊計且題奉 聖旨戶部兵部着計議欽此除屯德等項戶部另行外臣等切詳各處土地險池俱係 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臨邊境要緊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內為京師之屏蔽去年虜酋繼入臣等臣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帶清議不本今也若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帶補散營故應以為久遠之計以圖復讐之舉

皇明通志卷之七

一

江

堡已命董斌提督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日正在
 營置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由
 豈可自餒自盡輕易都棄且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我失
 一寸則賊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干
 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况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
 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
 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 勅宣府總
 兵參將鍾宇恭督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
 官伯玉侍郎劉理會都御史汪寧都督俞寧等將獨
 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鴨鵝龍門長安等處一帶邊

一
 一
 一

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斟酌人情之
 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畧其
 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
 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糧
 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己見怠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
 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
 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
 知楊信萬全右衛已有都指揮會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
 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
 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

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普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
 池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
 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穀固守
 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
 以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
 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
 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
 節減一節臣切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
 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賊寇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
 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

一
 一
 一

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覆體勘明白方
 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將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
 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馨等門禁刑等關及大同宣府官
 軍俱係殺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
 奏要陞賞節行駁功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
 其有退縮覆瀆如陽和口及三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
 鏑未嘗陞用一人况其家之事業絕勝敵敵為全功不以
 斬首多寡為勳績若止以斬首多寡為陞賞崇卑則人
 皆顧懸首級未定為敵所制今擬有妄報殺賊衆斬獲
 首級希求陞賞者無得查方合通行各處總兵

鎮守叅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
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為首何人協力跟隨
為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
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
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預將人
畜收入城堡固守俟賊師老氣情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
候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
見行事例別無定奪緣節該欽依着計議來說事理具題
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
宣府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京師以何禦寇寫勅
與朱謙董斌每上緊修城不許因循誤事欽此

籌邊疏

趙仲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
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
也武帝領海內之財竭土馬之命始克取之設酒泉張掖
敦煌三郡西至王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
開關以通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此番所據及
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宋患元世
祖起自沙漠倭佗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追我 祖宗
功德超邁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

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

忠順王賜金印今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

入貢使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閱脫脫故其子孛羅帖

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孛

羅帖木兒遣使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居

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何季文石通

政劉文樵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

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鎮守阿力

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

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弘治元年尋為阿

黑麻殺之兵部具以 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

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

脫裔派陝巴襲封忠順王王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

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冠其嘗賜

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

特弘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其都督僉事侯謙率

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

翠馬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回

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勅以往迨久未回張侯

等遂以 上命修廣哈爾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

開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

諸吏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

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驕

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阿何黑麻復令牙蘭率

衆侵據哈密於時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壽所以襲

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

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

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

僅斬百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

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

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為

患日久而當其肩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

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

峪將領與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

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

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壽者乎要

之興師外夷亦為危道且上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

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三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

駱水而行使致其兵以倭寇烽火明小候彼至肅州我

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

開關絕貢亦一策也况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

回回番克字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頑

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七克力數種強虜

特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肆騷擾至難為守必須仍得

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

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各對彼為生多不

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並聽

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

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具種子布疋衣糧遣

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州以協威立

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言使着令若干扣計京

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

招外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

其官其日赤斤罕東諸衛本其蕃族處之可也棄之不可

也斯其經畧乎哉

二曰征伐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刺阿爾禿斯兩種因

與本酋小王子有讐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

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

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涼諸路利衝過警直與甘

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鈞曲原非北虜盤
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
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
以亦不刺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
制之官初本為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應河西動經
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
密日夜不暇緩行等急又須議總制衙門付來馳延日
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
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驍兵作亂殺害撫臣數
年以來大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鬪者少我兵強野虜實黠
虜寇之熟矣速使我朝為彼籠絡日久潛為竊引利於事
獲一遇抄掠輒為鄉導非惟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亂
之階豈獨今日為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
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己
知彼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辭善說能移人意
者使遊說得敵人門虜請謁之情者使為間知山川形勢
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管健能復騰鶴擊越
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窺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
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實情狀於是伏則勞
之飽則饑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

得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
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
福死生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
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畏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
官督理糧餉隨軍前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
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右則顯
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左則顯戮之且麓川
之役不下西海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眾軍中陞賞
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苟得
其人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
其不可也臣以為權有重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
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勦勞茂著雖如靖遠之
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
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
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荷用必欲
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
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套虜甘州守
臣又非兼為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
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
紜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

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予末學愚臣所與爲也

三曰申嚴守贖固原地方廣衍乎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隍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嚮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鞏州相接自海刺都地方青峰臺墩以至尖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言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一十三座直與鞏州乾池相接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墩一五座六座在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瀾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靖隆雖得少寧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蓋章萌雖云有備而定邊疆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加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砲盔甲等箭烟洞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

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贖還不

真以多爲寡虛張聲勢以寡爲多耽誤事機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鏡會止固原警急哨道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一宜令兵備副使訪探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拆牆入城或三五人至三十五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偵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爲進止收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峽壩洞堡附近扼塞飲馬水頭所就本原住官舍上達上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階晉人有言東南之範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况天晴遠戍狼心分明將

帳明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鹽馬有牧馬有大僕寺點馬寄之騎標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潭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發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孽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已壽侵襲如舊則孽放無地而牧軍因得以籍日奏討紛紜負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實緣則撈辦不時而鹽課於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

在監苑自去北虜在套勢當天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爭情勢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木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免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若中監兌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退收椿銀若果

剋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賣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雲錦為羣可以西障全陝無虞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萃牧之功有以也即今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後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書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抽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祿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

令金革不用如係牧馬做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計太僕寺馬價千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茲牧料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疆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盡失牧地之額不致失眾庶之心西靈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做舊集市招拈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有斤當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為命我以茶為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為禁之可也因請延靈舊所原有地畝開銀備

三一九

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
 自正德元年為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罪
 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輿情不
 堪是則馬之為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衣糧
 賞資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
 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

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觀富國之術也唐
 之劉晏只用准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
 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名價匪厚增於引頻年
 失信於商人且准鹽之設十分常取三分存積夫日常股

宋書卷之七

字

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且守場候支常年鹽也
 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方放支
 之鹽也但永樂年間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
 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貴賈復取利銀二錢矣復
 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指邊費殆不貲
 矣總計准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
 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
 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獨人情所在
 豈假強為之哉臣固知必不從也夫四夷為患急於西
 鹽利所在兩淮為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准鹽六

宋書卷之七

三

宋

三邊五分宜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宜大四分三邊
 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
 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
 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肆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
 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減官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
 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際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
 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
 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
 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積商糧賤定立斗頭貯
 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
 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
 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
 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為機
 濶利病均為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
 游民開墾邊地勘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
 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
 今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計
 利急如星火虞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筆先不暇邊儲有
 不濟乎
 六曰邊軍軍糧當開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調而

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僉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真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局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况檢選本干異材調度出于僑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寧子遠近不齊西有橫城堡東有皇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管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壑平漫處處通賊其鋒則彼襲我寡譬之資寇兵而費盜糧入其巢窟我勢彼逸譬之陷虜羅而投鳥羣是故擺邊末策也揚言常事也當厚非恩也感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核之以七計為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法為奇正以為本奇以為副處則合而為正出則變而為奇四面入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首能

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章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蓋池蒙城山城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刺一帶為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修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候彼不我侵則勿啓其舉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實虛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寧山後則為宜大零賊住套每年有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七曰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久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為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奇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

欲召募臣以為日當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為抽
 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石料等銀又有坐守
 城鋪提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併等役
 况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石
 募之法名雖近古外往昔盛時賞以時齊功為已有置之
 塵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
 名曰萬勝視今之執効模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
 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
 以填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蓋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
 為我用臣以為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朱全期

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
 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
 使之發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
 常使兵士平操守工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兵軍
 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
 汲水斷草或令釣釣捕鹿或官默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
 節令而行機城操抽選者或過婚嫁贈人執役或與眾
 有為無為或託為腹心其進納月根回靖備冬是矣竊
 馬渡草浪掃糧且難防範等語延寧備禦備冬之令可
 為也商鄯防守是矣延寧小吏爭訟延寧備禦備冬之令

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宣大賊不過河則徵調
 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積虜時出時沒
 精壯者任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為固靖環蘭入寇之
 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為山永遼薊東侵
 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
 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
 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羣大勢向往虜
 衆多寡何以的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
 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緊急于

明史卷一百一十二

三二一

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
 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為
 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只在一守為今之計宜如
 宋酌舊為定令先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交兵分在
 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當河
 關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
 蓋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我守而敵
 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為十如廣甫川娘娘灘及溝營三營
 堡東北直與宣大備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其按
 關設備以過東河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類皆宜

直隸贛蘭莊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伊許力過以
以防西潰且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
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
則河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臣謂
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
顧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
害之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
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和調則士豫附居申調度進
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日懸示賞額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
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
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衝鋒破敵三大當

先搜山被傷等警看出 明詔革之盡矣蓋事關一議
擬不等或奉 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功懸以
爲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
年用武但恐勦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且將延寧
西海至客上濠官軍除出可制變擒獲酋首殺賊賊平
定一方志者勳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示崇其
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則另爲一
等又有領軍官員接伏要害阻截賊鋒者亦另爲一等

一等又有延寧固靖廢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
取用向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牆爪
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
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
岷寧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
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
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
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
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將不
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
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邊議八事疏

王鏊

一曰定 廟算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 陛下爲之
宵旰不寧 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
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
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
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
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稍
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蹄雖號然其然
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

備新池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
 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飾小王
 子不足畏而孽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
 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虚民不見德深可畏
 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下一轉移
 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
 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者可當閫外之寄者誰
 歟非惟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
 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天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
 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

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喻即如我

太祖

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
 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趙國公胡
 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
 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
 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
 將斷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
 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勤
 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
 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

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此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
 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
 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 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
 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
 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
 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整肅此虜時召大臣
 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為勇其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
 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
 不以疎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
 患不克矣

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

延綏

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
 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
 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大監武臣則有總
 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
 矣總兵欲出兵大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
 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
 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諍之際僉以立總制為
 急而難其人聞尚書秦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
 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 祖宗時
 用王翺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

越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復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越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

國朝通鑑卷之二十一

十一

晉師自道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殲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萬意千萬人矣

國曰一之蓋取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後思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本叙在邊日推牛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散而

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為功令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肢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地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為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效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

國朝通鑑卷之二十一

十一

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較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上兵生長邊方曉勇騎射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水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墓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保其軍較之京軍豈

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十
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知加郵其
亦不肯應募巨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
其宿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
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
因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節本小王子
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
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務於邊日有
能得火節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

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
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眾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
之專責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
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

七日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
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靈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
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
善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
其最敏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其廉潔入寇則以一
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衛其中又以一軍

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
失韓新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試亦言之固非區區區一
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
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
謂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奇兵取勝近者王越之於
紅蓮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其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
正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
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
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

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
將之候虜來寇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往掩
襲其後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驚走有內顧之憂
不敢前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對虜以為我不能師此正所
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既
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謀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
矣公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
而不可不而上下方卒於文讓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
言而或不肯行望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
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寇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破預為處置使其痛遭挫劓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殆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首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為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為家計聲勢連絡遙振兵威馬軍晝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散亂擒拿老少勦殺強壯邀趕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覓散膽落號哭奔逐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為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無復役又河東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水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為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捕人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為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

之常道聖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從據以為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也臣愚以俟今冬深河東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金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眾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警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一兩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兩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間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為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為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為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為家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為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叢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心待其既回

以為羽翼賊若糾眾餘孽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
 為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為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
 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遠而回則殿
 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
 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
 巢穴必自遜趨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
 兵又夾而邀之賊懸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
 敗比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殘寇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
 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
 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且在顧用之者何如
 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
 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條陳戰守便益以圖禦虜實効疏 劉天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不僥倖以邀功惟攘外以安內
 不怠防而貽患故中夏奠安而治平長久凡以是耳昔范
 仲淹經略西事上仁宗以和守攻備四策時論遑之今和
 與攻已不可行矣若守備二策固禦虜保邊之要務所當
 取法者也 臣本書生誤蒙 簡任授世以闡外之寄假臣
 以便宜之權奉 命以來感奮圖報惟不克勝任是懼况
 今虜酋言議與其弟俺答者兵力最強眾逾十萬俺答所

統即先年大節部落弓用鋪筋矢用鐵鍊且多精明盜甲
 皆弘治成化以前所無也頻年盤據河套近復圖併海賊
 是其志不在小即今延綏寧夏甘肅俱有重大聲息警報
 日至三邊自為戰守不暇併力防禦况臣之材不逮前總
 制諸臣遠甚邪以故夙夜不遑寧處積思審慮求所以制
 馭胡虜長策以無負我 皇上御虜安邊保民圖治之至
 意久之而後又有一得之愚謹冒昧陳之切惟自古為中
 國患者無如胡虜而騎射便利迺其長技也我邊將士亦
 能以騎射與之角是正以所短犯其所長况其人之勁悍
 馬之健疾皆非我邊所及耶是以倉卒遇虜率多敗北虜
 入稍眾即不敢與之戰矣况諸邊東西數千里城堡數百
 計舉當列兵防守多者千餘少者數百而已兵分力散虜
 每擁眾十萬方陣以入其勢不止十倍又安敢與之戰耶
 臣查武營一帶邊牆尚未完固續勘舊安邊一帶又乾
 溝荒濶二處邊牆全未舉修又安敢阻其不深入耶堡寨
 為之殘破人畜為之殺掠勢必至矣是以臣自道途抵邊
 以來每一思之輒廢寢食為今之計必須以我長技制彼
 所短使彼所衝突舉無所施而後可以全取勝必據險
 設哨使直捷不能猝入而後可以保守無虞二者固相
 須而不可偏廢也所謂中國長技輕車重鎗弩楛設備之

要修邊堵水頭是已若火器尤爲制虜長技諸邊固已
用之但不開操演精熟以是未有實効爾臣請終言之蓋
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
將如漢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值軍于急以
武剛車環自爲管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
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
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數萬之衆卒平涼州其餘以車戰勝
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况今用車非深
入廣野沙漠數千里之地亦非用之腹裏平坦散漫虜隨
處可入之地也不過用之延寧定邊花馬池一帶套虜頻
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蘭等處臨河渡口虜常踏水入
寇之地及他處虜常出沒無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
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寧化寨之圍近年總
兵官王效曾用棧柴空車過興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
效矣然非臣創爲也查得各邊亦有 國初以來歷年所
造戰人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
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輛其餘邊堡
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
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弘治年
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紘後次改造雙輪小車嘗以樣車上

請我 孝宗皇帝加獎 命紘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

八輛畧備規制臣因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夾輪

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

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於上安熟鐵小佛郎機一及流

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爲架用安銅鐵神鎗一及各邊近

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鏡一飛火鎗筒一箱之四角插倒馬

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鏡鈎各一并火藥鉛子欵鏢

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鐵面牌繪以

虎視之象兩面各掛虎頭挨牌戰則張之以蔽矢兩車相

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輓之二人翼之

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馬軍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

則施彊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刀短兵出戰敵敗則軍

馬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向齊發

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退進所向無前虜不敢遮且火器安

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

爲準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心點放戰搖百不一中大不

作矣蓋馬步兼用長技并施戰守皆宜誠謂可萬全取勝
止則環列爲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臣復製爲隨車小帳
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電擊
然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阨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

困虜馬誠可以弱為強以寡敵衆修邊耕獲俱可用以防
 衛而車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過
 久之精熟雖直衝薄陣徑攻屢營亦無往非宜較之諸邊
 法儒將領倉皇下營挑蒙以樁匝地以繩繫樁自保不暇
 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謬為輕重為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
 且每輛止費銀貳兩餘每車千輛僅當軍千人一月之費
 爾但須各邊將領簡選步兵操演精熟而後可得實用及
 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
 少不足用爾臣復考周禮有夾庾唐大肆琴之制陸贄有
 陷堅陳敗彊敵以大黃三連琴之法及前代名將如漢耿
 恭震詔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董用彊琴以破
 強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彊琴將軍之官宋始有神臂
 弓之制其實琴爾臣亦未敢遽造也近於陝西省城見有
 城樓舊貯神臂弓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矣乃知先朝亦
 嘗製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從宣遠
 倣造成其制用闊厚堅勁大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
 九十斤上下為三等慮人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
 下施弩以機發之制箭為長短大小輕重等及倣周禮施
 人之制以箭幹三分之一居前二分居後前後鐵鏃以衛
 平之俾輕重適均歷試之取其射最遠而端可及三百步

內外者為式其長均三尺五寸其重則六錢上下亦三等
 俾丸等緝復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
 縣等處射虎箭藥俾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尤勝所畏其箭
 鏃後小鐵管心僅長分許入箭幹處內用膠漆外用竹絲
 以夾縛之俾虜不能取以返射此則不分諸邊履裹馬步
 輕重邊牆墩臺城堡皆可通用久之精熟足以克敵制勝
 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勝之臣謬謂彊琴
 為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但亦須將領教習精熟方得實
 用及諸邊庫藏空虛物料缺乏不能製造偏廢爾臣謂守
 備之要固莫急於修邊前總制尚書唐龍所為無堅好邊
 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豈牧不蓄居
 人蕭條行者輒被撲捉之患有堅好邊牆去處入也既懼
 我兵過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其
 地耕稼布馬牛馬孳馬居者頗可度日行者亦鮮遭虜此
 修邊不修邊之明驗也斯數言也蓋之矣查得延寧二鎮
 常大舉深入要害邊牆宜夏自橫城堡報至花馬池軍
 共二百八十餘里延綏自定邊管西起至本營東馬砲
 寨止四十餘里節該前總制尚書楊一清三瓊等修築
 完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因土脈沙磧及
 寒地凍以故修築低薄不堅節經鎮巡官奏計築三十四

餘兩增修戶部止發陝西布政司銀一萬兩乃僅得見存
八千九百三兩七錢二分爾復該尚書唐龍覆奏發銀三
四萬兩迄今未見該部議處其定邊迤東舊安邊營至塞
營低薄頹廢邊牆原未議及修築續因嘉靖十三年七月
虜大舉由舊安邊至前牆蓋處地名乾澗深入安會大肆
虜掠該尚書唐龍題為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事議
創築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一十七里新牆以杜乾澗深入
之路幫築寧朔墩至原口昌平墩九十餘里舊牆以衛舊
安邊孤懸之勢保障環擊等處及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周鈇題為設營堡修邊牆以防虜患事亦議創築幫築前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三

項邊牆估計用銀一十六萬一百二十四錢及稱目擊
邊民窮迫之狀關係地方永遠之圖等因俱該兵部議擬
題奉 欽依通行撫按查照前議修築及稱合用錢糧徑
自奏 請給用迄今未見該鎮巡撫官奏 請及該部給
發又該鎮守陝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梁震奏為懇乞 天
恩愍念要鎮修設邊險量給神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
內開冠在門庭事宜權處莫如先將乾溝嚴加剷削乾澗
之中挑挖壕塹經費錢糧除馬匹料草不計外共用獨賞
銀四千兩糧九千六百石等因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行
臣轉行該鎮鎮巡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其合用銀

及續該總兵官梁震會同延綏總兵官張鳳等勘議該
料一萬四千四百石草四十八萬束并前議獨賞銀四

兩口糧九千六百石即今延綏倉庫空虛無可支給臣

准諸臣所議定南八墩至原口之邊誠保內衛外全之

邊國乾溝乾澗之邊迺紓患目前救時之急務若與武營

增修之邊牆又已築未完必不可棄必不容已之工也又

照弘治未正德初年間初議通修牆城至定邊三百里之

邊牆計費百萬 朝議亦不為惜蓋所益者大故也今查

嘉靖十年十二年二次修邊戶部所發銀僅二十萬兩該

任事邊臣以大二多費為憚而司計者節編量給以故邊

牆累修而猶有未盡者爾今三役並興亦不過二十餘萬

而臣尤以經費為難莫若先其費少而最緊要者如延綏

乾澗之工六十餘里糧每石以五錢計料每石以四

錢計草每束以二分五厘計并獨賞銀共該二萬六千五

百六十兩定南八墩至寧朔一十七里之工原議銀一萬

六千一百六十兩四錢寧夏與武營一帶邊牆增修之工

七十八里行據管糧倉事譚問公同總兵官王倣佑議該

銀三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除戶部先次發銀已有

八千九百三兩七錢外尚少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

八分原議請發之數正足相當二鎮三處修邊之工通共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三

該銀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兩二錢是皆禦虜要害之邊
 目前急圖保障內地除不容已而一百五十餘里之上經
 費止此視原議僅三之一可謂為至省矣其視前此百萬
 之議所省復何如耶三役既畢邊備亦可謂稍固以後每
 歲大虜住套祇須多調步軍少調馬軍及多用臣前議製
 造輕軍彊弩亦足以禦之供億大省目前之費無多而將
 來之益實大亦何憚而不為耶邊地早寒臣已從宜咨行
 延寧巡撫借文王兵糧銀目前興工修築其原議寧朔至
 原口昌平墩之工及臣近勘量修原口至紅柳河之工以
 以後每年酌量應調防禦套虜兵馬即用以修前項邊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一三一

估計可完若干里合用銀兩先期奏請給發期以甚年
 通可完固為永久無疆之利是御虜之費即因以修邊經
 費節縮計無善於此者矣臣諺謂修邊牆為設備之一者
 此也再照興武營之南八十里有鐵柱泉週廣百餘步套
 虜每入必至此飲馬駐牧數日而后深入其驅掠以歸也
 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后出誠要害至切之地也前總制尚
 書秦晉等謂臨泉阻堡但見狹小近以頽廢無軍防守合
 將前堡增築寬廣高厚將全保入堡內修蓋營房分將小
 藍池紅寺等堡增官軍量為摘撥及於寧夏五衛軍餘內
 添撥共足五百特設操官一員統領駐劄多給軍火器

防守其堡四週空闊肥大地土及廣合委官撥給聽其
 力開墾三年之後方從輕起科或即准自糶復訪查附
 近近東地名石溝池出鹽小池新產不多未經收課常年
 附近軍餘自取合聽前項新設堡軍收鹽食用如是別軍
 軍饒裕城堡充實虜數百里無飲馬之水勢自難於深入
 矣工費甚微而為益甚大臣諺謂據水頭為備之一此也
 抑臣再四度之有車弩而無邊牆固無所憑據以禦虜
 有邊牆而無車弩虜有人馬十萬之眾數百里間隨處
 犯誰其禦之其既入也邊牆內之軍皆莫能自保矣虜
 入也又孰敢遏之故必用此輕軍彊弩加之以據水頭而

欽定四庫全書

一三一

后可以遏其入縱使入焉則延綏全鎮之兵星馳齊赴
 倚邊牆前布車弩火器虜豈能飛越邪縱使猶不能過
 亦必盡奪其所掠之孽畜虜無所利且人馬皆斃數百
 無水必不能堪內侵之志亦將自戢矣所謂以全取勝似
 莫如斯若操練教習之方分合進止之節隨機應變出前
 制勝之智則存乎將領所謂在人不在器是已即今三邊
 虜情緊急臣以從宜通行四鎮或將堪動官銀或借支馬
 價等銀酌量製造雖一鎮不過用銀數千兩且各邊空乏
 殊甚借支者又合補還無可為據除將樣車二輛樣弩二
 張咨送兵工二部伏望 皇上俯念邊情至重御虜

乞 勅兵工二部再加計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前項全勝
戰火輕重及神臂彊弩上 請定奪各錫以嘉名或仍其
舊名通行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各鎮巡官令其各照所管
邊界延綏百里寧夏二百八十里內每年大虜駐套陝西
總兵協守寧夏邊界一百里每里大約用車十輛此外陝
西靖虜衛臨河邊界亦行斟酌分發軍輜弁隨車器械弩
箭等項作急造完仍須協心竭力簡選精壯步兵操練精
熟務臻實効每遇虜賊駐套聽 臣調發分布併力防禦萬
一虜勢重大深入延寧二鎮主將不必俟調即便統率令
鎮馬步官軍星馳赴倚牆布車極力堵截痛加勦殺懲
創如仍怠玩怯懦輕忽違拗簡閱不精操習不熟不能遏
不能邀者聽 臣分別等第恭該罷黜降級提問罰治以懲
不恪甘肅一鎮則聽候處鎮巡官酌量製造分發防禦寧
夏鎮巡速將鐵柱泉堡修築添設操守官員撥軍防守多
發火器彊弩撥給地土池鹽仍須工部先將陝西延寧甘
肅四鎮每鎮各分發熟鐵小佛郎機二千杆流星砲一窩
鋒砲各一千個鐵佛鎗一千五百杆作速運送前來務急
應用弁將品字鐵銃神臂弩弓再加計議如果堪用如式
製造分發內品字鐵銃每鎮各二千杆神臂弩弓每鎮各
二千杆差官續送前來應用及須兵部將前總制尚書唐

龍二次弁巡按御史周鈇總兵官梁震各節奏修邊事宜
備咨 戶部伏乞 勅 戶部查照各官節奏及 臣今所請將
前項合用修邊銀延綏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四兩四錢寧夏
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各如數差官分發延綏者
徑從山西寧夏者則從陝運送各巡按官處以濟目前興
工之費及補還借支主兵糧銀仍前大小鹽池見收並課
銀兩弁十六年以後並課各連開二三年即與見支分發
各邊巡撫以為製造軍弩之費則戰守有資而境賴以寧
防禦周悉而內地可保無虞矣

計處民壯事

王瓊

查得先為調元贊化專該禮科右給事中孫濡奏一件選
民壯以振天威該本部議得合無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官
督同分巡分守等官嚴督各該府縣掌印弁撫民等官除
近年會經會定造冊繳部外各量地方險易合用民快機
兵各若干若舊有之數不足其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會
點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以上者每里四名一
百里以下者每里五名舊額類多者不許減去俱於丁糧
冊內之數從後查點年力精壯之人籍其年甲相貌在官
務發一或操一一方保障不許濫食有傷農力亦不許放
散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文為乞明編僉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奏該本部議得將造冊已定民壯俱以弘治十二年為始每十年通行查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老疾病故消乏等項悉與僉換若本戶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者仍於本戶僉補壯丁更替再當一董事故之日不許再於本戶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守巡府州縣正官親詣查審照冊將丁糧相應之家從頭僉替毋令作弊獨損貧民仕宦之家量加優免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一年應當到今如告頂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一

四九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等伏觀我 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軍為防奸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當罷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儒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擬通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善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

而本部因襲憚改終不能救今御史楊璵目擊其弊反復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於陝西點義勇數

萬以禦元吳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為於民有世世之害於事無分毫之益其說尤為明鑒楊璵所言切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廢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儒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擾其正統十四年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守城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於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璵所擬不必編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戶二丁幫貼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本部原擬惟在人得實用事無紛擾盡除煩苛與民休息應具奏者奏 請定奪亦不許視為文具廢格不行通將查處過緣由回奏查考正德十年七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這民壯還照舊行欽此

整肅兵以制黠虜抑貪功以撫疲民事 王瓊
看得兵科左給事中徐之寶等所奏大意謂北方之邊賊

當勅南方之蠻賊當撫陝西因無提督以致達賊侵犯臨
寧地方宜大總兵官朱振杭雄俱轄畧不足要設謀畧具
備大將一員往來提督及要將見問犯人陳九請赦其罪
復其任及稱南方巡撫惟利加官廢子之禁不置又毒生
靈之禍南方巡按惟存陞級超用之望絕無裁抑廢條之
心要將原與馬昊官階追奪及行南方巡撫都御史人後
地方弗靖務官曲為撫處果係勢犯大順方許用其行
南方巡按御史今後非奉 旨紀驗功次不許奏捷希圖
陞賞所言無非欲慎重爵賞懲戒貪功妄殺之意不為無
見但臣等竊議北虜自來為中國患非兵力所能馴服漢

高帝滅強秦驅除羣盜平定天下不能免匈奴白登之圍

五十一

高帝滅強秦驅除羣盜平定天下不能免匈奴白登之圍
後與匈奴和親方得息兵自漢以後中國分裂五胡亂華
以至遼金迄於胡元遂移家祚奄有萬方賴我 聖祖神
宗始能驅逐腥羶光復華夏近年北虜漸強擁眾數萬連
年入寇調兵防禦月無虛日加以內地饑饉民困轉輸流
徙日甚賑救無策今年陝西防禦虞患甚且已該本部於
去年十月節次申明律例請 勅各該鎮巡官遇有警報
雖非統屬許其依律互相徵調相機策應奈何延緩騎兵
不過二萬有奇寧夏騎兵不滿二萬陝西文所統固原
騎兵不及五千臨邊之地東西相望三千餘里前無大

軍馬分散按伏勢孤援寡不得聚集一處及定邊營花馬
池等處虜賊出入之地素無糧草積蓄所調客兵不能久
留寧夏鎮巡官王時中安國等陝西鎮巡官鄧陽趙文等
懼有失事自春以來整棚軍馬極力防禦戰無虛月屢奏
兵糧缺乏事下戶部無計區畫本部議奏掣回甘涼備禦
官軍三千以為趙文之助亦難別處達賊因見固原一帶
有備偵知臨鞏地方空虚擁眾數萬直入搶掠得利而還
趙文路瑛等方能邀截奪獲被虜人畜且賊既深入搶掠
陝西各鎮守臣難謂無罪但虜眾我寡勢不相敵非因提
督無入自分彼此以致然也近年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

叢蘭總制宣府

五十二

大同寧武等關三邊鄧璋總制延綬寧夏甘肅三邊調度
由於一人各鎮不分彼此山西則虜寇越過寧武等關逼
近太原 晉王奏警陝西則虜寇越過固原深入隴州
韓王告急由此觀之虜之深入固不在於總制無人也為
今之計者非輕徭薄賦愛養民力固邦本以制四夷修內
治以攘外患乃不較賊勢強弱數易將官增兵添戍加賦
遠輸遠將出師不惜勞費誠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作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且 本朝故事沿邊各鎮俱設主
將掛印克總兵官專主闡外征伐之事若賊勢眾大本鎮
兵馬不能支持方議 命將亦克總兵官別統官軍前去

會合所在總兵官協力殺賊如用大臣加以參贊及提督
 軍務名目用內臣加以監督軍務名目事寧即回未聞平
 特用武職大臣克總兵官又提督各鎮總兵官者也今欲
 再用總兵官一員提督宣大二鎮總兵官朱振杭雄又用
 邵永克總兵官提督甘肅總兵官柳湧俱領客兵前去各
 鎮見乏糧草何以供應若只令二將獨往緣軍無二帥以
 一鎮之軍稟之二將之令以主將受主將之節制體統一
 或乖宜軍機必致掣肘非細故也及查見監犯人陳九疇
 原任肅州兵備副使專一令理肅州地方以撫御番夷為
 職先該肅州寄住哈密衛夷人米兒馬黑麻齋奏赴京直
 入長安門伸訴九疇打死伊父都督失拜烟答抄沒家財
 等項事情見該法司會官審問外其土蕃番因彼送回金
 印不與賞賜拘執夷使火者散者兒等不見放回節次投
 遞番文要來犯邊及有附近肅州屬番節次走報土蕃番
 夷已過哈密槍殺瓜州赤斤柴城兒等處漸近肅州九疇
 非不預知却乃故不依律呈請竄巡官添調人馬早為設
 備十一月十一日總兵官史鏞鑿入肅州瓜探九疇回稱
 肅州素無糧草甘州軍馬且不必動至十五日賊已進嘉
 峪關方報史鏞鑿十七日始到甘州以致土魯番賊攻陷城
 堡殺擄軍民數以萬計揆之法律九疇啟與失機豈得無

罪復何冤枉至其以夷攻夷之說止據番人綽骨之言事
 在夷方將何憑信今欲將九疇免罪并欲復其官職固與
 是存實難輕貸及查南方湖廣雲南福建江西四川兩廣
 等處各種匪種苗蠻等賊先年遇有侵凌 朝廷即命公
 侯伯都督等官佩征夷將軍印統領京營官軍征討正統
 年間邵茂七葉宗留等賊在於福建浙江地方作亂 朝
 廷亦命侯伯都督等官統軍出勦未聞以南方之賊威不
 必加專事招撫亦不聞待其勢犯大順然後用兵者也正
 德五六年間中原盜起初事招撫尋復倖戍王招撫者
 朝廷罪之山東等處則都御史馬中錫被收死於獄中四
 川則高崇熙逮繫斃於道路江西則吳廷舉銳意招降祭
 賊百胡浩三之墓至遣義男吳吉為賊之壻後賊復叛劫
 殺方回等官廷舉遭劾倖得免其後四川竟調延綏軍
 軍江西調遼東官軍山東等處調宣大等處邊軍遠出征
 勦逾年始平供軍之費以億萬計皆因撲滅不早始事招
 降以致滋蔓難圖耳近於正德十一年間巡撫四川都御
 史馬昊等奏稱蠻人雖遠夷種類其間如阿田阿羅阿尚
 等皆鈞高等縣版籍編民始與流民有隙爭擾不聽撫處
 攻圍邊堡戍殺戍軍劫掠燒燬無所忌憚今欲急於進勦
 此蓋及無辜必傷和氣又恐諸夷煽動兵連禍結不可輕

報自取損威奏要再加撫處若果聽從直宜隨俗處分如
執迷不返方可調兵進勦該本部議奏務要先行設法撫
處如果向化不必進勦復該馬吳等安撫不從將棘蠻並
汰惡等擒斬降散盡絕紀功御史能相紀驗造冊奏稱四
川流賊甫平棘蠻突起若非絕之於萌芽未必不缺夫戡
斧今不及一年遂平劇賊實由馬吳身自撫師算無遺策
近該巡按四川御史盧雍亦奏馬吳征勦棘蠻一事為功
之魁及查松潘番賊近年不時侵犯殺擄人民守邊官員
俱被參提監問重罪地方見今不安馬吳會同鎮巡三司
官議奏調兵防勦本部已經議擬覆奏請 勅督捧前去

欽遵行事今要追奪馬吳前與官廕以為貪功生事之戒

五十一

但查四川原奏捷音內稱棘蠻普汰惡初起現造妖言統
領蠻眾殺死民人羅三祭旗及殺死採木湯恩廖勇湯文
宗等攻圍南溪宜賓富順青神等縣燒燬居民房屋殺戮
男婦三百餘名各該官司報知馬吳等差旗軍呂明等
執火牌招降三次不服方議進勦南溪宜賓富順青神
等縣俱係中國縣治普法惡等肆行燒劫向使馬吳坐視
不理玩寇殃民罪又難逃 朝廷比照近年斬獲四川
賊廖麻子事例加官廕子似不為過况 成命已下難
追奪及查近年貴州香爐山湖廣郴州兩廣府江江西南

贛福建汀漳等處從僮苗蠻等賊攻圍城堡阻截道路殺
害官吏劫掠人民招撫既不聽從遠近深被其害 朝廷

切責鎮巡等官欲治其罪特 勅各官速為征勦授以方

畧重其委任又蒙 勅旨戒諭惟務殲其渠魁不許妄殺

良善各該巡撫都御史鄭文盛秦金王守仁等恪遵 成

命調度有方兵不踰時遂報寧謐 朝廷論功行賞以報

勞勩竊恐鄭文盛等原無希賞之心又如往年都督陳友

國征銅鼓五開苗賊封武平江伯陳豫因征鄧茂七

等賊封平江侯文官如尚書王驥征麓川封靖遠伯他如

侍郎等官侯璉白圭程信項忠等非止一人皆因征南功

勳蔭子加秩未必因征北虜及征南方犯順之賊然後陞

五十一

也近年都御史彭澤等因征內地流賊亦各加官廕子

不聞論列今鄭文盛等不煩 朝廷遣將出師就彼勦平

大查加官廕子出自 朝廷恐不為過及查先年紀功官

員德臣殺賊臨危蹈險親冒矢石所以論功必加錄用近

年內地流賊紀功官皆不隨軍所殺者多曾從之人

非紀功元各官坐絕籍用又多容冒濫給事中王萱吳王

崇欽三官通政司參議御史吳堂陞大理寺丞亦未

聞官廕者今御史周光之在貴州王度之在湖廣

謝天錫之在廣西屠僑之在江西毛鳳之在廣東皆奉

勅紀功中間多深入賊巢親臨戰陣秉公既多勤勞特甚
 朝廷雖有恩旨尚未陞用若以為各官惟存陞敘超用之
 望絕無裁抑僥倖之心亦恐非周文光等之本心也至如
 御史毛鳳初至廣東見賊倡厥其時總兵巡撫等官俱新
 任未到毛鳳奉 勅紀功即會鎮守太監及三司官調度
 兵糧勦平大盜奏報捷音乃其職任當然亦非希圖陞賞
 臣等竊慮即今四夷不靖中原水旱相仍民窮財盡人心
 思亂盜賊四起所在官司因循玩愒不肯任怨早為計處
 遂至煩兵費財公私俱困而後已又觀前代奸人以鼠竊
 狗偷為不足慮以山東盜起謂無能為卒之釀成大患至
 亂天下可勝嘆哉臣等深鑒其弊申明律禁痛懲欺隱啓
 學矣事者執法參究玩寇殃民者必加罪罰仰賴 聖明
 俯賜采納任之不疑是以南方劇寇以次削平其餘盜賊
 時起隨滅今臣等若懷顧忌而務雷同一如議者之言使
 各該巡撫巡按官皆避貪功之嫌為姑息之計弛已振之
 紀綱廢已修之武備盜賊無忌嘯聚千萬如近年劉六劉
 七等之亂大豈 國家之利哉合無本部行文宣府大同
 山西各鎮巡官撫恤軍士及時操練如遇今冬河凍虜衆
 過河東行預為設備相機戰守候明年夏秋草長勢將深
 入之時加謹隄備若果虜衆我寡則固守城堡勿或被其

掩襲或用火器出奇攻擊或以步兵力戰拒敵務令計出
 萬全保無一失仍須嚴謹哨探料敵先知果將深入則火
 速奏聞區處不許遲誤本部仍行提督團管內外官候明
 年春竣即早議奏挑選人馬定委將官關領賞賜等因
 有警報照例請 勅將官掛印充總兵官統領官軍
 會合各鎮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戶部差官供給軍餉
 寧回京若所在將官遇賊聚眾相敵任意逗遛退縮或敢
 調違期不至失誤軍機俱依律治以重罪再行各該巡撫
 巡按三司等官今後所在草寇竊發及各邊寨苗夷侵犯
 州縣殺害人民務要依律火速申奏量調官軍乘機勦捕
 不許隱蔽坐視以致滋蔓難圖及因而失誤軍機如或故
 違定問明白依律坐斬決不輕貸若一應邊夷本不犯邊
 貪功生事妄殺啓釁聽巡按御史糾奏亦治重罪正德十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

論將兵

樊深

人皆可兵也兵皆可用也是不難於得兵而難於得將也
 將得其人則可以聯屬乎兵而兵即我也我即兵也將非
 其人則不能以聯屬乎兵而兵自為兵將自為將矣所謂
 聯屬者恩與威是也有恩以結其心有威以收其志則三
 軍之衆可使相應於左右手恩不足以結其心威不足以

嗟其志臨事之時安保其不散亂而無統哉柰何今之爲將官者以膏放科索爲常態而先以傷乎軍是恩不足以結其心也膏放科索之弊行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是威不足以警其志也是宜其退敗而無績也然則欲求賢將而可以行其恩威者亦在養其氣節而存其羞惡之心可也人有是心而可以當大事處大患人無是心亦何惡而不可以爲也竊怪夫今之處武職者其嚴其待之也甚薄爲武職者亦必以諂諛存心以足恭爲禮以求自免於罪責故雖憲臣公委之士亦思抗禮於武職而武職亦俛首而奉承之其所以奉承者兢兢然惟恐失吾常事之權然後爲是卑屈耳一會事之權且不能捨而欲其捨已之命以禦敵天下寧有是理哉故欲求將者要在於包容慷慨之士而遇之以禮養其氣節而使之不失乎羞惡廉耻之心然後豪傑之士出而不及汲於富貴不及汲於富貴而可以行彼之恩威恩威著而衆心服此自然之理也

論義勇

樊深

天下有事而兵不足其籌國者莫不曰廣招義勇之人以應敵所謂義勇者皆田畝之驍悍者也以驍悍之人而使之日習乎兵革之事必天下常亂而後可以無慮一旦事已而欲驅之田畝之中豈能盡安於田畝哉不能盡安於

田畝而曰趨於危疑則是欲治而反亂也故用義勇者莫若振作乎原額之兵原額者軍兵民兵之謂也其在府者殆以萬計而其在州邑者亦不下千百之衆焉是其爲數也多其爲用也足今捨是人而不用而徒慕乎義勇之名豈在義勇者皆可用而在原額者固不可用也哉亦在鼓舞之何如耳然其不可用者非真不可用也以兵事廢弛而不可用耳苟選精銳之人以易其老弱而補其逃移又安知原額之不爲義勇也有事之時咸趨於職分而無懈志無事之時亦不失吾之常業而可無他虞亦何憚而不爲耶又况財既費於義勇則食必乏於原兵未免一舉而兩失矣苟以召募之資而爲額糧之用亦可足而足食矣所謂召募者衰世之權宜不得已而爲額外圖也若天下不至於大亂而原兵猶足以禦敵則君子不忽於此矣

論將權

樊深

君所用者將也將所用者兵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不可使之將而將有不可制之兵也君之賞罰行於將則君之重君之權重而後將可使矣將之賞罰行於兵則將之重將之權重而後兵可用矣但君之賞罰可行於將而不可行於兵行於兵者將之事也夫既爲將之事則凡

君之所以行於將者皆將之可以行於兵也近者邊臣失事不踰時而械繫於京師之於莫人之法而強倖小卒固不問焉夫不問者非故不問之也此乃為將之事而為君者可以累矣但今之為將者其望其權輕而繩約束日制於上者甚急且浮議易移說言易聽至使邊塞之間卒無常主之將以此見輕於士卒而不能行其賞罰君可以殺乎將矣而為將者卒無賞罰之資是猶授人以羊而奪其牧羊之具安望其能成功哉昔者唐李之世兵日驕悍而上不知及其後也廢置主帥而上亦不得不從之矣是其藩鎮之禍非起於將也起於兵也起於將之權輕而不能以制乎兵也自古善用兵者莫過於漢之高祖高祖之御將也豁達大度委任得人雖曰天下之事未及成功而信越之徒已極富貴至在授兵數萬而不禁其生殺捐金與之而不問其出入雖韓信亦嘗謂其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以此知高帝之所用心者在於將而為將之事帝不與也夫君所御者將將不過數人而已將所御者兵兵則至於千萬人焉是將之所御者殆難於君矣知其難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欲免唐李之禍難矣哉

論賞功

樊深

嘗聞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畏近將違士陞職惟以

首級為言殊不知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不可不知也彼兩軍對壘而能衝鋒破敵以為眾人先或虜方入寇而乃揮險禦敵以絕猖獗之勢若是二者固無首級之可言而其功則有非首級之所能及也但首級之功有迹可憑人莫欺焉二者之功無迹可稽人可以偽而為也在上者知詐偽之當防而有迹者之可覈也故一切功之於首級是使功之小者不踰時而賞至功之大者賞固有所遺焉賞其小者而遺其大者則人當知所擇矣夫無所利而為善無所懼而不為惡必君子而後可若夫常人則必賞之而後可以為善罰之而後可以不為惡也今賞其小者而欲求其大者之功是以常人之心而責之以君子之事不可得矣然而必以首級為言者亦以避方久定而出沒無多斯首級可得而奇功之不必著也故以是為功耳若夫大舉之寇突然而來非衝鋒破敵之功不可求也定必有驍傑之士折衝於前而後僕從之流得以斬獲若使折衝之士而汲汲於首級之求其不見殺于人者幾矣今既不以折衝為急而惟以首級為尚不知首級何自而得也蓋不過竊賊以為功級良人以賞上是其功也將流於罪矣子故曰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此也

條陳弊政疏

李永勳

一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為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鏗足為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料草之費於私有賞送料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兼司民壯精加操練如隣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有極弱多寡之弊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首也

一足衣糧以恤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丘壘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

也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

輕視之志况又各邊撫臣無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

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

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

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

會題兵糧疏

臣等以比年來北虜種類繁衍加以各邊被虜及叛亡之眾甘意助逆為其鄉導屢犯山西如蹈無人之境勢日猖獗而我中國承平已久邊備廢弛緩急無備究其積弊

之漸大抵皆由本兵及撫鎮等官乏先事之備失處置之宜也如軍馬錢糧兵家命脉撫撫節循懼不給乃假公

侵費多立名色巧肆剝削恣行貨賂及邊儲耗竭司國

三四一

計者又以積貯有限專務節省惜小誤大有養軍之名無養軍之實即如去年宣大斗米時價二錢五分軍士月糧每石給銀七錢僅可買米二斗八升且缺支數月以致軍士舉家嗷嗷待哺身無完衣履無飽食馬無草料多致倒死器械等物俱各損壞此自救自蔽之不暇而欲驅之得廢徒步以赴敵冒張空拳以禦闢誠知其不可也養驕成惰損威不競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兵科左給事中任瀛曰整時弊為此得人責任及足食足兵賞罰明信之議委為有見其與兵部原擬事宜選任撫臣議處錢糧之條意舉相同臣等復看得為今之計足食為要足兵次之使召

國朝文獻卷五十一

五十一

募雖多而餽餉不繼即以孔明奇才亦撤圍而去矣備御之設宣大為上三關次之倘遇虜犯併兵固守相機挫勦不使南入此上策也若踰關而南則縱虎入室即以李牧長技亦倉卒難禦矣然此必破常格盡天下之財力而一意圖之庶克有濟仰惟 皇上軫念邊民慮傷心血 特命輔臣傳示戶兵二部亟為後備之圖 神謀睿斷志滅全虜即 高宗捷然用武之烈而鬼方不足殄也竊恐各該任事之臣不能仰體 聖衷徇徇常襲故失時債事重貽 聖慮頃者兵部尚書張贊病故戶部尚書王梈新任正更張明作之會伏望 皇上勅下吏戶兵三部查照左

給事中任瀛所言兵部原議事宜除各該巡撫臣近奉

欽依考選更置樞實成效外速將兵部尚書會審推舉不

拘見任丁憂閑住為民等項不限資格果有忠誠廉幹

望沉謀實心報 國者三四員疏名奏 請取自 上

及將各該總兵參遊等官通行查議要見其人堪以照舊

其人堪以調用遺下員缺各選驍勇敢戰膽畧過人者以

充任使其餘軍馬錢糧先行那借無礙官銀一百萬兩

官齊赴宣府大同三關等處趁時急買仍備查 祖宗以

來額徵錢糧若干各項歲用若干不足之數應該作何區

處至於塩法屯糧等項應該作何設法清查具實奏 請

國朝文獻卷五十一

五十一

定奪務移無用之費以供邊需其餘旗軍月糧馬料務給本色俾沾實惠至於客兵錢糧隨在設備勿令空虛以致臨期誤事及嚴禁各該衙門務要協心公處共濟時艱敢請旨分彼此妄議阻擾坐以誤 國之罪

論邊事

自古夷狄之侵擾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送金元可鑿也夫華夷異類晷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棄衣冠之俗願為大馬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年北虜入擾山西太原等府地方殺掠殘害生民塗炭上塵 九重之憂中外所上利害章疏曰

有獻納然所獻亦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爲戰善
爲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弗論夫用善
戰善陣之人急於攻截捍禦之計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
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每督諸鎮之兵日事虜賊於
一擊而他不敢顧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屢投以逐邪
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
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以先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
將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之壞而邊儲日不
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軍心日
益離矣軍心日離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卒虜人皆厚
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孳息使有恒產土俗
漸宜心無變異而後用爲向導使爲奸細故地理之迂近
廣狹兵之強弱衆寡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將之明懦
昏知事勢之難易常變皆得以知之而諸邊饑饉苦疫之
卒聞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雖以犬羊不類然猶得以
養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慮也
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所慮惟
以目前捍禦爲計竭本窮力苟利捍禦無不爲之何暇圖
惟固本也哉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終

兵部

陝西馬政

劉大夏

看得徐蕃夏璉等所言皆詳備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文不足大意俱欲加重本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緣都御史楊一清受命於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為况其所行俱於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所擬備行本官今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乞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三

一

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 勅內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疋

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

效况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

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 准暫差御

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

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於

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 勅內付

到彼之日或行茶地方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

茶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 請定奪

遼東馬政

凌相

臣照得本寺軍士自隆慶年間 欽撥領養軍收馬疋給有草場不等專一俵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軍養馬二疋餘丁每名一疋所轄昇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後於正統以來裁革一苑止留清深二苑隸於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乏之用自後俵給既多軍士作樂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徵騎監苑大小官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頑慢之性慣習刁詐之風而本寺官員亦因事勢難為罔肯督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部奏調永平府所屬州縣種馬一千匹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李溫奏為疏通馬政以甦軍困事該蒙兵部題奉 欽依支給太僕寺馬價銀七千兩亦收買種馬一千匹俱給與二苑軍餘領養比時孳生復廣馬匹成羣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俵給過騎操走避者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備習軍器養兒馬以此虧耗復倍於前今計見在馬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聞差遺遺損者且當其半欲

疾事故外實該精壯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倍其數
但前項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翻然改尚議擬定規永
為遵守則人丁雖多亦何益於事耶切照遼東地方邊臨
夷虜不時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其虧耗如此當其
事者又可得而道其責哉臣因不揣蕪陋條具四事雖非
籌遠經 國之遠謀是亦一時救弊補備之一策也

一均種馬以杜規避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
徵駒一匹查得各該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
二三匹者又有養騾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有全
不養者何蓋因貧難倒失不肯措辦買種惟畜延捱以觀
因宥一也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盡數俵出以倖輕

便二也止養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
養而又畏避徵駒借此以影射故也其養騾馬帶駒多者
何大率柔弱之人不善賞緣而監苑官吏於前二者受賄
徇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
轉收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此坐受
其累不盜他馬以抵數則拐已馬以逃避耳弊狀如此良
由知有官軍俵給之利而不知有苑軍俵給之利所以任
其舞弄一至於是以今策之莫若通計二死馬匹查點數
內堪以孳牧者騾馬盡數留下兒馬每驛馬五匹置留一

匹其餘老病殘小者今其鬻賣兒馬多餘者免與騎操官
軍亦或從其鬻賣通計銀兩酌量收買騾馬併其見在之
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騾駒子俟其一歲可
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苑軍至於老馬若俟十七歲以上
方許鬻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終必歸於無用今後兒
馬十歲騾馬十二歲即聽鬻賣或俵給官軍却將轉收馬
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該鬻賣者鬻賣
應該撥補者撥補如此則種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
一寬額例以便追徵本寺監苑軍餘照例軍士養馬二匹
餘丁一匹蓋以軍有月糧賞賜又與餘丁俱給有官田分

在孳牧別無差占以此賞派前數理固宜然但各該軍餘
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桑何曾
實有其數臣愚以為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
則輕重緩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每軍止令領養
騾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軍例亦領養騾馬一
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
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匹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
出於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襲多益寡彼此通融
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封記在官
造冊呈繳合于衙門遇有騎操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

六馬匹無則就將前銀錢同買給俱送太僕寺印
 則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事體歸一而免遺微之虞
 一隨便分丁就養前項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遺徵馬
 駒限有年分馬駒價值各從其便照乎強者無所容其奸
 而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該軍餘中間力有貧富不同
 所欠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窮男子姪之異
 若不從其所便而槩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撓拂抑其能久
 而不變耶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
 相兼各派以馬數驟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搭均
 勻俱以四丁為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於其隻身軍士或

皇明經世文錄卷十三

五一

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乃每馬給帖一
 紙各填姓名在上造冊比對相同給帖與照同牧在官遇
 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於本戶出幼餘丁或
 在逃復業及擺站瞭哨役滿之人撥補如此則彼此適均
 奸偽無所推避其於馬政不為無益

一據馬分田就牧前項軍餘先於洪武年間 欽給草場
 本為孳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衛官豪佔軍
 餘不沾實憲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該蒙兵部奏
 差主事黃清前來踏勘給與白帖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
 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十分一厘改請請之

徒餉銀餘丁二三十名者數得領田三四十頃者其養馬
 不過三五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者亦得以員田數項
 款善之人從實領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
 反有三五四匹不等者其於 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作所
 以軍士相沿迄今子孫相繼往往開種白收子粒糧既不
 納馬復不養天下寧有是理合無本寺俟其馬匹分撥俾
 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
 官每馬定以畝數仍給帖與照聽其種牧如此則名當其
 實豪強不至兼併其於馬政似亦有裨

牧馬之政

皇明經世文錄卷十三

六一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
 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
 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
 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今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
 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
 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
 二閑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轝者皆於是而
 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練之卒則有騰
 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于
 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

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
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
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
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
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
王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
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
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馬是蓋唐人
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
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馬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

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

七

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
乞 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
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遺知馬政者勸實牧地其有舊有而
今為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
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墾一
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勾補廐庠有未備
者則為之修葺所蓄之馬若壯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孳
生之畜其種之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字特必順其時騰
牧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閱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

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
于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收放不如法之律必
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務實效而不為虛文如此則邊
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
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
聽其後大為民害神宗有愧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
之誤而亟罷之是在當時雖為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
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為之處置亦以具于制
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都耳
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

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州

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為草場馬廐
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粟縣馬原額若干
匹群長若干人既且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
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為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
乎人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
言之某縣舊有里五十群長千人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
之 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為一大廐村落相
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
以有物力者一人為一廐長者一人為廐老無之亦

養馬者數人為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八間及長槽大鏟每歲春耕之候廐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無使失時無田有許其分田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廐老計畝收之倉園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即以爇煮豆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乘之若其種非良許其舊而換之心求其良前此如死夫償之馬五分屬其二徵其二以市馬種凡為始生則其長月五辨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法錄按以示之凡一歲游牝

皇明雜錄卷之三

九

騰駒士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斃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罰其房房必多燬而夏涼其牧養必早夜而腫收凡可以為馬之知者無不為凡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我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為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詳頭管領驛馬一百匹為一詳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驛馬十四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牝來易每廐兼蓄驢騾以馬為準牝馬二十畜在驢一牝驛四所生或驛或驢具數報

官官為造車遇有般運官物許于各廐起情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備收以為餼飼之用每季本廐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別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房有木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法皆為修葺處罪違者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徵官牧之意上不失 官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必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三簡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因事制宜補備救弊也若夫使散閱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騾操遇有倒死責以近價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

皇明雜錄卷之三

十一

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或不以符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其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之而一馬之直多貽數千兩家之所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 廐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輪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異疾先期告官及聚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 舊制凡馬軍皆要撥槽并喂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 押就近撥喂半夜以後本管

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
草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
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
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
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
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
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
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驚馬而乘之以禦
虜又不若不乘之為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
馬比胡馬為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
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
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餼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
為馬廐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膂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
隊伍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
者專一喂養置大團以貯草支大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
視晴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
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
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
不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皆屯重兵所
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賴五代時李克用之立國制勝

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泯泯其間歷宣府大
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
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槽櫪之間而
貢吾士卒之賠償又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硠燥
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資其出力以
為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焉以每歲所賜子之
衣糧尤不足以償其遞年倒死之馬匹况望飽暖其妻子
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
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
之師以萬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
智以德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
以高城深池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
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奇大率步十而騎
二步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
以為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
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無騎兵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
或者以為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
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
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
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

屬康於我矣

馬政議

李堂

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什一為輕而當制之外取之者蓋其
物如茶鹽之課關市之征比為儲蓄經費計也至有馬政
之征尤為軍國重計蓋與議為審故利弊尤悉焉夫設
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哉蓋洪武條格軍種馬
驟馬孳生未不可廢也今應天鎮江太平等處謂非養馬
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也乃推諸江省
府亦定價通行馬則太催點相繼職印使何為哉大抵建
議更法之臣不顧條規成憲如江南府州屬邑牧馬草場

卷之三

十三

烽堆明白見在也乃計敵起稅以徵銀用下人所以不復
孳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已且富民家戶乘肥策彘者
阡陌成群况古之晉冀駉牝所儲雲錦所畜而謂盡盡留
良平捨孳牧以為勞縱市販以為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
官之非其職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耶鹽法關征凡以
助國用也關征近制多也於部署蓋取竭疲農不若征諸
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長蘆淮浙等處之轉運提舉非
鹽課之司乎今所在漏卮於豪右轉利於霸猾而奏討類
仍則阻壞混淆將蕩然無餘矣乃刮疲蠹困商稅田課
敵巧為水鄉等名以影額辦其意奸容蠹也甚矣夫豈止

制法... 未助農之本意併及未議侯君子所之各邊馬

馬政

... 新增馬共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匹 見在
... 七百三十九匹 倒死三萬二千二百五匹
... 三千匹 已買馬七百五十一匹 未買馬一萬
... 四百五十三匹

... 原額馬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匹 見在馬九千一
... 百二十四匹 倒死馬一萬四百七十五匹

... 原額馬五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 見在馬四萬九千
... 九百九十二匹 倒死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

... 原額馬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七匹 見在馬一萬八
... 千二百三十四匹 倒死馬六千六百九十四匹 又洪水
... 倒死馬一百四十四匹 備禦馬四千四百九十
... 匹

... 原額馬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匹 見在馬一萬五
... 千五百七十二匹 倒死馬一百二十四匹 事故馬四
... 百八十六匹

... 原額馬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一匹 見在馬一萬四
... 千五百二十三匹 倒死馬九千六百一十三匹 事故
... 馬八千二百一十五匹

... 原額馬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一匹 見在馬一萬四
... 千五百二十三匹 倒死馬九千六百一十三匹 事故
... 馬八千二百一十五匹

宣海原額馬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匹 見在馬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匹 事故馬八千一百三十三匹 山西原額馬并添設馬一萬二千二十一匹 見在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 倒死馬二千七百四十一匹

陝西馬政

楊一清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 命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 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之荷蒙 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

陝西用雜流不錄卷十三

十五

會

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 命臣兼理顧廢歷既久之 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 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 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 命之初 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 比者復蒙 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 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悞墮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 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茶馬又有巡茶 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 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撫虛名無

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茶司之所易 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 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交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 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草若復巡茶之 官而兼理之為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移選年深老練實 心幹事之人請 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 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區畫 奏有成命一切事宜非有大礙不必立異更張庶幾事有 定規可大可大為益實多

會議寄養馬匹

馬文昇

陝西用雜流不錄卷十三

十六

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為脩省事議得一在京原 無寄養馬匹自正統十四年北虜侵犯京師一時缺馬騎 操該太僕寺奏 准將順天府所屬人戶孳牧馬匹分散 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却於兩京太僕寺孳牧馬匹內每歲 取馬二萬匹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以十 年論之該馬二十萬匹民戶有限馬匹太多連年倒死者 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捕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於用 若照前數行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後令無將備用馬每歲 暫取一萬匹本色折色臨時具 奏定奪如果緊急用馬 照舊取用或發銀收買本部官題奉 聖旨准行欽此

題馬政利病

儲巖

近奉 勅諭痛加修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興革者開具

上陳數日以來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得

其沿革利病之弊再行開具伏候 聖裁照得本寺歲收

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一二縣地不產

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累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

邊不曾有損以後間有奏討董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

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

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

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

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百兩自弘治十

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計

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今則一十萬二千一

百九十二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計銀二萬

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總及六年則已七十

萬兩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

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節節次共計過一十五萬

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亦奏討過一

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出無經

靡耗不貲矣及照得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之自正德

聖明經濟文庫卷十三

十七

十四年為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

二萬匹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為

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死馬寺所畜馬匹足備

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頑一遇邊警輒言馬少

張皇聲勢奏 請紛然橫議一與卒不可破查得宣府自

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

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

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

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正德元年八年之

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

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

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多

濶畧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

一盡公甚至貪贖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價銀

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慮 國

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士人待臣

等叨司馬政材識淺短素無經書然且事勢牽制又難舉

行輒以愚見條陳稍道不職查得先年邊方計馬兵部奏

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特速行之緩急

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不復計

聖明經濟文庫卷十三

十八

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
懲罰量為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 朝廷不致徒費彼
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
邊方止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
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統籌有司尅減又為軍士
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
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為馬合
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
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
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寺銀

聖明經書文選卷十三

十七

兩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查考方得
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
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
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價銀
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
奸弊聽其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備其五
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眾與空費下
銀兩不在此數又查得各邊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疾病或
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好走之多其間豈無瘦損作踐
偷竄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况生病亦由於水草之不

時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與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
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巡鎮守官各以暴殄天物為戒
愛惜國馬為心選委管馬官員督養馬軍士務要飲秣
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
本寺奉 勅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閱一次合無今
後點閱二次倒死者皮張除他俱有方准用賠買補者齒
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綠大同銀
馬一從本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 勅令兼管
庶幾人皆盡忠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
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

聖明經書文選卷十三

二十一

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 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
體內外一法合無 勅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
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俱知
朝廷脩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
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途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
治十七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三千五百匹其通
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
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
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勅兵部另行
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守大臣間外之事宜從寬

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請
營為京輔之屯比之邊備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責比之鎮
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况邊
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狀之官正
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臣等愚昧不能盡識時
宜伏乞 勅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缺畧畫為長策為邊
方久遠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論馬政

孫原貞

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為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
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

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

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

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
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
其養馬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
登餼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
當十匹又有馬戶則獨其科賦保馬則獨其征役此前代
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 太祖皇帝定鼎金
陵歸馬淮甸太僕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
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

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便順天
八府民間牧養後民才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
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調其科賦道江往
後及種馬倒死者并駒有虧損者未免督責追賠其
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 舊制亦當
參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馬之人
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任如便孽牧將校該
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匹官軍
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為之役民免再增幸甚

題為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宇

竊念 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
用今雖百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
孳生之用臣愚所以甚為痛心也夫時議者有欲併其
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董時弊但 祖
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為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
定額但要種兒騾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
其存留矮小老病者賣價區區買補奏完原數照額養
民間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 太僕
寺要照壯病瘦者依律回京 案者就令賠補未嘗
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逐年有無幾生不也迨究太僕

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十
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
於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於二十五丁五十丁衆輕易
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
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儀變賣悉聽自便利之
所在又人所必興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群蓋而取
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
遞年起儀大馬俱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爲
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比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藉豐
於民而嗇於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懸絕喂養科罰之
害在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日撻而求其好孳生決不可得
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撻而求無好孳生亦
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之所必致也臣廣詢博訪斷其損
官其弊如此如蒙 皇上俯察臣言 勅行兵部從臣議
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既屬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
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算印記之
煩絕管馬官吏書算人等料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勘定種馬定數
一南北兩京太僕寺所屬府州縣衛額種兒馬一十二

五千匹兒馬二萬五千匹騾馬一十萬匹太僕寺所屬
州縣種兒馬八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一萬七千五百
匹馬七萬匹南京太僕寺所屬府州縣種兒馬三
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七千五百匹騾馬三萬匹 北直隸
河間府二州十三縣種兒馬五千三百六十四匹兒馬一
千七十二匹騾兒四十二百八十八匹 大名府一州九
縣種兒馬一萬八百八十四匹兒馬二千一百七十六匹
騾馬八千七百四匹 保定府二州十一縣種兒馬七
千九百四十五匹兒馬一千五百八十九匹騾馬六千三
百五十六匹 順德府九縣種兒馬三千七百一十五
匹兒馬七百四十三匹騾馬二千九百七十二匹 廣平
府九縣種兒馬三千七百七十七匹兒馬七百五十四
匹騾馬二千一十六匹 真定府五州二十六縣種兒馬
馬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五匹兒馬三千五百三十七匹騾
馬一萬四千一百八匹 永平府一州五縣種兒馬四
千六百七十四匹兒馬九百三十四匹騾馬三千七百三十
六匹 山東濟南府四州二十三縣種兒馬一萬三千
三百四十四匹兒馬二千六百六十八匹騾馬一萬六百七
十二匹 兗州府四州二十縣種兒馬一萬四千六十八
匹兒馬二千八百一十二匹騾馬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八

匹 東昌府三州十五縣種兒騾馬三千三百八十四匹
 馬六百七十六匹 騾馬二千七百四匹 河南開封府一
 州六縣種兒騾馬一千三百一十五匹 兒馬二百六十三
 匹 騾馬一千一百五十二匹 彰德府一州三縣種兒騾
 馬一千一十五匹 兒馬二百三匹 騾馬八百一十二匹
 衛輝府六縣種兒騾馬四百一十五匹 兒馬八十三匹 騾
 馬三百三十二匹 南直隸鳳陽府四州十四縣種兒騾
 馬九千五百一十一匹 兒馬一千九百二匹 騾馬七千六
 百九匹 揚州府三州六縣種兒騾馬五千五百九十三
 匹 兒馬一千一百一十九匹 騾馬四千四百七十四匹

大明會典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文

淮安府二州九縣種兒騾馬六千三百一十一匹 兒馬一千
 二百六十二匹 騾馬五千四十八匹 廬州府二州五縣
 種兒騾馬四千三百七十四匹 兒馬八百七十五匹 騾馬
 三千四百九十九匹 應天府七縣種兒騾馬四千六百
 四十四匹 兒馬九百二十八匹 騾馬三千七百一十二匹
 鎮江府三縣種兒騾馬二千三百四十四匹 兒馬四百六十
 八匹 騾馬一千八百七十二匹 寧國府南陵縣種兒騾
 馬七百五十四匹 兒馬一百五十四匹 騾馬六百匹 太平府
 三縣種兒騾馬一千四百六十三匹 兒馬二百九十三匹
 騾馬一千一百七十二匹 廣德府三縣種兒騾馬八

百匹 兒馬一百六十四匹 騾馬六百四十四匹 滁州二縣種
 兒騾馬七百八十五匹 兒馬一百五十七匹 騾馬六百二
 十八匹 和州一縣種兒騾馬六百三十七匹 兒馬一百
 二十七匹 騾馬五百一十四匹 滁州衛種兒騾馬二百九
 十五匹 兒馬五十四匹 騾馬二百四十五匹

馬政四事疏

儲燾

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
 可以壯威而禦侮也 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罄
 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
 無窮之死誠可嘆息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草料私賣

大明會典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徇
 私派領不恤貧軍奸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覲 恩宥
 故也臣聞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
 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
 詢驗家產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
 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蠲其
 半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椿頭頂銀之例絕其養輕易
 養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
 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大僕寺以憑本寺少印

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為照官宜養馬院
月開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
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或曰騎軍步卒練日已久
進行選閱未免更張夫古兵法騎以為步卒亦可以為
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勝乎况
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是匹直銀二十餘
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恭於可惜
至責其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其驚駭易
驢矣又學生馬冊每年開報學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
寺具數報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

皇明聖訓卷之十三

二五二

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
也又有典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
憑點閱者是也以前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
分管寺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
王食解送官吏科掾所費不貲况其所造不過抄勝額為
文具勞民費財於事無益臣以為學生馬冊各該衙門每
年上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
遞送年三月以凍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備用馬
冊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執同律
按遞其馬簿冊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

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
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惟季報文冊乃 欽定條例一年
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
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
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官多令煩民擾至於文移簿冊迎
送廩給皆為民累查得少卿係奉 勅督理官員難以更
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
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該
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
年解銀到部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求平等府自私
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解送既廢牧馬之
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養馬而設比
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
寺少卿一員通歷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取助建方買馬
之資也

皇明聖訓卷之十三

二五二

修饒武備以防不虞疏

儲儲

看得 仁壽宮皇庄一處坐落霸州文安縣花家口等里
共退出地八百二十三頃五十四畝歸併五萬三千神機
營收馬外其坐落白鵝淀等處者乃是內官監公等管業

臣等竊見霸州草場地寬廣水草豐腴之善惟此為最。陛下留神遠圖興修馬政一舉而兩利。議雖母后庄田亦宛轉。自退還放牧臣等有以仰窺。皇度計遠處大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不以此而改易矣。臣前在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適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草箔鑣票等地觀其所稱四至頃畝與原草場相同亦必草場廢弛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為淤漲蘆葦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見地之美餘悉取葦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又蒙查理是亦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場放牧孰重孰輕。况草場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謀起自近年葦箔等地固草場之地也。又况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明前項料額悉行分豁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庄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場相連。照前歸併三營收馬皇庄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四十頃。御馬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霸州安和鄉地方。歸併三營收馬。但恐下牧之時群蹄踐蹂或傷禾稼。必啟爭端。臣復委本州查對冊籍於各家庄菓周圍兌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地土并令退出。

庄地計其頃畝不下數萬。長蓄茂草誠足牧放。惟念居民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榜開寫民地四至頃畝於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重治庶杜弊源。內有義井寺輒在草場之中四面道理適均。今欲議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寺以處領。勅之官既免造作之費且省浮冗之費。其餘營房馬圈量宜成造。若太監陸愷奏討庄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閭臺地方共退出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收馬太監覃昌奏討庄田一處坐落香河縣口頭杜孟家庄等地方共退出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分歸併神機營收馬。凡此草場皆祖宗開創之時心思規畫畜牧戰馬以備不虞。霸州一處固為足矣。且防其雨水蛟蝨又設薊州香河閭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為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督種苑牧幾廢。仰賴天啓聖智遠體祖宗之心大為邊方之慮。察納廷論斷自宸衷特命臣等清查退出各項庄田以復舊額。固足以擴前休而垂末遠矣。然事易於作難於保。終臣等願自今以往大昭王度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竊可絕而牧地永存矣。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昇

查得弘治六年內兵部題 准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
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
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
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
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騾馬二萬六千八
百二十四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
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
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領養騾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
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
騾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美駒一匹其餘
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二十七
州縣亦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

種馬弊政事

錢榷

夫國養兵以安內也畜馬以振兵而利之民也今見我
朝馬政至此極弊而重遺民害之甚民倦疲矣古者牧馬
之政職之而有選人牧之而有專地治之而有統法自周
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石新法一行而戶馬之說
起矣戶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興矣戶馬保馬皆以官馬
散之編民使代養也然神宗行之而文彥博諍之不得神
宗卒曰朕於是愧於文彥博矣哲宗嗣位收還保馬而

置監官牧之故我 國朝馬政廣散官中種馬於南北直
隸河南山東編戶之民令民家自為牧而歲輸孳駒戶保
馬之遺意也戶馬保馬歲給見馬與民或與其直今民自
市又賦牧地與民又蠲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者聽今法
皆不然戶保馬行不再傳而輒就易輒尚為古今遺恨今
我 國朝原頒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百數十年之久矣
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職治弗有牧法而弗免歲幣之償
而責歲孳之駒得手以百數十年種馬之舊專設御史歲
臨印之旋斃旋償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窮得乎丘濬議馬
政曰兩京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 朝廷建國於北
藉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
拯恤可乎夫丘濬至今又數十年當是時已云弊甚而冀
拯以卹至在今日弊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於民歲解備
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牧法也
雖良馬亦斃而矧斃之餘也出歲償之皆駕即是故民間
歲以脂膏之聚貴買於馬販之手而尚入式之懼弗易也
求一種孳之駒堪解以入式者百無是也果見種馬徒存
無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財百十餘
萬且民愿以種馬變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
得銀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

該起解備用馬本折一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解不致有虧而一不慮天下血生靈利萬萬矣

救偏弊以裕馬政事

謝汝儀

一曰差御史以事察臣伏觀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有通判一員以總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非以就壞何哉正綠州縣管馬之官貪汙者多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令補民苟目前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

皇朝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一

欲馬政之修於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庶恥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一焉柔懦無用者恐點馬之趨謗愒日玩時通不查理知事而情深者以無官專諉之曰我盡心所事無復知者專務諛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理刑名或追併錢糧用以干名覲望旌獎已之職業若秦人之視越人置肥瘠於度外官以馬為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於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丞之官貴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備用馬匹恒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不及也况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契繫於彼而

優游於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百姓囊橐罄然一空鬻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為無事作賤者任伊作賤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為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南山東添差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勅更替接管協同各太僕寺丞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員仍前貪污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餽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為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實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皇朝續文獻通考

卷三十一

書金

一曰量解駒以示勸懲臣伏惟種馬之養正欲其群蓋羣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縣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馬官員俱有提問降級之例特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為追罪之計而紙上栽桑之弊與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

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冊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餽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執若納銀費少而事輕哉故當群蓋之時將兒騾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衝落求為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當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克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 欽依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為言者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 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於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百九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二兩四錢况一倍再倍而不止者惡可沒有限之脂膏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為州縣買解之馬

三五

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為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為今之計合無申明 舊制參照新例 請自嘉靖三年為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仍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戶墮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給駒於變賣銀內隨直以多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為准俵以規優異為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俱全不生駒者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群頭馬戶各枷號一月間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為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前項紙上栽桑之病許被宰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之易而 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三六

一曰定群長以明法意臣惟 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群蓋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恐稽察之不及於

是乎量為多少立有群長所以都其事而察其弊又懼乎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於是乎群長之下又立醫獸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群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更因是利其交代以為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狡滑之徒因而管求差使為業甚者看馬醫獸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群長又及群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營為者

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觀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者治馬匹未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群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欽此以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匹立一群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群立一群長之處居多惟直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為參錯不齊順德邯鄲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群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

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槩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况起解大馬中途恒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為今之計合無將群長遵照未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為五十四匹群長一人一年方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督各該馬戶群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雇與人等項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醫獸各疋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藉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勅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於群長責其半月

之中提調群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於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卯簿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及馬戶若未曾舉呈驗其春破勛傷者罪及群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者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為而感恩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管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一日凝餘地以補絕絕臣惟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騾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河溝

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騾馬計之筭該領馬一百匹若止養九十四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百畝者有之騾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僉之時各該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營求撥爲餘地倉窮下戶湊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况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實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即此由耳

故一時追馬緊急或將養馬畝地捏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四今雖戶口消耗不得減少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四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彼保烏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烏可復加章餘地以濟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恒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

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即將見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備累靠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至於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蘇矣

一曰謹里甲以防借撥臣惟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欵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有司規

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污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賣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馱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救死不贖奚暇生駒况又賠辦草料出差雇覓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療破中風勛傷腿瘤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四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

官各降一級欵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
歲月既深難於查考禁約雖存竟為虛文小民忍隱而含
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為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
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走
逆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
坐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務要體訪
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實叅奏仍為定法州縣官但借
用種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議罪管馬官以廢職受
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
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
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四十一

一曰立循環以省季報臣惟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
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覓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
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
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為舊
管買補孳生馬為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為開除季終為實
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欵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
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冊書吏詳頭人等遂假此以為科歛
之媒冊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斂錢百文或倍於此
所費亦不貲也况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

上彌文千無一竇寺丞出巡未聞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
冊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為無用正德二年御史
王濟題奉欵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
將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多寡造冊具奏而今之季
報猶在是此例未嘗替也臣又訪得州縣官點馬造冊寺
丞出巡造冊凡寺府管馬官廩給柴炭紙劄俱出馬戶故
養馬之費什一為馬而費者恒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
者也臣愚以為欲減其費當去其名而大僕寺專管馬匹
漫無稽考亦於事體不宜為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
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錢通置循環文簿二扇州縣簿用
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記循字簿寫開春秋月
分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
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
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覓應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
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報不實責及官
吏瘦瘠倒失者責限追補臚壯生駒者別行慰諭
一曰明賞罰以示勸懲修舉馬政誠為緊切而寺丞之出
亦止吊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填註附簿俱不必
另造點冊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檢其各
府之簿不必開造毛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驗損

倒失定駒等項畧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
琛來按李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
各府將買補過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生過兒騾駒數目
照數造冊具 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冊一切禁革廩給柴
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歛之路
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 賜之施行臣
當力為圖式以 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
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捕
馬匹非受囑密情即通同買販故所補償者常老弱無用
旋補旋死大為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不可至於
此耳

大清會典事例卷之三

四十三

文

一曰填坐派以憐交病臣查得弘治二年會議備用馬歲
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
千匹似於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
馬多本折中半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
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
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
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
矣此俵中者然也萬一棟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
令瘦損轉賣與人不能知值之半典實產子女重行補

俵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
如此解馬既多寄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
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置于外寒暑之欺凌
霜雪之侵薄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此尤可言其
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未幾何死者又繼因而外移或
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此積時累歲倒
死數多有司難于追補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
緣為奸作踐致死捏作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
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者止一百七十
有零中間瘦病恒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槩可見矣
大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克數發其
寄養曾不及鴟鴞大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為民者
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
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
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糧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
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
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四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
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 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
所補矣

議處牧放馬匹疏

大清會典事例卷之三

四十四

臣等待罪該科凡事關利病有所聞見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 朝末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 勅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閱九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 勅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閒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閱官指實奏其立法未為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上附近京師 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

聖朝律例卷七十一

四十五

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 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 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饑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之時在牧則有房左廄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群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為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為湖淀

漫生荏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厩房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暴殄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一時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禪 國家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詞隱實以欺 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禮奉 勅管領下場馬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於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

聖朝律例卷七十一

四十六

况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蝨蚋之害炎風赤日灼體熏心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有徒徇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况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鬪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於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 成命臣等即問之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場把總指揮等官又訪之在營

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聞之道路則人言籍籍士心洶
洶憂愁厭苦有莫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遑寧處輒敢
昧死上陳如蒙 聖慈軫念乞 勅兵部會同坐營總兵
官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
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
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騎馬匹不得瘦損
遇警調用尤為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
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 天恩而
長懷敵愾之心矣伏惟 聖明采納臣等不勝幸甚 國
家幸甚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序冬寒則煖之以廐
夏炎故涼之以序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也
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室
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倉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蝨之生啣
嚼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以避 陛下墜其
宿弊近 命科道官點闡此誠防閑之至計也然既有以
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况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
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為今之計不若綠其邊
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創屋而居馬亦得以

就其隱庇復於居中建立厩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便
於點閱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未固矣臣等前踏地至
香河縣神機營草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
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
作威福收斂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覃
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八九連室興
嗟無由控訴夫覃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
尚足為害又况非覃綱比者哉且 陛下捐數畝之地以
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為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飲
怨有如此也即一處而觀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
者其征利禍民營私斂怨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為庄田者
陛下既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夤緣左右
復圖奏討者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
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
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俱在牧
馬之地 陛下為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
率土莫非 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牧數
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為宮闈之用設有不瞻取府
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 聖
勞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

牧地凡各處之名為庄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王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飢寒流為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畧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也哉况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脫有寇賊竊發將何以禦之臣願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遠官之閑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才力超眾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豈不益哉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為修營務以振武備事臣等切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為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裡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馭輕之圖淵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及籍雖存而逃亡罔稽諸營雖具而兵馬欠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虛專茲營務夙夜惕勵恐負重託謹以在營切要三事謹題請旨

一選軍伏覩大明會典營操事例開末樂初年立五軍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籙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為十二營共該官軍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為選

軍給馬預脩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初選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二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即今團管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倘有緊急邊情調遣又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及今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靡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能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奸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在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管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養鍾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踈雖有團管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難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

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奸團管軍士皆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嘗有富豪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而縣因差操由此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 勅下兵部通行議取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管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管中間老病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第男子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管額數內衛外衛共轄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軍備聽征之用其團管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許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題 准事例團管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照得團管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

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夫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餵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是料穀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自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難得過軍士猶不肯賂錢以養馬

五十二

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飢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宜 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糧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已而不肯賂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病豈不冤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俸到京所費無慮

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借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算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作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些少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 勅下戶部再將存操馬匹再添三箇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庶可發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等今則收貯大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

五十一

不倫且以嘉靖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數之用臣等又查得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餘頃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二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爲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

家道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請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地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死也得乎哉今無將三大營並圍管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查出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傷矣何謂餽養無法軍士關出草糧散在各處從其自養

軍士

五十五

莫能稽考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餒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臆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膏膏與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臆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啖糟因之而死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餽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臣等查得在管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臆者有中臆者有無臆者除上臆中臆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臆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

操練每一把總下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視皆以熟草細料餵之餵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箇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有臆息者免其會餵其臆者科道官仍行嚴禁不得餒以酒糟若被地卒四隣告發或在營驗出者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所在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是費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爲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免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脩攘制禦之策

江濬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菟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奸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菟豆飼其馬以爲義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菟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

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
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
中就將龍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 勅武臣一
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該內直下
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 聖明下其
議於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四

刑部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群臣民孽孽弗忘其訓迪郡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得獄言獄不可不

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感哉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斷獄採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檢磨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洪武七年月日謹上表

論韓國公竟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嬖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 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首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

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公而已矣尚王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有在取天下于百戰而難成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世絕宮汙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其人之年邁衰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

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惑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 陛下作成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耶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諛諂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為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 陛下言者

皇朝文獻通考

三

而事之冤枉延綿未絕詳臣杜口竟無一人為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踈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慎刑彌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 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已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臺諫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繡順度山川咸寧矣然兩電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 德意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政事言之則德為陽刑為陰其範圍微皆由人事所感今水雨為灾意者夷狄之謀侵邊數小人之干政歟皆非

皇朝文獻通考

四

惡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鬪殺誤殺而檢勘者無以為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為強劫為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辨明縱欲辨之眾口譁然或以為受囑或以為納賄以故好之長謗者宜去之而不次輕

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發此天下之通患也以
在京法司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
雨水之灾廣好生之德特 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
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冤可檢強盜追
無贖仗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
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 勅巡撫都御史會同巡
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者 勅巡按御史會同
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錄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
聞仍下法司參詳取 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

囚官員照奉 欽依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
冤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即與辨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
冤灾變可弭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為灾
英宗皇帝勅戶部侍郎吳望順天府尹姜滂存問軍民
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 勅五府六部都
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今 陛下率由 祖宗令典已命
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給發賑卹矣其通州
一帶水患尤甚乞 勅該部委官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
糧果被漂流量為分給俾 聖澤沾被無間遠邇其各衙
門合行事宜亦乞遵 聖祖勅諭斟酌而行之謹擬之職

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灾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
德以弭天命正心以端治源勤 聖學以講求治道法
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又敬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 聖心
加之意焉

練達朝章

敖英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 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
詞鞠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 內府外
庭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 社稷鍛鍊成獄近
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
長者長者曰曾伏觀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
刑剝蘭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
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為學者其
傳古通今况 本朝令典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
通達國體為賢蓋為此也

制刑獄具

丘濬

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囚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
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
笞代之然未為笞令所筆之具無常物所筆之處無定在
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受箠之處專在脣魏晉南北
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

同隋文帝始定為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夫挾棒束杖車輻輳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大明律卷首作為橫圖以紀獄具登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荆為之長俱三尺五寸柳以乾木為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罪以下有差手粗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鉄索長一丈鑿重二斤凡為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登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宋則尤為輕焉 祖宗好生之心雖為惡

聖明憲法大集卷十四

一七一

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于民心百年于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為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

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 聖明申明舊制凡內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盡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 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綿 國祚於萬年者端在下斯

慎青夾之赦

丘濬

臣按赦之為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蠲逋負舉

隱恤 孫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於赦令行焉失古人肯災肆赦救過宥罪之意矣臣愚以為赦令之頒宥罪之外蠲逋減稅省刑已責弛工罷役寬征招亡凡寬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厲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計議必於律例無碍必於事體無違必於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後決不至於復追如寬征也其征必可已後決不至於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著於赦文行於天下則上之所頒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矣

聖明憲法大集卷十四

一八

題律例事宜

王恕

一囚徒會赦事伏觀景泰二年五月初二日 詔書內一款官吏軍民人等為事問遣運米做工等項悉行放免欽此該衙門因見 詔書不曾開有煎鹽炒鐵軍伴儀從膳夫之類止將運米做工等項放免却將煎鹽炒鐵之類仍前拘役切詳運米做工與煎鹽炒鐵等項囚徒俱係犯該徒流并雜犯死罪人數止是一一落有此頭項不一知詔書明開運米做工等項竊慮煎鹽炒鐵之類亦在其中

若止將運米做工囚徒放免其餘煎鹽炒鐵等項不行放免非惟有遺 詔書意且使囚徒不得均霑曠蕩之恩况煎鹽炒鐵等項多是窮苦軍民在工日又未免逃躲及至挨拿又不出官工役處所既不得其出力原藉原衛又不得伊當差兩相耽閣俱不得用徒有虛名實無便益如蒙乞 敕三法司計議合無將曾經赦免煎鹽炒鐵充儀從軍伴膳夫等項囚徒悉與運米做工等項一體放免如此則赦無彼此之分囚徒霑均一之恩矣

題私開倉廩擅收料草侵欺錢糧事 林俊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

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閩川內使任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草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夫於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等仗罪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然後付之司禮監度幾成法具

存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講明律意疏 馬文昇

臣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未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欽遵外竊惟 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不兩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自古帝王莫不慎之古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于五六為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 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為講明奏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焉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

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治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言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持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迺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

明詔強盜無贖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

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令官寬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灾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衙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不明之故也况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執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勿略置而不講

大明律條執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勿略置而不講

一十二

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執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

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欲無冤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定律今之制

丘濬

刑犯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八頑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義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於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事有所規避遂為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勅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盡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論律

敖英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未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

免罪者情也猶退賊証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或問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予曰先讀治已之律若不能律已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交辱軍職之類皆治已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予繇水曹即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已以前因多矜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於膂脾膈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梁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忍詭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煨煉其首輪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

平刑也子其慎之

訟劉槩罪狀

王恕

竊見刑部問得犯人劉槩合比依造妖言者律斬秋後處決湯鴻依風憲官受財加其餘官受財不枉法有祿人一百二十貫二等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吉人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文祥鄒智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俱職官各照例運磚各完日湯鼐係有駐官革職為民吉人李文祥鄒智俱浮躁淺露人數迭吏部收查定奪東恩誠曹璘俱供明各還職大理寺審擬合律奏奉 聖旨這厮每既情犯

深重劉槩捏造非言依律處決湯鼐風憲犯賊押發陝西

十五

肅州衛充軍吉人肆奸欺罔發回原籍為民李文祥鄒智私交妄議降三級調邊任都免運磚其餘准擬欽此除湯鼐李文祥等罪不至死臣不敢妄議外但劉槩比依前律坐以斬罪臣則不能無疑焉伏覩 大明律云凡造讖諱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欽此先儒謂讖諱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蓋讖諱之書即妖書讖諱之言即妖言以其說未來之興亡能惑衆亂民壞國家之事故禁之嚴使之不敢犯也今劉槩招稱不合要得阿諛湯鼐又捏寫一夢書內稱別後時夢中曾見一夕

夢一老人騎牛背上行陷於泥淖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子右手捉牛角引就正路其人謝而去因思人騎牛背儼然朱字正我 朝之姓氏豈非天生豪傑欲賴之引君當道也耶但五色石子意不可曉或者公曰臺中首先杭疏為彈之第一等耶請試思之如何等情臣切詳劉槩書詞因為狂妄不能無罪其意有無亦未可知推原其情不過因見湯鼐節次建言指陳得失不計利害以為天生豪傑以道事 陛下也是乃與人為善之意別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依造妖言者律論以死罪臣竊以為過矣設有造如亡秦者胡也之類之言惑衆亂民者不知更以何罪加之昔之時有以忠諫者為誹謗深計者為妖言至今人為之痛惜 陛下受天明命正位 宸極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下愛戴之如堯舜矣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劉槩以妖言死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欲使天下後世不為之痛惜恐不可得也且一婦人寃三年不雨今各處災異人情洶洶此正 朝廷欽卹刑獄求言脩省以回天意以弭災變以安人心之時若使劉槩緣此死於獄中豈不愈傷天地之和愈召水旱之災而臣忝在六卿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君有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避鈇鉞為 陛下言之倘蒙 聖明裁察寬宥劉槩死

罪將見天下後世莫不稱頌 皇上矜恤之仁豈不召和
致祥行慶延祚於無窮也私治二年四月初三日奏奉
聖旨劉藥造妖引喻非類法司比律問擬未為不當你如
何這等來說且監者待後發落刑部知道欽此

申明刑罰疏

馬文昇

切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
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于姦宄故 帝舜之世契敷
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之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
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
有萬方當殘元入土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
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
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殫惡之意無以
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
莫重於強盜何則強盜之行蓋其執兵特刃生殺在其掌
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
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
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又天順三年傳奉
英宗皇帝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
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 請會多官從
實審錄庶不冤枉未為定例欽此蓋專指律秋後處決重

大明律例卷之十四

十七

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三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
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
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強盜不分贓之多寡
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
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變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
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
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其非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
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鬪毆殺人者
為無異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強劇有犯
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
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
之而無益矣

正法守疏

林俊

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事
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
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何察機密奸細鎮撫司
鞫訊大盜妖言淫盜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
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
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求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

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

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
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

皆 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
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綱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

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程文有所庸勲或
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

文等涉虛自有及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

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
金剛經疏卷十四 一十九

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况今風霾雨土赤
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脩德之日今此

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
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

戒收卹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
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論盜內府財物當輕貸疏

林俊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

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濬通陳俊等恣意侵

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思

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盛

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
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

乃得送司禮監奏 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
司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

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
監亦發海寧子克軍夫昭得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

况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
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群盜效尤 國計一空其

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
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為

國守法豈容恣然以漏大好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
明耻罪大監張得王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

查究如律庶群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明復讐之義

丘濬

臣按後讐之義乃生民秉彜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

變而不失正斯為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為
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木為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

五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
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殺

非但畏公法亦畏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為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弟也其兄弟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為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為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為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冤於鼓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冤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為人子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辜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為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為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當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其戴天

皇朝通志卷之四

十一

禮記卷之四

十一

不友兵不同國蓋謂為人子為人兄若弟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友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所讐不但已也解者乃專以為私報所讐挾天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之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讐無不報之讐而亦無讐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埴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己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意感時所以人無免聲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讐之義世不復講至于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讐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朝士九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讐者非謂為人子若弟者親手刺刃於所讐之人凡具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讐也既書其情犯

而告於官而其所讐者或隱蔽或逋逃或負固而報讐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讐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之交讐也不分其理之可否爭之故僕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 國法為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為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 朝廷當明為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為人所殺者除候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隣保即為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隣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 闕廷徑赴者不在越

大清律例卷之四

一廿三

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為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讐者所在即以上聞特勅理官鞠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

不具其微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讐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鞠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隣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讐果係可殺則讞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

死若官竟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誦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鞠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為伸理則免報讐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瑄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讐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 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讐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題律例事宜

王恕

大清律例卷之四

廿四

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抑勒妻妾及乞養女與人通姦者本夫義父不坐並離異歸宗其抑勒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者罪亦如之欽此切照有等無廉耻之徒抑勒妻妾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堅執不從被其逼打不過絕方將情具告法司因見不曾成姦律不該載止坐不應杖罪仍令婦人隨住切詳此等婦人思係良家不肯從伊為娼志節貞潔誠為可嘉今既告到官意脫免污辱若未曾成姦仍令隨住彼不得志仍前抑勒稍有不從輒加捶楚以此婦女剛強不屈者必至死地柔善軟弱者終被污辱實是敗壞人倫

有傷風化如蒙乞 初三法司計議合無將今後但係抑
勒妻女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雖未成姦取供
明白就令婦女離異歸宗若婦女誣告亦依律罪之如此
則凶徒不得肆姦而良善庶免汚辱矣

題律例事宜

何喬新

大明律內一款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
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一款其祖父母父母誣
告子孫子孫之婦者各勿論欽此竊詳律意蓋謂祖父母
之於孫父母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孫悖矣至於毀罵
故坐以絞然恐人誣告致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之親告
乃坐者以見他人雖告不坐也近見問刑衙門遇有祖父
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之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以絞是
乃親告即坐非親告乃坐矣使凡親告即坐何以有誣告
子孫之律乎凡人之誣告子孫及子孫之婦者多出於愛
憎之偏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者有溺愛少子而
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貲產以歸其子者有憎其孫遂
及其婦者使親告即坐則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者
父母一有誣告將不免於死况其他乎合無通行內外問
刑衙門今後若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之婦不孝者必
須追究得實然後坐罪如律若祖父母父母偏私誣告仍

依誣告子孫律擬斷庶無乖 聖朝制律之意而克全天
性之恩矣

申明律意疏

劉玉

刑部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在官呂吉糾同保等打
劫伊父母將伊住用棍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
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
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吉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
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
人高鑿招稱在官強義糾同鑿等打劫伊兄強義預將兄
擊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劫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鑿等問
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
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強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
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劫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
等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
幼引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
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
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
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為重所以
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減况劫父劫兄窮兇極

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昔人倫之大變律之所
去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授比附以上刑請若如前項從
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懲將來奸詐之徒欲
行強盜者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
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為哉恐於刑期無利
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安南逆賊黎季登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滄更姓名胡在
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賊國
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祀 朝廷之邊境攻圍

一十七

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擊戮
之憂橫斂剝民家被培尅之害叩竟動地 恭頌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慝怙終而不改稽違 天朝之使賊
殺故主之孫劣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及側漢兵
必事於前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司旅鷹鷂鷓鴣先雲

氣而度斗南狼虎能罷拔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
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

竄蒿之夷東都三辛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蚋之聚迅掃於
盤灘困牧賊黨猶熾之然撲滅於嚕江仙似市廛安堵

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

同進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

困虎兕於柙中斬脅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

致波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鳴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

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厄

戒行既遠都督柳升警報條來賊復入於黃江舡悉來於

悶海遣偽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賊子關

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

水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

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

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我敢遏銃砲雷鉤而

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獲到
戰守舡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
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文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
勵衆議留臣旭備御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
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潘花府
磊江賊衆猶舉萬尾而致毒欲逞蟻臂以當輪遂分調前
隊官軍勦殺舡艦繫而交岸奔之矛戟爭馳而望風披
靡殘夷敗鱗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門涇鵲淺
晴又水涸賊畏稍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
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紅過千艘三人力之能

致不待渡河而水合奚茲拜井而永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 聖德之格天五月十一日其所領

未定等衛軍士王榮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季登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文州右衛軍人李保等十人於海口山中

擒獲賊男黎澄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益海畔高聖山生擒賊首黎倉及其弟黎柄臣展臣彬尋跡

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魏并姪黎源符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彦光阮璣等

賊之瓜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蒲等賊之心營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

家相慶寬有追脅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魘魁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巨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

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於生靈覆載不容人

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數百種離題缺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

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

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

五十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

餘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登等獻符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別具奏 聞

分別情罪輕重疏 會問得犯人一名劉吉年五十三歲係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民狀招吉自幼私自淨身投入寧府收充火者歷陞任

承奉有宸濠襲封寧王恣肆妄為意生不軌常請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之分又招術士李日芳等

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就蓋陽春書院僭號離宮特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青嵐 先朝禁革龍口舊穴

葬母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姦謀誣陷 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數每年指收祿米違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陪徵

訪知先任江西按察使鄭岳要行劾奏就暗令與伊有讐副使李夢陽將跟隨鄭岳門子劉奉送府拷打逼供無名

賍私奏陷鄭岳為民宸濠得遂奸計為惡日甚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愛聞知惶惶具本令余欽等赴京

將胡世寧誣害就備帶銀兩饋送錢寧三千兩張雄一千兩感賢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接受扶同將胡世寧蒙蔽

具奏誣陷遼東充軍以後宸濠愈加恣肆故行羅織撫按三司等官非禮緝制使甚氣隱忍不敢非議又密令吉

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王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

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王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

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
 合夥不時出外劫財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
 要舉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舉人劉養正
 有才名多請兵書隱情差蕭宗灑前去招請到府有宸濠
 因與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贊稱宸濠有撥亂之才當
 受賞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張嵩校尉火信林華等合
 思宸濠舉事用費浩大多方設計謀為聚財招納姦人投
 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攤放官
 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允軍多收銀兩專科夫價軍民遭
 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二月內有瑞昌王拱樛將置買田地
 授獻宸濠加租被佃戶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辜增守正
 不阿宸濠嗔恚就令陳寶帶火信楊子喬等統眾前去將
 辜增魏志英家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宸
 濠見 朝廷未立東宮旨謂謀大位密差萬銳等饋錢銀
 三萬兩賊賢一萬兩謀將長男大哥假以上廟燒香為名
 迎取來京錢登賊賢多賂許允令林華回報詐稱 欽賜
 王帶金剛寶石闊裝帶各一條綵段十對傳令本府官員
 穿紅四十餘日百端不法不得 上聞正德十二年有內
 官陳宣劉良脫逃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
 將周儀并家人六十餘人及燕伏查武等盡行打死令吉

三十一

三十一

齊本赴京捏奏要將閻順等陷死當送賊賢銀一千兩錢
 寧二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桂同閻順等俱發南京
 孝陵衛充軍宸濠復與李士實并吉等相議高謀天下必
 須傾戰賊徒當令王春余欽等招舊已故賊首凌十一閔
 念四萬賢一等并手下賊徒各二五百人及四外亡命遊
 食強竊盜賊脫死充軍徒犯與楊清并未獲原招把勢樂
 盛等不計其數藏縱丁家山等處分夥內外劫掠新建等
 縣民人羅慶三等家并各處庫藏及各各商船隻財貨送
 府平分齊弊厚結廣西土官軍良兵并南贛汀漳峒蠻欲
 圖為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造作皮甲招藏四方匠
 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欽令伊家人
 姚元佐將帶銀兩前往楊州府招召慣熟武藝好漢藥鳳
 張貫每人各受顧銀三兩同到德真地方各訪知係是召
 募助逆隨即懼罪逃散時常邀請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
 說即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服必須厚結 朝廷頻頻
 賞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信不疑及差人打
 劫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限以十一二日報知一遇有
 事便好起兵本年二月內遇蒙 大皇太后崩逝有少監
 因素與宸濠交往情厚管求齊奉報計可去 開讀
 得宸濠銀三千兩又令吉與余欽黃等相謀

三十一

三十一

地名吳城置酒相待回還被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劫去行文撫按拿吳十三等俱怕投托閔念四將原劫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等與閔念四等同行打劫先加厚賞安慰圖致其力彼有宸濠飾詐要名求賢講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廣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往見意欲用善開導比因議論冀元亨隨亦回還訖有都御史孫鏐亦因宸濠為惡日甚通謀漸露髮行具本劾奏俱被設計邀截有畢直改調鎮守浙江宸濠要伊預備人馬前來助逆當將銀三千兩金壹一把鑿蓋四副并器皿恭莽等物逆行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參隨張送等徐紀等

皇南雜書文錄卷十四

三十三

回府傳報 聖駕將巡山東泰安州等處宸濠陰遣秦榮等於大院內張設勾欄搬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詭詞差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遊俠尤棍誘引四方人心意在扇惑傳聞京師邀請 駕臨因而伏兵圖謀篡逆畢真前到浙江假以操演官軍為名就各重賞銀兩暗邀人心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鎮衙門待時起兵助逆宸濠惡逆彰聞致被科道官將伊謀為不軌事情劾奏蒙 欽差賴太監崔附馬顏都御史前去省諭查革護衛被錢寧密令林華星夜前去報說前情宸濠自知反謀敗露即召吉與在官承奉等官各進府商議宸濠說

皇南雜書文錄卷十四

三十四

稱如今差官勘我府中事情革我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壽日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謝酒就暫令各官順從起兵彼若不從即行斬首警衆大專就定將李士實偽授國師吉等俱偽授大監又說事定李士實為左丞相加封國公王春尚書其餘俱陞極品文職王信等俱極品武職李世英等俱騎馬至十三日鎮守撫按公差并三司等官進府賀壽筵宴各散十四早宸濠密令交十一楊清閔念四火信張浩等俱暗藏兇器傍立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宸濠即出殿前臺上詐說 太后娘娘有密旨着我起兵你各官知大義否有都御史孫鏐回說既有密旨請看又問副使許達如何本官回說只有一點赤心宸濠怒說殺這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在於惠民門內殺害仍將各首懸掛城上以挾殺心本布政司參議黃宏鄉官即中塗文祥俱被綁送儀衛司等處監禁宸濠當差茶飲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俞才去布政司廬鑪去南昌縣儀賓強文盛去按察司典膳胡王去南昌府典儀李章去新建縣各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按察司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六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千七百九十九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

府內募兵賞人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

你各人務要盡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

陞賞各隨同稱呼萬歲慶濠又令涂欽等將都布按三司

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盡行放出又將知府鄭瓛宋以

方取入儀衛司監禁隨令吳瑞修黃艇六隻及虜官民艇

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往南京慮恐操江艇衆令吉

與陳賢王春等預在各處派子手一千餘人要得臨

時鑿穿操艇有凌十一閃念四吳十三楊清在傍說萬歲

但放心南京城池只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宸濠大喜又賞

銀一百兩就令凌十一統領凌十九等各賊兵二千餘人

號五千楊清統領原招各處善射二千餘人號四千五百

就將虜得官民艇三百餘隻裝成號稱先鋒與同涂欽萬

脫孫隆能僚帶領于全前去攻打九江南康又差能殺陳

賢葛江率領何堂前去吳城地方截虜粮艇差金大用前

去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

幹將過省城宸濠聞知即差喻才領兵六百餘人裝作機

兵屯伏地名生米觀遂截王都御史行至豐城縣地方聞

變即行回還奔赴吉安府住劄將宸濠及逆事情具奏
督同該府知府伍文定等及通行所屬并隣各府縣共
起義兵前來征勦十六日劉養正引帶門生王儲到省展

宸濠出南浦迎接入府拜授軍師許事定陞左丞相加

封世襲國公王儲重加陞賞劉養正又寫書招致門生新

塗生員劉子達戴雲涂欽等督率衆兵將南康九江二

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能僚孫隆及于全督兵占據涂欽

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安慶又差陳

賢等在湖口等處攔得河船三百餘隻黃瑞攔得船六百

餘隻回省編甲完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監叅議黃

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

劉養正王儲王卷計議布檄天下誑邀人心劉養正李士

實就行撰造偽檄及安民偽榜專一指斥乘輿放免稅後

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

明已外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各行天下諸司諭降

又脅差叅政季歟實往王都御史并廣東等處行至吉安

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該地方盤拿押送王都御史

處將原押校尉殺訖檄榜公文燒燬季歟等各收候監禁

二十三等日宸濠遣其禱祭 旌蘇闕王廟教場三處又

備初吉提督軍務及將叅政王綸加叅贊軍務往教場閱

兵宸濠禱祭 天地祖宗及遣郡王拱樞等祭告山川城
隍等神并西山書巖等六處壇壝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
軍校編為一百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派令都指

千百戶等官分投提調執旗領兵分投看守城門王雲
虞永芳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王
府門殿倉庫蕭牆等項每軍各賞米一石將銀分送梁辰
胡濂劉斐許效廉楊璋賀銳唐錦師斐潘鵬瀆鳳各一百
五十兩程果王疇各一百兩經歷尹鵬知事張澍照廢雷
燮各十兩馬驥許馬吉并王紀各一百三十兩又分送宗
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各王將軍又各重賞
不同將萬銳取回偽勅鎮守江西宜春輔國三將軍觀鈔
八位俱守城墻宸風俱守王門林福吳清等看守青嵐等
處墻壁七月初一日宸濠帶領官眷人等及與前撥管哨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船宸濠祭江又令吉與王綸披
掛藍甲隨待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日到於地名黃石磯
宸濠因見徐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克畢真聞知宸濠起
亭四散差人捏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傳報各處動搖
人心本月十三日假以進表為名俱收各城門鑰匙約令
三司府衛等官於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鎮行禮要為示
宸濠害起兵助逆致被巡按張御史并各官知覺隨即點
兵督軍嚴加防備畢真懼怕不曾起事十四日羅朝紀宋
欽胡通鎮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銳差人報說王都御史官
兵來攻省城宸濠慮恐破其巢穴又見安慶又攻不克心

懷憂疑與李士實等謀要退江西省城令眾開船回行間
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鄭獻宋以方亦
各棄機脫走王都御史督令各哨官兵於二十四更時
分前致省城攻圍彼拱萬銳陸程等督賊拒守被官兵奮
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惡黨入眾宸濠府官眷亦畏俱自
縊數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撫定良善及拿獲拱
徐觀鑣陸程萬銳等并官人劉氏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
各祭布政司等處拘監其先彼居番布政司等官胡濂等
亦各於王都御史處投見省候二十二日吳欽周俊徐銳
各即逃散吳欽當於王都御史處投首宸濠與吉等回至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王家渡因聞省城已破就彼駐劄節被王都御史分布官
兵攻敗至二十六日將宸濠并吉與李士實等各先後擒
獲其賊船被火焚燒并官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潰
者不計其數象江西等處撫按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
欽差太監總兵張永等各先後將方俛等緝獲楊成馮春
各將彼等項情由於王都御史處首告 欽依着三法
司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文德萬桂等通行查取前來
會前情明白審得吉與徐欽熊綬共四十八名俱係與
宸濠謀逆及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法允當
應該依律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為第一等丁綱何鏗工

副毛璘等俱係臨時順從友逆處以極刑於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相應罪止其身免其緣生家口藉沒時

產分爲第二等徐芳傳明等一十五名俱係該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適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爲

第三等除畢真王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官等取問罪犯余欽等一百四十五名各招同照出招內見問凌遲處死

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等第議擬於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辦理議得劉吉等

所犯劉吉余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謀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煜等三十名俱合比依

大清律例卷之四十四

三十九

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

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六十

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丁效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下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蘇文四等二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

而不首者律朱廣等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審無無力照例送順天府遞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衝要

驛遞各照徒年限擺站滿日各善後寧家隨住

獻俘疏

臣等會問得犯人一名趙風子即趙錄招係順天府霸州

文安縣人正德五年以來有反賊首今滄死劉六楊虎射傷滄死劉七已故死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即劉

惠病故刑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立旗號僭稱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虜人民姦淫婦女

搶掠財畜敵殺官軍阻截運道其謀反逆日漸勢衆有谷士賈能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年七月十五日有獲董仲

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約有一萬餘人合夥爲盜攻劫文安縣治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

大各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等入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千然後逾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

大清律例卷之四十四

四十一

賢爲名須要下箇毒手人纔歸順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

縣滅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着你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貴却不是好等語賊衆聽

免就在本縣起手攻破大成青縣等處城池殺傷官民燒劫房屋及分差哨馬四散擄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等

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內劉七復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爲強盜監候今已處決張玄

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擄齊彥名各

領賊多寡不等曾能郭漢宋祿孫王各僭稱大王朱傳借稱大王領賊一千餘人賊衆就將傳頂朱千戶名目與龐

文宣等隨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共謀反逆攻破棗強縣有知縣段象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劫景州獻縣阜城等處回到長安屯聚數日復往東行攻劫青縣靜海滄州等處燒劫糧船鏃與劉惠劉資刑老虎董仲義等共推楊虎為主僭稱大王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燒毀糧船殺擄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將東光縣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邊都堂德州桂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鏃等亦回書伴許若朝廷赦我亦願解散前到南宮婁等縣屠殺官民劉三虜得在官小趙氏為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景州地名朱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人鏃等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都司率領指揮趙文等官軍截殺被鏃等殺死官軍七千餘人拿住趙文次日釋放鏃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兵李瑾前來敵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一百餘副蟒衣一件楊虎將蟒衣沿途穿着及將在官崔氏即楊寡婦擄去為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兗登萊等府并所屬東平高唐濟寧濮曹等州青城樂陵在平等縣攻劫燒擄鏃過泰縣題詞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胸中豪氣吐虹蜺滿懷血淚洒離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連坐妻子鈞

壽平欺敵將虎擒手縱帶六合誰敢捕惟愿 君恩似

海濤釋我寧家萬事足又到沂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李騰王隆各隨營沿途劫殺人財奴婦婦女不計其數齊彥名等南行到於地名裴子岩被谷大監陸都堂督調許達等官軍殺死夥賊有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被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鏃等又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名鏃等又擄得娼婦陳回兒劉三擄得路氏各在營茲宿初二日過河拿得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璧縣當有知縣陳伯安領兵對敵不過鏃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朋帶至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伯安不跪劉惠頃惟是鏃勒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未滅夏區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擄馬騾人財當被守備萬全都司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軍一千僧兵三百前來截殺鏃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人去到地名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口有蔡縣致仕知府張什同不知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自備馬匹假金囊四副銀囊十副段二疋前到鹿邑縣送劉惠哀告兒攻本縣被

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允鏖與劉惠自稱元帥并發放賊夥俱稱大王楊傑韓信等分為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偽受都指揮等官置立五色段帛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虎賁三千五武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茂偽授中城兵馬都指揮

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草錄合用器物修理橋樑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遣候者軍法從事但毋違錯等字樣各衙門迎接又攻襄城縣未破本縣贖銀二千兩馬二十疋送與劉惠接收不負殺人當就分出其賈冕兒一枝人馬復回舞陽確山真陽

光山等縣及帶德靜營去訖鏖同劉資攻圍鉅州五日退攻郝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匹不曾殺人又攻破寶豐縣劉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陰陽生并生員執招撫黃榜前來鏖等當寫乞恩辯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 皇上澡雪精神獨斷千中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群奸等語與生員賞回當日夥賊見榜逃散者百十餘人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并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民房屋燒

劫一空正德七年正月初六日鏖等聞知南陽防守嚴由小路徑去唐縣西關下營縣所官督率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鏖等每日攻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銅寨鋪地方劉管官軍不勝回還鏖等香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點閱鏖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州縣四散功劫城池殺虜鄉民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彥名龐文宣等在於睢縣地方被劉暉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鏖又差探得湖廣撫治都堂太監奏調漢土官軍將到於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住劄燒劫姦擄及劫得焦商老家蟒衣玉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俵散各賊穿用又往固始潁州朱皋鎮地方劄營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及泅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深馬逃散者不計其數鏖等因被殺敗追急將前遣軍馬文冊棄失無存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晝夜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擄人馬復回商城等縣該道郭令事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油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

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山水泛漲追趕渡河不及
澤溺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夥賊
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香四月十三日來議口金
季源等督發漢土官軍擒獲一百餘人殺敗奔散賊徒三
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燬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
柏縣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
斬獲首級馬器餘賊於十八日又往泌陽縣亦被知縣劉
機將趙喜等擒獲斬奪首級馬器餘等仍往固始縣復到
光州過商城光山等縣彼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分枝竄
入湖廣河南界亂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玆領
兵將趙璠趙鏞張仲威劉覺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
同起獲劉惠劉資招賊衆萬餘於四月二十六日到應
山縣劉營僉事郭詔督同領左哨官軍於二即販廣水店
斬獲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顆追逐綠崖落水死一千餘人
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
等復到香河寶坻王田等處地方殺劫人財又有武清縣
八里庄與參將王杲對敵將王杲殺死又到東馬園地名
將參都堂手下子弟殺死不計名數五月初三日有陳
人劉四見勢敗滾馬赴仇擒獲校降本月初五日有饒行
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重六思思

重刊續編卷下四

四五一

計逼令未獲僧人真安將髮剃藏伊度牒在身將
那本道等分付各散逃命有武昌僑軍人趙成同弟趙宗
於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方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
方九十三里坡撞鏃經過見鏃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
茶廠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
谷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比趙成趙宗又
約郭僉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結踪趕襲緝見鏃同
劉朝兇到於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護衛軍人
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叫報地方一面將鏃擒綁本月二
十九日劉六并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渰死
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徑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
一千餘日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
下水渰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槍奪軍器數多
本年七月內劉七與龐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
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孫王
與劉七一同擒獲行逃走官軍砍射緊急劉七落水身
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龐三姐趙氏丁氏郭
氏後捉獲豐龍孫王浮水上岸又與于成擒得魚船逃至
山東膠州海口登岸到於女丘縣三寶亦擒得魚船逃至
地名丁溪場孫虎逃至直隸通州各先後被獲蒙本州

重刊續編卷下四

四六一

榜劉七首級于可昇逃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
 被蘇州等處到於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逃至穆
 陵關被牛僉事捉獲朱倉走至比直隸滄州從河南逃回
 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清州官軍捉獲蒙將鏗等及龐
 文直等并劉七齊名首級各檻解到京奏奉 欽依會
 問多官打問前情明白及查得監督提督等官奏稱楊寡
 婦的係楊虎擄佔為妻劉惠自代領其眾收養本婦在管
 原無別枝人馬止是別夥賊徒倡名為亂是實除將劉七
 等首級遵奉 欽依梟掛曉示外將鏗等取問罪犯

一議得趙鏗等所犯趙鏗趙璠趙鏞等二十三名俱依

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斬凌遲處死决不待時祖

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之子

不限籍之同異年六十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

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功臣之家為奴財

產入官楊寡婦比依蒙謀反妻律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

俱依謀反妻律張幼女依謀反女律給功臣之家為奴路

氏小趙氏何氏丁氏郭氏大趙氏龐三姐俱是被擄婦女

各查發寧家參照及賊趙鏗等三十五名怙恃真頑悖逆

天道深犯無將之戒共為不軌之謀趙鏗與已死劉六等

分授偽官糾合十餘萬之賊徒攻破百十處之城邑燒

房財庫獄所過無遺殺擄官吏軍民不計其數極姦淫之

腥穢窮磔剝之竟殘震動京師阻絕糧運流毒過於六省

延蔓已踰二年罪惡貫盈神人憤怒今既擒獲宜加族誅

內陳翰云滾馬而出官首降實因勢敗而希圖苟免况

偽檄多出其手論情罪亦在於無原及昭楊寡婦雖不領

賊眾而兇惡未行但之處賊營而名稱已著止坐為奴之

律尚有未盡之辜所遺趙鏗等押赴市曹會官處決仍將

各犯并劉七齊名首級竿之葉街及將問過招罪處決

圖形榜示天下庶有以彰國法於今日垂大戒於將來

誅大逆以彰一天討罪

一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司禮

監今奉御自幼淨身景泰年間選入 皇城乾清宮合

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蒙政司禮監辦事

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虐

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朕故 朝廷將各衙門大小

官員尋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
 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選委乖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
 從提督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
 否過失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時

惡正德三年六月內 欽蒙令璫本監掌印管事瑾因權勢重大益無忌憚內外百僚一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閣相干往往袖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捏寫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點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各處鎮守太監總兵巡撫副叅游擊等官但由門下出身者不拘貪汙老疾一舉存留此外雖有知勇廉幹亦就罷黜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騷擾天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 朝覲公差鎮巡等官俱要饋送少不滿意即令校尉稜訪小過羅織重罪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

先朝革去護衛瑾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又將王帶二條送與寧府及差來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激變地方科歛剝削銀兩饋送鉅萬入已以至地方民窮盜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稱瑾短劉二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溢威勢張大及聞市井軍民號稱瑾為站的皇帝輒起異心要得謀為不軌密令心腹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副私假寶印一顆令兩廣大監蔡昭潘牛置造弓弩五百餘張擅藏私

宅瑾待時起手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闈要得乘便使用擅差大理寺少卿周東等前往遼東寧夏等處大舉起科以致人心不堪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在交賊何錦謀同革魯管鑄等將瑾激變罪惡刊印告示榜文各處張掛動搖人心謀立真鑄為主殺死鎮守等官恣虐不行奏 聞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朝廷得知寧夏反叛頑 詔天下慰安人心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捕獲瑾聞知寧夏平復就梟焉 旨意誇稱已功本身既加添祿米又將兄劉昇祥超陞都督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偕將瑾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鎮撫司監候隨於瑾家搜出前項假冒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等官偕將瑾各項事情條陳奏奉 欽依將瑾等拿在 午門前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委各是實恭

昭犯人劉瑾本以險邪謬膺重任盜竊政柄播弄威權擯斥忠良援引奸黨管爵視苞直為進退刑罰任喜怒為重輕贖贖積如丘山人命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竊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惡貫古今 祖宗自餘年之元氣斷喪無遺 國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盡自歷已

往之罪已負滔天尚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偽造寶印而反狀已形私蓄甲兵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誅極刑伏望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 天討即將劉瑾押送市曹明加顯戮象首不眾仍將本犯招情并處決屍形畫圖榜示天下以為臣子萬世不忠之戒

題會問劉東山等朝疏

題為申國讎毒魔 聖躬畏奸奏肅囑姦臣謀忠性命滅口懇乞 天恩詳究謀陷杜姦邪除 國惠保安 聖躬

辨明冤枉急救全生不生命等事會問得犯人一名劉東山年三十三歲係山東臨清衛中左所千戶劉東洋下舍餘

不詳請詳錄卷十

五十二

狀招已故張鶴齡并見監張延齡俱蒙 先朝恩寵各受

封爵張鶴齡累封昌國公張延齡累封建昌侯俱二次頒

給鈔券及房產等項節次貢綠奏討數多收積花利銀兩

又廣置田產以至家業太盛驕奢過度縱恣妄為濫收無

藉棍徒見監張觀等在家使用張延齡尤肆干犯違字多

端致死人命正德十四年間江西宸豪謀反詐說太后

姦有密旨着我起兵等語該已處決犯人馬真具招在刑

部江西司卷內原籍係詐說今刊行後監錄誤為詐說六

本別載已處決犯人劉吉招由亦稱詐說與馬真招相

同先年有已故內官施雲楊鈇谷玉等各出銀兩於崇文

門外起蓋小寺一所名稱吉祥內置有龍燻佛燻佛等物硃紅描金卓椅等項供具嘉靖二年間有伏牛山未

翠峯係陝西寧夏人不合前來投主本寺名為煉魔

人心前罪過蒙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赦宥訖本寺係

在官原給度牒僧人圓福即趙其在寺住持伊不合仍用

硃紅描金器用聚集僧眾多數前罪過蒙嘉靖十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 赦宥伊不合不行首正本年九月內張延

齡因先年故殺指揮司聰僧人宗賓二命事發本部山西

該多官會議題奉 欽依將伊行坦招依故殺斬罪監候

聽決張鶴齡降發南京錦衣衛指揮上訖張延齡在監又

採據經傳中賞罰不明言語寫成一紙標稱君道不明賞

罰續事事發都察院比擬罵父絞罪仍從罪照依原議斬

罪監候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有不在官崔秀憑不在

官中見人劉瑾等將庄宅一所計地六十畝作價銀六百

兩實與未到錦衣衛指揮同知董鎮撫司車 崔裕下不在

官合題等為業東山與在官陳大紳龐永樂于良臣郭文

振于雲馬王文正劉琦馮錦并先已問結今行提未到班

明董等等俱係無藉姦徒慣為本詞互相結黨專一在京

挾詐人財為生因張鶴齡兄弟各積有財物見張延齡平

素惡惡人未處決易為生詞詐取陳大紳不合捏稱尤在

不詳請詳錄卷十

五十二

錦衣衛今奉 欽依調發南京內官趙稷并該衛行提未

到內官楊天祐各向張鶴齡傳說 聖躬疾重也是不久

耆老舅放心若是 當今崩世就將 恭穆獻皇帝廟號

并 四郊都拆了定將張孚敬凌遲等語張鶴齡舉手加

額仰天祝願稱說見今 天子病重 天子早崩正應悲

星三見五星聚室群星墜落天數昭然歡喜不盡置酒賞

待將金鑲寶石條環一副銀二百兩酬謝楊天祐將金鑲

寶石條環一副銀五百兩酬謝趙稷俱安指先在錦衣衛

奉 欽依釋放張鶴齡男張宗說張宗翰張宗說男張

璠并沐氏王氏鄭氏及該衛行提未到周吳為証又捏稱

張鶴齡懼怕抄沒將 仁壽宮差田傳 國王印一顆珠

紅戴金升降蒼龍匣一箇銀金龍鎖鑰匙事件俱全又將

金鑲寶石珍珠睛瑤黃綾軟鞋寶帶二箇湖珠穿就龍鳳

帳幔走水一副令今故家人趙經擡送近發南京今故內

官王政并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調發南京內官李勳

接校又將盜出金鑲青紅寶石珍珠睛瑤條環并首飾各

一副劍子二把令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家人張

劍李義擡送王政并楊天祐接收又捏稱張鶴齡商串趙

穆等轉盜 內帝寶物探聽 九重消息等項盡詞具本

是通政使司投進看本違式退出陳大紳思得奏俱不實

慮恐有罪不會再奏不合將原本仍留存在家嘉靖十三

年十月內班明想橋在官顯靈帝原給度牒道士金正德

傳說張鶴齡交通 益府又捏稱本官果到道士薛潤下

在官第薛正道書符咒水壓鎮帝星等項虛詞與同子雲

鶴各行具本奏行錦衣衛差人前往南京行提張鶴齡并

擊金正德等俱送鎮撫司問理張鶴齡被累在監身死該

司審得班明等所奏俱係誣捏題奉 欽依開送本部四

川司問擬班明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

人絞罪仍照可矜事例奏 請發充軍于雲鶴斌等徒罪

通回原籍浙江餘姚縣去訖彼時金正德薛潤在鎮撫司

監內各不合商同潛馮小帖一紙內稱上覆說先主向三

日討內裏話說出來你每放心官裏向改說典賣房屋使

用等語放在飯碗內要行打出當被校尉陳林搜出眼同

東山并劉琦看畢隨該看監百戶賈潤將帖呈送翟裕并

本司理刑今陞指揮倪旻處翟裕等止將帖收藏各不合

失於嚴治趙其陳大紳金正德并翟裕等前罪俱節蒙本

年十一月初六日并閏十二月十二日 赦宥訖嘉靖十

六年正月內東山不合將銀三兩向已問結今奉 欽依

釋放樂婦龐氏買姦因而姦占不容龐氏別與賣姦至三

月內東山要買龐氏為妾不合串同已問結妻兄徐鑑及

欽依釋放張宗說

五十二

欽依開送本部四

五十二

在官軍宗亦不合聽從龐氏已問結今奉 欽依釋放毋

我為妄明日本內帶罵一筆累你一家致死等語軍宗用

言和勸許銀一百五十兩後東山止將低銀二十兩與

與賀氏接收東山就不合將龐氏強權來家姦占為交東

山又不合違禁置買玄色粧花段袂玄色段比甲大紅紗

裙各一件大紅段被錦被各一床金滿冠金花各一件金

蝴蝶金蟬金花各一對金耳環一双金界指六箇珍珠梳

一箇并藍段裙一件俱與龐氏穿用又逼令賀氏買辦各

色紗段細絹衣服共二十六件金銀首飾一十一件墨漆

卅三隻使女一口俱與龐氏陪嫁東山不合俱倚勢霸占

收用本月內張鶴齡見監奴張福生嚇許張宗說銀兩又

將張鶴齡張宗說惡罵事發本部廣東司問擬張福生奴

馬家長絞罪監候本年五月內有南京句容縣在官民人

王完胡凡并胡只在官男胡淮及未到男胡泮各因暗曉

三命各不合越關來京與人算命查錢度日本月內張輓

依聽先問發令在官倪仲寅教唆捏稱張延齡不在官家

人依續說詛 聖上及捏稱張延齡胡泮書符壓鎮又捏

稱張宗說偷盜皇木等項虛情又將王政牽連具奏奉行

錦衣衛差委官校前往南京行提王政問有暫總督處職

不在官大監麥福向在官理刑千戶孫綱問說在外舉人

麥福差旗校訪看孫綱回說上年望張鶴齡之時曾差旗

校訪緝麥福差在官小旗張重前去訪看該衛差去官校

將王政行提來京并一應人犯俱拿送鎮撫司審虛題奉

欽依將王政并胡泮等釋放張輓問擬比依奴婢罵家長

與子孫罪同但議絞罪倪仲寅照例充軍張輓隨經會審

亦蒙奏發充軍俱送兵部定衛尚未發遣比王政出監患

病留住隆禧寺調理有伊在官家人王智不合將伊白王

璋轉送與于良臣不在官妾周氏收下王政因經挈懼怕

別有事端要得在官同家內官張備照管將某王三塊重

四十五斤金兩寶石珍珠鈎子一把送與張備伊不合接

受王政於本年七月十三日病故有伊名下在官內官陳

付村王政遺銀一十五兩付與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

放僧人謹郭藏十念經追薦陳仲慮小人擾亂不合假

說麥福代為念經張備不合潛到寺中上香隨即回訖孫

綱將銀五兩作為香紙錢送與陳仲接授陳仲又將銀轉

付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僧人覺來貞常一併念

經以致各僧將麥福孫綱姓名填寫齊意疏上麥福不知

王政病故情實差在官小旗林阜即林福等張重前去南

京訪看有無私自潛回南京情弊本月內董至為霸姦已
開結樂婦韓玉兒等及搶奪并嚇詐已開結張政王杲等
財物事發本部山西司問擬減等徒罪通回原籍浙江鄞
縣去訖本年八月內于雲鶴不合越關仍來京潛住本月
內有先問結不在官浙江山陰縣胡賢讓與今故陳得為
債利事情許告巡視中城御史李完處批准轉送本部河
南司問擬胡賢讓等杖罪發落訖有在官御史陳讓原
籍係是福建該都察院差巡視東城本月內憑先在錦衣
衛已省發黃裁為 用財禮銀二十四兩娶到先在錦衣
衛已省發杜進隆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杜氏

宣明錄卷之十四

五七

為妾本年九月內先問結今在官楊九齡為詐取不見官
王忠銀兩事發本部浙江司問擬比例充軍未曾發遣本
月內東山因不在官第劉東魯同居要得將伊逐出不合
用言毀罵及因弓箭追射不着箭到牆上擊回致將先在
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毋舅沈宙即沈雲左髻射傷血
出東山跑走次日歸同在官教師李見回家東山不合懷
關李見又不合助攘以致在官父劉汝惱怒將沈雲扶出
在街喊叫當被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火夫王鋼
鋪內東山惧怕逃走外劉汝仍又具狀請東山將伊
毀罵及用箭射等項虐情告赴陳讓處批發該處在官兵

馬錢珊添提徐鑑等一千人證到官究出東山強買龐氏
等情比錢珊就不合失將劉汝原告東山事情詳審虛實
據被告詞一併取供呈送本司將徐鑑等俱擬杖罪龐氏
等情該院照舊當差劉汝通回山東原籍差操原置違禁
物件并財禮銀俱追收入官賀氏原陪嫁衣飾等物并使
女俱給付領回取領附卷訖東山與李見各不合俱罪脫
外不行出官劉汝因東山事有于對未曾逃陳讓差兵
悉人役將東山等緝掣本年十一月內東山并李見俱被
掣獲呈送陳讓處責審問伊不合憑信不知名番子訪事
揭帖并不在官殷堂訴詞將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

宣明錄卷之十四

五八

放周貴原還東山銀一百四十五兩混作嚇詐銀批城
取供并追前銀一併開送本司監問問劉汝方纔具狀訴
稱東山原無毀罵等項情由情愿息詞告赴本司一併查
審問理因提人証不齊未曾歸結東山慮恐重罪不免又
恐各人累次造捏官禁事情將延齡張宗說等具奏每各
詐財得利又欲將陳讓錢珊等一併報害思得陳大紳原
有前項未進本詞明知本內所奏趙稷傳說 聖躬疾重
也是不久等項干係 官禁事情俱係妄捏不合故違嘉
靖十三年刑部題 准凡姦徒結黨捏馬本狀奏告妄指
官柱親藩事情為辭誣害平人者不分首從俱枷號三箇

月營極邊衛克軍事例東山令不在官妻徐氏向陳大紳
計前本奏進及轉要大紳向于良臣劉琦于雲鶴馮錦
麗永洪郭文振王文正說知要伊等俱隨後同詞陸續各
奏陳大紳與于良臣等亦不合故違前例俱各許允東山
要行捏寫本詞因見後監錄內開載宸慶說 太后密
肯着我起兵言語輒捏稱張延齡昔年結連宸慶謀反又
捏稱張輓班明陳大紳等所奏張延齡夫妻父子親戚屬
鎮 聖母 皇上等事俱有實跡又捏稱錢珊元與龐氏
有姦後東山姦娶龐氏為妾錢珊爭姦成讎密買賀氏來
家唆誘龐氏計欲脫身仍與錢珊往來又捏稱先在錦衣

欽依釋放崔氏并張延齡男張宗儉大用賄賂

五九一

衛今奉 欽依釋放崔氏并張延齡男張宗儉大用賄賂
賈通陳讓將父劉致告詞即批錢珊問理取供承送法司
又將陳讓取妾杜氏一節捏稱係張宗儉重賄娶買作為
謝禮又捏稱要得保安 聖躬今及中姦謀害殺無異昔
年曹祖又不思胡賢謨與陳讓原不同省及胡賢謨止在
中城告理並不曾經由東城報捏稱陳讓伊是胡賢謨親
戚蓋受伊利債詞狀刑逼陳得自刎又因與先在錦衣衛
今奉 欽依釋放房順一節劉三即劉泰劉爾設福并不
在官潘錠俱平昔有讎捏稱俱係番子與年注錦衣衛今
奉 欽依釋放番子楊欽劉欽并不在官王祝祖聽憑

欽依將奏內有名人犯提挈打問遂安伯等三員

六十一

讓將東山家屬故行提拿又捏稱陳讓招令無干讎黨楊
九齡誣害等項虐情俱係隨本封進等因通行具本陳大
紳亦將原本與東山本詞同封就與徐氏同到通政司投
進二本各俱奉 欽依將奏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挈送
鎮撫司打問間續蒙 聖諭初下掌衛事王都指揮等與
翟裕等會同問理于良臣劉琦劉璋王智馮錦等在官張
爵張鉞劉濟在外因東山妄奏得行就各不合乘機串同
嚇詐張偉先在錦衣衛已着今家人張六麥忠即李忠朱
全申三劉廷貴銀共四千九百三兩于良臣分得九百三
兩劉琦二千兩劉璋六百五十兩張鉞四百兩張爵二百
兩劉濟五十兩王智七百兩各入已在官朱鎮俱知因龐
末洪亦不合捏稱張宗說張宗良張宗儉張瑤各造意今
董祿置造草人屢魁又捏稱董祿崔秀并先在錦衣衛今
奉 欽依釋放宣靈廟道士朱宗王蒲廟設醮書符呪水
圖為厭鎮張宗說今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男張
吳并家人馮良張恕各同朱宗王禮拜又妄稱要將張宗
說親不在官遂安伯陳德西寧侯宋良臣并先在錦衣衛
今奉 欽依釋放京山侯崔元各罷其兵權及妄稱東山
陳大紳等所奏 官禁事情俱各得官等項虐詞具本奏
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提挈打問遂安伯等三員

待問明。請劉琦與子良臣各不合商說我毋奏本必
須奏着張家方纔准行。數着太監麥福駙馬崔元等方肯
出錢我和你大家尋箇富貴也不打緊等語。劉琦主使千
良臣自己畫出白紙小圖一張約方六七寸上畫女人形
像并畫與二箇在下不合捏作呪厲圖像亦又不合就行
商同具本捏稱嘉靖十二年王政令在官內官劉擊密令
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書工王政照式騰書邪術
呪厲圖像緣係精曉天文無名殿內官同造王智見付原
像上有篆文約五十餘張又捏稱王政因張觀奏捉來京
暗邀麥福於五更時分到隆禧寺不知密言何事妄指陳
仲覺求并不在官蒲貴及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
麥福為証又將王政原送張備茶王鈎子捏稱俱係張璠
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男張宗良暗謀王政在
於 仁壽宮盜出送與麥福求討 皇上飯食多寡及安
否消息妄指王智董祿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
妻王氏并家人王倫為証又因前項齋意疏上有麥福孫
嗣姓名又捏稱王政因托麥福久住京師不知所謀何事
孫綱因王政交通大賄令覺求具常代為念經但妄指張
劉擊王祿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來為見為
而又捏稱京山侯崔元等大肆交結當緣黨助并在官求

城兵馬孫姜結為羽翼又捏稱麥福心懷二意又捏稱王
政隱發南京各姦聞說彼特術輩頗多及奏稱劉擊同在
官內官龔平劉相李朝及該衛行提未到段保啓奏
仁壽宮寄出銀一千兩各要打轉與王政前去南京以
為祈禱之資途遇本官該衛行提未到內官王恭挾奪劉
相腰帶圓寶八錠重四百兩劉相硬抵不從王恭將劉相
腿足打傷懼怕劉擊等謀害逃指出 欽錄簿可查及奏
稱王政存日同劉擊段保龔平李朝并在官暢保陸續盜
出 仁壽宮被災燒燬金珠珠鑄鑄青紅寶石具計四
萬有余俱係伊與劉擊龔平王祿并在官李堂煉銷成錠
節次數目伊有帳存照指王祿未到母馬氏及在官秋香
張祚為証又因麥福會差張憲緝訪提挈王政事情奏稱
孫綱私差旗校幫護王政到京又因麥福會差林福張重
訪着王政病故事情奏稱王祿因王政屢年盜出 仁壽
宮違禁金寶及歷年逆賊蹤跡俱在南京賄通孫綱私差
旗校搬取等因焉其本詞劉琦將前圖袖單在于 長安
左門撞遇宋鎮復同回至千步廊劉琦向宋鎮說稱我有
職人畫了箇圖兒妙不可言比處人眼衆多我和你同去
西邊朝房無人空處畫着二人同到朝房劉琦將圖并奏
本展開向宋鎮說畫着二人同到朝房劉琦將圖并奏

下面兩魚兒要他怎的劉琦回說你不知道此謂推董圖也說說各散劉琦又將圖袖與馮錦觀看言說此是推董圖馮錦不合說稱這圖雖妙我再在本內添上二字一發好了劉琦就向馮錦討要馮錦不合用筆馬上寫星二字名曰推董慶星圖各說是好是好于良臣出名將本赴通政司投進本內開稱推董慶星圖伏候封進及妄稱東山與陳大紳所奏官禁事情各得實等項虛詞奏奉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崔元等着錦衣衛提挈打問麥福誓且不提亦待問明奏請郭文振不合裡稱張鶴齡張宗說等假傳聖旨并張娘娘官屬喜出銀兩不下數萬起蓋祥吉寺殿宇週圍廊房樹立大碑名開張鶴齡張延齡姓名在上招集僧翠峯等七八百人又裡稱趙其代伊麗鎮詛呪謀串內官時常往來寺中日費銀七八十兩俱係張宗說并老娘娘等官供送又裡稱張宗說商同崔元密令馮良并張鶴齡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家人李彥寶李倫常山趙文達王相李祐及不在官李鳳常林將伊哄到李鳳家送銀一百四十兩買求代為出首又裡稱李鳳等將伊哄至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葉錦馬五兒素英趙王兒彭記兒張寶其張老姑等家妄欲又妄稱東山與陳大紳等所奏官禁事情俱各得

實等項虛詞具奏奉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提挈打問于雲鶴亦不合裡稱已問結不在官張欽雇伊馮本要奏張宗說供給邪術道士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一智并金正德謀慶帝星張宗說默令張積張釗用財買免妄指不在官張士元為証又裡稱張宗說今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回家張蘭送銀一千五百兩與倪撫君妄指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陳翼并不在官張朝為証又裡稱崔秀饋送銀兩不知其數又因崔秀先年曾將庄地賣與翟喜就裡稱崔秀虛契與翟裕庄地一所值銀千數余兩又因先在四川司為事怪本司員外錢樞係是同鄉不與回護裡稱張宗說今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崔紳邀請錢員外到崔元宅內飲酒饋送銀五百兩妄指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金注併不在官張興為証又裡稱張宗說今張釗張積董祿送伊銀二千兩妄指劉釗并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楊氏朱氏并不在官朱氏新怒為証又裡稱張宗說黨家人崔秀張蘭并先在錦衣衛今奉欽依釋放張和錦吳直及不在官張華劉進馬漢等在外布財打點又錦衣衛大紳原藏碎段旂角二塊裡作張宗說燒毀旂角袍旂角又妄稱東山與陳大紳等所奏官禁事情俱各得

實等項虛詞及將金正德在鎮撫司監寫出小帖事情具
本奏奉 欽依着錦衣衛上緊會問王文政亦不發控稱
張延齡恃逞金銀數多往往買脫重罪又捏稱張宗說因
陳翼與雲鶴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余迪及見
奉 欽依挨拏劉宗先會奏行都察院伊用家人董祿用
銀買免招虐又妄稱東山與大紳等所奏 官禁事情俱
各得實等項虛詞及將余迪并行提未到班明妻李氏牽
連具本奏奉 欽依又將奏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提拿
打問陳讓亦將伊被誣事情具本辨明奏行該衛併審該
衛節經題奉 欽依將東山及陳大紳原奏有名楊天祐
周氏班明董至王文政內奏有名李氏子良臣奏內有名
王祿俱行提又王文政奏內有名劉琮張氏俱挨拿外該
衛通將各奏見在人犯當拿到官及因胡洋事有干審俱
拿不獲將王完胡凡胡淮亦拿到官用刑嚴究得東山等
所奏張延齡交結宸濠謀反并採聽 皇上飲食多寡及
彈射安否消息等項情詞俱係東山等圖逐刁詐故作造
捏等情委係誣妄是酌及發奉本部江西司問過犯人
劉吉馬驥招內查得陳宸濠等 太后娘原有容音着
我起兵言語原稱係宸濠等及弔都察院及提督守原奏
文抄得該院原係虛言等語又行委都察院兵馬

得吉祥寺并寺內一應燈燭等項俱係已故太
監師雲等建造僧眾食費亦由各主施舍並不係 仁壽
官及張鶴齡等所出銀兩石碑二座見存並無張鶴齡等
名字又行委東城兵馬許釗仍與同陶鎔勘得崔秀前項
座地原賣與翟喜為業並無饋送翟裕情由取具地隣中
証人等供詞各委官通行具結回報該衛又弔查崔秀原
寫文契相同又經宋鎮將于良臣等嚇詐張備各家人銀
兩情由首出當于良臣等各名下追出原詐張六等銀千
良臣九百三兩二錢劉琦二千兩內原數欠少三十三兩
一錢張鉞四百兩張爵二百兩劉濟五十兩王智七百兩
共四千七兩二錢又張備名下追出原受王政菜王三塊
重四十五斤金銀鈎一把又於王智名下追出原偷王政白
玉條環一副又追出于良臣捏書推董慶星圖一紙陳仲
齋意疏一通陳大紳假稱燒殘赭黃袍角碎段應角二塊
俱見在于良臣等各欠追銀于良臣四十九兩八錢張鉞
一百九十五兩四錢并未到劉璋未追銀六百五十兩共
銀八百九十五兩二錢其于良臣原奏劉擊等寄出
銀兩官銀一千兩轉與王政內被王恭奪去四百兩又奏
王政等盜出本宮被災燒毀全球碌鑄時青黃寶石四
萬有餘一節因所干誣証王恭段保王親馬氏俱各行提

未到情詞不一審究未的又班明董至楊天祐周氏李氏
并劉琮張氏俱依不到通行取具東山等歸一供詞該衛

又看得張延齡張宗說等一門過威恃寵驕恣濫收各色
無賴之徒分爲心腹爪牙用假張感勢善良人張延齡情

真罪當又淹未決張宗說等安享京師致死東山等利其
所有接踵虛奏欲將張延齡早賜處決明示天下張宗

說俱調發南京將欽賞田園地宅等項官收租稅九分
入官一分量給伊等資用如原用價置買聽伊自行變賣

又看得王完等同黨遊手之徒逃聚京師尚多欲行都察
院出榜禁約又看得吉祥寺擅用硃紅描金供具及僧衆

聚集爲非欲行禮部勘處又看得麥福彼時總督東廠差
遺張璽等曾否奏知欲乞聖明裁處未到劉璋薛潤欲

行緝事衙門并五城揆拿遂安伯西寧侯審錄係無干証
免究又稱翟裕倪昊亦合有罪又審過各犯內欲將崔元

等釋放東山并陳大紳龐永洪王文政于良臣郭文振于
雲鶴劉琦馮錦王智張鉞張爵劉濟王完胡凡胡淮張備

金正德陳讓錢珊圖福俱送法司擬罪劉擎劉相劉平李
朝暢保李堂張祚秋香俱送法司監候及僉行司禮監

明劉擎等被奏事情待王祿到日併問朱鎮送法司聽審
畢日先行疎放孫姜送吏部還職賀恩趙稷李勳送司禮

監

臣奏請轉發楊九齡劉致車宗李見因元問未結送法
司轉發歸問孫綱林福張爾慎奏請定奪張觀倪仲寅

俱送該府照原擬發遣文軍張延齡張福生各送刑部都
察院照原擬監候聽決等因通行具本題奉欽依將崔

元等釋放趙稷等調發南京開住東山已經打問明白
法司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問擬并其餘事情一併議處該

衛將東山等并劉擎等各項人犯及王祿在官家屬王
薛潤在官家屬薛清并連追出銀兩王石鈞環捏畫紙回

後鑿錄齋意疏碎段藩用并鎮撫司原收金正德等在監
潛寫小帖一紙及原吊人卷二宗倫將原提緣由連人通

行開送本部山東司案呈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各堂
上官覆審無異除應該議處事情另行查議題請外將

東山等取問罪犯外
一議得劉東山等所犯干良臣除奏事詐不以實王智除

崔工人盜家長財物劉東山除和姦犯罪逃走又與同張
備俱除不應陳大紳趙起俱除革前于雲鶴各越關各輕

罪不坐外于良臣劉琦馮錦張鉞王智張爵劉濟俱各依
恐嚇人取財物者計贓准贖已行得財以一主爲重併

賊論加一等兇刺律張備依官受財不在法律俱一百二
十貫罪止于良臣杖一百流三千里劉琦等俱爲干良臣

臣

從張仁無祿人各減一等該錦文衛掌衛事部指揮使等
官王佐等題前事參稱犯人劉東山始因家事故致訟端
法司執法過嚴不與量情分理致使撥拾他人已結虛詞
欲求脫免已身實罪引類呼朋妄訟起形跡固為可惡
情詞似有可推陳大紳奏內明開太監趙德善大監楊天
祐住宅到傳說若奏是實則太監趙德善楊天祐與張鶴齡
同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招虛
法當反坐大紳龐永洪奏內明開張門招集僧道術士妖
人在宅妖術魘鎮呪咀著家人董祿製造草人魘魅宣靈
廟道士朱宗玉緣是張宅香火本年十月初十日蒲廟設
醮張宗說令男張瑤家人馮良張怒前去禮拜書符呪水
要將姦邪黨惡張宗說張宗良張宗儉張瑤等造意有罪
之人發赴市曹斬首示衆若奏是實則張宗說張瑤馮良
張怒張宗良張宗儉朱宗玉同為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
將之戒其罪各當誅今招虛法當反坐永洪干良臣奏內
明開嘉靖十二年內官王政同右少監劉擊密令王政騰
畫邪術魘圖像名曰推董慶星圖五十張余本六月二
十六日皇親張宗良張瑤暗謀王政將 仁壽宮盜出白
玉三塊重四十五斤貓睛綠金箱鈎一把送與大監麥福
求討 皇上飲食多寡 聖躬安否消息示下內或別謀

亦未可知也若奏是實則王政劉擊王整張宗良張瑤妻
福同為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
招虛法當反坐良臣但中間造意主謀發縱指示劉琦為
首操筆捏詞增減字樣馮錦為從打幫作証往來詐財王
智張爵張鉞為次劉濟知情寄贓送贓自詐銀五十兩又
次郭文振奏內明開有逆惡張鶴齡張延齡同男張宗說
宗儉宗良宗翰張瑤等父子交結外黨蔡惡魔詛 皇上
又吉祥寺名為煉魔扇惑人心豈期張鶴齡等父子見得
翠峯和尚呪詛與同交結又與徒窮圖福號自然盡則假
以諷經祝延 皇上 聖母并紫宮不安若奏是實張鶴
齡延齡宗說宗良宗儉宗翰張瑤翠峯圖福同為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招虛法當反坐
文振于雲鶴奏內明開張宗說馮帖與家人張蘭速送銀
一千五百兩與倪撫君帖被張朝奪與陳翼收存為証崔
秀鑽送程裕銀兩并臣百數馮立假契程裕見受崔秀莊
宅一所為業值銀千數余兩被程裕不審臣等一言不
取臣等供詞來棧毒死人命紙檮騰騰回奏隨臣死地又
緝張宗說今崔坤邀請錢員外到崔元宅吃酒饋送銀五
百兩囑捺不行分辦若奏是實則倪是程裕錢梗俱該坐
以受財枉法并毒死人命重罪今招虛法當反坐雲鶴蔡

照犯人劉東山陳大紳龐永共王文正于良臣郭文振于雲鶴劉琦馮錦王智張鉞張爵劉濟春姦搆結搆捏扛幫偽造呪詛虛言任意縱放以遂私描畫履鎮假圖隨情指摘以網利瀆毀 皇上本詞全無忌憚指斥 乘輿人臣不忍聞言欲期顛覆與刑輒為變亂國是詐同堯之共姦如魯邦之正犯投諸豺虎尤有餘辜及照王完胡凡胡淮遊手懶民外聚京師假以賣卜求食或為禳星吉斗其有扶齋禱聖陰畜邪術以害人妄言災祥因而惑眾以起禍俱於律例有違合送法司從重擬罪發落張儒倫數中官罔知畏法伺官應禁之物事屬有違禮佛於隆禧之寺罪復何辭陳仲追念本官伏僧开懺預事於人防姦大過挫寫侍臣之名難逃應治之罪論以法當懲原其情有可宥金正德敢於獄禁之中潛寫私帖出外蓋由姑息於既往今當懲戒於將來自蹈之愆宜從究治該司指揮同知翟裕楷揮倪曼彼時失於嚴治亦合有罪宋鎮辯証虛詞存剛直義及於叢詐獨能首許羣姦連送該司再訊非欲繩之以法審畢先行疎放劉整劉相龔平李朝暢保所犯情由事于王祿行提未到情詞不一有碍歸問合將內犯李堂張春秋香先送刑部監候徑自偷行司禮監查明前項金寶銀兩候王祿等至日併問陳讓秉性剛方用刑失適中

皇朝實錄卷十四

七十一

之宜疾惡過其官箴致求全之毀錢珊職居兵馬存阿順之心處事乖方失正大之體團禮聚集僧煉魔為事供用僭具事屬有違宜從重治合將各犯并家屬王玄薛清通送刑部從重擬罪發落未到刑部薛潤令着緝事衙門五城兵馬司挨拿及各處行提王祿楊天祐到日徑送併問及照遂安伯西寧侯雖與張云說等有親但審各奏事僧並與無干相應免究其吉祥等一摺用硃紅描金供具僧衆多人聚集為非相應查革合行禮部再行查勘應否存留徑自奏報照得東廠係朝廷心腹機密衙門凡差辦事旗校出外緝紡事情回還之日即具帖奏知 聖心雖左右近臣不得聞知任外衙門官員尤不得知也今照暫總督東廠太監麥福差旗校張爾林福南京回還若會具帖奏知 聖心是為公差則太監麥福十戶孫綱小旗張爾林福俱為無罪若未曾具帖奏知 聖心即為私差則麥福為有罪孫綱張爾林福俱不合聽從之罪其公差私差竟逃于 聖明洞察之下有罪無罪伏乞聖明裁處再照犯人張延齡張宗說等一摺過感恃寵驕恣濫收各色無賴之徒分為心腹爪牙之用假威張勢侵害良人欺騙商賈資本上下通分圖謀小民產財主僕各占因而致死人命鼎可勝紀年深積愆惡惡貫盈仰惟 皇上登極

皇朝實錄卷十四

七十一

紀綱振肅法度修明貴戚近臣無少假貸延齡等愚昧不

悛違法事發 皇上付之法司會官問明議擬斬罪伊兄

張鶴齡降調南京錦衣衛指揮開任奈何驕恣成性猶不

善處致使劉東山陳大紳龐永洪王文正于良臣郭文振

于雲鶴等接踵虎奏而不知止者蓋以張鶴齡雖死而張

延齡情真罪當重囚淹久未決張宗說等安享京師尚可

挾而利其所有也周公誅管蔡其書漢文誅薄昭書

之於史以明大義斷重紀綱之原聖訓私恩以

正義 皇上遵 祖法以正刑誅 賜處決明

示天下張宗說等俱係已故張鶴齡家屬合無俱各調發

南京跟同伊父原降衛所隨任所遺園地等宅莊田店房

勅下戶工二部查勘係 欽賞者官收其租以九分幫助

大功之用一分量給伊等家口之需其用價置買者聽

其自行變賣 國法昭明人心暢服而乃許之風度可少

息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你等既打問明白各犯通

送法司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問擬并其餘事情一併

議處來說崔元等准釋放趙稷賀恩李勳發南京開任欽

此欽遵將犯人劉東山等連劉擊等併送鎮撫俱開送本

部山東司連人卷具呈前來臣等會同問擬劉東山等前

罪參照犯人劉東山陳大紳劉琦于良臣馬錦郭文振于

雲鶴龐永洪王文正王智張鉞張爵劉濟俱係遊手無藉

慣裡本詞彼此扛幫互相得和故觸刑憲專逞挾詐之風

潛說事機屢與不根之奏甚至言及 聖躬動以不祥駕

說又多語連 官禁不過假托與詞其間詛呪指斥等情

既為張宗說等所無則一字一句皆出于於此輩之口人

不忍聽彼獨敢言實不過欲張大其勢以遂其網利之姦

見今追出贓銀盈至數千而未追者尚且無計該錦衣衛

會同嚴究各犯所奏重情全無一毫清駁 清朝重傷

國體原各情罪處死亦宜內劉東山先犯罵父絞罪已經

伊之曲意招回今與陳大紳劉琦于良臣劉錦郭文振于

雲鶴龐永洪王文正各犯該前例雖合枷號發遣誠有餘

辜王智張鉞張爵劉濟俱罪不過徒尤未盡法王完胡凡

胡准俱外方游惰賣卜求食是雖較此為生乃致姦徒藉

口張備私受王政之王雖係有回官之情但王政被提來

京輒以禁物重送似出無名難免通賄陳謔誤以抵還之

物斷為挾詐之賊事雖有因情終久究錢珊既審有大推

詳與金正德陳仲圖福即隨趙其軍宗李見各問城前罪

俱審相應其掌鎮撫司事指揮崔裕倪曼推按公事致在

監犯人潛寫私帖固不能無罪但其帖不曾出監而後復

捉已經過革遂安伯陳總西寧侯朱良臣雖係屬末等軍

皇明通志卷之四

七十三

皇明通志卷之四

七十四

奏該衙已審及無干與翟裕等俱合免究

皇明經濟文系卷之十四

皇明經濟文系卷之十四

七五

工部上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 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殊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阻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原自吐魯桑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為阿刺腦兒二澤又東為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末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浸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瑤譯云崑崙也自九度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關即關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下底

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為二渠北載之高地迤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砦磧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漚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跡其後又踰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輪漕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藝澗比古為尤甚莫若沒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廢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關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

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
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
論說最能僨事者也濶切憤之因循者河源以見河勢之
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 上則河
之患庶幾其有瘳乎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
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
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輒為之淺澁
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

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

三

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
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
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濬打壩共用椿木一萬
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管高郵湖自抗家嘴至張
家莊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
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堤岸之
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一二丈起土以為外堤統
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
行舟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謹地風濤無

前意若與此役約用二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
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椿
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
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
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運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
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
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
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
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會挑濬加以天旱雨少
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
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
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過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
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闊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
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
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
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
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
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濬則減水不致
衝決塘岸早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
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新添磚石等

料雇直并匠作工食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工不必勞民動衆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係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論治河

丘濬

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

下南經濟水集卷五

五

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未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榮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

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水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焉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

下南經濟水集卷五

六

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榮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穎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也甚矣臣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虞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焉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

題定計謀以祛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

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鱉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沅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

黃陵江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

七

黃陵江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顧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士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噤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

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頗舊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管管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淤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異及

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

八

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滕國特東南財賦俟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十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備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曾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滕國尤為重要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鉄石船掃等料并備工口糧新以備

所在倉庫既多虛空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為之慮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且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踈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恭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 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 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軛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 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哉仍乞再 勅劉大夏專理其事人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樁草等料得預為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 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

皇清憲法新卷十五

一九一

大清憲法新卷十五

一十一

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憤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 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

漕河圖志叙

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歎我 祖宗之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 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舻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啟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言軍樂於用命吳騷越越蕩蕩楚費珍奇重寶歲出而時至言笑

自若視為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奚翅霄壤哉

凡開惟 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至開或下開方閉並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開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開闢者聽所在開官將應問之人拏送官開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閣壞船隻損失 進貢官物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碍豪勢官員參奏以 聞運糧旗軍有紀非人命重事待候完糧回日提問其開內船已過下開已閉積水已滿而開官

兩南鑾署文錄卷五

一十一

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人錢物者亦治以罪 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 凡漕河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以備河道之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官主簿及開渠官專理河防之務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廢正務違者罪之 凡開溜夫受顧一人冒充二人之役者編充為軍冒一人者枷項狗衆一月畢罪遣之 凡河南省內有犯故決河防及盜決因而淹沒田廬計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為首者並發充軍軍犯者徙於邊衛 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隄岸及阻絕山東泰山等處泉源者為首之人並

遣從軍軍人犯者徙於邊衛 凡侵占擇路為房屋者治罪撤之 凡漕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舖夫巡視掩埋違者罪之 凡開渠洪淺夫各與其役官員違者不得呼召牽船 凡馬快等船每駕船軍餘一名食米之外聽帶貨物一二百斤若多帶及附搭客貨私鹽者聽巡河管河洪開官盤檢盡數入官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奏者參奏提問 凡船非載 進貢欲用之物擅用響器者治罪其器入官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巡河御史即中及洪開主事盤問治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印信揭帖備開船隻數及小甲姓名付與執照預行整理河道即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帖驗放若給無官帖而擅投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者悉究治罪 凡運糧馬快船隻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檢司照驗文引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御史即中處治罪

兩南鑾署文錄卷五

一十二

禹首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助于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腸長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還山東之粟以給中樞數不過數

漕河圖考

陸鏡

陸鏡

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堰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詣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失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自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未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矣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雍塞有疏濬之勞填闢苦海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倫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異河運以成功皆不可廢者也天下之事存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為然哉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徐有貞

區區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綿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林也今欲揀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闢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準之涯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任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心河心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闢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闡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

九長表皆至夫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郵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緣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鑿之鉄蓋合上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瀆漢之流而納諸澤遂濟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闕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獨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使民力 天子從之

奏管河官不許別項差委

陳銳

沿河一帶有司俱有添設管河官員軍衛亦有委官管理無非欲其職有所專功有責成近被該管上司往往差遣理辦他務稍有遲違就便加咎以此管河官員畏懼刑憲

奔走奉承卻將本等河道置之度外查得漕運官軍有犯俱送總督總兵官處徑自問理及官軍有故亦不許該管衛所擅自差遣今管河官與管運官事體相同合行各地方巡撫巡按并司府等官今後有司原設管河官員止令專管河道一應事務不許擅自差委有妨職業若與舖垣官有犯行移總理河道轉發巡河御史管河副使等官問理亦不許懷挾私忿徑自提問其軍衛管河官俱以漕運衙門選委常用管理倘有事故該衛所呈報漕運衙門選補不許別項上司并衛所擅自更替從之

徐州迤北上下舖座

陳銳

徐州沾頭上下二舖并金溝淺一帶河道每年糧船到彼為因水淺閉插積水或三四日五六日開放一次彼官豪勢要擅自啓放耽遲糧運要照濟寧臨清二處事例添委工部主事一員管理及於儀真縣添設管河主事一員專理舖垣從之

南旺廟禮記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祭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赴赴上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而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并楫

不通乃於濟寧迤北至城材等處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
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
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
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
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
東七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末樂九年 太宗降綸音一章
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都齊到那黃河新
開口之處計兩隻船從那裏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
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郡一帶去一路往較亭這一帶來看
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
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
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治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
去與宋尚書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
朝廷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
公始議會通河僭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
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公開洋直沽下
郵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
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
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
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作

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
整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料海舡
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
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舡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
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
四府稅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米三
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
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河舡五百隻一
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僭運供給北京每三
年海運二次使造舡者無逼迫之患駕舡者獲堅久之利
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
足食之備民無驚擾之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亦疏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公為國大利而宋公
之功當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矣
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重其冠帶止服帶巾
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
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
上臨清閘簡嚴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
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甚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始
前於 朝建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因併錄之以示來

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苗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綠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

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通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

經州縣御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

患足為有備仍於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

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省

經又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

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

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

流河口舡隻不便往來則於黃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

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 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

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債財用無從取辦况好

遠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 勅

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群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

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

通濟河碑畧

楊士奇

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

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

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比河屢決河仰受北河楊河

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蜀湘漢江

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外 朝覲貢獻之上于北京者

皆道此以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失性也自洪武之季至

今四十五年之間屢決屢築已復決智殫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築之

二年春復決 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道之今逆之使紆屈勢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 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鑿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祭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遂因其故道河下趣焉安行夾河築防既

崇且厚伐木以捍之植樹以固之葦陰為夷事聞賜名通濟河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溥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堤之弘治六年復決於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舊蓋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為憂既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勅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且平漕舟已

集一經決口輓力數倍稍失手輒溺覆不可救僉謂宜急先務及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遊之次第皆濟及冬水落乃為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植木為表多施大索用瓶雜實土石鑿而沈之壓以巨埽囊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塞其外則甃石樹柵累築而固之又于其南為石壩以備官節于上流為黃陵岡黃陵未塞則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急再塞再決群喙凶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以祈實祐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後也凡用夫四萬

餘薪芻以東計者八十四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二千七百七千麻鐵以勛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于朝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歲賜祿二十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師歲增祿二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使仍治河防按察司僉事屢中為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為署都指揮同知既文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勅臣溥為文紀功蹟歲月以詔來世

潭沱河記

石珪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潭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為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沆疑之蓋亦惑於夾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潭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潭沱圍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而為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潭沱亦未見其的不為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窪不常傍無濶整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沱叢奔會過洶湧而至敗城

郭漫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蒲吾渠通漕舡亦湮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世不可疏淪而廢歟河經葦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徒成化壬寅始迫城下海土幸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溢於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趨樓適有天幸未為濬治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為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宜耳誠使善工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源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地以全城池則雖鑿龍門折伊闕尚可為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為石隄以限之亦尋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壅滯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為老生之談哉

蕪州新開運河碑記

李賢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為加緊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蕪州為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舡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為憂天順政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蕪州諸臣深慮及此詞諸父老之熟於地理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上命守臣都督李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蕪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眾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為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祀官於新河之左

且謂斯舉便 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立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為來者勸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劉從

弘治二年河徙下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自符符子家店經閻陽歸德至徐汴入于淮一自荆隘口黃陵岡東

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運道

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月夏霖雨

河流驟盛而荆隘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文

水奔注於海由是淤澗漕舟阻絕 天子益以爲憂命

都御史臣劉大夏治之既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

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鏡俾衛命以

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砥奉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

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澗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

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連口

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為急乃於決口西岸鑿月

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隘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緩其勢遂鑿梁澤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泝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護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鶴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隘口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果分統黃陵岡臣興臣銳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傳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宮屬夫匠等悉用命築塞捲掃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為最難塞是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隘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固安堤記

楊榮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蹟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畿地之內宜慎其防以為弘遠之畜也歟盧澤之河祭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為渾泉而為乾河鴈

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上脉疏衝激震蕩遷徙非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廬州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決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 聖朝建北京視河為襟帶未樂間屢嘗修築輒復頽圯今 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厥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宜勅其務存堅久勿為苟且庶幾暫勞末逸群公効命材謀共濟經始於正統元年冬畢工於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於上有司以時修祀禮凡督事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陸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

重開通惠疏

吳仲

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翥陳向友魏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璋秦越向信主事鄭珩給事中程璣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等各題前事內向臣一疏未明白

簡當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勢逸省費較然甚明况陳銳等多累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撫斧鑿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蓮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 朝必用閘閘河於無用費

東直門外通惠河

卷一

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邇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積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耳但每至番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輻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閘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

其利源也臣嘗竊料開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充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皆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

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

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

者耳臣近因究運邊糧備防邊關塞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為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省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陛下告者是宜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採納即今漕運會議在爾乞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令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執着巡

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閘校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監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夫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今竟舡顧人畧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舡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該戶部查議差官會勘戶部尚書王軌工部尚書何詔會同總兵官楊宏等勘議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題覆奉聖旨是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為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開渠具存河渠無碍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且車舟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疏濬盤剝修開造舡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都指揮一員照例充叅將通州住劄昭獲驗收輕賞銀兩兼理修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一員并通州巡倉御史各駕勅與他行事未盡事情聽該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文光等不植磚石等項置辦整待來春融暖之時興工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

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閘校見存修

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

監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夫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今竟舡顧人畧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舡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該戶部查議差官會勘戶部尚書王軌工部尚書何詔會同總兵官楊宏等勘議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題覆奉聖旨是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為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開渠具存河渠無碍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且車舟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疏濬盤剝修開造舡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都指揮一員照例充叅將通州住劄昭獲驗收輕賞銀兩兼理修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一員并通州巡倉御史各駕勅與他行事未盡事情聽該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文光等不植磚石等項置辦整待來春融暖之時興工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

其成大功勿得偏執違拗妨誤經國大計責有所歸

駁引沁水

鄒魯

弘治十二年有議引沁水由武陟原武經曹縣達運河者知曹縣鄒魯駁之曰沁水之水吞於黃河非一年而今乃引之以利害言則利少而害多是以非言則實非而自是往時決黃陵岡為運河患不遑黃河一小支已竭十餘萬夫之力積數年而僅塞則沁水不可引亦明矣必欲引之其害有六為引沁水之說者必曰沁與河各一水也沁水勢緩而可引非河之比一入運河則有源之水不竭殊不知引沁河將先塞沁入黃河之口而後施疏鑿之功則沁水無歸勢必散漫田禾廬舍必淪沒其害一也將疏下源既通而後疏入河之口則水勢橫虐千里不折不至衝山填壑未已比之黃陵岡之害或恐過之其害二也自木窩店起至飛雲橋計千里以百萬夫積十年尚不知可成與否勞民傷財莫此為甚其害三也河南山東連年旱澇民之逃亡十室而九困仆之民使就版築呻吟思亂難必其無其害四也曹之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且土少沙多易為崩圯建甌之勢決不容緩張秋之決為監不遠其害五也冒此五害使有益於漕運循之可也况成功不可必而禍患可計耶其言六也

埋城堰記畧

商賂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兗州泗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交北而止浮於泗者自交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合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交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交北築埋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水下流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屢損殆盡太宗文皇帝遷都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復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淋漓衝決河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為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歎曰濬泉源疏漕渠此誠不可廢至若埋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為經久計乎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樁木等費納漕浦然有餘曰斯堰既修埋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適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史羊公觀其蹟極加嘆賞請堂奏保用畢前

功至則已堙城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益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事非於古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交州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耆民張倫許鑑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者秫米為糜加灰以同之底廣二十五尺而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秋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水泛漲啓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為逆水鴈翅二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

三三三

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千五百尺中為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甃石除運以鐵錠石上護以鐵拴甃口上橫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渠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開引沙水洗於汶水不能入茲堰東至開為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為分水一旁為鴈翅二亦用板啓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傍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上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浸洗河免於沙淤開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洗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監鑿石兩關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

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之勞擾者似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慶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却窳嘉其功之成命充州郡守錢源徵予以記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疏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水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鈞突曰掬米曰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流環遶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王溝潘波黃陰趙家石泉珍珠東石縫二角灣等泉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開會通河沿達海求樂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五

三三四

已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 朝受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即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公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 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領 命來茲仍疏導之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予親詣泰安寺等處疏通大小泉源逾泗水見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餘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耄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不窮予聞而益

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紀之無名者立石表之復訪而
之少長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皆為開鑿以濟
不通茲惟林泉乃衆山之精脉合細流以利長洪恐歲久
泯于聞遂書以識之

理河事宜

周用

今黃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托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
建平夏秋霖潦待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為甚考之
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
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
之霖潦建甃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瀾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
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
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
汭潦沮汾沁及伊冷瀾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
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
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
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歟蓋古者仰
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
之疏屢蒙 俞允則於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
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從

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
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

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
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
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
不墾一舉而與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為政又
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親被衝決民間
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墾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加以
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
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

不盡善善大統紀五

三十一

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脉絡不相貫通每年大山徂
徠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
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
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
盡東西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
若夫溝洫既修則豈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
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
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
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
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

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為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世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畧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其諸條目未敢觀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夫古之溝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

東明縣志卷十五

三十一

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脉格不貫將來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同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界限由鄉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為三年大畧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水平打量疏為塘塹

東明縣志卷十五

三十一

出於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年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役者大約始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竊見問刑衙門屯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任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告乏却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為虛靡今欲為此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問刑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編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日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為民前田永為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等配人犯多是賣放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罪得免衛所凌虐且省軍徒罪得以力役之贖亦不致法外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僉特為繁重比年以來力俱敝

大約原額約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額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今河患稍寧臣謹遵 勅諭便宜行革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額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為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郵稅糧陪賫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九節省民力量可以寬

皇朝錄大錄卷五

三九

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 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既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與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溝壟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所謂蠲荒糧以復流移者切見九近黃河一帶地方自來旱潦無備百姓稅糧無辦多致逃亡遺下稅糧差徭又復責令見戶包陪輾轉貽害十室九空將來未見底止臣聞成化年間河道侍郎王恕因襄河旱荒奏蠲免今款開墾荒田沿河

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終無復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懸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又思往年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祭鈔開抽分銀兩以備支用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顧募工食准作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

皇朝錄大錄卷五

四十一

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廢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微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為力既易其收功甚速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未厚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糧既蠲人力以集若無其人專任其責將來無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事權專重無如撫巡乞 勅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

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巡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又若持定論以察群義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舡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舡由過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私濟然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令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天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何適當群議方輿天和專意循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未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

金甯縣志卷五

四二

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祖山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則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為尤切近况北直隸地方寥寥膏腴田上若爾開墾之方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觀成化年間特令添設保安倉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屋重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倉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倉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修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其不越乎溝瀆之政伏乞 聖明留意焉

金甯縣志卷五

四二

山東泉源奏

陳銳

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泉脉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

濬煙墩橋河

楊茂

通州張家灣河道上接渾白等河每年山水泛漲損壞糧船數多况堤岸坍塌逼近民屋無處下楸繫船上用繩纜互相連繫一遇風浪俱被衝流今年水漲將徐邳淮泗等衛運船衝壞漂流糧米滄死人命甚為不便看得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煙墩橋自橋往西疏濬深濶二十餘里却將煙墩木橋改作吊橋糧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堤三四截於內置匾淺剝船令運船由此盤壩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脚數百萬乞命工部踏勘明白將在京操備旗軍暫借分

治河六柳

劉天和

一曰卧柳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即於堤內外兩邊各橫鋪如銅錢拏指大柳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不許稀疎上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止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楸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 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條如鷄

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楸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卧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卧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楸密栽柳椿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編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

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 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堤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離河數里及觀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等錢葉引楸自起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之根稍俱大者為上者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徑下如鷄子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少也古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

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斷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橋內實稍草培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塌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本院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况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且不為動益信前法可行凡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為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效將來捲掃之費可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知其為父老土茅之民

卷之三

五

惟言是聽而不知機械之有為也凡目今捲掃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審思篤行共圖實效勉之勉之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緊要去處亦可用 五曰漫柳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暇人刀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縷水小堤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為效甚大掌印管河等官務宜着實舉行黃河用之 六曰高柳照常於堤

內外用龐大長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栽植以便捲挽

論黃河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含淮無它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為黃河改流于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即今亦微不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誠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淤齊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分淮安河口合流入之虞可以塞塞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盈縮豈關於河之改流也哉

論漕河

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洗汶沂泗諸泉澤湖之水足

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五

四七

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論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可以直至河北之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差險不愈於海運之險乎其言固近是但先會

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於交東而障泗水流西南築堰城壩於兗北而障汶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于衛當時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舸其三百餘里皆為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交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設官置吏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為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為而顧為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其說決不可行也此會通之運誠為永久而不可易者矣夫誰敢議若於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今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遇有災折支運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運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舡行亦為疏便可無凍阻之憂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為事變之備者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腳價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五

四八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五

工部下

治河始末

楊旦

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
 交導文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為運河之害者則
 惟黃河而已迺於開封下及曹單八百里間循河北岸築
 堤捲埽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會通河之淤景泰弘治間
 張秋之累決先後命文武大臣於淤則濬之決則塞之
 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為費役夫至累
 歲而不敢以為勞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徙決陽武東南

由陳穎入淮而會通河淤未樂九年宋尚書禮役夫一十
 六萬五千濬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
 秋石尚書璞王侍郎求和王都御史文相繼塞弗績景泰
 四年都御史徐武功有貞役夫五萬八千塞之凡十有八
 月而成弘治一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侍郎白康敏昂役
 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郎政塞弗績六年
 都御史劉忠宣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
 正德已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
 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毫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
 流水勢已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教亭勢將



及濟寧矣舟行閘固一時順利而潰決堤岸衝廣河身廢

壞閘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

河南向毫泗歸宿之流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

河口東出教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

河悉淤閘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 朝野憂虞於時

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

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二役

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無病于民爾吾何

容心哉乃博采群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

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

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教亭已悉為平

陸曰道遠廢廣河不可復導矣引黃河幾四百里濬丈有

五尺者百二十里餘濬二丈以上者二百七十里餘功倍

費矣濬開河兼濬南旺築曹單長堤幾三百里通融約計

濬深丈許功倍首矣恭應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

淤塞修之言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

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之堵

塞之河渠道猶存也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

公之言曰引河勞費倍於濬於一也且非數月可無上誤

國儲營建之需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之計也縱

力引而至旋必復淤目前億萬之費後捐而濬於修閘之勞與費卒不可免非忠於謀國者何忍矧况引之不至至將即淤吾何敢刑况孫渡新河之覆轍當鑒邪孫渡在令榮澤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淤弘治六年至今月十餘濬矣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百伍拾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參拾里合漕河而開新河費貳拾餘萬緡卒於中止仍濬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明驗也迺議惟濬淤修閘以復先朝成憲為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是時非惟運期逼

南齊書卷之十

二二

近運建木濬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崇禎弘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一二年近至八九月也迺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巨期迫公迺先濬諸閘自水官至淤自淤至閘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濬冰之淺深即至淤之淺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政尺迺融計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議止濬一丈為準復辰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為準復置方斗深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秤重一百四十斤每筐以泥百斤為準濬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融折筭七丈五尺為準濬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

泥一千五十筐為準復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擡泥止以往迴五十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三百六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擡泥二百筐然四人擡泥即一人取泥五人總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為陰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擡泥二千一百筐即該分工二尺先是群議以前此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十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而茲役止兩月故也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迺竭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苦大省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顧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南旺每二年

南齊書卷之十

四一

一大濬役萬陸千人群議姑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阻迺用前計工法曰陸千人足矣委邵君元吉督之濬倍深倍遠且完修河堤自南旺至長溝陸拾里植柳自長溝至濟寧亦陸十里蓋群策畢効云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復沿頭管關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筭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賜勅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壹切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二畫地初令下郡縣編夫公曰守令應朝無在者與工期甚期則縣怠事後期索何迺令編夫一以均徭銀數為

準即優免無預矣且逐里順編滿五十人即為一隊至即
分工十丈故始編可省吏奸而至工絕管工者放免之弊
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瘳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
弗協於深泥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
橫填路下施新製堦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
陷最深者則用木管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
則用鐵鑿溜沙之工則用堦杓沙菱石之工則製鋸齒鐵
又尺寸鑿之泥陷者施桶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
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堦杓者以鐵為方口繫布
為堦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

平底而週遭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如鋸齒
及鐵又皆創製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如廣厚泥最陷者
用斗子法塗泥為坎自下倒身於上出水堤外濬深泉湧
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戽併力急濬而後將
泉深者倒水施工濬淤甫數尺泉即湧出盡日車戽一夕
復滿莫能措手迺併力番休先將下壩徹夜取水歷數坎
而始達堤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急
濬如前法濬河之工莫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
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顧夫役以重濬
之河廣於深及黃河舊口所衝之處上為風日所暴僅可

勝是尺寸之下悉為極稀油泥隨濬隨墮無復止極濬河
之難尤莫甚於此夫役愁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
值且令爾鄉爾族助爾少費爾不堪勞即以之顧役以畢
此工毋重困爾也於是眾皆感悅至有泣者相率竭力底
績云凡開座之類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石
之工而為工甚巨為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
慮過廣則水易散也昔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洗大廣濬河
底廣伍丈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水源也河底僅四丈許
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微何吾不敢圖為觀美也
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阻培開閘之低者以

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運河諸閘悉前元及我朝永樂
至弘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閘過低則上閘
易涸公適逐閘測其閘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棗林開閘
半低者培而平之自開板水面至開石面各以三尺為準
其下開底過低者則量留底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驟洩
而下留底板則開上之水益深運舟可直達上閘也中途
淺闊真利及久遠云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
也水平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而兩端各安小橫板置
於數尺方棹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
必與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開底高低及所濬

河底淺深悉藉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日術泥濘
 中逼歷諸閘人不堪其勞公弗恤也復施植柳陸法以護
 堤岸日卧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濬月河以備霖潦
 建減水閘以司蓄洩湖陂之利堙廢至是雙龍硯瓦雞鳴
 臺金溝口留城馬場南旺諸減水閘座皆議復備蓄洩也
 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河直則水潰故
 堤以縷之河廣則水散故堤以束之且禁鞭撻問疾苦躬
 撫慰勞飲食役初與公即禁各屬不得鞭撻鞭朴違者即
 償其責人心大悅豎旗升降以時其飲食節勞佚時薪米
 責有以爲言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少減抑於是

大清書卷六

七一

商販輻輳終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郎醫一人隨病
 調治公循慮其未精乃齋沐焚香躬製錠藥數萬每郡復
 選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携藥餌逐營遍問病
 卽療之日一往迴神人胥相問弗效者且常位之外時勞
 以飲食焉宜諭上德號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
 故於是衆心和悅群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日垂濬者主
 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續聞
 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
 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有差後之初興也
 內外遠近咸以爲難就京師百貨竭竭不至至有議

大清書卷六

八一

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
 感激思奮摠忠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
 采群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較牛鎮廢卷中
 監室每集衆計事和顏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卽納且揚於
 人人日巡考工隨見指授郎署監司而下悉慮於村舍水
 濱朝夕督視雖顏面顰蹙形體瘠損弗恤也蓋維計工以
 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徭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
 奸故民不擾顧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爲費甚省畫地分工
 完卽散遣故人自爲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膏劑周至故
 民不知勞充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
 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潘河二萬四
 千七百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
 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
 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
 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陸萬五千九百
 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月中旬迄於夏
 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曠而效
 收於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運都御史
 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曾管公樞簡公霄若巡按監察
 御史郭君圻陳君表蔡君黻會君紳徐君九臬咸協心共

濟馬公且躬詣相度期於有成分董其役者為工部郎中郭敦鄭銅李仁徐捷主事張鑑邵元吉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王賜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衛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百二十員云且至而功甫成獲聞公經畧之詳元吉則分任其事親承指授者廼相與詮次備釋於左以求諸立言君子以詔來者垂休美於無窮云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社湖通而天長以東諸水盡匯於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勅整理河道乃於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於西北風浪日就頹壞而康濟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蕙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瑀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岸之下頹積淤石積久未除岸

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於河底作澗洞三以泄之歲久而漚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於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又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經行者咸目為坦途焉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璵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 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茲又中多壅閘舟既不通閘亦隨毀迺者咸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為言上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堤四十里建通大同二閘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堤三夏月潮漲則由開冬月水涸則由堤又建減水閘五以防泛濫淺鋪五以備疏濬至於蒞事有廟享神有祠保陞司巡檢司凡有益

於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助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撒閘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法之講於先儒者最為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為豐溢大抵建國於西北為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以異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之所為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濶州比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涉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金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迤流而趨伊婁回還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接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蒸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柁師枕卧而至其為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夏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群議茂績成蹟施加當時數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

儀真縣復通濬閘記畧

王夔

儀真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君昇疏言

於朝置閘曰臨江曰通濟曰響水曰裡河口而通... 中方其置閘也閘閘駟儉之家狃於埧利往往浮言... 謂有洩水過鹽之患若無事於置閘然者及閘成僅於兩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既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墮其計雖有訐謏遠識知其不可廢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群次於閘也街艦接舳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苟無通濟紆匯藉蓄有以還其勢遏其衝將使跬步隔於千里頃刻淹於日暮前響水而勿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者幾希矣

亥之厄可監也故臨江諸閘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官員外郎何君白於漕運都御史張公公題其議檄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暹義官許晟夏麟耆民柳瓚夏價盛清臧恕張綸共蒞厥事肇事於弘治乙丑正月舳四閱月訖工凡用物以株計松杉榆木三百七以斤計黃白藤藤八百五十生熟鐵八百軟蔑油灰各二百炭千二百以石計秫米七十灰千二百二十五總費白金二百四十二兩有奇閘高一丈五尺南北隄燕尾共長三

卷六

十一

十一丈甃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甃石千七百四十九丈
雖閘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君至涓吉
啓聞飛艘舞艦與潮下上蒸徒稱便無後淺涸損壞之溷
其慮馬侯以子縣人也請書前賢置閘之難後人察閘之
易而復之者之有光於置之者焉且俾嗣今修飭毋驚私
效尤貽患於無窮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攔潮閘成便漕
也儀真爲漕河自前代已然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
南粟以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喉襟取要地也顧漕河之水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

十一

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何易洩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
置三閘爲蓄水計尋廢再舉再廢 國朝洪武辛亥始即
其地築而填之舟下之上必車填乃達不盡剝載則不敢
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真之地舸艦雲接販鬻喧
闐罔利之徒葦聚而蟻附居貨食力惟堪是便閘不復講
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閘四爲東關爲響
水爲中閘爲羅四閘以通於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煽
爲洩水之說任耳者和之閘遂不用弘治戊申 朝廷用
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宜復東關羅四二閘廢
響水中閘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閘潮無所藉上

閘啓注不可過於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鉉嘗
從增置濱江攔潮閘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
都御史張公敷華奉 勅爲巡撫摠漕事有以攔潮之策
獻者公詢於衆揚州府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濬
河濬及江濱深七尺上甃壞無沙閘必可置公曰然遂以
聞即得 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籍
程物上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地勢定造閘之規高一
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表三丈翼而東西亘加表之二爰
琢爰甃犬牙相入磨礮剝厓削砥平疊石數重以固其
涯松椿櫛比以固其底凡用物石段八千七百九十本五
千四百七十株板四百九十片鐵二千九百八十斤麻一
千六百七十斤篾六百十斤桐油一百石灰二千一百三
十担粳米四百八十秣米三十三石諸庸售所取直得先
年濬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責辦於有司故工鉅而官不
知費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
謂閘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落
於閘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楊旌伐
鼓遠數十百艘於飲食談笑之頃比秋霖潦浹旬潮水大
漲得以時洩不橫決爲隄堰害亦惟是聞賴焉所省漕土
之費歲當若何民船商船所省又當若何以歲繼歲乎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

十一

不可量也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瑛

距毘陵城西三十里為犇牛堰沂堰水西行百八十里歷雲陽達京口為運河其地勢東傾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嘗於京口呂城奔牛為三閘皆莫詳其初始史記冊徒水道自六朝以來通吳會隋初有詔浚治則是閘在齊梁前已有之大業之役閘當與河相為廢興而並不書至元符嘉泰始兩書修復 國朝洪武已酉閘廢更導其支流東北出於堰為渠自是漕河不復通重載漕舟多出孟濱河濟江江行險遠歲不能無覆溺之患天順已卯家宰崔公克讓為都御史巡撫江南為言于 朝請復建閘營度適宜委異得人曾無幾何而五閘告成其在常境者犇牛下閘是也成化戊子都御史邢公克寬來繼謂犇牛猶有上閘其遺址尚存蓋亦修建俾互為啓閉遂以其事付之常守卓君天錫而以武進邑丞宋瑛董役事給費於公帑役民於農隙其經畫之良成功之速與下閘等夫自堰廢為閘開廢為渠言水利者時有訾病今閘與渠兩存之春夏水溢則由閘秋冬水涸則由渠填可蓄而閘無壅也根遺跡築成算以開承圖夫豈樂因循而好自用者所能彷彿哉

定濬儀瓜二港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下二港瓜州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涌沙填淤潮不登壩船不得過是年始定例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遵化廠夫料奏

韓大章

一卷查得本廠原額民夫一千三百六十五名正統三年本部奏准減半六百八十三名每名每年十月初到廠辦料次年三月終放回農種弘治十三年都御史洪鍾素將口糧革去行僉大戶總領在官均徭銀內每名一十二兩每年十月赴廠買辦後大戶累次告擾復於弘治十六年昭舊僉解人夫每名各領前銀亦於每年十月委官解

廣西賑濟奏

上六

廠自行買納弘治十七年本部題准准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止僉四百十名照前買納因是冬寒價貴前銀買辦不敷各夫又自賠銀買補臣思前項民夫既妨本身生業又自賠納銀兩羈延往來勞費况各該地方頻年水旱相仍人民疲憊已極揆之情理誠可憐憫查得本廠收積錢料見數三年之用合無自正德二年以後仍照減免四分則例再減三年每年預於四月間趁時柴炭多賤照前領價解廠聽其自便依數買納不許攬頭及本廠軍民人匠用強兜攬高擡時值措勒加倍違者許本廠即中訪察得實照例問發三年以後如果鐵料不敷再照原數僉派上

下稱便而民困少蘇矣

一卷查本廠遵化等六衛軍人原額九百二十七名正德三年間本部奏准減半四百六十五名內着四十名每名月支口糧一斗五升月糧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綿花二斤八兩見在本廠把門看庫巡夜直更貼幫防守囚犯及修理庫房墻垣等項外四百二十五名月支口糧三斗月糧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先年每口每年辦炭三千斤鐵砂六石三斗搭舖六十口運石一車天順等年以來山場光潔軍多貧窶前項軍人各衛姓名與貼正軍一名弘治五年都御史唐珣奏將貼工正軍製

大清會典事例

卷七十一

回別差另撥餘丁四名朋當弘治八年本部題准前項

軍餘遇有事故等項行衛照名撥補不許擅加更動料派銀兩等項事情弘治十七年又該本部題准以十分為

率減免四分以寬其力後因軍匠係是造冊食糧已定人數又經議擬減其工力四分得以休息即減人數相同今

照本廠收積鐵料見數三年支用况地方差役繁難衛所征料負累若不亦照人夫事例從宜更改則減免均徭弊

益於兩府之州縣休息工力惟利於鐵廠之軍餘人心為之不平公論難於允愜合無通將看廠辦料軍人四百六

十五名自正德二年為始以十名為率亦減四名終回原

衛但各軍係是造冊食糧已定人數退出該衛必更別差

以後再欲取回未免事涉紛擾合將正軍不動每軍一名

止貼餘丁二名餘皆退發原衛所辦納工料亦依人數減

免每一軍二餘每年止辦炭一千八百斤鐵砂三石八斗

搭舖三十六日運石半車其存留貼軍餘丁聽從本廠酌

中揀選年力精壯堪以工作之人各衛不許侵奪紊亂三

年以後相同其餘丁合無亦照前例退減

一卷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州縣炒煉熟鐵民匠正統三

年原額二百二十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一百九十

二名每名月支口糧三斗每年十月初起次年三月終止

俱在本廠炒煉鐵料餘月放回農種口糧就開即今有糧

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合無自正德三年以後

照舊上工

一卷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輪班人匠正統景泰等年以

後本部奏撥六百三十名在廠上工除戶絕等項外見在

止有五百五十二名四年一班每年一百三十名先年每

名該季納炭一千斤時值二兩鐵砂三石值銀一兩二錢

上納本廠炒煉鐵料因思本部各處輪班人匠曾經題

准聽其自便納價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當班者仍將退

出餘丁送廠照舊辦料做工亦不許托詞占悞致誤國

課并照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正德元年三等年會題 准
減免四分又經議擬止減工力軍餘固得偷安衛所皆無
寸補各無今軍除春季該出工料依舊辦納外四月以後
就將各軍餘退出二名回衛應辦料差庶衛所得人而軍
民普沾其惠矣

一卷查本廠隆慶等衛所炒煉生鐵軍匠正統三年原額
八十四名除戶絕等項外見止有六十七名每名歲支行
糧十石八斗冬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內隆慶等衛三十
五名各名幫貼餘丁不等有一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有全
無丁者遵化衛三十二名每名幫貼餘丁四名俱照本部

題

十一

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炒煉鐵料因思前
項軍人與前遵化等衛軍人事體發各衙門上工鐵廠輪
班人匠亦與各處相同辦納料價較比加倍合無今後前
項人匠行令各該州縣照依各處事例聽其自便原納價
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就於本州縣收貯差人運木匠勘
合通行解廠批工銷照其價聽本廠買辦前料炒煉季終
將解過匠價并買過物料數目呈部查考原上工者聽其
上工

一本廠書辦庫秤門子催工巡山管匠總甲各衛造冊寫
字并大小爐作頭共有三十五名俱在本廠軍匠內摘

充但各人既關行月糧米冬衣布花幫貼餘丁較之辦料
做工未免彼勞此逸合無今後做辦工料軍人止定七名
各衛馮字攢造食糧文冊止定三名作頭止定三名通該
一十三名仍俱逐年更換其餘各項盡數退出照依各軍
辦料做工不許管充前役意圖輕省久占作弊出入衙門
祭其本廠書辦照依易州廠事例行移吏部選撥本部令
史一名役滿更換門子遵化縣與相應人戶僉撥二名庫
秤僉撥四名一年更換則軍民人匠輸力惟均而本廠役
用亦不乏矣

題

十二

一盤過本廠收積生鐵除碎鐵不算外見在生板鐵二百
三十二萬四千二百斤熟鐵七十五萬六千六百六十斤銅鐵
二十二萬六千五百斤鬆鐵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六
斤每年本部額運生熟銅鐵五十七萬九千七百斤大約
見發三年支用若不從宜節省仍舊原額炒煉則柴炭價
高軍力勞竭月增歲益必難支持合無除弘治十七等三
年減免四分外自正德二年以後不拘常額量設爐座每
年止儘軍民夫匠辦納柴炭多寡計算炒煉鐵料不許將
柴炭浪費以致軍民加陪違者許令本廠即中叅究治罪
仍將收過柴炭若干炒煉出鐵料若干按月開報本部以
憑查考以後鐵料缺少另行議處如此則鐵料不致缺乏

而軍亦得聊生矣

一遵化鐵廠訪係永樂年間在於地方砂坡谷開設後遷地方松棚谷正統年開遷今地方白冶庄彼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鐵課愈虧合無行令本廠即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着落各該衛所州縣巡捕官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於應禁山場擅自樵採開墾耕種燒窑燒灰違者許本廠即中捉拿照例問發每月各該巡捕官員仍具不致扶同容隱狀申繳本廠即中知會別人知警懼木漸滋生而日後之用可供矣

兩南續濟文錄卷六

二十一

一每年解運鐵料本部差委武功等三衛千百戶等官領運自鐵冶起直抵京城止是沿途軍衛有司起車二百八十餘輛每輛用車腳價銀三兩五錢共銀九百餘兩訪得各衛委官多方作弊將鐵關領出廠或就併車裝運或將低鐵抵換遺棄道路者有之經年累歲運送不完腳價任其侵欺歲月任其延捱部中廠中兩無稽考合無今後運鐵前項軍職不必委差就於本部合屬官內選差一員管廠即中行取車輛出給批文定限解部收取批迴庶使解運不致遲延而鐵料亦無疎虞矣

一查本廠遵化縣雜造局鐵匠永樂年間原額七十二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三十七名俱在本廠看守炒鐵囚犯應合照舊

一法司問結囚犯解到本廠炒鐵是遵化縣雜造局官吏監督炒煉先年題准每名日支粟米一升食用每月俱在薊州各倉造冊關支又於附近州縣撥到醫生三名遇有囚犯疾病合藥調治良法美意最爲切當其糧米應合照舊但所用藥餌因無官錢莫由措辦虛應故事有負朝廷矜恤之意合無今後每年將本廠輪班匠價量支買辦藥餌收貯如遇囚犯疾病該局官吏即令醫藥毋致失所仍行沿途運運所衙門如遇囚犯祭到不拘多寡即時起解毋得稽留及禁約防夫人等不許輒加捶楚奪取衣糧違者許本廠即中挨究重治

一本部管廠郎中雖奉有勅在彼提督但於各該軍衛有司官吏賢否無考察之權軍民詞訟無受理之例以致人多怠玩事不奉行合無今後各軍衛有司但遇事關本廠聽從郎中處治敢有輕視違抗者許本廠郎中照依欽奉勅諭事理應拿問者拿問應奏者奏奏如此則人知遵守而事體歸一矣

易州山廠志畧

戴鏡

山厥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 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
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蒲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
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
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
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
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蒼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
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
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芴尤甚上不虧 國用而
下能甦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蕪湖分司題名記畧

邵寶

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時建議者以
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器之料民不勝其科率蓋取諸村
木之權焉而蕪湖為畿輔近地當川湖二省下流商筏所
聚故分司於是乎建大司空歲請于 朝簡委員外郎若
主事一人主之期年乃代

應 詔陳言蘇民困以弭天變事 龔輝

先該臣欽 勅茲以營建 仁壽宮及 聖壽壇 命爾前
去四川地方并貴州西路收買楠杉大木爾可會同彼處
鎮巡官選委司府佐貳官員動支應解本部銀兩照數收
買或諭土官進貢或照事例召商作急起運赴京以濟急

用務用多方訪求從長計處不必釋其圖長合式堅實不
二價必定擬兩平不致虧官損民以致僉解委官押運等
項事宜一一議取務令停當奉委官員中間果有盡心所
事得木數多地方不擾者具奏旌擢違慢沮撓推托誤事
不服調度者五品以上官叅奏處治六品以下徑自提問
各該地方敢有官豪勢要并貪利之徒包攬害人者聽爾
處治禁革不許寬縱有妨大事其餘俱照該部題准事理
施行爾為部屬受茲任使宜持廉秉公著實幹辦安靜行
事務使木以時至而工不遲悞價從官辦而民不怨嗟斯
為爾能如或處置乖方事誤民怨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

南鎮巡等官先行選委

王

故勅欽此欽遵并奉本部劄付為營建 宮殿事內開會
同鎮巡等官先行選委委有才力守巡等官各一員分定
某官於某處收買仍各奏疏知不許別項差委各官各照
分定地方住劄專一督同府衛州縣掌印等官查照先年
事體召商差人多方訪求從長計處照數收買運各水次
每月近則三次遠則二次開報即申稟驗勘合式及無空
腐隨便印記編號定委能幹府州佐貳官員陸續解運接
濟鎮巡即中等官每三箇月將買過木植數目日期奏報
後請詣各該買木衙門往來督併節據叙馬等府木商周
洪川等訴稱先年採木屠齒之下今次採木俱在深山曠

野懸唯絕澗人跡罕到之處洪川等各領官銀不一顧募夫米不等各於烏蒙芒部馬湖等處採運每厥用夫不下三五百名每月食米不下百十餘石孤架天橋勞苦萬端方得一木出水先次取木八千因是接濟遷延故使累年未結今次取木尤多二年不能一濟何以得完等情又經備行四川布政司通查庫銀解發接濟據查得本省原議買木減用價銀共七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兩先該本司致仕左布政使徐鈺查報本司廣濟庫貯先次大木支剩及順慶叙雅三處解到夔州嘉定二處解司未收發回原買木銀并嘉靖元年起至九年止各州縣解到工部料價等項銀兩共一十四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兩續因放支不敷呈允撫按衙門借支庫貯戶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銀五萬九千九十四兩督木何參議呈借本司解發重慶府軍餉銀一萬兩督木李僉事呈借重慶府賞功銀二千四百一十九兩共銀二十萬四千六十兩嘉靖十年七月起本省開例續收并陝西廬鳳淮陽兩淮都轉運蓋使司等處解到例銀及保寧府解還借過大木銀兩共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以上通共銀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一十六兩尚欠四十七萬四百二十一兩該本司左右布政使侯位劉淑相會同按察使楊淳署都指揮僉事余承恩看議得

官商續文錄卷六

五五

除收支前項銀兩外近蒙督木工部郎中龔泰驗奉本部劄付動支司庫贓罰銀兩共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兩通共止有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尚少銀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一兩及查司庫蓋糧二價僅足備邊茶價備賞番况原開各項事例已經年終停止再無別項儲積又查得往來採買大木俱有借支料價贓罰之例今司庫止有收貯戶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價自嘉靖五年起至嘉靖十一年六月終止所屬陸續解到銀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三兩并先支剩各部料價銀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兩共八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兩及所屬府州縣庫貯嘉靖八年九年十年分儲積贓罰金六十七兩銀九萬一千七百一十一兩請降 明旨動支給商方克濟事等因到臣今奉前因行據叙州等府備將各商採木山場屢歷事宜申送前來委果山川險惡曠煙瘴雨之所毒害虎狼蛇虺之所傷殘係干民命數多誠可流涕臣會同撫按官議得營造大木乃 皇上仁孝至情及修復古制以一新天下耳目敢不竭力盡心但四川僻處一隅非若他省商販輳集今名雖召商實皆土民給領官銀入山拖運正德以來節奉採取相近水次木植積代罄盡今次採運俱在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昂貴難獲萬倍

五五

四四七

此至溪澗必待夏秋水泛漲方抵大江使夏秋無水雖
 竭力殫財窮年歷歲必不可得查得未樂初年 勅差尚
 書宋禮等到獨採取大木踰尋丈許者僅得數株然猶以
 爲賴山川之靈立祠歲祀以彰殊異嘉靖六年又該工部
 侍郎黃 奉 勅前來四川督買楠杉柏木八千一百三
 十五根板枋六千七百一十塊兩年以上止得大木五百
 根板枋五百塊起解隨該廷臣建議以爲勞民傷財即行
 停止今甫及二年共解過木板五千九百九十一根塊率
 皆梁棟美材踰尋丈許者不下五百根數此豈人力所能
 實由 皇上聖德格天雨澤時降山川協靈草木協用故

書禮部奏卷之六

二十七

自昔所不可得之材一時盡出雖蜀中父老以爲目所未
 見權聲動地相慶更生而臣等亦仰賴 聖德之休自以
 爲可少道不職之罪正欲俯順下情具奏定奪今若必欲
 務足二分之數則更生之喜且復置然喪其樂生之心矣
 何者雨澤由天僥倖難再似此曠世奇絕之遇似不可以
 復得况該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遠近徬徨朝不謀
 夕公私俱竭將何取辦徒坐困一方之民而已且天下之
 事有緩有急而民生休戚係 國家安危理亂之機竊計
 郊壇壝室漸次落成其 仁壽一宮當亦無幾解過木植
 亦足應用兵革之禍止於一方且或於不得已者聖人猶

慎用之重民命也土木興作派及天下使前項 宮殿財
 用既敷而徒以紛紛不急之故上困公家下敝萬民是猶
 曠用飲食之養以侈冠裳之飾儀觀雖美元氣恐竭固不
 待有識者亦爲之寒心矣臣等觀漢文帝欲作露臺其費
 百金以爲中人十家之產遂止不爲古今以爲美談臣等
 又見邸報該講官吳惠進講節蒙 聖諭輔臣李時等曰
 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令其將所指者開陳以救時急
 務臣等稽首仰而歎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無益之費無
 過磚木不已之役無過營造我 皇上聖學之功仁民之
 念一至於此真與唐堯夏禹儉德相同而漢文又不足言
 矣海隅蒼生亦復何幸

書禮部奏卷之六

五

採運面說

龔輝

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
 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椽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
 採取所由特異內壞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
 若青岡黑湯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刀棺木殺人剛腦椽
 猴苦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
 羊角雞肝臊虎嘍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陸窳柄剪刀關王
 老虎帚筇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窟灘成八害唯日
 萬人之顛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

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
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水壑崎嶇萬狀
攀木緣崖素橋偃僕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
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竟飛越作跋踈艱危嘗聞蚺蛇吞
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傷人自古爲然而况深山窮谷老
箒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道里之遠程以千計
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
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
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
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嶽限隔

三十九

三十九

高下其爲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
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
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沉離
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
所不至哉作焚劫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煙瘴
雨之所侵淫饑渴勞瘁之所播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
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輓轆之
汲井然游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渡溝泛漲
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傷病惟川蜀爲
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

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
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蕪之天時人
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駁折而遺棄者什之
九僥倖苟且百纒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
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
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
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換頂顧募器用之
類種種各備每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千四百有
五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數莫可勝記作
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筏以二十三十爲
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爲
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
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疲弊噫不身膏野草
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
災也梗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梗楠杞梓愛護而保
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梗楠杞
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襄楚之詩爲之於邑

三十九

三十九

欽奉 勅諭事

蔣瑤

查得嘉靖十五年五月內該內官監開稱啓建 兩宮修
飭 七陵預建 壽宮并建 行宮合用官軍做工隨該

武定侯郭勛等議將團營該補京衛事故官軍內揀選三

萬員名在於兩宮三大營撥四萬員名在於山陵俱支月

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每各折支銀五兩九錢九分通行

戶部扣送各該工所應用節奉 聖旨依擬欽此續該戶

部議稱機木官軍止支行糧賞米並無支給月糧布花每

名止該銀一兩八錢又該武定侯郭勛題稱 兩宮山陵

等處做工官軍七萬員每名該支月糧行糧賞米冬衣

布花銀五兩九錢九分共該銀二十萬九千六百五十兩

扣送工所應用及原題戶兵二部歷年拖欠皇庄子粒銀

一十三萬八千九百兩馬房子粒銀二十二萬七千五百

兩各營草場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兩大約總計四十五

萬兩合令該部將見在大倉糧銀馬價內先行照數借支

戶部每年漕運腳價及鈔關鹽引餘銀亦當查出送工部

接濟應用等因題奉 聖旨是修建 諸陵建造 兩宮

皆非得已工程重大該用銀兩數多揀選官軍月糧布衣

等項都照前 旨扣送拖欠子粒銀兩着於大倉馬價內

借支漕運腳價等項餘銀即便查出送工部接濟戶部膝

龐履奏題是推托怠慢堂上官且不查究該司官罰俸三

箇月欽此又查得建造廟制該同知建德等文部尚書等

官汪鏞等題為嚴查黜慎出納以備大工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各項營建委多奸弊匠役官軍私行賣放虛

支糧價入已物料止憑官匠開報濫無紀極今後匠役官

軍着科道并差委官員分派工所逐一查點物料也着科

道官會同該部委官公同收支如有仍前勒措分例銀兩

一應作弊的指實參奏其餘都依擬行欽此又查得嘉靖

十八年閏七月內為急缺 大工銀兩俯從區處以俾

聖政事該本部查得戶部拖欠事故官軍折糧等項銀兩

數多即今工程緊急合行該部將事故官軍折糧銀三十

五萬九千四百兩并通惠河扣省腳價三十萬兩即日兌

送工所應用其皇庄子粒并馬房草場子粒銀共三十四

萬一千六十七兩兵部各營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

六兩合照前旨於大倉銀庫并馬價銀內兌送接濟等因

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戶部覆題事故官軍銀

兩節差壬事彭大有等并大峪口扣省腳價差主事陳天

資違送十萬兩外及子粒銀兩先儘見在貯庫五千三百

二十四兩九錢其餘移咨總督倉場左侍郎李廷相查南

京戶部近解銀內委官稱兌交納接濟奉 聖旨是都依

擬行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除戶部事故官軍折銀先

後陸續解過及扣省腳價內解十萬兩其餘扣省銀二十

萬兩各項子粒銀三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共銀五十四

萬一千六十七兩并兵部各營早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六兩節催未見解到又查得先年工程興作各色匠役該內官監做工運料該兵部各撥官匠軍應用戶部關支賞糧工部止是辦料各有職守故費省而工速成自四郊之與兵部權議自支馬價顧募人夫以補軍數之不足後今夫匠盡出工部是以顧直之費支給不敷又查得先年內監料計各工錢糧合用之外不過量覓一分本部仍以三分為率處辦二分送用其扣留一分止是節損舊規原無錢糧存部聽取近年計料愈增比時二分之數且或未滿而工亦告成如近時神庫神廚原派石灰九百萬斤止用四百萬斤城垣木柴原派一千三百餘萬斤止用一百三十餘萬斤一號等殿原派黃紅等銅八萬一千九百斤後又添派四萬五千餘斤生漆原派一十二萬三千斤後又開取一十三萬二千斤壽宮奉祀房神宮監開派木柱動以數十萬計監視科道等官比照長陵式樣間數計筭比之原料不過十之二三餘可例見所以曠歲遷延糜費無紀致使庫藏空虛又查得慈慶慈寧等宮宗先奉先一號等殿在外山陵壽宮行宮及沙河行宮各處已完未完工程前後共用過銀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俱係借文戶部太倉并太僕光祿等寺各項銀兩并本

皇明神宗實錄卷七十六

三十三

部召納事例各項料價及事故官軍折糧銀兩支出之數其西苑仁壽宮鼓樓 六聖碑亭 景皇帝碑及涇簡等王端妃等妃墳所各項支費不下數十萬兩又皆本部那支柴炭等項料銀從權支給又不在于前項支過銀內之數及查得各處司府題派額派柴炭蓄課皮料軍器折銀等項銀兩歷年拖欠數多雖有解到者俱已放支并前項那借殆盡其未完者俱各不行解發後有前項與作別無權宜區處今戶部因見慈慶宮完議將山陵等處事故官軍折糧銀兩通行停止行令兵部撥軍做工運料已有明旨無容別議外但本部應該放支工匠銀并節慎庫應該放支商人料價二十餘萬兩見今庫貯不滿五六萬應給之數將欠幾倍將來之費又未可已逆料失今不處何以支持以上俱應計議停當庶免後艱等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書臣梁材兵部尚書臣張瓚等議照國家營建必資于財力財力不足則營建何由而成國家財力莫患於糜費不除則財力何由而足今據該司所呈內外并興工程二十三處每日顧覓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工一年則費銀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三百餘兩又每年顧車脚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鋪商料價一百餘萬兩又匠官計料數目過多即前數項可以類推此錢糧之

皇明神宗實錄卷七十六

三十三

不足一也本部在京工程已極繁重而承天工程又復一十餘處扣除本省及河南事例銀七十萬兩加之江浙川湖南直隸貴州各省扣除買辦木料銀五百餘萬兩蘇州府臨清州磚廠扣除磚價運價百萬餘兩兵部沙河城池工程借用杉木及各該撫按借留軍器折色銀共十餘萬兩且各項事例開納已久近來上納者稀每日疇零數人而已此錢糧之不足二也本部料價匠價葦課及軍器折色各項事例銀兩各該司府或借支不還或扣留不解甚則轉解侵欺不行追究本部屢經催解視如故紙粹有緊急無處那支此錢糧之不足三也如此欲弊之革利之興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得乎欲財力之足營建之速成得乎為今之計除先前做過夫匠本部那借補支外其餘自命下為始兵部查照舊規分撥官軍酌量前項內外工程廠作大小做工及琉璃黑密臺基山西等廠搬運磚瓦木植等料本部食糧民匠各衛食糧軍匠通行查出照前酌量工程廠作分撥做工其前顧覓夫匠遵奉明旨各行停掣如皇穹宇慈慶宮沙河行宮即今工完分撥各工併力湊用若果工程重大官軍官匠不敷兵部自行動支太僕寺兩價本部動支節慎庫銀兩各顧覓添補二部委官各照學會同科道逐一查照如官匠官軍不行赴工各管工人員贖放影射

及私占等項着實追問參究其餘物料及各處載運木石磚瓦等項腳價本部支給緣今錢料缺乏容本部請勅就近查與採辦抽分即中等官會同彼處撫按分投委官將前項料價匠價葦課軍器折色各項事例銀兩儘其見在查出截數解來接濟若有侵欺者追完問罪發落千碑職官一併參究然目今欠少工食料價腳價大約數十萬兩朔國公郭勛等於臺基廠屢次無銀支給請告紛然無以措手况已後逐月放支其數尚多又無從處辦若待前項催解銀兩動經歲月緩不濟事議將戶部原欠前項銀六十一萬兩兵部七萬兩作速照數動支解發以濟前急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該戶部尚書臣梁材說稱太倉銀兩自興工以來本部借過事故旗軍及未到上班官軍共支過二百九十三萬四千餘兩今太倉止有二百一十萬兩軍國重事豈宜再支扣省腳價俱已用盡皇庄子粒止有五千餘兩其餘俱奉詔蠲免職掌關係義難緘默兵部尚書臣張瓚說稱太僕寺銀兩自興工以來支過五十萬兩倘各邊有事用馬何以措手草場子粒銀止有一萬兩似難動支臣等回稱太倉糧銀太僕寺馬價固軍國重事然營造亦朝廷重事既已興工勢難中輟况戶部今年明年尚有扣省腳價又今年漕運間有議徵折銀兵部馬價及缺官柴薪銀兩尚

多俱堪動支且事有經權時有緩急... 聖明裁處... 照工程重大物料浩繁該監工收料委官三百三十餘員耗費寔廣樂于遲延拔本塞源尤在於此除總督大臣總其大綱外若夫仰承德意督率屬官嚴速工程惜財省費此臣等與內官監掌印官之責也以 朝廷之心為心以 國家之事為事同舟共濟勿分彼此此臣等與戶兵二部堂上官之責也點查軍匠稽考工程有弊即言無益即革此臣等與科道之責也若使內外辭工體 國奉公各任其責各蠲其私則大工可完諸費亦少節矣再照工與日久財用已痺問之府庫則空虛無計可借問之生民則疲憊無虞可徵臣等日切驚憂不遑寢食仰惟 皇上敬 天尊 祖光前裕後之作俱已周全正堯舜垂拱之日與民休息之時也伏望 天語戒飭群工早畢諸役以紓 聖慮以迓天休

乞憐民困議

胡世寧

看得舖戶陳鑑等告稱蒙南京工部拘買銀二硃料俱係外省錢糧况要起運北京交納合用綱司水脚浩大既今貨價騰貴若照減估價值買辦不無尅損小民抑且京民難以賠補乞要移文加價買辦一節為照前項硃料舖戶既稱虧價難以買辦相應處分呈乞裁處... 運司

案查先於正德十三年為急缺 供應家火物料等事奉

本部送准工部咨開預備取討生漆七十萬斤桐油五十

萬斤銀硃五十萬斤二硃三十萬斤肥皂二十萬斤鐵線

三十萬斤竹掃帚三十萬把數目緣由前來已經奏呈通

行分派浙江福建等七布政司辦解節行催據湖廣福建

廣東江西陸續解到共該生漆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

桐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硃三萬六千餘斤二硃二萬

七百二十餘斤鐵線三萬六千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

餘斤竹掃帚六千一百餘把俱已轉送南京內官監起運

備用外內有福建布政司解到前項料價一萬四千一百

五十四兩三錢為照京價不較買料行令加徵價銀四千

七百四十七兩三錢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盡行蠲免訖嘉靖四年又准工部咨開取預備鐵線

五萬七千斤肥皂一十萬斤竹掃帚一十萬把分派浙江

等七布政司陸續解到鐵線三千八百餘斤肥皂九千三

百餘斤竹掃帚五千一百餘把已送該監起運奉本部送

據福建布政司批差行都司經歷吳敷福州中衛郭仁管

解舊派福州等府羅源縣生漆等料已徵價銀共一萬八

千九百八十一兩到部送司隨將銀兩照數秤收貯庫行

拘上元江寧二縣在冊舖戶查審買料間今據前因卷查

正德四年本部奏為修省事內一件為急缺 供用家火物料等事正德二年准工部咨開取預備生漆五十萬斤桐油三十萬斤銀硃二十萬斤二硃二十萬斤肥皂二十萬斤鐵線二十萬斤竹掃帚三萬把分派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四布政司共已解到價銀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餘兩本部內借銀六萬修理 武英殿等處應用又將銀五萬一千餘兩給與舖戶買辦生漆五萬八千餘斤桐油四萬八千餘斤銀硃一萬二千餘斤二硃一萬二千餘斤肥皂二萬七千餘斤竹掃帚四千餘把鐵線三萬二千餘斤送南京內官監起運赴京交納量勾數年之用查此數

正德四年

三

十萬兩之銀俱係民膏民脂若盡數買此物料積久必至乾涸損壞誠為可惜本部合無差官將此銀兩解運赴京收貯如用油漆則買油漆如用肥皂則買肥皂如此則朝廷得以實用而百姓又免起運之勞即今邊虜時或出沒若將此銀以為邊儲之用猶為有益等因節該工部議得前項未買料銀除前借用銀六萬兩尚筭該銀一十四萬七千二百四十五兩有零合無依擬行今照數解部收貯若遇前項物料缺乏照例收買應用一則可免舖戶人等營求窺利一則可免運送腳錢及沿途夫役之費實為便益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都准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

部送司欽遵外今照福建解到生漆桐油等料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內查得近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年例冬衣缺少紵絲綾細白綿等事內開針工局署局事司設監大監賈友等題稱南京內官長隨二百七十九員各合用紵絲綾細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每疋價銀三兩共該折銀三千九百六十六兩移咨南京工部於該解本部料價銀內扣數支送南京針工局俵散等因請支到部送司查得先年支剩在庫料價銀止有一百八十四兩不勾支送就於前項福建解到料價銀內動支三千七百八十一兩奏送該局以作冬衣折支紵絲綾細銀兩外其餘料銀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正與先年本部奏 准解銀事體相同又查得節該南京內官監揭帖開報 內府皇城官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磚城內庫等處損 添漏應合修理緣由又稱節該南京內外守備會同府部科道等官相看回奏六次已經三十五年即今坍塌尤甚委係緊要去處相應遂旋修理等因到部為照前項工程浩大先於弘治十五年等起本部節次會官 奏議彼因年歲不豐財力艱窘各衙門一向未敢輕議奏 請興工修理然詳計合用工料必須預先整備今照前項料價銀兩合無不必買料聽令本部明立文案收積在庫備後 內府緊要

修理惟復照前正德四年奏例差官解運工部收貯遇缺買料應用均於事體官民兩便具奏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前項坐取生漆桐油等料原係正德末年權奸用事倍常加派多取之數有加銀硃一料派坐五十萬斤備建一布政司派銀八萬六千餘兩及後徵銀解部又因買價不敷派令加徵似此竭民膏血豈能盡供幸賴我皇上即位權奸誅黜前項多派未完料價盡行蠲免民始得生今此赦前已徵在官銀兩論理各處亦有而有司任其乾沒不行查解今惟福建布政司官員奉公體國起解前來今欲照原估定價責令舖戶買料送納既物價騰貴合用起運綱司水脚浩大難以賠補欲照前加徵價銀則此赦前多派料銀各處拖欠未納者既得盡行蠲免而此福建官民已納解到者及欲加徵情理豈堪是此布政司官本因體國而反使殃民本欲奉公而反令致怨也况查前料派後徵運過生漆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桐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硃三萬六百餘斤二硃二萬七千一百一十餘斤鐵線三萬六千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餘斤竹掃帚六千一百餘把又有嘉靖續派徵解過鐵線三十八百餘斤肥皂九千三百餘斤竹掃帚五千一百餘把更前二次量穀數年之用今此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

一西有零內除依奉工部咨到針工局題准事理動支三千七百八十一兩送南京針工局以作冬衣折支絳絲綾緞銀兩外其餘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若令買料起運照依每年常裝該造木桶板箱兩單扛縶鎖鑰事件動以數千百計該用各項物料匠作工食約計銀二千三百八十餘兩又約計南京兵部計檢裝運馬快船共三十餘隻又沿途人夫供送需索不知又費幾何且物料積久無用深可痛惜今思內府皇城前項官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碑城等處多有損壞雖云工程浩大地方荒歉一向未敢議修倘後內有十分損壞處所亦難終不修理一時盡派民皆緩急難倚而且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是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及今漸蓄終不可得臣等若不預思奏處是負我皇上愛恤民隱之仁遇災修省之勅也如蒙軫念南京根本重地各處人民災困乞勅工部查議合無容臣等將前銀不必買料立案收貯庫及查各布政司有如前項赦前原派已徵未解各項料銀或料物原徵折價未曾買納者一體解部贖積以為修理內府官殿門闕等處急缺備用免後盡派小民緩急難倚後止照正德四年事例將銀解京工部收候遇缺買料應用

論寧府用瑠璃瓦

林俊

題為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審寧殿下累乞瑠璃瓦重荷 聖命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陛下聖仁廣大博叙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寧府宮殿蟻蠹 益殿下見移東寢萬分慮慮貴將誰任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 准府造墳 順王 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罰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也官軍俸糧通融餘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

可已者也臣嘗見 楚府殿燬久未葺 荆府多微漏 准府同一江西頽垣朽柱東柱西撐飄瓦斷條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為割財 內帑為之未過有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墁贊堯卑宮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 親至親也已不用瑠璃再造之會 國之富也又不用瑠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故如此也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歿之矣歿之非孝子歿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標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帝文具之間以毀巖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頌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瑠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瑠璃諫今王且小人先合後詐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而義完賢各不欲言諫願 旨

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故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
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
幡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 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
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
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南直隸

南直隸圖叙

桂萼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

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地

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

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

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

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劫者

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

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

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

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周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

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澍軍民

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

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民勞甚矣

戶口 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 口九百九

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

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匹麻布二千七十七匹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
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
五千一百八十引

南畿

王瓊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

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

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於南

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

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

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為留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

去冗官脩江北屯田之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

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

千里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矣

保治安民事

余子俊

南京湖廣道御史楊成泰稱南京為根本重地或命 皇

儲監國或 勅勲臣守備切照近年以來守備等官更換

不一軍威已弛而弗張民困未甦而罔恤且儀真九江二

處雖有指揮宋剛陸宣在彼守備緣各官職事與諸衛指

揮相等但有施為實難節制及照南京兵部久缺尚書萬

一遇事難定大議六六前此數事所關實重乞 勅各

衙門堂上官內推舉德望素著者為南京兵部尚書其儀
真九江二處守備指揮宋綱等果堪委任乞照都勝事例
量加署職庶可節制諸衛如果材力未克另選都指揮二
員前去守備及轉行南京五府六部三法司等衙門各堂
上官但遇朔望議事務臻實效毋事虛文凡會官議事之
時許令六科給事中預列若有仍前因循以妨治體者聽
其指實奏聞區處又該貴州等道御史張憲等題要推
素有謀猷武職重臣一員與成國公朱儀協同守備庶使
任用惟賢政務舉軍民有賴基本氣廣昭得南京祖
宗根本重地非但各官今日論議凡有知識必先及此或
謂南京各衙門事多減省官不必備此其昧於所見承平
無事固不必論萬一事出不測未集衆論何所於賴自古
處常防變居安慮危必如所圖方克有濟及照所奏六部
等衙門堂上缺官係吏部職掌臣等於分不當預此至於
處置恭養守備及儀真九江守備官員申明前項禁例非
敢遜避但事體重大合無會官集議庶愜輿情

周文襄公年譜後記

顧清

鄉父老閑暇時往往相聚說前朝事有陸翁者嘗言周文
襄為侍郎巡撫十九年為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
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

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聞免糧奏上無不從所乞之數
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凶荒朝廷不知有缺
乏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奏改南京公
侯祿米於各府開支必下運耗十五萬其二奉例勸分得
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令催糧里甲運此二十一萬
米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於此此米之
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即有
文書來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騰數今還百姓
喫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所放米每戶率二
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
不取先祖因言吾家嘗一次於黃渡倉支黃豈六石後升
合不曾追也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後開局曰百姓
冬間納了米留此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
銀緝紡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
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有司申上公皆
已先知人以為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
日具風水報二僧者皆薄有資給又各與數健力給其使
令人感其誠無不為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美審密雖處
一家者又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特官司猶未有座船
得來皆乘驛站行時糧長常以一小舟隨其後遇村莊僻

處或乘以微行詢訪民瘼王保有王槐雲者夏月於林下乘涼公至庭與並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巡撫叩頭請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子家與陸翁比舍平日所聞如此類者固多不能悉記亦不知其實何如後來每舉一端痴之老人無弗知者且與諸公所撰相出入而槐雲之事務傑劉文瑞亦嘗言之於是知陸翁之言為信而公之遺愛其入於人者深矣陸翁名璠錢太史與謙之外祖惇重不妄人也清謹記

蘇淞水利

上以蘇淞水患為憂 命戶部尚書夏公原吉特往疏治

大明通志卷之七

五一

八月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公使講究極治之法公於是上奏臣奉職不稱重貽 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 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即蘇淞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州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浦港澗塞匯流漲溢傷害由稼稼治之要法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維滯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廢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

上海縣南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至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大黃浦乃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蕩家丘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今深闊上接黃浦以達柳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浚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滯修隄防浚溝洫水患乃息既而有欲干澤于上者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歎曰民疲劇矣救死且弗暇况復役乎即馳奏曰車厚則徒勞民力耕種則已失時何益于國 上悟事遂寢

淞江水利

錢溥

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吾淞則又分二道而入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禾之水遠黃浦以入海高下既殊旱淫交病然旱為東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淞江自勝園末潭塞迄今逾百年與言脩浚非無

其人然或沮於浮議或休於鉅費因循歲月卒莫能舉稍
遇淫雨即成一壑國賦虧而民艱食矣天順二年都憲
崔公奉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淞為尤甚乃舉府判
洪侯景德暨二縣尹楊昕李致治之侯等相視以為江之
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
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
至浦匯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
之濬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場計三萬餘丈
深闊皆與江同又新華涇塘六磊塘壘滄湖烏泥涇入浦
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縣絲無不通貫噫亦勤矣哉用工
總三萬五千餘沿江耆耄相與鼓舞而言曰茲江之湮為
吾民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庶得利害而訖無成功寧知
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是舉也程工而授計口而食民雖
勞而不怨則國本垂末之計孰愈於此哉溥淞人也且
職史事故請書之

江南水利

楊循吉

上臨御之七年為弘治甲寅乃眷南顧以茲吳浙之間數
被水患黎民阻饑思大拯救之爰采廷議特命工部左
侍郎徐公會同巡撫都御史何公經其事凌築惟便而
以其屬員外郎祝君惟貢從行督畫公深惟大江之南自

鎮江枕膏腴千里而震澤潏聚其間西納東吐水利之
自墜不導故胷腹受病肆為災沍然水有上下治亦宜
鈞乃率司府僚吏周巡列郡討源求委盡得其利害而
公乃與巡撫公度地計工當用人二十萬乃足事因創
夫之法一甲三人以其餘為資給又別給米人一石
後役措畫孔艱凡在守令無不相率視效罔敢逸意以是
年十二月經始嚴神阜肅官箴而後即工惟蘇之松陵為
震澤喉襟而吳松七浦白茅則奔海之大道利博而治最
急者也乃令張通判是先以萬六千人之長橋疏其竇八
十有五又於其外雜荻去澗九千畝決為通陂隨流北折
而東又以萬五千人開七浦四十里及鹽鐵尤涇各十餘
里又以人八萬開白茅六十里其上曰鮎魚口者湖流之
出是凡四渠為新開河為龍潭洪為白魚洪為落星港蓋
皆疏之悉徹海焉自昔以吳松濫沙浮盪不可治公安而
視之曰此正三江最要道水下最捷何可已也其地歸松
乃以都通判希賢率人四萬五千開其下流凡七十以復
江之舊常州之境惟是宜興百瀆及江陰入江諸港歲多
淤塞乃以姚通判又瀾開瀆五十放之太湖又開港三導
河入江用人亦五萬而吾蘇守史侯公鑿獨勤助為
部先而松守陳遜之常守華廷佐咸殫心力以相其事

公又以諸漫不通則若置之水不得入於太湖通而...
 隄則水乘風返溢為其傍災其地浙也則以周大叅公瑞
 發人二萬開濬七十有二作石隄七十里以利湖州又浚
 西湖利杭又作石隄三十里利嘉興蓋上源下流鈞修並
 治水以大通而員外郎祗敬公命日無寧居與雷會憲元
 芳往來提調兼督防田之事責成尤篤浚治之外岸益高
 厚大凡是役以丞簿稽工以義民部夫所至頃次舍置井
 竈時止作薪芻并給醫藥有備民用是不困而 皇上聖
 德格天霽期經時人以和適無沾塗黜員之苦治役不百
 日而成六郡人士莫不胥慶以為 上恩洪大粒食茲土
 遂以公來建是不績惠延無窮歷觀前代致力於斯者非
 不甚衆然言浮於實或以近效自畫迄無遠謨惟 國朝
 永樂中一治垂利蓋八十載然考之郡記其時授地調役
 亦未有若今日之大者則稔歲之臻有不加於前乎哉惟
 公忠貞博御之以整暇是以動用大衆終始晏然所謂
 社稷大臣臨事決議愈大而愈靖者公其有焉工之畢當
 作之明年二月雖成未驗既而大雨兼旬水驟長驟縮流
 若箭駛雨與昔同而利病懸異然後人之信且喜滋甚卓
 哉魏乎垂宇宙誇古今斯實一代之偉烈不可尚已

松山水利

張汝弼

松岡澤國水利為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
 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公蘇文忠公言之已詳推之之悉
 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曠未及節蓄
 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時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曠耳
 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
 甚大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尚少
 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今年連雨月餘
 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
 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無黃浦月
 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
 勢急於此則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衝隘兩岸洩水益徑
 則松江潮勢平緩停注於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開漸倍
 於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况松江限於低鄉之東北
 洩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
 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之間一都之內
 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請實難為辭未免舉一廢一民之
 怨望亦不郵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
 雨必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惟在乎因其地勢
 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於出浦河口之
 內被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久司之以時

啓閉則高鄉潮可以到積水不淺而少旱矣開則收菽
闌板無阻行舟則欲倚濶利何由而施之則此節蓄

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
梗咽則芟之蓋其水勢既多山浦葦梗咽漸至淤塞尋

尺不除遂成隄岸時加巡視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
斯便而少潦矣其泥沙湧動隨漲者若大興廢亦何

益哉此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之田圩不修水亦不能
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浚

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為尤甚焉其初報數
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浚一河或十數里

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鍾或止挑一鍾二鍾而已或推其
高蹟填於深窪而已其功將畢即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

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為二河或指某河為某河新水
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

壩以阻水即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况點夫雖多得賂
即放實下手者能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

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
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尊官提

督若委官暫至不能特巡不熟地所多為所昧且疏導江
流苟非專官豈能特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

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
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均稅額

長洲民楊芳景恭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
額以為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
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
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
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
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
升三合五勺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
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原糧三十六萬張百萬今二百七十
餘萬矣

公務疏

黃緒

臣等親詣 陵寢及府治處所逐一相度切照鳳陽府治
所關固宜有城池以為保障都御史劉劄之奏誠為地方
急務但仰惟 皇陵乃 宗社萬年基本而鳳陽府治正
皇陵前面護砂明堂之中九附近四圍山場地土 累朝
以來例有重禁不欲軍民砍伐樹木掘取土石開鑿壘井
及 皇城內外不許耕種近 陵處所不許置設油榨恐
有礙為况今欲築鑿城池大興工役山川風氣焉保無傷

皇陵所包萬歲山即 皇陵案山所以 聖祖當時

建立 隍城形如半月抱向 皇陵其東西鐘鼓二樓并

各城門臺基亦皆拱向又看得周圍城基上有萬歲山後

北門一段見存城數十丈其餘俱是土牆亦無開鑿壕

河及查中都誌云土牆無壕竊想 聖祖建極開基三十

餘年九州四海周思曲慮無有不至高城深地隨處創建

未嘗慮財力之不足豈有 龍飛故鄉之地慮猶未及而

惜此數十里城池之費哉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非今日

所敢輕測也若欲於此建築城池決當審避以故前此累

經相勘人員不敢明言姑以年向不利地方荒歉為辭臣

等親詣相度實見 陵寢所關如此焉敢苟徇私見依違

兩可不為 陛下明言以致萬一之誤哉伏乞 聖明留

神廡斷度以根本重地可保萬全而臣等叨蒙任使之責

可無負矣嘉靖十二年七月初九日禮工二部題奉 聖

旨是

彭韶

思齊室記畧

成化甲辰秋九月予忝巡撫南浙友人少司寇何廷秀書

來曰東吳巡撫之設最舊然有遺惠在人者文襄周公近

日士夫所賢以為忠鯁者司馬王公也蓋思有以蕪之予

謂此雖朋友忠告之益然非庸瑣所能任殆大言哉願厚

意不可虛辱則質諸縉紳輿論知文襄公之功於經理邦

計為大蓋 國家運糧仰給於東南宣德初蘇松諸郡糧

長家自徵收蕩無紀律歲負數百萬石公才思優勤敘事

好問乃創新制令州縣各於水次置倉每石定耗五六斗

設糧頭囤戶總收齊足聽撥支運並地遠近每石又定舟

車犬耗等米若干其運夫逾輪里甲雜費許於官帑內借

支備用償本而不收息支剩餘米別置倉貯之名曰濟農

以備賑濟運夫遭風被盜聽借還官修圩挑河者給而不

還民間運納北京馬草本無脚價重以文職關文南京月

俸米賤價輕皆 奏折收官民咸便行之二十餘年征輸

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遇有荒歉不登數者撥餘米以

補之凡驛傳馬匹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

餘米自民賦歲石五六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也官

府無復科役之擾諸處學校橋梁無不修葺人爭為立生

祠沒因以祀之信有遺愛於人矣若司馬之孤忠則尤為

公議所歸公天性亮直恢廓自信聞王段二常侍挾妖人

騷擾東南累疏言當此凶年宜崇儉德以收民心奈何織

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僥倖之門大開遂使爵

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才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

關係匪細宜收回前 勅又言災荒相仍奇巧可以勿取
禽鳥可以無進庶不勞民傷財又言常州府狂生進異端
書非所以養德征毒宜留意典謨崇尚聖賢實萬世無疆
之休如是者聯章累牘皆人所難言雖兒童知名焉然考
公行事如三輔困官稅之過重則助以勸米各府苦京儲
之難輸則減其晒耗軍兌過江編民無坎險之滯稅畝加
斗里書絕增減之弊他如州縣香櫃減去價銀動數千兩
凡此之類皆有善政實意不減於文襄特為忠鯁之名所
掩耳若文襄未嘗無居憲職語默有時未可輕議也詔無
似辱繼後塵仰惟二公及李崔諸前政皆吾師也但力才
卑弱願學未能思欲企之不可不勉於是揭思齊二字於
中堂庶以終友人之教焉然政有損益與時宜之如運夫
有破家之害餘米累典守之人馬船之科集泉夫驛傳之
僉撥馬頭銀布折數宜準戶部京邑差派宜去無名及他
未便之政予亦欲更定移文部下且列之于朝矣人各有
心不知有合否茲赴 召不能終事謹書是堂以志予愧

為緊急軍情等事

王瓊

臣等會同太傅定國公臣徐光祚等議得南京內外守備
太監等官黃備等奉撥九江守備署都指揮僉事楊銳呈
六月十六日德化縣老人羅倫民人江鳳飛報江西省城

事變緊急九江衛舍人喬達報稱六月十四日將孫都堂
壞了探報之人不敢進城一面會差人員前去彼處密切
體勘至日另行具奏又奏據舍人武安等口報六月十八
日在於安慶府地方探得江西寧王船隻到於湖口將彭
澤等縣放火燒毀大小船約有數百餘隻上下行往要來
南京等情詳其所奏惟據羅倫汪鳳飛武安四人口報
不見九江安慶府衛官及彭澤縣官印信文書及稱體勘
至日具奏即今未見奏到但既該南京守備參贊管運奏
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為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
平賊將軍印克總兵官關領 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
官軍三千員名各給賞賜銀兩布匹交充正駝馬匹關給
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
征進再請 勅一道及關旗牌八面副差人馬上齎與南
和伯方壽祥挑選南京各項堪用精銳官軍專一統領遇
警相機截殺應與內外守備參贊管計議者公同計議而
行再請 勅一道差人馬上齎與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
專一整理南京并南直隸地方及征進官軍合用軍餉或
動支所在官司見在倉庫錢糧或將起運糧米截留務在
處置得宜軍餉不乏凡事悉聽便宜而行前項平賊將軍
所領征進官軍戶工二部作急差官二員先行沿途預備

聖旨明諭文錄卷七

十六

行糧草料槽餉鍋釜等項到彼應付再各請 勅都御史

王守仁秦金季克嗣發蘭各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

領王守仁於江西東南要路奉命於長沙醴陵縣及黃州

府蕪州等處李克嗣於鎮江等處發蘭於瓜州儀真滁州

沿江一帶地方各住劄把截相機行事王守仁仍委浙江

布政司左叅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

聽調策應各官所領 勅內各備載前項遣將調兵事宜

彼此通知如遇有警互相傳報會同策應相機剿捕再請

簡命堪任南方將官一員請 勅一道董帶叅隨官軍星

馳前去湖廣會同鎮巡官挑選官軍一同奉命前去通連

江西要路住劄相機行事事願寧息就令鎮守江西換與

制勅齋付欽遵行事事章再請 勅一道齋付都御

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

報江西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

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諭曉諭但

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及逆賊犯者量其功蹟大小封拜侯

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職內有能自

相擒斬首官者與克本罪仍具奏定奪量加 恩典不許

乘機被讐妄殺平人仍將前項事宜請 勅一道齋付南

京內外守備叅贊官知會遵守其都督李昂馬澄各給旗

牌六面副應用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具題奉 勅

江西寧王謀為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

留朕當親統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先差安邊伯朱

恭領兵為前哨徑趨南京都城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

督朱暉領兵撲江西省城搗其巢穴王鴻儒著整理軍餉

其戶工二部差官二員已有旨差侍郎王憲并各部屬官

就今上緊先行前去沿途預備行糧料草鍋釜槽餉等項

到彼應付前項官員不必再差江西湖廣蘇松廬鳳等處

把截還着太監總兵都御史協同相機行事其各官所領

勅內各備載調兵事宜互相馳報軍門湖廣通連江西要

路住劄仍看彼處鎮巡等官相機行事其江西鎮守總兵

官待地方事願寧息之日另行議處王守仁暫且准行其

巡撫江西都御史另行推舉南京防守事宜并出給榜文

及方壽祥李昂等事情准議行各寫制勅與他欽此

為飛報賊情事

王瓊

看得知府張文錦奏稟早為 命將出師則巢穴易平多

留援兵住劄則喉吭易守再乞將九江衛人船未到兌軍

糧米本府倉收貯聽候支銷等因查得江西叛逆賊情見

蒙 皇上親統六師征討及先 命安邊伯朱恭前哨先

行外及查先該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合用軍餉將一應

起運錢糧截留今奏要存留九江府兌軍米供軍相應依擬合無戶部再行督理軍餉侍郎李克嗣依其所奏存留撥納以備軍餉及看所奏多留援兵往割喉吃易守一節查得九江安慶等處地方內拱南京外控江右切近江湖盜賊淵藪之地所以近年議設兵備於九江守備於安慶專為此故奈何兵備副使所管原無兵馬在外省九江尚不能行在南直隸畿內豈能行事及守備都指揮在於安慶駐劄江西地方軍衛有司俱不聽其約束所以近日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監兌不在致陷孤城安慶守備著都指揮楊銳僅能竭力保守一城不能行遏九江賊鋒今欲多

奏准存留

十九

留援兵住劄莫若添設叅將京職重其事權調兵集糧大修武備庶可壓服人心絕除後患及照守備著都指揮僉事楊銳知府張文錦平昔既有才名屢經薦舉臨事又能見於施為者有成效必須就近委用庶可速收成功合無將楊銳量陞實授都司官職改充叅將名目令其分守安慶池州太平徽州寧國及交界江西九江饒州湖廣黃州蘄州等處地方提督軍衛掌印巡捕等官修理城池整飭器具操練官軍合餘人等緝捕沿江并鄱陽湖等處盜賊保安軍民再將知府張文錦照副使陳天祥事例量陞在京四品京職提督前項安慶等處地方軍衛有司修理城

池撥給軍器操練官軍民快處置錢糧禁革奸弊所管軍衛有司官及軍民人等有違慢不服調度誤事者輕則文職六品以下就便擊送所在官司問罪五品以上并軍職叅奏施行一應戰守事宜楊銳與張文錦公同計議停當而行事體重大且奏定奪以後地方十分寧靜議奏裁革其楊銳張文錦保城拒賊功蹟候賊平之日紀功等官查勘明白另議陞賞正德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楊銳陞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叅將張文錦陞太僕寺少卿各依擬分守提督都寫勅與他其保城拒賊功蹟并各該有功之人待賊平之日查勘陞賞欽此

遵 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議 胡世寧

題據直隸揚州府申稱所屬高泰二州竇應如阜泰興儀真江都五縣額養黃健母牛共四百二十一隻每隻派取人丁十丁餼養共占人丁四千二百一十丁每年將孳生牛犢解南京光祿寺酒醋麵局并珍羞署等衙門專為擠乳攪磨之用府屬地土卑濕水草不調日多倒死所產牛犢悉皆矮小多致驗看中退令換買被攪頭勒措健牛一隻用銀二十餘兩母牛一隻用銀一十二兩原牛不過賣銀一二兩牛戶只得揭借京債重包利息至於鬻男賣女方投賠補且牛隻比之種馬歲費草料尤多合無將見在

種牛變價 貯庫 聽候解部以後但遇派取議定價值通融

分派各州 應 養牛戶出辦解部轉發光祿寺等衙門選

令牙行收 應 庶無養牛之費解牛之苦實為官民兩

便等因 據 直隸鳳陽府申稱所屬州縣額養健牛共一

千一百九十四隻歲派南京供應牛一百二十二隻近因

各該州縣 惟災傷率多倒失瘦損一遇取解程途千里

山路崎嶇不能牽趕只得派徵銀兩到於近京地方倍價

覓買之下牛仍在民間餒養終年耗費有害無益况今

歲見被重災田既荒棄民皆缺食將來之勢殆不可言合

無將倒失虧欠者免其追補見在者變價入官或買糧備

賑每年派取之時止計徵價解交庶蘇民困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看得巡撫鳳陽都御史唐鳳儀

題稱廬鳳揚三府并滁州地方連年旱澇蟲蝗民苦無限

見奉 諭旨撫按官若有弭災救荒良策及不便于民事

體各要條陳具奏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乞要將前項地

方種牛見在者印烙虧欠倒失者候豐年買補其應解南

京光祿寺等衙門健乳牛隻定擬價銀行令原州縣均派

各牛戶出辦折色解部查發召商收買供用一節無非救

荒恤患革弊安民體 上德固邦本之意臣等舊任南京

亦見每年冬春時月 內府撞出餓死牛隻相懸不絕惻

然思念是皆民間破產竭資所解納而皆委之漕臺

實貴于民而輕棄于官甚可惜也今本官奏要養牛戶

擬納價每年解赴光祿寺等衙門收貯臨用買牛官民

便查得南方牛隻比之近京牛隻高大不及其半今在京

光祿寺奏定每乳牛一隻連犢折價銀六兩合無定前地

方該解南京光祿寺每健牛一隻從寬亦折銀六兩乳牛

一隻連犢折銀五兩各令養牛戶湊辦解南京兵部轉發

光祿寺等衙門召商收買應用再照爾角牛犢以備 郊

廟大祀之用雖不敢輕議然而解彼飼候數月則牛長非

犢而角長非犢不可用矣况有尅減草糧致令瘦死以致

衰 神御之弊故亦不若每隻折解銀五兩臨時擇買而

况和州之地止隔南京一江或令民間餒養臨時取用皆

為便宜均乞 聖裁然臣等又聞書曰惟辟王食今南京

光祿寺所用乳健牛若干隻齊乳拽磨原供 膳監之

用也今 乘輿在北不知誰敢享用于此而牛隻猶如昔

日之多至於每牛南京 郊廟大祭幾次該用爾角牛犢

為慶臣等皆不能知伏惟 皇上明體定分節用愛人有

可裁省者 特勅南京禮兵二部查處當當奏 請定奪

尤為至幸

懲兇惡以安人心疏

孫懋

茲者傳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 奏討尋奉 欽依

將主事等官王鑿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尚驚駭

謂胡守約必有遲悞 御用重情 陛下因史宣之奏赫

然震怒而有是歟隨訪得史宣在途酌酒作威肆行兇惡

所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衙門每處索要茶果分例或逼

取折乾起關等錢多至百六七十兩少亦不下百三四十

兩又且聲言 欽賜黃棍軍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凌辱

指揮知縣等官及嚇死宿遷主簿孫錦打死秦州船戶孫

富人民逃竄鷄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霆道路傳聞莫

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于此及昭史

宣織造有年倉虐日甚若折收下程索要米夫月錢贓賄

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史宣何人乃敢公

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滿意輒行構陷職官若王鑿等果

被中傷則凡各官聞風畏懾莫敢誰何何 禁令之足行

邪臣切觀 憲廟時太監王敬帶令千戶王臣江南為害

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刑今史宣惡浮於敬

而又帶領史臣脅威助虐若宜者其謂當道豺狼也 陛

下明足燭姦仁足保民而忍容史宣之惡如此邪况各處
皇木續至若不為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
易於生變其米朱劬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

今日之事安可忽以為細故哉惟 陛下揚然深思超然
遠覽即將史宣寘之重典王鑿奪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
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為議處重兵以安地方事

趙錦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
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深此制之所以為善而事
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之
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使不得已而屯聚以壓之固未
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臨海號稱多
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為群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

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

中

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
亦間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
兵官於鎮江儀真兩處 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克總
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駐劄遇
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捕寫劄并
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具奏取回別用欽
此臣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里言出為經蓋因事而命
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
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間偃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

至厚之澤也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蒼黃失措欲復設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為江淮重鎮遂置為定員而遠調淮大通泰等衛官軍以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招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公第為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盜出沒之數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 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能者懼盜賊之為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煽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大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無且泔大等衛衣糧不足行任消耗每一調遣齎送費點所在驟然在鎮江未足以為重而淮大等衛先已日入於彫矣

李鴻章奏

七

文

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訂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為重臣既不宜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宿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擒一賊以副 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為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無礙而又重為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以為罷之便臣以疎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追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 國家之大計乎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見在總兵官裁撤用淮大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蘇而財賦一三於重困矣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 趙錦

臣竊見直隸淮安府至於山東兗州府一帶地方人民流散田地荒蕪千里檣條鞠為茂草其官吏相與咨嗟嘆

李鴻章奏

七

文

息或遂棄職而逃其驛傳則相與隱匿其避或至阻滯

命使其僅存之民則愁苦憔悴而若不能為之朝夕日甚

一日莫可底止臣嘗詢之父老其故有二一日積遺二曰

真役何謂積遺先年水旱不時饑饉繼作民多就食於外

而有司不能奏請蠲其租稅歲復一歲遺負漸多難有

懷土之心而其勢不能復歸此積遺之為累也何為重役

其地人民素稀物產既薄而獨當天下之通衢漕運之孔

道船頭馬戶既無以異於他郡而青洪等關引泉撈淺接

遞供應等役則為獨繁此重役之為累也賦繁役重而力

不能支則其勢不容於不逃逃亡既多而賦役無所於出

則官府不得不責之於見戶故一里之中二戶在逃則八

戶代償八戶之中復逃二戶則六戶陪納陪納既多則逃

亡益衆逃亡益衆則陪納愈多田地之荒蕪者日甚不治

而公家之賦稅日益不給矣前此一二有司固嘗處置牛

犂種子設法以招徠然復業者晨至而里排募聚其門

耕稼之所得不足以當賦役之所出於是歸者復逃而逃

者不歸其不幸而為有司所得則往往自經於溝瀆之中

而莫之悔孟子所謂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不知幾萬人矣哉非陛下之赤子而流離困苦至於此

極陛下忍聞之乎愚以為今日之計惟有蠲其積遺

寬其重役然後可以招徠欲歸之民安敢未散之衆臣請

於前項地方除見戶拖欠者照舊酌量帶徵外其餘逃戶

錢糧若一槩追求徒足以驅逐見在之民而其勢終不能

完納宜查照景泰三年事例暫免蠲除待後復業開墾成

熟然後以次陞科抵補其開夫洪夫泉夫淺夫壩夫守役

則皆為漕運而設也漕運天下之大計而使一方罷廢之

民獨任其役發之人情誠為未堪臣請於漕運四百萬之

內每石加派銀二分每歲隨二四銀兩俱解漕運都御史

類送河道衙門聽候雇募夫役支用庶幾衆輕易舉不至

偏累但前項夫役募之終歲而役之曾不踰時有事於運

船方至之時而空間於運船已過之後似亦有可以議處

者查得徐呂二洪入夫近該都御史何釐題准運船方

至則用其全運船已過則用其半運事不廢而民力大省

各該開壩泉淺等夫固與之同事而一體者倘其法可推

之以通行是亦節省民力之一端也臣伏讀嘉靖六年

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方皆因饑寒

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土樂業豈無

來歸之願奈何有司不知存恤聽信該管里老有復業者

就令認陪拖欠稅糧承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

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累公後逃民有復業者

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田地無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人等一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多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白田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 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二十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皆得其人而遷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於是故 德

金明縣志卷之十一

二九

阻於下究而民不被其澤也臣愚以為宜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 尊勅使之專一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移開墾荒蕪悉遵 詔令施行至於處給牛具種子開濬水利等事俱聽便宜處置三年之後果有成效量加俸級而仍其職事成然後報以而論賞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於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若成而至不沮格廢弛 陛下仁心仁政於是乎可以覆被於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宣所以中興六裔存饑而不知撫恤李特所以首亂况准徐於南京根本之地則為畿甸於鳳陽 陵寢之所則為唇齒 國家歲

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帶海易於負固其民悍勇好鬪易與為非考之於古若黃巢紅巾之變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充廬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茲者歲入稍充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時四方告匱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為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厯 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為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為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夷考其法則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則預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待其困弊流亡故民得安其居業由是觀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於未形亦可以裕財於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命實 國家基本之深慮也 財賦重地乞脩水利以厚民生以裕 國用疏

金明縣志卷之十一

二九

呂光洵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畧當天

業故也近歲水利漸墮有司者既不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能自出其力宜脩治遂至於大壞而猪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亢枯至七八月間河涸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一實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為命伏蒙皇上憐其苦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雨陽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吳而水利不脩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為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常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為五事仰伺 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猪泄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猪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入抵前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由量其制既於下流之地

聖明裁擇

三十一

壙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猪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日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壅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濠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猪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澇無所憂矣乃濠藏村等港以溉金壇濠港等河以溉武進濠又邗通波以溉青浦濠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濠大瓦等浦以溉昆山之東濠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九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濠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脩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少猪而難洩雖導河濠浦引注于江海而毋

聖明裁擇

三十一

四七三

遇秋淋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
農丞鄭置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常詢
問故老以為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
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羨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
暇脩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
存亡也夫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
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高則田
自固雖有霖潦不能言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
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于海

三十一

三十一

不待決泄自然滯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
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淤
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灘浪湧
其勢易淤不數年即茁茹成陸歲脩之則不勝其費昔人
稱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
潮啟閉以禦淤為歲旱則閉而不啟以畜其流歲澇則啟
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宋臣鄭
僑亦云錢氏循漢遺法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
北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
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溷

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
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
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塔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
皆以為便以是推之凡河濱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
以久而不墜蓋不獨數處為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
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為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
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為今之計宜
今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莫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
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脩之次者明年脩之次者
又明年脩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
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

三十一

三十一

於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
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
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
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脩水利之法行今
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健有力
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
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一體通融給
散各另造冊查考則且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
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

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賍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為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常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唯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為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常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

皇明通志卷之七

三十一

皇明通志卷之七

三十一

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崑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堯丹徒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縉等面議可否皆以為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上聞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群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淤澱豐衍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欺而養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常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感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皇上仁明獨斷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淮大二衛告缺月糧

查得淮安大河二衛軍河運軍月糧嘉靖二十年分淮安衛未支八箇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嘉靖二十一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七箇月嘉靖二十二年分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十箇月嘉靖二十三年

淮安衛未支四箇月大河衛未支六箇月嘉靖二十四年分淮安衛未支三箇月大河衛未支九箇月嘉靖二十五年淮安大河二衛裏河運糧各支二箇月餘尚未支其遞洋見運節年已未支月糧多寡不一大約與裏河運軍相同其減存運軍月糧奉例抵扣料銀修造船隻者多皆無支其邳州衛東西二海所尚未查報缺欠尤多及查兩衛春秋兩班京操者惟起程之際各告支四箇月餘亦無支其城操海操守門備倭局匠老疾等軍歲支不過二三箇月有全無支者查據得此為照官軍俸糧 朝廷所以養贍官軍按月給之謂之月糧以故先年皆按月開支未嘗

皇明憲法卷之七

三七

違缺蓋身役於伍食寄於官為有司者一方在官之人所共仰食故以歲計之以給一歲之用且如一年會計除起運若干災免若干官吏俸糧若干師生膳米若干衛所軍士月糧若干必先為之徵派務使足給如民間一大家其賓客之費僮僕之食農庄之需亦必歲計之事同一理蓋未有忽然置之而不為之處給者及照淮安三衛并守禦東西二海所操運等項官軍俸糧舊例坐派淮安府一州九縣該上本府大軍等倉存留夏麥秋糧米豆并淮大邳三衛屯糧籽粒相兼本府歲課司局商稅課糧給放不銀今淮安三衛軍士歲歲缺食畧不為處但曰無糧竟

無查處及又行據淮安府將原派各州縣未完錢糧并商稅銀兩查報前來中間隱細雖未盡知而其所以缺糧支給者大約有三其一有司不重農桑淮安各州縣地土荒蕪者多而人民逃亡者眾蓋人民之逃亡者日眾則地土荒蕪者日多且若一里若干戶其二戶逃亡則一戶錢糧墜里為之陪納逃亡兩戶則陪納兩戶逃亡漸多陪納漸重陪納漸重逃亡漸多地土豈不荒蕪錢糧安得完備月糧何由足給夫荒閒田土召民開墾蠲其稅糧限滿科徵者俱有 祖宗明例節經申明即今有司每年九週上司按臨 憲綱冊內首先開答但不肯着實奉行不過為紙

皇明憲法卷之七

三七

上故事以致澤不下究荒蕪如舊良以考農運轉原不係此故也其不視地方如傳舍者幾希孰有以生民為念者哉且今淮民之有田不能耕種者只少牛具所用黃牛二隻為一具不過用價二三兩再給以飯米一石可耕一頃有則是得銀四十兩便可開田十餘頃歲可望收千斛而為利亦多千斛之糧雖不能一時盡為之開墾而一縣用銀四十兩亦易處辦若試為之以次開墾則荒蕪漸開收穫漸多其為地方之利不細其極低窪之處亦可樹柳為薪以充糧稅苟存誠於為民殆無不可為者又往年嘗至清河等縣地方督視親見耕熟地土切近居民門首者亦

任其長草常怪而問之則曰此逃戶之田也若按田中一
莖草則里甲便來追要原戶節年拖欠之糧故不敢種及
問其見年糧稅何人出辦則曰里甲共陪夫里甲何愚也
就令附近之民從便耕種雖不償宿欠之糧亦可以代見
年之稅就見年免稅以後亦因有望若竟不敢種而終使
荒蕪陪納寧有了期大抵只州縣官不為之主耳若查逃
戶之田使附近居民有力耕種者給印信帖文執照不許
里甲追要宿欠之糧仍照例免稅限滿科徵之人誰不種
但種得一畝得一畝庶田土不致荒廢里甲漸免陪累官
府亦便催徵將來逃亡漸可止矣此皆不廢給銀區處者
亦何所憚而不肯為哉然此亦須州守縣令留心於此身

卷二十七

三十九

親區畫非泛常委之里甲文移查報而可行是以難也竊
以為不務開墾而止逃亡終無以為月糧之本開墾既多
逃亡既止則又豈特為月糧之本而已哉若大水旱荒歉
所不必論蓋水旱荒歉雖云災變而事常成化弘治間
倉廩多實儲足可恃雖有水旱荒歉而下也蓋耕獲
常理也若云荒歉而罪於歲不務開墾豈有耕而獲之
理故曰所不必論也其二糧里收頭串同吏差徵收仗隱
襲以為常其然言不可言而各州縣管糧官一到即亦滑
匪莫敢誰何惟其所使曲為庇護但曰無徵乃以蔽護僚

吏糧長收頭撐持上官為有力量而府管糧通判今已不
行於州縣知府惟以州守縣令之言為信本府該吏又相
扶同遂亦曰無徵上司問以官軍月糧則曰無糧而其所
以無糧是否無徵竟未嘗為之深究豈不重誣上而蔽下
也哉今據該府所開本府倉各州縣未完之數然不謂全
是有徵俱屬侵隱中間亦有無徵亦有有徵者且如每年
之所派徵如起運兌改糧若干鳳陽倉糧若干徐州倉糧
若干常盈倉糧若干本府大軍等倉糧若干每年先儘起
運其次即儘鳳陽倉糧蓋鳳陽倉有坐倉主事又有巡倉
御史參問例嚴故也徐州與常盈倉又有坐倉主事經督

卷二十七

四十一

督催而無巡倉御史事得稍緩又次及之惟本府倉糧每
年但發完給官吏師生俸稟則已至於官軍俸糧有則量
給一二月無則遂止未完之數遂不追徵其糧若可已者
又且向無人查以故各該吏書糧里收頭人等皆得緣以
為奸恣為侵隱償得其利但說本府倉糧便作肥家之想
且如荒歲無徵猶可諉之荒歲至於成熟之年官軍俸糧
每年只支得二三箇月固無加於荒歲之不給者何也然
謂之無徵不可也謂之非弊不可也其弊多是糧里收頭
串同積年壽手為之豈但官不知雖該吏亦未之知也
官吏常易而書手未嘗易故也又聞有錢糧起解至府前

而復回分侵者此亦皆書手之弊其由實本於該府官不以軍士月糧為念置之度外故奸小得以窺伺而為之爾况吏書只利放錢糧少而不利其盈且少則可俟衛所之謀幹乃為呈請而方與之如其盈則收月放之皆各人應得之糧何人謀幹支領則不須呈請為矣然此豈特三五年來之弊其所積漸者深也再查該府申報查過各州縣自嘉靖十六年起至二十五年夏稅止總計十年原額該徵府倉夏麥八十三萬五千七百一十石秋糧米一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四石共該額糧一百萬九千五百四十四石內除奉例減免三分并災傷勘實蠲免糧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石實該徵夏秋米麥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九十六石於內止徵完一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四石未完糧五十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石申稱各縣不行徵解恐非盡是小民拖欠若不專委公正一官素有風力心計為之清查剷革前弊則無以圖新而軍士絕仰食之望六其三稅課司局商稅課程一向俱同本府倉存留夏麥米豆并屯田籽粒盡數相兼給放軍士月糧近來存秋糧米豆各州縣拖欠無徵數多以致缺糧固應先行稟例即查倉庫錢糧或別項區處補給今該府處補給却乃反將原派商稅銀兩留以糴穀備賑

以致反招物議其夏麥又那作起運丁二庫顏料之用是以官軍俸糧愈缺開支矣今以夏麥作顏料猶為有說至於商稅銀兩必是放給月糧有餘方可糴穀備賑舊例只以各衙門贓罰糴穀備賑者正以其無礙也今奪軍士應得之食而以備賑其可通乎然備賑為有司之事而給軍又非有司之事乎亦可謂不知體也且先年軍伍充足冬之者麥常闌軍儲足給倉廩盈餘今軍用戶口歲減僅存原額之三四食之者寡比之先年宜有餘積而返告匱者似無可說蓋不出乎以上三考之弊也夫國家養士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今雖所養非所用而見今淮大邳三衛軍士春秋兩班京操者千里畏糧以趨役况又有到京工價之納鎮江南操者路雖稍近而身操於彼令妨生計遺棄父母妻子在家與京操者無仰給其裏外河運糧者則駕運往來父母妻子終年遺棄其在城操者則有南北往來差使迎接護送上至邳州下至高郵一差經動旬餘往返豈能空腹又有兩班京操與南操之幫貼屯田荒糧之陪納然各軍雖用有不同要皆身役於官而未嘗寧處者也且又有諸項出入之費豈可無糧而役之假使月糧一年全給內除一箇月作為公費半箇月扣為厥料顏料只得十箇半月今每年一石給銀三錢一軍每日

八斗只該銀二錢四分一年所支十箇半月總計只得銀
 二兩五錢二分尚不足一人之食如上年米貴每石價銀
 一兩五六錢只糴米一石七斗將克何用蓋各軍自己衣
 糧在此父母妻子仰給在此一應盤費幫貼京操工價出
 辦在此全給亦不足濟何況缺給乎是以各營老幼衆口
 嗷嗷饑寒待哺求乞無門流移困苦疾病啼號誠有不忍
 坐視其死亡者今有司任其饑寒至死而不恤誠不以犬
 馬畜之然此輩亦人爾實非異類其同胞一體之義何在
 也且兩淮為南北喉襟之地武備不修久矣比來逃亡者
 衆戶口數減差役繁重分疎不下武備豈但不修亦不知
 所謂武備也今北虜方盛各鎮警報未息識者咸以中原
 為念昨者中外所上利害亦以山東江北中原地方皆宜
 備禦以防衝軼而自古徐邳之間雄強桀猾之所隱伏其
 畜不逞而待變者或多殆不可以不慮而古者安不忘危
 思患預防之道固不俟其幾見而後備今三衛軍士月糧
 既缺口食不度所謂救死不贍豈暇他治欲求其親上死
 長之義亦難矣夫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有其
 子安能有其民哉斯言殆不誣也即今開墾香糧給軍誠
 為今日地方第一之重務蓋軍安則民安民安則軍安軍
 民安而地方安兩淮之地方安而中原之本固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七

四

北直隸



北直隸圖序

桂萼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 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 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 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 山後諸州故戎大寧都司地也 自 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 宣府耳 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魏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究伏匿頗基腹心之患 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 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 蓋賊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旱患尤烈焉

戶口 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

二千二百五十四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

二百二十四斤緇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花二十萬

二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十二

百八十四束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十八萬八

百七引

京畿

王瓊

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喻關喻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八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今燕荆關即宋金坡關山海關即宋喻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改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為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為中國三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于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 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群盜縱橫近郊自後 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為京畿防禦禦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論京都

丘濬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治之始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

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秦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都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北都形勝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捍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大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為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

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鏐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墻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閭為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金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墻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未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其利矣

京輔之屯

丘濬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

立為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為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備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未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為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為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見在而加以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為輔或真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開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為數能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為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堂堂堅固內呼而外應若

設關揆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發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為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為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 宗社奠安矣

乞恩分豁地土等事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隸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

卷八

一六一

俸指揮同知周或等所奏地土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鄙意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 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

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能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昭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所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前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破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蠲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柴柴人夫京班膏皂等項一年

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為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矣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况聖朝萬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避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遂以堯舜為心近以祖宗先帝為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卹庶幾民間知有生之樂永泰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奉奉犬馬之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謹題請旨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欽奉聖旨這地復勘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廝每既承委差却稱不會子重妄引戰國昔事自比但知邀名不顧方命好生不知體錦衣衛拿來問欽此

遵化巡撫行院題名記

彭韶

昔在帝王統御天下既羅布郡國以惠元元而又肯遣王人巡行方內問民疾苦按幽滯詰戎兵除寇暴若監督然其或臨制之久則有專官不泛遣皆所以綱維治安於斯世者也漢以來若征鎮行臺督府制閩之設是矣我

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畜重惠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宣德年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替巡撫不復罷去正統間為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偏置巡撫官矣京圻巡撫摩自都憲麻城鄒公于時京師戒嚴疆圉孔棘 朝廷付公提

督軍務總督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紫荆倒馬等關又俾山東按察司副使一人從而問刑公既開院修塞關

城整備戎旅且召兵民分屯耕守自食其力百廢俱舉東西邊晏然勞烈多矣繼有順義李公至仍前提督軍務止巡二府省齊臬之佐時頗無事乃散兵民歸種藉其糈於

官邊儲獲助後召為大理而院中罷成化初復以言者擢關中閩公贊理軍務巡撫順天永平河間真保定五府公銳意事功腹裏城池皆其砌修竟坐是致煩言以歸而無錫楊公繼之又兼巡撫大名順德廣平凡八府頃之遂上

言畿輔地廣宜據居庸居中分命一巡撫臣為便 朝廷

從之長清張公實分於此楊公雖居不久然吏民咸服其能其必有以取之矣嗣是之後有廬江汪公嘉魚李公陽城楊公俱以整飭邊備巡撫三府列銜至于今無所改易若張公之便習射藝訓練有方汪公於出沒盜區建置巡徽李公舉州縣帑布貸民取息而荒政有備是皆可稱道者也陽城尤以刻黨擊興學校修廢葺葺為急未幾論去而以不肖代之深慮材識短淺有愧前政幸徵福 明昔運歲有秣邊陲無警則惟申畫慎固敬畏晨夕不敢妄有更張問詢輿論得群公之樂願學焉未能也噫群公處其勞而予除其逸尸素之責曷能免諸俯仰三載恐陳事益遠難於考知爰題姓字於石且俟後人焉

北平馬驛

北平布政司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寧縣馬驛二十二吳橋至通州水驛八各宜增置馬及船皆總兵官永昌侯藍王亦言自遵化至喜峯口東奕陽口外富民寬河栢山會州新城太寧等處置馬驛七以備邊報 詔皆從之

復蓮池田

今畿內廣平郡有屬邑曰清河地多隸薄民困於賦距邑治東南二十五里有地曰蓮花池田新集七百餘頃久蕪不治我 祖宗重本勸農聽民開耕以助正賦求不起科

民始安息德府指為隙地請於 朝而與之歲課銀七百
餘兩而民益困矣遂因疏辭民稍稍復舊遠 武皇臨御
初年慶陽伯夏儒以戚畹新貴奸人乘間欲復以前地獻
慶陽因乞於 朝值逆豎竊柄播威矯 命内外文武大
臣徃接之皆下邑愚民聞 天使之至休若雷霆皆竄伏
苟生悉聽奸人指畫以其供正賦地槩入籍中以賜慶陽
增定課銀一萬三千餘兩歲遣僕卒徃徵之然地之所入
實不及課十之一民初歲償以首肯解歲及牛具服用又
再歲及妻孥而所遣者率依憑城社益肆其虐取侵漁慶
陽實柔之知也民弗堪命有赴亡者自經者投於河者無
所於控則詳訴於 天廷下之臺臺下之巡按御史下
之郡縣謂業有成案弗敢更民復疏十數上弗止徃還停
閣積數年不決而徵者日橫民日離邑日弊矣正德壬申
歲予奉 命出按畿內翻閱故案而得其繇既馳徃詢之
見其城市之內屋間蕭條田野之外人烟斷絕止有羸民
數十人遮號道左乞生馬首群情洵弗能靖予諭以
朝廷威德閱其情之當白也乃 徐徐解去聽令焉嘗郡守
華津氏者亦留心民事思有以處而未得其道予乃與議
之因遵援 祖宗令典及乙丑庚午二歲 恩詔并地方
利害真實以 聞乞如 德府舊徵而原疏過情者仍以

數人抵法事下臺如議以覆 武皇可其奏民雖獲更生
而力猶未全紓也今 皇上御極之年覃布仁恩於海內
民後疏上之 上命臺諫官覈實乃蠲其增課地復歸民
而以正賦通均其徵民始樂業日就熙洽矣

為傳奉事

王瓊

議得京城内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專禦風火
察姦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
城禁葦姦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軍衛委官巡捕
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
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為因盜賊生發
奏 准於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於彰義門外義井
兒及良鄉縣并清河高碑店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隄備盜
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
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兵軍二十五名共四
百員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
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
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
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疋京城外每委
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
二十匹把總并委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

給盛甲海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璜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發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謹巡捕壩上良鄉等處正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為不容責任不為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烟輳集遊食者多壩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

隨捕隨發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盛甲火器馬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

致塵 至慮屢降 明旨着落官軍用心拏未得寧息 今又奉 旨令臣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

欲從長計議處置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法網太密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為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賊勢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勦邊軍入剿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再盜根本及先

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并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每還會官議處了來說欽此

為修舉近郊武備事

王瓊

臣等議得京師東西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瓚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傅凱張椿都指揮李琮分路防守頗為有備但郊畿近地雖係臧鳳李瓚兼領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萬餘騎離宣府城不遠剽

十四

營縱賊四散搶殺白羊口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聲息可見黠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虜營尚在近邊任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着實幹事官四員上請 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直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一備兵備府衛等官除臧鳳李瓚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參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鏜等見選邊官軍仍聽臧鳳等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府州縣原有民兵

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悉聽選委謀勇官員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印官內有才堪兼領武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管選練事尤易舉其官軍舍餘并民兵已經精選造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刻期調集方為省便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等處邊關具定遼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邊關應該相視要害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為專一防禦虞寇若遇地方盜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千碍城池亦聽督修完固凡有合行事宜務須慎重詳審既在武備看實修舉又須處置得宜民無擾害斯稱委任如或鹵莽從事致有乖方顧此失彼過民逃移就有所歸事寧且奏聞京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堪修舉近郊武備的便各會推兩員來看欽此

為水患匪常警設兵備等官預防盜賊事 王瓊議得事有常變慮當預防今年水災異常五穀不收目下人民缺食過冬及春青黃不接必不聊生聚集為盜勢所不免合無查照近年事例直隸大名等府山東武定州等處各警設兵備官一員行移吏部推舉風力才幹之人不拘僉事副使請 勅專一提督操練官軍民快防捕盜賊保安地方前項兵備按察司官雖各分定地方專管捕盜但恐盜賊一肯蜂起聚眾延蔓兵力寡弱不能防禦除南直隸河南另議外合無於直隸河間府地方警設總兵官一員鎮守照例請 勅關給 符驗旗牌就於河間三衛并保定等衛不拘官軍舍餘軍餘并達舍軍餘內挑選精銳官軍二千員名撥給馬匹盔甲等項如法操練振揚威武彈壓奸頑除河間府地方強賊徑自剿捕外其保定等七府并山東地方盜賊生發不多聽本處官司自行剿捕但係聚眾三十人以上乘坐馬匹懸帶弓箭勢極兇惡本處官司力不能制一面申報本部具奏處置一面徑直飛報鎮守河間總兵官酌量事勢差撥官軍設法追剿務要即肯得獲毋致滋蔓合用行糧草料行移戶部議奏撥給若河間府倉場無積倉無行令各官軍於德州倉內關支及該關料草亦於該納德州倉粟米內改撥支給庶為便益候 命下之日本部會官推舉謀勇威望素著官二員上請 簡用令其上緊前去庶事有預慮盜患可預前項兵備并鎮守官俱候明年麥熟盜息民安之日具奏裁革臣等再議得修舉武備固可警服奸頑賑濟撫恤尤能培

植根本伏望 皇上節財省費布德施仁應有賑恤之典
特 命所司及早舉行地方幸甚正德十二年八月初六
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鎮守將官并兵備官俱暫准
添設欵此

鹽賦

錢糧

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為古大陸之澤地下作鹹
生齒之徒無日蒸之糧以活家命則擇斥鹵之尤積潤之
鹹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
粟為命宋慶曆中有上封者言權河北滄濱二州鹽余靖
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鹹煎之以

國朝設長蘆

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

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近民怨望非國之福黃履翁

山東二轉運鹽使司滄州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九轄四

十四場編集順天等府屬邑竈丁旁海煮辦鹽課不缺則

是河北滄濱二州古之瀛海軍渤海部也其在今日可謂

施法之悉盡地之利矣若夫真定之西深趙冀屬數邑微

鹹小缺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豈若瀛渤海中之半滴

爾有之不足妨國之課置之不足廢國之法聽之民間誠

若披離之滋權之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如長蘆一司行

為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鹹州邑不過數處其餘

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益者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
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權誠有間矣况擔負出入不越真
定之境縱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為之
也且茲畿內鹹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畝無一歲無不均
徭養馬之家無一人之倖漏免其坐離畝在籍無不貧下
之戶其鍊鹹代耕而輸國之稅而救口不贍無不乳乳可
憫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貧窶瘦弱萬無大夥
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首嚴真定招募義勇之急編選
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成凶荒之歎濠沱
泛溢之虞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畿甸所以培植樞輔乎

根本者也滄鹽巨商每嫌山陸之遠不自肯至又從而禁
入亭釐之嫌月報藍縷之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
民優畿輔也

築堡

錢糧

本兵初駭邊警採宣群議令海內西北間闕村落遍得築
堡禦虜所在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并州邑創堡數區
制若城隍盈燕趙晉魯衛魏韓無不屹然創起窮二年
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切謂堡法可施於邊陲
不可施於腹裏施於腹裏足以病民不足以禦戎足以致
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夫邊陲土曠民稀人驚悍

民優畿輔也

本兵初駭邊警採宣群議令海內西北間闕村落遍得築

堡禦虜所在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并州邑創堡數區

制若城隍盈燕趙晉魯衛魏韓無不屹然創起窮二年

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切謂堡法可施於邊陲

不可施於腹裏施於腹裏足以病民不足以禦戎足以致

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夫邊陲土曠民稀人驚悍

民優畿輔也

本兵初駭邊警採宣群議令海內西北間闕村落遍得築

堡禦虜所在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并州邑創堡數區

制若城隍盈燕趙晉魯衛魏韓無不屹然創起窮二年

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切謂堡法可施於邊陲

而俗尚首功也土曠本戎馬之地且暮出沒沸梗爾逸得
堡焉星羅其間閭敵之去彌野耕作賊至倉卒亟有藏萬
敵縱攻堡吾姑暫支大軍瞬息可哨援也敵或深入則群
堡後躡卒莫逞矣民稀則利曠土之饒相與為命視所寓
堡不得不羽毛之惜人驚得則得堡為穴養銳而息足焉
隱然得其虎豹在山之勢發固測矣俗尚首功則人自為
戰家自為計不歷官中之憂而比比可牙爪也此謂堡法
可施於邊陲者也其四說如右何謂堡法不可施於腹裏
生齒之繁里巷散處之廣州邑城池聯絡之多法網牽制
束縛之密夫生齒之繁則何地非肺腑曷盡待而堡圍里

卷明經濟文錄卷十八

十九

巷散處之廣則備東遺池西之源樞實或攻虛之便民曷
得而置心州邑城池聯絡之多只如真定一府地誠幾何
三十二州邑基布孔邇又每州邑營數堡焉每堡如城之
大而備其制勢誠美矣法網牽制束縛之密只如真定每
州邑僮民之力驅之守城驅之捍府又驅之戍西山隘口
之險又驅之并力諸堡之中虛坐無警歲月之久此謂堡
法不可施於腹裏其四說如右何謂足以病民其始工也
拘集數千村民而築一村之堡則輿爾汝之嗟其就績也
以數月積累之勞而或一旦傾圮剝落之易則復動衆之
窘其憂後患也不難於築難於修不難於修難於守州城

卷明經濟文錄卷十八

三十一

尚不易修不易守也而况於草率之保乎其彼程督也今
日須丈尺若干明日又須丈尺若干今日造冊上府不如
式則駁明日上冊未備制又駁今日委官某促責明日委
官其較量今日委官某檢正明日某覆覈奔走文移之瀆
吏人戴罪之嚴迎送夫馬之費動輒掣肘之難民為為而
不告病耶此謂堡法足以病民其四說如右何謂不足以
禦戎兵法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眾二曰城
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眾四曰蓄財積於外五曰豪穢
不用命夫州選義勇民壯義兵而投之官搜獲夫屬之堡
一不守也邊陲堡小室廬樵客人不必要而力齊以專腹
裏則不然二不守也携糧常守堡之役人眾畢來則無室
以居廢耕乏餉可立而餒三不守也邊陲無堡外之家茲
以外族遠趨他堡為之守焉而其資產老弱則外懸此四
不守也州城有司為王之然而守非君子不能也堡之統
領之職而望豪強之用命難矣五不守也此謂不足以禦
戎其五說如右何謂足以致寇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今有堡形而無禦之具則知其堡之中有大姓焉邊
警未必來而寇之招矣又曰無借人利器中原草寇遊沒
無跡苟信宿而風靡焉是授之術矣又曰田里相伍其約
束符信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今議守道驅集

四鄉棄其室家之衆而歛之一堡之怨身內而情外義分而勢必潰也盜之藪矣此謂足以致寇其三說如右何謂不足以忠國禦戎之道古雖無上策也未聞其以堡也今議中原皆保畿甸皆堡又議京城築外羅城臨清州築外羅城敵未門屏之矜而擱首室與之早太平一統之秋而踞踏歎餒之甚此不可使闕於虜庭也此一說也古者城制未遑干城有士近代城垣倍徙古世而戰士謀夫萬一不古若也乃釋不講而務立堡焉消人敵愾之心而形此狐鼠之態何示人以無氣也此二說也九邊之限天設之險不此之恃而縱虜入我之深其關隘又何在也而何有於堡此三說也古人有曰聖人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兵法亦言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然則守道在人不在城有城而弗人也城無爲也矧有堡無人城耶此四說也夷性不善攻城前世明將必以奇制之今不中國之智之技是求而動縮千里之首肯敵之果迫又安策耶此五說也此爲不足以忠國其五說如右

從役

錢糧

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以兵而民力弗餘然猶寓之農也後世崇建軍衛竭盡夫田之入胥食之軍軍非武衛則不置非

軍門則罔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重贖之後權處之道

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羨後焉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大司馬適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逸也今見畿內州邑無歲不計闔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家無過一人以其餘則爲羨也今者民間二稅歲歸之軍養馬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說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徭也宋嘉祐中河北招兵未已范鎮言曰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暫視編役又僅然也然宋尚懼離民之心而置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禦金人當是昔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一統有之邇嘗募義勇送備府操計日而授之直招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壯數百名於版籍之上幸而環衛民懼終身之求累矣愚竊謂府操

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道槩間閭皆鄉兵也
又何必拘之苦之之蚤也昔宋湖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
州石門慈利荊義勇不置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固則
有不獨如古募而籍之者也愚切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
其便務展所學得權措置之宜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
間俱我手足之捍矣正不必於存籍也不然隸名之外文
具殊嚴法網密而豪傑受長制也求免過亦幸哉此謂籍
兵不宜有五說也

嚴防衛以慎儲蓄

阮鶚

臣惟通州一城實漕運襟喉之地南控江淮西望關塞東

三十一

三十一

鄰海寇北通邊夷昔於其地多建倉庾以豐儲積而復屯
重兵二萬五千以守之者蓋上以拱護京師下以與東西
北諸邊聲援相接緩急之際可倚角以為賴耳後以承平
日久兵多歸於京營餘復分於漕運除雜差別占故絕迹
亡之外見存以守城者不過一千七百餘人而已然猶而
川操練晝夜防守縱有邊警亦不謂相沿至於今賴以
無虞夫何近時撫臣計不出此遂於嘉慶二十五年行令
通州守備胡灑批選守城操備官軍一千二百二十五員
名調派居庸關等處守邊至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又復調
去軍士三百名充當夫役修築邊牆止遺老弱軍餘不及

二百餘人然又路當水陸之衝差極煩煩之官軍迎來
月無虛日臣巡歷其地見其演武之場草萊四塞守門之
役老穉數人臣締思之地重而兵孤法所忌也積厚而守
薄寇所資也可不為之寒心哉昔臣吳仲有曰密雲等處
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為之向導輕騎疾馳旌日可至
若據倉厥而肆燒燬京師可以坐困此正指該州之事勢
而言之耳是通州之軍其不可調動者一也且新舊二城
周圍不下十數餘里中設大運倉厥不下七百餘座內儲
軍糧不下數百萬石外集官民船艘不下數百萬隻此中
設立初意淵乎微也蒞威養重方慮兵馬之不足而可使
之孤弱一至此乎是通州之軍其不可調動者二也京師
之西有涿州東有通州北有昌平州皆肘腋重地若俱屯
以重兵領以大將而本兵居中制之則屹然為京師三輔
居常夾拱有虎豹在山之威有警互援為首尾相應之助
夫外有兩關內有三輔是亦居重馭輕之策在今日尤不
可以為迂而忽之是通州之軍其不可調動者三也夫不
可者三而今數自變易之比其時或曰於目前之急不待
已而然也如蒙乞 勅該部將邊關應守之役擇地方之
稍緩者調之而通州原調之兵准令回城聽守防守一遇
邊方有警仍 勅御史之巡倉者住劄於彼查復差占清

三十一

三十一

補述亡責公晝夜巡邏春秋操演以張皇 國威防護倉
場而安眾庶如此則不惟於衛內防外之圖弛而復張尚
冀日趨於有備而 國家謀深慮遠之制守而弗變益綿
其祐於無疆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八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八

三五